



圆 明 园 丛 书
圆 明 园 劫 难 记 忆 译 丛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Lettres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et de Cochinchine

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

ADOLPHE ARMAND

[法] 阿道尔夫·阿尔芒 著
许 方 / 赵爽爽 译

中西書局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163-4



9 787547 501634 >

定价：58.00元

译丛主编 [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Lettres de l'Expédition de Chine
et de Cochinchine

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

ADOLPHE ARMAND

[法] 阿道尔夫·阿尔芒 著

许方 / 赵爽爽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法)阿尔芒著;许方,赵爽爽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1.1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
ISBN 978-7-5475-0163-4

I. ①出… II. ①阿…②许…③赵… III. ①第二次鸦片
战争(1856~1860)—史料 IV. ①K25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690 号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

[法]阿道尔夫·阿尔芒 著

许 方/赵爽爽 译

责任编辑 利春蓉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6.12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63-4/K·032

定 价 58.00 元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

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布立赛先生则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劫掠和焚烧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国人的记忆也就模糊了……

2000年10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一片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140多年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2010年6月，法文版《1860：

《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的支持和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士兵等人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的1860—1875年间出版的战争回

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1875年7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15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启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一些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

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深！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 9600 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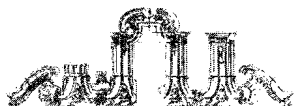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 150 周年，还原历

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年9月28日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 1995 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 10 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 8000 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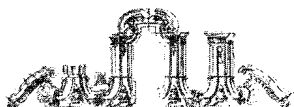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 1860 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 年 7 月



序 二

今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稿，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188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角

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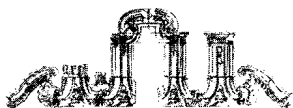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

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 2010年9月19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人民群

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徐忠良先生寄来的《圆明园图书系列计

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 150 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 年，是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这年 4 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 1980 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 5 月交稿，10 月 17 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 本，送到定于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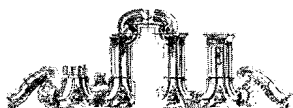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 年 9 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 14 种，准备将其中的 10 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2010 年 6 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 7 种，法文 9 种，其中两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6 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 352 公顷(5280 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100 亩)，有园林风景 100 余处，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代皇帝在 150 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 100 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

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 18 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肺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永远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 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 年 8 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 年 1 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 6 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 年和 2001 年，《圆明园遗

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访者及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 2005 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调到上

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 16 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 2009 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 400 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 年 10 月，正值各界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 150 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将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 300 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内 容 提 要

阿尔芒医生的著作《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出版于 1864 年，鲜有人知。然而，这是一部相当重要且可说是唯一的材料。作者描写他的旅程，科学精确、细致入微地论述了各种问题。

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气象学、气候、风和潮汐、晕船原因、地理、水文、矿物学、动物志（信天翁和鲨鱼）、植物志、中国古近代历史、中国医学史、疾病及不同病理学、卫生学等等。总之，阿道尔夫·阿尔芒先生的著作是一座矿藏。

他讲述着他的旅程，从士伦（地中海沿岸法国军港）到北京，途径直布罗陀海峡、加那利群岛、好望角、印度尼西亚群岛、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天津。

另外，阿尔芒军医还著有多部医学著作和旅行回忆录。

法国远征军统帅蒙托邦将军坚持要求配备一支医术精湛的医疗队。部队的健康状况在当时首次得到了重视。

伯纳·布立赛

目 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 1

1. 1859 年 12 月 5 日，出海——从土伦到直布罗陀——“山林女仙”号上的军备及生活方式 / 1
2. 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洋流——潮汐——地中海季风 / 8
3. 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加那利群岛——晕船 / 15
4. 信风 / 25
5. 大气与海洋关系中的气象学作用——云的形成——海水以雨的形式补给大陆，江河水输入海洋——无雨区——粉尘雨——赤道云环 / 32
6. 从加那利群岛到赤道区——航海插曲——气象观测——赤道洗礼与穿越 / 40

7. 海上的心理卫生——娱乐和节日——“山林女仙”号上的圣诞节——飞鱼——海燕，翠鸟——船蛸和海荨麻 / 49
8. 南北半球随纬度而变化的季节和气候——天文变化——月光彩虹 / 59
9. 鲨鱼和鲱鱼——大西洋上长途飞行的海鸟——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 67
10. 好望角的地形 / 77
11. 开普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 90
12. 开普敦的桌山和桌布——磷光现象——捕杀信天翁、海鸡冠及鲨鱼 / 102
13. 印度洋洋流——气象——风速及风力——龙卷风——海浪——大海的颜色——磷光现象——光的作用 / 116
14. 从好望角到中国的航线——马鲁古群岛 / 128
15. 从阿姆斯特丹群岛和圣保罗群岛到巽他海峡的航程——印度群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 / 137
16. 中国地理——山岳形态——水文地理——矿物 / 150
17. 中国气候——气象——动植物产品 / 158
18. 公元前，同自然科学相关的中国历史概况 / 168
19. 公元至今，同自然科学相关的中国历史概况 / 176

20. 历史概况续篇——中国目前的形势——中医 / 185
21. 中医(续篇) / 200
22. 中医——生理学、病理学概况——法医学 / 210
23. 中国医疗构成, 病理 / 221
24. 疾病分布情况——病理——治疗——医疗用品——保健 / 234
25. 新加坡 / 245
26. 从新加坡到香港——广东 / 264
27. 从广东到上海, 从芝罘到白河 / 289
28. 从白河到天津 / 304
29. 从天津到北京 / 312
30. 北京 / 323
31. 北京——签订条约——葬礼——感恩祝圣仪式——出发 / 339
32. …… / 348
33. 下交趾支那地区的医疗病症分布情况——历史概况——地形——出产——风土习俗——安南人的医学 / 358
34. 西贡: 1861 年 2 月至 1862 年 2 月内外科医疗 / 369
35. 返回法国——马六甲海峡——印度海——锡兰——亚丁——红海——苏伊士——埃及——开罗——金字塔——尼罗河——亚历山大——埃及医疗概况——西西里岛——墨

西拿海峡——埃特纳火山——热那亚海湾——法国阿尔卑斯省 / 431

36. 地中海——西西里岛——墨西拿海峡——埃特纳火山——热那亚海湾——法国阿尔卑斯省——噩梦(检疫站) / 468



1859 年 12 月 5 日，出海——从土伦到直布罗陀——“山林女仙”号上的军备及生活方式

直布罗陀海峡 1859 年 12 月 9 日

能参加对华远征，我们深感荣幸，二十年来我们所梦想的旅行终将实现了。

远洋航行的吸引力，各种气候现象的观测研究，对法军前所未有而将要经历的最遥远征战的未知与难卜，这一切聚集在一起诱惑着爱冒险的人。今天，我们在乐声、鼓声、军号声中出海，兴奋不已，船员和士兵们反复高喊着：帝国万岁！法兰西万岁！

这封信将记述军备、设施，官兵的生活方式、时间安排、执勤与休息情况、夜宿方式，按编制人数分配的军需品以及为保证良好的公共卫生状况采取的卫生预防措施。

“山林女仙”号是一艘装有 54 门火炮的混合型驱逐舰，被改造成运输炮舰，为迎战之需，除 200 名船员外，部署有第 102 步兵团 1000 名官兵。

所谓混合型驱逐舰，通常在有利的天气条件下扬帆航行，在逆

风和无风情况下，可借助功率 250 马力的蒸汽机带动螺旋桨推进。抛锚停靠时，军舰“山林女仙”号看上去威严宏伟，有双排舷窗和炮位，分为上下两层，桅杆高高立着。

我们将熟悉舰体内部，并了解它们的用途。舰体最底处装载有压舱物，为立方体压载铁。舰舱中部，直到下层火炮甲板的位置，为轮机舱，设有锅炉、煤舱、海水蒸馏器。该装置为一个铁制的坚固圆筒，竖直放置，内部满是平行的导管，锅炉中产生的海水蒸气通入其中。通过机器运作汲取海水，冷水在管间空隙顺管壁流动，水蒸气遇冷便凝结起来。冷凝的水蒸气形成蒸馏水滴落在容器中，必要时，加热一天可集满 24 桶。尽管如此，我们不会制取如此大量的蒸馏水；不仅因为它需要很高的温度，几乎等同于沸水，这对其邻近的箱储淡水的贮存是不利的，而且蒸馏水不像普通淡水，溶液中含有一定比例的空气、碳酸、有机物、盐性或泥沙物质，它不适合直接饮用，因而专门用来煮浓汤，泡咖啡，烹饪食物，做面包及用作其他家用用途。当然，经过试验，我们能够保证很难尝出它和泉水有什么差别。尽管资源匮乏，船上仍装载有足够的泉水，根据船上必要的用水量，每天可分配 3000 升。

在后舱，贮存淡水的铁制水箱放置于驱动螺旋桨的动力轴两侧。这里同时设有火药、缆绳贮藏舱，最后面还存放有饼干。

机器设备往前，在我们就要说到的下层火炮甲板处，设有一个窑炉。

这是一个巨大的铁制圆筒，其中有砖砌的炉灶，用木柴生火，每炉可烤出 45 只面包，每天可烤七八炉。尤其在夏天，可烤制出 400 个面包，有时轮换着将其中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做成饼干。再说一个在必要时可用的节省法子。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而在揉面时掺入等量的淡水和海水，这样做出来的面包很好吃：我们刚尝

了些。

前部的其余舰舱里，储存着一瓶瓶葡萄酒和白兰地，以及为高级军官准备的其他食物。这里还有船员的备用服装仓库、帆具和军需舱。

船首是食品贮藏室的舱门，在那里分发粗粮、大米、腌货、罐头、糖、咖啡等。

下层火炮甲板，也就是中二层之上的第一层，船尾处有高级船员的餐厅。宽敞的厅室里，马蹄铁形餐桌上摆有 45 副餐具，是为包括上尉军衔在内的部队军官及船上官员准备的。

往前旁侧是船上官员的住房，然后是船员舱位或用布隔开的休息室，供部队军官住宿。再往前，在舰船左右舷侧有长长的两排吊床，一半为部队士兵准备，一半为船员准备，他们交替执勤，夜晚时四小时睡在吊床上，四小时睡在甲板上。^①在每排吊床下方，准备了长凳和桌子作休息用。沿着船舷内外，堆着或系着发给士兵的一袋袋海军行装和增补物品，为衣服和野营用具，即：一个轻便帐篷及附件包，一条中间有洞的宿营被，可以在必要时套在颈部当厚上衣穿；一顶小圆帽或无边圆帽，一顶用印花布做的带项颈遮布的风帽，两条蓝色棉质领带，一件背心，一条法兰绒腰带，一件工作罩衫，两条粗布长裤，一个小军用水壶，一个大军用水壶，每班一只锅和一只就餐大盆。

下层火炮甲板中部是厨房，其中一间有第二台蒸馏器。再往前是养牛和牲畜的畜栏和鸡棚。装牛上船(30 头)有个诀窍，为了把它们吊上船，人们简单地绑住牛角将牛提起。这些动物颈部强健的肌肉组织使它们的头部能够无碍地承受住悬挂力。有时，绳索没被

① 船上人员二对二分组，交替执勤。——原注

绑在牛角底部，吊牛时牛角会从根部折断，被吊起的动物便又摔回驳船上；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牛被吊起时表现出的驯良让人印象深刻。

下层火炮甲板最前部的专用隔间里是有着全套医疗用品的医务室，或医院。

上层火炮甲板或者说第二层，几乎与下层火炮甲板一样，船尾是舰长^①和高级军官的房间，然后用布隔着的军官休息室。中部有锅炉和锻炉。两边舱翼是士兵睡的吊床，整个布局与下层火炮甲板类似。

上层火炮甲板前部，在船首斜桅下的位置，船首尖端被设置为厕所。

最后，上层火炮炮位上方的船面甲板面积很大，长度超过80米，在桅杆、横桁、风帆及一簇簇交错缆绳的遮挡下，甲板上总是多阴的。缆绳从桅杆高处垂下就像理不清的头发，其中也混杂着避雷针的导线，沿舰船两侧浸入水中。

船尾处，驶风杆垂直固定在后桅上，在后桅前面有舵轮、航海计时仪、罗盘或罗经；高大的桅杆前横着军官值班室的舷梯；机器的烟囱就像望远镜的圆筒，可以伸缩；前桅；最后是船首斜桅，就像箭头一样向前指着，它的底部展开一张护网，在下帆时用以支撑三角帆，也可当作操作中失去平衡的水兵的救生索。

作为另一种救援方法，船尾挂着两个救生圈，旁边总有两把斧头，在必要时用来砍断缆绳。

其中一条缆绳内部装有烟火，当砍断它时烟火被点燃并发射到水面，火焰大约能持续一刻钟，在夜晚救援落入海中的人时，为其

① 舰长为 M. Béral de Sardaignes。——原注

指明方位。

计程仪也在船尾，它长长的拉线常用来计算即将航行的五六千古里^①所需的航速。

船尾至船首，军官和士兵就来回穿梭于这一切之间。在这儿点名、操练、检查、作早晚的祷告，在不妨碍船帆操作的情况下，军队甚至会在鼓乐声中组织集体散步，士兵们喜欢上了这些有益的业余活动。

船上的生活很有规律：凌晨4点，起床鼓声响起，一刻钟内，执勤水手和士兵在甲板上集合，替换自午夜开始执勤的人。6点准备起床：鼓声和军号响了起来。以后大家一定会有在营房或露营时说起，因为军号总让人想起远征生活，尽管会经历永生难忘的苦难，却仍对它有着愉快的回忆。6点半，船员和士兵就着浸湿的饼干喝起咖啡和一小杯白兰地。接着士兵们开始做清洁勤务，船员冲洗甲板和炮位。7点到8点，对军人进行健康巡查，水手在医务室做检查，病了的人在医院治疗，相对来说人数并不多。

将近正午开始吃午餐；实行分餐制，10人一组。下士炊事班长负责均匀分配每人的食物。

晚餐时间在下午4点。其中有一餐吃面包，每餐都会有四分之一杯葡萄酒。

船上每人每日配给量如下：

饼干	550 克
或新鲜面包	750 克
白兰地、朗姆酒或塔菲亚酒	6 厘升

① 古里：法国古计量单位，1古里约相当于4公里。——译者注

葡萄酒	46 厘升
咖啡	20 克
糖	25 克
咸牛肉	250 克
或咸肥肉	225 克
配干蔬菜	60 克

(一周, 周五除外)

或配米饭	30 克
奶酪	120 克
干蔬菜	120 克
或米饭	60 克

(周五)

小水手不能喝发酵饮料; 从合理的保健出发, 按规定给予他们一份葡萄酒。

调 味 品

腌酸菜: 每餐 20 克, 调味蔬菜或米饭。

糖醋泡菜: 每餐 75 分克, 调味蔬菜或米饭。

或醋泡酸模: 10 克。

橄榄油: 8 克。

面包汤黄油: 15 克。

芥子: 2 克, 午餐时调味腌货。

胡椒粉或辣椒: 15 厘克, 早餐时调味面包汤或腌货。

盐: 24 克。

醋: 每餐 5 毫克, 调味蔬菜或米饭。

醋：5 毫克，用于制芥末，给船体洒水。

再者，作为食物储备，还有不同种类的罐头食品。除了桶装咸猪肉和腌酸菜，白铁筒罐里有熟牛肉罐头，用波尔多法斯基埃制作法封得很严密；还有一箱箱以肖莱的工艺被压缩成长方薄块的蔬菜丝。

根据阿佩尔和马丁的罐头制作法加工的各种奶油、木瓜、李子罐头等等，专门供给医务室。

还有鱼、小牛肉、蘑菇、家禽野味罐头，将摆上高级军官的餐桌。

军官餐厅，早餐时间在 9 点。

晚餐在下午 4 点。

舰长和高级军官们则在上午 10 点和晚上 6 点用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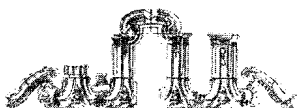
只要形势允许，食物与船上房舱设备都会精心安排。

如果能和船上的 1200 人一起顺利抵达，一路上事事尽如人意，保证军队良好的卫生状况和心理卫生状况，那我们就很高兴了。

我们的航行预示着吉祥：离开土伦时，天空蒙着雾，西北风使温度降到了 5℃。我们在风平浪静中驶过地中海；明媚的阳光洒向西班牙海岸，气温已升至 16℃，气压计也指示着好天气。

有人说到了直布罗陀。我走上甲板。如果可以靠岸，我想把这信寄回法国。

① 一级军医及以上级别可与舰长同席。——原注



2

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洋流——潮汐——地中海季风

马德拉群岛附近 1859 年 12 月

12 月 9 日上午，航行的第四天，内华达山脉积雪的山顶消失在我们身后，“山林女仙”号顺风开进直布罗陀海峡。拿着望远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更近地看到、看清西班牙巨岩，这儿是最坚强的海上要塞之一，英国通过这些要塞主宰着海洋，而自然却将它挡在外头。岬角高约 500 米，形成一块金字塔形区域。因为它被笔直地削开，在海面上崖壁略微倾斜，其上布满堡垒和炮台，并凿出条条隐秘的通道，形成强有力的防线，所以不可能从这儿进入大陆。长一古里宽一千米的岬角西部为广阔且防御坚固的军港，就在这里，英国海军遇上了停泊在阿尔赫西拉斯湾的法国海军。

和直布罗陀隔海相望的休达，是西班牙人在非洲的飞地之一。这里是海峡最窄处，位于欧洲的直布罗陀巨岩和非洲的摩西山被称为“海格力斯之柱”，其间宽为四古里。

传说中，神人海格力斯将山脉一分为二，打通了地中海和大西洋，这便暗指了使这一位置产生这种现象的自然力量。

在海峡的另一端，斯帕特尔角附近的摩洛哥城市丹吉尔，隔海对着塔里法小城，筑有炮楼和雉堞的城墙将其围起，优雅地展示着它的西班牙风貌。

在东风的推动下，“山林女仙”号以 11 节^①的航速驶出了海峡，逆流航行在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上。

天空放晴了，明媚的阳光照射在浪花上，我们带着喜悦迎接这无边无际的远西大洋，在洋面上我们将航行四五个月。尽管舰船左右摇晃，但这时候 102 团在甲板上奏起了音乐。民族的乐曲声，和着风穿过缆绳的呼啸声和船驶过激起的浪涛声，我们在海天之间约定，即使我们将去一个离法兰西很远的地方，至少我们不会离开她。

离开地中海之前，我们观察到与它有关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尽管有通过海峡注入的洋流和大西洋的潮汐，地中海的海平面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

由于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大西洋洋面周期性地变化和波动；据拉普拉斯^②研究，月球的作用是太阳的三倍。海潮一天涨落两次。一天中的前六小时，海水上涨，也就是涨潮或满潮。当海平面上升到最高水位，称之为高潮。接着是落潮或退潮，达到最低点时称低潮。

潮汐与月球经过上中天和下中天的时刻相符。在一个太阴日 24 小时 50 分钟的过程中，总是有两次潮水。因此，每天高潮的时间比前一天晚 50 分钟。也就是说，如果第一天高潮发生在 12 点，第

① 一节为三分之一古里。——原注

②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侯爵(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天体力学的集大成者。1799 年出版了巨著《天体力学》的头两卷，主要论述行星运动、行星形状和潮汐。——译者注

二天就会在 12 点 50 分。

满月或新月时出现大潮，月相为上弦或下弦时出现小潮。海潮的大小与太阳和月球同地球的距离相关，也与太阳和月球间的偏角有关。

同海底地形相关的地区环境完全随潮汐的时间变化，而在相邻的两个港口，潮汐涨落时间常常是不一样的。

敦刻尔克和圣马洛的高潮时间相差六小时。

从新月过中天开始，直到下一次高潮的间隔时间，称为月潮间隔。根据这个因素，我们就能预测一年中的潮汐变化。

在春分前和秋分后可以观测到最大的潮汐。涨潮时风吹过海面，有时卷起的海浪高得惊人。

在广阔的海面，这种现象会使大西洋海平面抬高或降低二三英尺；但在近陆地海域，海平面的变化达 10 英尺至 12 英尺，有时甚至更多，如在美洲的芬迪湾，在布雷斯特和其他一些地方，变化将达 18 米。

在地中海，为什么潮汐变化不那么明显？我们说相对不那么明显，因为在法国沿岸人们只轻微地觉察到涨潮和落潮。

例如，离蒙彼利埃不远，运河流经马格洛纳盐地，河水在低潮时为淡水，在高潮时因混入海水而变咸。在剧烈对流作用下，塞特港入口潮水的涨落尤其明显。特别是在 5 月，人们甚至抓住涨潮的时机捕获游经的大鳗鱼，往水里掷三叉鱼叉或大鱼叉，叉柄上系着卷绳。

不管怎么样，地中海潮汐几乎毫无影响，特别是沿海，与大西洋沿岸相比不值一提。

我们已经说过，大西洋海平面在涨潮时最多上升一米。在直布罗陀海峡，海平面的这种变化加快了流经这里的海流的速度，使其

达到最大值，即每小时两古里，这个速度远快于海流平均每天 20 海里的正常流速，即将近 7 古里。

且不说涨潮只持续 6 小时，在海峡入口的相对最窄处看，地中海海平面的上升只能从极有限的海域被感觉到，且很不明显。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导致地中海海平面几乎没有变化，也就是流向大西洋的海底潜流与表层流入地中海的洋流交换补充，下层水量与海峡表层水量相当。

下面，我们借用莫里^①有力的论证来说明^②。

在一个位置上，每当有一支洋流流入，必定存在另一支等水量反方向的洋流。这一适用于海洋的定律也同样适用于大气。

与江河不同，洋流并不一定由高处往低处流，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它顺着海平面流动，或者更甚，成爬坡式往高处流动。墨西哥湾暖流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它从墨西哥湾流出，直至挪威北角和斯匹次卑尔根岛，带来了热带美洲物质丰富的温暖海水。

对于从大西洋流入地中海的洋流和从印度洋流入红海的洋流来说，情况是不同的，有可能出现洋流底层水平流动，而上部水流沿斜面流动，水流就像下山一样沿斜面向下流动的情况。

红海表面海水每天蒸发量达 12 毫米，于是红海表面因蒸发形成了真正的斜面。

我们都知道蒸发使海水盐度更高，密度更大，于是海水在重力作用下下沉形成海底潜流，或者通过沉淀的方式滤除多余的盐分，在海底形成结晶体，并不断地抬高海床。

我们知道并不是叙述的后一种情形，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

① 莫里 (Matthew Fontaine Maury, 1806—1873): 美国海洋学家。——译者注

② 见《航路指南》。——原注

论，海底存在着洋流，而且红海表面盐分不均，苏伊士运河的盐分比曼德海峡高。

下面这个试验会使这个推论一目了然。假设有一个狭长的凹槽，一端被封住，另一端与一个桶相连，用可移动的隔板隔开。接口用隔板阻断后，往桶里倒油，往槽里倒酒，并使两种液体达到相同高度。我们知道桶代表大西洋，槽代表红海。如果现在抽掉隔板，我们将会看到油的上层流向槽内液体表面，同时在下层槽里的酒流进了桶里。

关于红海的这些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地中海，江河水不足以补偿其蒸发量，没有海底潜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流入大西洋的话，海底将出现大片固体结晶盐。

首先我们注意到，人类已知在直布罗陀海峡有一支表面洋流从大西洋流入地中海，不断地给地中海带来新的盐分。从这一事实我们就能总结出存在着一支海底潜流流出直布罗陀海峡，将表面洋流带来的多余盐分带向大西洋。关于这一点，我们进行了直接的观测。1724年哈德森博士在哲学公社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发现了关于这支洋流的论述。

博士说，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在1712年，马赛的海盗船菲尼克斯号船长杜鹰在休达附近海域追劫一艘荷兰货船，邻近塔里法和丹吉尔间的海峡中部时，他发射了一枚舷侧炮，货船很快沉没了。船员被杜鹰船长救起，货船沉没后不多日，船上装载的油和白兰地，重新出现在丹吉尔的海边，也就是在它沉没地点向西四小时航程的地方，这些装载物沿表面洋流的相反方向移动了。很多人认为这个事件证明了从地中海流入大西洋的海底潜流的存在，如果不是这样，货船上的装载物应该出现在休达附近。

史密斯博士应该是自1683年起给出类似解释的第一人（见《哲

学纪要》)。洋流源源不断地向地中海注入海水，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个现象已使很多航海家和学者感到困惑，史密斯博士在各种解释性的假设，比如海底出口、洞穴、蒸发等被提出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一定存在一支海底潜流，将表层洋流带来的海水等量地输回大西洋。我将举以下事实来支持我的观点，这件事是一位出色的水手亲历后告诉我的。他随国王的一艘战舰驶进波罗的海入口厄勒海峡，航行中他上了一艘小艇，小艇在洋流的推动下行驶得很快；但将装满重铁球的桶放入海面下一定深度后，小艇的速度放慢了；将桶沉入更深处，小艇被拉向了同海面洋流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海面洋流对海下四五法寻^①深处没有影响，因此是桶遇到了一支比海面已存在的洋流更强劲的海底反方向洋流。”

我们从“山林女仙”号上的一位指挥官那里了解到，在直布罗陀海峡发生过同样的事情，结果一模一样。

事实上，据说通过观测，库旺·德伯先生最近已经确定了在直布罗陀海峡存在着海面与海底两支洋流。

这就是地中海海平面无变化的主要原因。

最后再来说说海面上的盛行风，和另一封信中会提到的印度洋上的情况一样，地中海上的季风或信风早已被前人了解，它的名称“地中海季风”^②体现出它和季节的相关性。广袤缺水的撒哈拉沙漠北邻地中海，这里是干旱的不毛之地和绵延的沙区，在阳光直射下温度不断上升，而地中海保持着通常的温度。这样，在夏季，撒哈拉沙漠上的空气大量受热上升，在高空气流流向北方，而在近地面盛行北风，影响希腊和意大利地区。

① 法寻：旧水深单位，约合 1.624 米。——译者注

② 地中海季风法文为 vents étiens, été 是夏季的意思，故名称与季节相关。——译者注

在非洲北部的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其他地方，一般只吹北风。夏季时，欧洲驶往非洲比返程要快得多。冬季时则相反，沙漠地区散热快，空气比海面冷，在埃及人们感觉到冷风从南面吹来，然而比夏季时的北风要弱得多。

这些年来，法国和非洲间频繁的航行使人们能更好地估测地中海西部季风的一般情况。在这里北风占着主导地位。北风的盛行可以从一些现象中看出来。如果将从土伦到阿尔及尔的去程和返程的平均速度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帆船在返程中多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蒸汽机船多花了二分之一的时间。这不能归因于影响微弱的洋流。还有在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的北坡，尤其是梅诺卡岛的北坡，受这股季风影响，坡上的植物生长不良。季风影响着土伦、马赛和阿尔及尔。冬季，在普罗旺斯海岸和非洲海岸之间，季风是最猛烈的。借助于季风，因气温影响而产生的非洲沿岸的海风从北至南吹过撒哈拉灼热的平原，同控制普罗旺斯地区和罗纳河流域的北风相结合。这使得所有的风有了共同的源头。

夏季，东北风控制地中海地区。这风同北纬 30° 以南大西洋海面盛行的信风大概属于同一种。在太阳的作用下，最高气温再次出现在北纬 20° 附近，下行信风向北移了 20° 也就变得不再奇怪了；但这种风并不像两大洋上的信风那么有规律。

北风同样也主导了地中海东部地区。正因如此，10月9日至15日间，埃及不停地吹着东北风。到了冬季，风向不再那么稳定，但北风的主导地位依然十分明显。



3

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加那利群岛——晕船

“山林女仙”号带领我们进入了大西洋，正好赶上东风，我们满帆向前航行。很快，西班牙的尽头——塔里法海角和它对面位于非洲的斯巴德尔角就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海鸥，这些海上的鸽子，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沿着海岸航行的船前，向我们道别，跟着我们飞出好长一段距离。从渔场上飞来的鸬鹚，拍打着翅膀向非洲的西海岸飞去。在南海，我们将又会看到这些鸬鹚的兄弟，它们乖乖地捕鱼，帮中国人挣钱，就像撒哈拉的猎鹰，为阿拉伯领主们在空中捕猎。

我们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一只莺，停在了我们船尾的小艇上。就在那时，一只从笼子里跑出来的黑母鸡，掉进了大海。它像只海番鸭一样待在水面上。很快，莺也飞走了，消失在泛着泡沫的淡绿色海浪里。

12月9日的晚上，带着我们以每小时超过3古里的速度行驶的大风渐渐变弱。10日，我们进入了无风区，天气很好。

这是被称为北回归线无风区的起端。温度计指向18℃，把温度

计拿到甲板上、太阳底下时，温度升到了28℃。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翻出夏天穿的衣服了。

今年将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从非洲出发的人来说。之前我们经过了意大利的乡下地区，从土伦上船后，我们就只经历了几天的密史托拉风所带来的严冬，而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将朝着更温暖的纬度驶去，赤道上还会不断升温，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季，等待我们的也还是火辣辣的三伏天。

晚上8点，我们来到了无风区，速度为每小时1节。经海面折射的月光，将一片无云的夜空照得亮堂堂，远处的地平线也清晰可见。“山林女仙”号白色的船帆在桅杆上迎风飘扬，高高在上，犹如巴黎圣母院塔楼上飘扬的全满旗。

人们在甲板上走来走去；队伍排好后，士兵们和着手风琴开始合唱。桅杆的摇晃让闪耀的星星产生了异样的效果，我们还以为是流星飞过。

每个人都独自享受着这份宁静，任自己在甜蜜的梦中徜徉，我们在心里问自己，我们是否还在同一个地球上，昨天它明明还在咆哮，现在……难道它要将暴风雨留到我们即将前往的遥远国度吗？

夜更深了，随着归营号的吹响，士兵和军官们陆续回到了他们的吊床或床铺上。万籁俱寂，除开在右舷上踱来踱去的值班军官和方向舵前的舵手，再也没有其他人影。突然响起一声尖锐刺耳的命令——系紧辅助帆。一声令下，水手们登上桅楼，上了横桁，来到桅杆的顶端，升起了辅助帆。它之所以被称为辅助帆，是因为它是备帆，与其他船帆水平排列，帆带保持松懈。一旦遇上暴风雨，船帆就像折扇子一样被拉紧、升起。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安静中，“山林女仙”号就如一个静止不动的巨大的白色幽灵。

第二天是礼拜天，起床号响后，发现天气依旧很好。一阵温热

的风迎面吹来，太阳正在缓缓升起，我们聆听着乐师们演奏的黎明曲，如痴如醉。

整个早上，我们都在为把上炮台的一部分改造成小礼堂而忙碌，还要给阁楼装饰一下，披上帷幔，五颜六色的帷幔。底部支起了一个小祭台，军人们的弥撒在 11 点开始。一个全副武装的值班分队围住了举行仪式的地方，中间是一群高级将领。

军队和船员们在甲板上排好了队伍，露天的船舱上响起了阵阵歌声和鼓声。我们按照习俗开始了仪式：举扬圣体时，人们鸣鼓致敬；在弥撒结束前，大家跟着伴奏合唱《求主怜悯歌》。结束后，是军队和船员的阅兵仪式。

接着便由船上的军官问候将军，然后是军官和将军一起问候船长，船长对于能将军团运送到远离祖国超过 5000 古里的地方感到非常荣幸，他们将把法国鹰旗插到比罗马鹰旗更远的地方。

晚上吃饭时，音乐在甲板上响起，通过天窗飘进了餐厅。甲板上的人群中爆发出了欢声笑语：他们跳着华尔兹、波尔卡，在月光下尽情欢唱。月亮淡红色的大圆盘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天空繁星点点，海面一望无际，我们的航迹如一条银色的毯子闪闪发光。在更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更强烈的磷光现象。

现在让我们抽出点时间来登上天象仪的舷梯，你们肯定会希望用达格雷照相机拍下船首和船尾的这番壮观景致。甲板上，1200 多号人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享受着这趟甜蜜的航行所带来的魅力。但是……

海洋不可信赖，

天气可能改变！

第二天，天气阴沉，气压表接近“气压不定”，乌云在西边翻滚。一只迷路的燕子，预感到暴雨即将来临，加上旅途的疲乏，前来投靠我们。

我们热情接待了这位客人。尽管我们悉心照料，但它还是在第二天就死了。离家太远的鸟儿总是永远只能待在路上……但这并不是什么凶兆，我们再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了！

夜晚天空昏沉，下起了暴雨，海豚跟着我们的轮船，断断续续地喷出水柱，发出特有的沙沙声。船舱里十分闷热，温度计指向22℃，气压表有所下降，大气层闪电不止。13日的早上，这一蓄势待发的场面因一场雨的到来一扫而光。甲板上又重新热闹非凡。我们堵住了出水口，让雨水在左右舷上越积越高，然后收拢船帆和盖舱帆布，把积起来的水倒进水桶。每个人都光着脚丫，挽起袖子，急忙洗起衣服来，这可是一次集体洗衣大会。

我们现在是在马德拉群岛，它直到1419年才被画进地图，就是葡萄牙人发现它的那一年。

一开始，那里只有森林，人们扔进了火把，这场火持续了整整七年。丰沙尔是它的首府，那里气候炎热，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尤其以产酒出名。

然而，为了能获得经济效益更诱人的介壳虫，那里的葡萄种植一天天让位于仙人掌栽培。当地的甘蔗品质也很不错。

13日的晚上漆黑一片，暴雨不断，闪电和雷声齐鸣^①，狂风大作，在这样的坏天气和黑暗中，听到水手们在船帆、缆绳上进行着危险的手工作业，我们实在是既心有不忍又肃然起敬，幸好还可以帮他们一把的值班士兵。

①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没有回声，海上的雷几乎没有声音。——原注

娴熟的经验帮助他们安然无恙地完成了工作——他们那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暗自问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伟大的世纪才能取得点进步，为这些在黑暗中作业的勇敢人们带去照明的灯光。

关于船上的照明，只有甲板上的三盏导航灯，一盏在船头，前桅杆桅楼上，另外两盏分别在舰桥两端，一盏发出红光，另一盏发出绿光，用于提示其他可能同一条航道上行驶的船只，以防撞船事故的发生，这在海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12月14日，天气平静，多云，西南风，温度22℃，气压不定。早上下起了细雨。我们从右舷上发现了一艘绕过加那利群岛的蒸汽船，它的左舷上挂有两面船帆。下午天气有所转晴，人们在后桅上挂起了即将在第二天晚上上演的剧目海报，由第102军团的业余爱好者们表演，我们只希望明天海上能天公作美。晚上满天星斗，海面平静，船在大幅度横摇。在船后和航迹上，开始有一些微弱的磷光。

12月15日，天气阴沉，10点开始下雨。风很凉爽，气压不定。空气中的温度指向17℃，海面温度为19℃。

一艘三桅帆船从右舷驶过，海鸥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这是靠近海岸的迹象。整个晚上风雨交加，表演自然只能延期，船的颠簸也持续了整晚。16日早上，阴雨绵绵，透过云雾，我们看到了特内里费山尖。

下午，海面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每个人都把望远镜瞄向这巨大的火山口。它的山峰形成了一个高耸的火山锥，周围地区高达4000米，它的脚下就是聚集而成的群岛。这就是著名的泰德火山，上一次火山爆发是在1798年。

特内里费岛，古人称其为尼瓦利亚或普吕薇亚拉，是加那利群岛最大的一个岛屿，属于西班牙。那里的气候非常温和，土壤肥

沃，植被丰富，尤其是葡萄园，令人惊喜，它出产的马尔瓦齐葡萄酒绝不亚于马德拉葡萄酒。甘蔗也是这里的主要作物。

这里是一个停泊地，尤其对蒸汽船来说，可以在当地找到煤炭。

夜晚阴沉，狂风。我们系紧小帆，又收拢了大帆。暴雨，闪电，打雷。

早晨云雾缭绕，雨中夹着小冰雹。一阵强劲的西风使我们偏离了航道，我们不得不朝北边的海角驶去。

下午，一道瑰丽的彩虹出现在我们面前，仿佛一道横亘于我们航道上的拱门。

在这附近，船长让人往海里扔了一个封了蜡的酒瓶子，里面放了一张标有纬度和经度的纸条，还有这么几个字：“山林女仙”号，运载了 1000 名第 102 军团的官兵，一切安好。

这样的句式当然不是写给我们父母看的，坦率说，这是在执行一种在海员间达成共识的惯例，是为了给其他人提供路标，而帮助人们完成对大西洋洋流的研究只是它的第二个作用。在一定的天气条件下，根据从一点被运到另一点的漂浮物来进行洋流研究，是种很有趣的研究，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18 日，星期天，我们沿着戈梅拉岛行驶，这为我们稍稍避开了海上的狂风暴雨。在被冲刷成沟的斜坡上，民房和绿色植被若隐若现。一些小帆船、邮船在群岛之间穿梭，大群的海鸥也来我们船上造访，互相争抢着从船上掉下又被海浪冲走的食物碎屑。

海面相对平静了些，这让我们误以为可以马上开始期待已久的表演了。人们争相往甲板上搬来搭建舞台的长木板和厚木板，舞台已被垂下的帆布团团包围，里面挂满了旗帜，幕布也安装就绪。当来到岛屿末端的河口时，我们遭遇了暴雨突袭。一切都在急急忙忙

中消失不见。人们收起了帆布，盖上了斗篷，生起锅炉只求快快逃离。

晚上，依旧疾风暴雨，很多人由于晕船而十分难受。这里的上天并没有给我们好脸色看，尽管就个人而言，得益于多次航海经验，我们并不会因为这种我们即将详细描写的症状而吃苦头。

晕船，是一种恶心想吐的体征，尤其是对第一次出海的人来说。当船锚泊时，也就是停泊在港口之内时，身体并不会会有异样的感受，因此引起这些海上新手异常反应的既不是船也不是海，而是船在行驶时的横摇和纵摇运动，海面的晃动则更加激烈。总之，是这些运动的影响尤其是船的摇摆导致了晕船的恶心症状。波涛汹涌的海面更是加剧了这些运动，没有人能够原地不动，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平衡木杂技演员也无法不失去重心。这时，人们就会使劲做些无用功，导致全身肌肉同时挛缩，尤其是神经和腹部肌肉，于是出现大块胸壁膨胀缺损，吸气受阻，呼气断断续续，肺泡血液中气体的交换无法正常进行，静脉血在实质性器官、静脉大干和窦中积聚：这时，脑袋就会发沉，接着出现头晕。另外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种不由自主的脑震动、这种横膈膜收缩每次在我们从高处下落时都会产生，而对于船来说，一开始是被抬高的，之后再落入水中，陷在两道浪花之间。在这种只是作为诱因的状态下，还必须加上视觉倒错这一主要原因。当我们最终放弃与这种剧烈运动对抗时，就开始出现方向错乱，一会儿看到的是船，一会儿透过桅杆看到的又是天，是横桁，是缆绳，轮船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又倾向那边，又或向前向后，周围的一切都似乎在空中打转，这种视觉的混乱就带来了头晕。此时，我们会感觉到唾液源源不断地分泌出来，恶心的感觉也越来越强，接着就是难以忍受的呕吐。

躺下保持不动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们卧下来，闭上眼睛，就

不会再受这种天旋地转的折磨。但我们只是进入了一种类似因受过度烟熏导致麻醉中毒的状态。此时，虚脱、精疲力竭已达到顶点。

人们一开始把引起这种特殊的不适归因于所谓的内脏隔膜发痒，但对于这种器官和相应地方的流质的偶发性变动的假设，我们还是要非常慎重。因为，如果传递给身体的晃动能引起敏感器官的振动，从而引起恶心的感觉，那么，当骑在一匹飞驰的奔马上时，内脏的上下振动却并没有引起唾液的大量分泌，这该怎么解释呢？

于是就有了另一种关于头晕的说法：眩晕这种症状应该这是由于在船的上升运动中，动脉血无法运送到脑部而导致的，而在下降运动中，脑部又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为了强调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接受心脏是固定的，而脑袋是绝对可以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或者，是不是需要说明，不管整个身体受哪种运动的影响，这两个器官的相对位置是保持不变的？

比方说一支小水柱能冲出 50 厘米，让它冲向阿特伍德机^①的其中一个物块，然后一会儿抬高小水柱，一会儿又降低它，相比于水管口，它的高度不会总是少于 50 厘米。

另外，如果我们自己一会儿升一会儿降，上下落差在 20 法尺左右，假设这将引起动脉血管的过度牵拉和加压输送，那么上下落差幅度惊人的热气球乘客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还有，如果认为由横摇或运动的循序渐进引起的原本是垂直方向流动的血流偏斜也是重要的原因的话，那么是不是在一列以每小时行驶 15 到 30 古里的火车上就会引起更明显的血流偏斜呢？

又或者，当我们支在桥栏杆上，盯着河里的水流而导致头晕，

^① 阿特伍德机(Machine d' Atwood)：由英国牧师、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的乔治·阿特伍德发明于 1784 年，用于测量加速度及验证运动定律的机械。——译者注

我们能用血液循环的方向偏斜来解释吗？

事实上，人们最喜欢对某一现象的解释作出不清不白的假设，对于这种假设我们往往会很震惊，因为类似的现象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足以推倒那些假设。

当我们第一次跳华尔兹舞，当周边物品都在旋转，而你却没有一点踉跄或头晕，或没有跌倒，没有呕吐的欲望，也就是产生一种与在航行的船上一模一样的暂时症状，这都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海面汹涌，这种症状的持续时间会更长。

当我们登上木马随着它旋转，或者坐在秋千上来回荡漾，也会产生类似不适。

如果盯着浅滩上一条急速而过的激流发呆时，也会有同样的不适。

当有些人的眼睛透过车门盯着或看着路边，路边的树仿佛是在倒退，同样的不适就可以产生。

所有这些场景，包括海上航行，都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能引起透视法法则的混乱、视觉倒错、脑力疲劳以及一系列由大脑作用在胃上和整个组织上的交感神经现象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眼睛疲劳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一说法是千真万确的。跳完华尔兹，停止头晕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把眼睛闭上一段时间；在船上，对付晕船的最好方法是将目光停留在一个固定点上，而更好的办法是躺下来，然后闭上眼睛。

上面这种预防措施非常有效，前提是我们在船开始启动之前就采取这一措施。确实，一开始就采用这一方法的人很少有晕船的困扰。

最后，借助于比较生理学，我们才证实了眼睛在我们所探讨的现象中所起的作用，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驯马场上、磨坊里或水

车旁的马总是在原地转圈，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眼睛蒙上，它们就会立马晕头转向。

晕船并不应该在词义上被认为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简单的暂时不适。随着航行次数的增多，这种不适完全可以消失。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天气持续糟糕，由于身体的特异反应，这种不适才会加剧并引起严重事故，像呕血，这是一种主要疾病，但这一几率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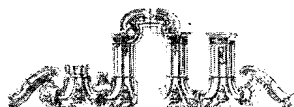
持续不断的呕吐还可以引起患者的某些脱垂症状或倾向性脱垂。再补充一点，怀孕并不适合出海，因为轮船的摇动和重复性呕吐有时会导致一些孕妇早产，我们在 1845 年就碰到过这类情况，那是在“埃特纳”号上，从非洲回来的路上^①。

更好的做法，或者说是预防晕船，总之至少能帮助乘客减轻症状，就是让自己处于一种躺卧的姿态后，还要在腰上系一条腰带，然后闭上眼睛，含几片辛辣的薄荷糖或几瓣橙子和柠檬，它们可以起到减少唾沫分泌的作用，而身体不适正是从这种嘴巴里的液体开始的。这种方法在很多人身上都屡试不爽，但失败或收效甚微的例子也数不胜数。

因此，确切地说，并不存在一种可以预防或治愈晕船的药。

在我们从法国到非洲、意大利、克里米亚的多次航行中，在地中海或大西洋，我们总是给很多人试各种被夸大其词的所谓特效的方法。但是，和我们其他海上同行一样，我们没有找到过一种特效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特效药。我们是在这一天，1860 年 1 月 1 日，在赤道上给出了这份正式的证明。

^① 参见《阿尔及利亚医学》，1 册，8 开，有插图，巴黎，1854 年。——原注



4

信风

1860 年 1 月

空气在我们的地球周围形成了一层我们无法测量其厚度的防护罩，越往外密度越小，气压也越低，但不得超过 25 古里(100000 米)，因为超过了 25 古里我们的身体就得承受 70 至 100 吨的气压。这些都是莫里^①先生的数据，在下面的进一步阐释中我们的大部分数据都取自莫里先生。

在地球上，大约北纬 30°至赤道附近和南纬 30°至赤道附近的地带，存在着两个终年稳定的风区：北半球的东北信风区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区。信风不断地将大量新鲜空气从两极带到赤道，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分别返回到地球两极，在它们的出发地形成新的信风。

这一回程气流只能在大气高空进行，或者至少得与大气处于同一水平面，以此来压制信风。此外，所有这些气流都有一个共同的

^① 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 1806—1873)：美国气象学家。——译者注

特征，当它们从极地向赤道进发时，是以螺旋或者恒向线的方式向西面偏移，从赤道向极地进发时则正好相反。这是地球的自传导致了方向偏移的现象。

我们知道地球是自西向东转的，因此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停留在北极的大气分子开始活跃起来并以直线朝赤道移动，我们可以想象，由于惯性的作用，这一大气分子在离开不受地球公转影响的极地向南部移动的过程中，它将与正在下面转动的地球相遇。也就是说，这一分子看上去像是从东北朝西南移动的，换一种说法，这一分子就是东北风。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另一个大气分子从赤道出发去代替我们刚刚追踪的大气分子。在它向北部移动的过程中，这一新的大气分子看上去是在向东运动，并且比地球的转动速度更快，因此它就形成了一股从西南吹向东北的风，也就是说，刚好和先前那个大气分子处于相反的方向。同样的道理，在南极与赤道之间，大气的这种运动也是类似的，只要把“北”这一字眼换成“南”就可以了。

从我们刚刚阐释的运动中，我们可以想象，当两类大气分子分别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气团并同时运动时，地球的气流将分成两大阵营：从两极向赤道运动的低空气流和从赤道向两极运动的高空气流，这两种气流将在两极和赤道相遇。

在哈雷^①的信风理论中，他也曾部分指出我们刚刚进行了粗略描述的推论，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的理论是不完善的，因为他只考虑了信风问题，且由此得出了在两极和赤道之间地球表面的风系统只由北半球的东北信风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组成。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① 哈雷(Edmund Halley, 1656—1742)：英国天文学家。——译者注

让我们重新回到北极的大气分子这一例子上，并对它的运动轨迹进行全程跟踪。

由于某个原因(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尚未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分子离开极区，进入高空大气层进行它的第一部分运动(直到北纬 30°)，而不是在地球表面运动；在大气高空它将遇到另一个从南部前往北极接替它的大气分子。

这两个大气分子在大气高空相遇时，运动方向截然相反。因此，在北纬 30° 的整个区域，将形成一个无风带和一个足以抵抗来自北部和南部风压的空气聚积团，我们称之为北回归线无风带。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两股稳定的气流从地球表面出发，一股朝赤道运动，就是所谓的东北信风；另一股朝极地运动，形成普通的西南风。

由于是无风带的低空大气层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两股气流补充水汽，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推论出低空被带走的空气应该由来自高空大气层的气流补充，因此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运动。

通过观察气压计，我们发现不管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这一区域的气压好像比邻近纬度的气压要高。这可能为我们所谈论的大气聚积以及气压的增加导致空气自上而下的运动提供了新的证据。如果我们继续跟踪大气分子的运动轨迹，我们将会看到，在从高空降到地球表面的北回归线无风带后，这一分子将朝东北方向运动，直到它在赤道附近遇到另一个由南向北运动的大气分子。这第二个大气分子则是随着东南信风的方向在地球表面运动。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位于赤道附近的一个新的无风带，这一无风带的形成是由于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在此相遇且势均力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同一个点，是不可能同时吹东北风和东南风的。

因此，两个在我们的假设中分别代表两股大气流的大气分子在

这里无法继续前进。随后，由于受到两个信风系统的压缩以及太阳光的强烈照射，它们将进行上升运动。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两个分子在北纬 30° 附近第一次相遇时完全相反的现象。

我们从北极就开始跟踪的大气分子于是来到了赤道无风带的高空。在这里，它的运动方向与位于它下方的东南信风的方向完全相反。它继续在大气高空移动，直到在南回归线无风带附近遇到另一个从南极出发的大气分子。和刚才探讨过的情况一样，又将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发生。之后，我们的大气分子以吹向地球表面的西北风的形式朝南极运动。它以倾斜的方式进入极区并和所有其他同类分子挤在一起，这些同类和它一样经历了同样的运动轨迹，同样倾斜着穿越了不同经线。

在那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无风带，因为由大气分子组成的气流越靠近极点就越倾斜，最后形成一股真正的旋风。最终，我们从北极开始一路跟踪的大气分子来到了南极，重新身处大气高空之中。然后它又开始朝北极移动，首先在大气高空一直运动到南回归线无风带。在这里，它将遇到另一个从北极来的大气分子；它们在此停下，作下降运动，生成两股吹向地球表面的风，其中一股是东南信风，朝赤道无风带前进。我们的大气分子跟随这股东南信风来到最近的这个无风带，作上升运动，以与东北信风相反的方向继续朝高空逆流，并向北回归线无风带靠拢。在北回归线无风带，它重新下降，在地球表面形成我们所说的普通西南风。

经过各类实验，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东南信风所覆盖的区域比东北信风和大西洋信风都大；东南信风相对来说更加强劲，并且它有时可以一直移动到北纬 10° 到 15° ，东北信风则很少穿越赤道。

在信风区的高空气流和低空气流之间将形成特殊的云层。水蒸

气在高空气流中受凝结之后又重新分解在低空气流中，因此，在赤道无风带形成了多雨区，我们可以称之为永久多雨区，但并不能说是大范围降雨，更多的是频繁的短暂性暴雨，并且是在多个水平点上同时降雨。

一条河里有成千上万的漩涡，同样的道理，在大气气流中也有成千上万的不规则运动。但是，所有这些对流运动并不能影响气团的总体方向。

影响风向是北还是南还有第二个原因。必须注意的是，在吹向两极的信风另一边，风并不是吹向赤道地区的高温地带，而是吹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它的方向是从赤道吹向两极。这样乍一看，把位于东部、吹向赤道热带附近的风和位于西部温带地区，吹向两极的风的共同动力原因归于热量是矛盾的。这就是下面我们将要解释的内容。

我们假设地球是静止的，暂时不考虑它的公转运动；太阳的热量也撇开不谈，假设它的照射光被遮挡，无法抵达地球，这样一来，从两极到赤道的大气温度是完全一致的；最后让我们假设风是静止的，大气气团也保持不动与平衡。那么如果恢复光照运动，上述假设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位于地球上所有点的大气温度表将恢复到原来刻度。当然，我们姑且认为刚刚提到的等温是取两极到赤道间极端温度的平均值。因此，赤道附近地区的空气将受热膨胀，而两极的空气将受冷收缩。在这两股力量的联合作用下，我们刚刚所假设的大气平衡将被打破，大气水平面的一致性将消失，朝赤道运动的大气水平面将高于朝两极运动的大气水平面。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假设可以区分出两个不同的风系统，一种位于高空区，从赤道吹向两极；另一种位于地球表面，从两极吹向赤道，并且补充由第一类风引起的空气上升而产生的空位。

因此，空气的膨胀和收缩将造成风向朝北或朝南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再恢复地球的公转运动，那么由于我们之前已经阐述过的原因，对于吹向赤道的风来说，风向里将加上一个“朝东”的分量，对于吹向两极的风来说，风向里则要加上一个“朝西”的分量。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地球表面，纬度为 60° 的地方，面积只有赤道的一半。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当速度保持不变，从赤道出发、在气流高空运动的大气团将只有一半穿越北纬 60° 线和南纬 60° 线；另一半将逐渐被另一股以相反方向运动的气流带回。

这就是稍显复杂的大气循环系统，而且前提是太阳的照射只引起大气团温度的很小变化；但太阳的照射同时也带来空气密度的改变，很明显，那一半穿越南北纬 60° 的大气气团密度将增大，且足够为我们刚刚阐释的两种风系统提供一个高空气流系统和一个低空气流系统。

在北极，由西南风引起的旋风或上升气柱将产生一个自右向左的回转运动；在南极，则由西北风产生一个自左向右的回转运动。

但事实上，根据雷德^①、皮丁顿^②以及其他人的观察，在北半球，飓风气旋自右向左转，而在南半球，这些气旋则朝相反的方向旋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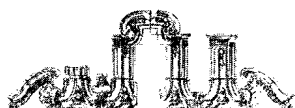
除开太阳的作用，大家也都相信磁力作用是另一个影响大气循环系统的因素。

此刻，我们正赶上信风，受到它的恩泽。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加那利群岛的那段航行一直变化不定，我们在波涛汹涌中颠簸，过的

① 雷德(Sir William Reid, 1791—1858)：苏格兰地理学家。——译者注

② 皮丁顿(Henry Piddington, 1797—1858)：英国地理学家。——译者注

是单调的生活。但是一旦穿越了位于北回归线一侧的无风区，来到加那利群岛，我们就感受到了一阵凉爽、徐徐而来的微风，它渐渐鼓起我们的风帆，船开始以 7 节的速度前进。我们就这样平缓前行，一路风平浪静，直达赤道无风区。经过一天的加速航行，我们穿越了赤道，又来到了东南信风区，在从巴西海岸一直到里约热内卢的曲线航程中，信风使得我们几乎是在满后侧风下行驶，并且将继续带我们前往好望角，我们在月底就能抵达了。



5

大气与海洋关系中的气象学作用——云的形成——海水以雨的形式补给大陆，江河水输入海洋——无雨区——粉尘雨——赤道云环

1860年1月4日

为地球表面分配水分，缓和、协调不同纬度之间的气候大概就是造物主分派给海洋和大气的两大职责。

赤道无风带地区的空气总是浸透着大量水蒸气，因为在每个半球，以信风形式出现的这类空气，在到达赤道无风带和海洋表面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运动过程。而且我们已经讲过，它一旦到达，原先的平移运动将转变成上升运动，在这一上升运动中，空气膨胀然后再次冷却；一部分水蒸气悬浮在空中，由于凝结和沉淀作用以雨的形式降落，这样就形成了富集型降水区。以前的海员也曾有记载，在无风带附近地区，无风季的持续时间很长，而且总是伴随着丰沛持续的降水，海面上的水也因此淡了不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水蒸气都被赤道地区的大气层舍弃。水蒸气被运送到陆地，而河流又将水带到大海。应该注意的是，一条河

流里的水量代表的是这条河所流经区域的降水量减去蒸发量的余数。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南半球看做是一个巨大的用来蒸发的锅炉，而北半球就是它的冷凝器。

海洋和陆地的面积比例在南北半球是截然不同的。在北半球，陆地和海洋的面积差不多持平，而在南半球，水域面积是陆地面积的好几倍。地球上的大部分重要河流都集中在北半球，除了亚马逊河，它在赤道上自西向东流，同属于南北半球。

在南半球，除了拉普拉塔河，再没有其他大型河流，新荷兰^①没有，非洲南部也没有，南半球海上的岛屿就更不用说了。根据气象观测，北半球的降水量要比南半球的降水量多出很多。据约翰斯顿^②的数据，在南北半球的温带地区，两地的降水量比率是 37 比 26。

当我们所在的北半球是秋季、冬季或初春时，正是南半球的海面经受阳光照射最强烈的时期，因此，大气活动异常激烈，吸收了大量水蒸气，以补充北半球的河流。这时，南半球的大气平均温度比北半球的平均温度要高出 5℃。潜热现象伴随着整个蒸发运动，所以，被运送的水蒸气将会冷凝成温热的雨水。

承载着南半球水蒸气的东南信风通过高空气流进入北半球，一直到北回归线无风带才下降转变成地球表面的西南风。水蒸气的凝结正是在这一向北方移动的过程中开始的。

在极地，已经不再湿润的空气开始了回程运动。在这期间，根据它的干燥程度，它将吸收并消散它所遇到的云层，因此也就带来

① 新荷兰：即现在的澳大利亚，17 世纪初，荷兰人到达澳大利亚，称澳大利亚为新荷兰。——译者注

② 约翰斯顿 (Alexander Keith Johnston, 1844—1879)：苏格兰探险家与地理学家。——译者注

了晴朗的天气。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信风是典型的蒸发风，而河流主要来自信风区的水蒸气补给，也就是说，北半球的极热带海域地区的河流由南半球的信风补给，反之亦然，南半球的极热带海域地区的河流则由北半球的信风补给。

最咸的海水位于蒸发作用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说，位于两个热带之间。美国海军的罗森博格医生^①在大约南北纬 17° 的地方找到了盐度最高的海水，也就是位于信风区附近。尽管温度很高，但这一地区水的密度比好望角冷水的密度还高。海军上尉波特也在北纬 20° 和南纬 17° 附近找到了密度最大的海水。

东北信风区覆盖了北纬 7° 至北纬 29° 之间的范围。这里的信风，在经过赤道无风带的爬升运动后，从东南信风上空穿过，带着补给雨水的水蒸气来到南半球的极热带地区。但是只有三分之二的东北信风是被水蒸气浸透，因此只有大约三分之二的雨水会降落在南半球，也就是北半球降水量的三分之二。而这确实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热带和赤道的三个无风带会有一个朝北或朝南的偏移运动，但不会超越南北纬 16° 至 17°。这样，在 7 月和 8 月，赤道无风带将处于 7° 至 12° 之间，有时甚至更高。而在 5 月和 4 月，它包含的范围则是南纬 5° 至北纬 2°。

无雨区——秘鲁海岸一直处于东南信风区的附近地带，因此雨水对于那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大西洋上的东南信风首先与非洲西海岸的海洋相遇。信风在那里装载上水蒸气，在接下来穿越美洲大陆

① 罗森博格 (William Samuel Waithman Ruschenberger, 1807—1895): 外科医生，曾受雇于美国海军。——译者注

的过程中，将水蒸气以降水的形式卸下，以补充拉普拉塔河以及亚马逊河位于南半球的支流的水源，接着，它来到科迪勒拉山脉被雪覆盖的山顶，那儿的低温使得信风失去了它所承载的水分。

在从安第斯山脉的西面下来之后，信风变得干燥寒冷。此时它单枪匹马，直到与太平洋的水蒸气相遇，它又一次浸满水蒸气。但是在这之前，在秘鲁上空的运动轨迹中，它既找不到用来蒸发的水面，也没有碰上像科迪勒拉山脉那么低的温度。于是，在那儿的降水为零，并且导致了另一个结果，信风必须前往安第斯山脉寻找供给智利和秘鲁境内河流的水库。

地球上其他著名的无雨区有墨西哥的西海岸以及非洲、亚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沙漠地带。风在经过这些沙漠之前已经失去了水分，或者风力已经被大幅度减弱，这使得它们的露点比沙漠温度要低，因为当空气温度比它的露点或凝结点还高时，它就无法释放水分。

我们在红海也有一块无雨区。其实这一海域的大部分都位于东北信风区，信风在到达此地时是干燥的，因为它们在之前的运动进程中尚未碰上一块面积可观的水域来吸取水蒸气。

和科迪勒拉山脉一样，在印度的热带地区，由于风向的改变，每一坡面也都是干旱与降水交替进行。印度位于典型的季风区。从10月到第二年4月，这里盛行东北信风，在这一季节里，信风在孟加拉海湾带走了大量水蒸气以补给孟加拉湾西海岸和高止山脉的雨水。

面对信风，这一山脉所起的作用与科迪勒拉山脉面对东北信风时所起的作用一致，它使信风降温并脱去水分；这样，沿着山脉西坡吹拂而下的信风将变得相对寒冷干燥。这就导致了位于高止山脉与阿拉伯海之间的狭长地带永无降水，就像位于安第斯山脉和太平

洋之间的秘鲁。如果说这里存在一个我们无法在秘鲁找到的大气因素，那么它就是季风。

印度的东北信风季在4月份结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受了太阳光强烈照射，位于阿拉伯中央、鞑靼、西藏、蒙古的大沙漠开始让人感受到它们对东北信风的影响。这些沙漠从信风里汲取水分，并在夏季和秋季初期把它们转变为西南季风。运载着来自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水蒸气的西南季风此时将遇上高止山脉，水蒸气便以降水的形式落在这块狭长地带之上，形成一阵非常少见的雨水。

气象学家的观察告诉我们，落在高止山脉西坡的日降水量显示在雨量器上有时能达到30厘米甚至37厘米的惊人数值。（凯斯·约翰斯顿）

这些季风接着朝喜马拉雅山脉行进，那儿的温度比高止山脉还低，于是季风以降水和下雪的形式放掉了仍然运载着的几乎所有水分。这样一来，当它们来到位于山脉另一侧的干燥沙漠时，它们只剩下勉强够用的水蒸气来形成云层。由于太阳光的照射强度，季风上升到大气高空，成为大气循环系统中的逆流。

最大降水量——根据上述内容，陆地上能接受最大降水量的点位于山坡。山坡是最先暴露给信风的地方，信风在海洋上经历了尽可能长的远距离运动后，遇上的山脉越陡峭、越接近海洋，降水量也将越大。

蒸发水——我们推算地球表面的平均年降水量高度大约为1.5米。被蒸发的水主要来自炎热地带，单单在这一区域，大气层就吸收了将近5米厚的水团。

棕色薄雾——粉尘雨——如果一个水手不知道地中海上的西罗科热风、大西洋上的非洲热风或者位于佛得角附近岛屿的棕色薄雾、血雨为何物，那么他就称不上是一位水手。我们知道这种呈砖

红色或肉桂色的尘土有时会大量从天而降，将船帆和索具整个儿覆盖，甚至能持续几百英里的航程。

到现在为止，就像上述不同的命名方式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想象这是一种源自非洲的现象；埃伦伯格^①用显微镜进行的实验表明这些粉尘是由纤毛虫、动物和植物骨骸，尤其是花粉组成的，总之是由有机物碎屑构成的，这些碎屑来自南美洲以及这片大陆上被东南信风侵袭过的部分。这些实验分别对从佛得角、马耳他、热那亚、里昂和蒂罗尔搜集而来的样品进行了观察。

所有这些都令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大气循环中存在着一个我们尚未确知的因素，我们可以说，这一因素的存在是必要的，然而它所起的作用却从来没有得到确认；我很想谈谈地球磁力，它在无风带中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两股风力交叉时，来自极地的风根据磁力继续保持它们的方向。

北回归线无风带在马德拉群岛的同纬度地区形成了一个与赤道无风带、南回归线无风带相同的区域。

我们已经穿越了前两个地带，在穿越第三个无风带后我们就能抵达好望角了，而那只是我们的第一站。

赤道云环——航海家们一致同意瓜分由盛行风命名的已经确定下来的海洋，如信风区、季风区、热带无风区、赤道无风区等等。终年降雨不止、云量多、闪电暴风雨频繁是热带无风区的典型特征，它应该被列入我们在海洋航行上最不愿意碰到的地区的黑名单上，尤其是当我们没有一艘能加速带我们逃离此地的蒸汽船时。

这里的酷热也使装载着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移民的船只望而生畏，每次穿越都不止一人成为这种极度湿热天气的受害者而葬身

① 埃伦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 1795—1876)：德国科学家。——译者注

此地。北回归线无风带在英国人那里得到了“马纬带”的名字，这是因为在以前，从新英格兰到西印度的航海中，受雇用的船只总是在无风带附近无法加速，由于缺少水源，人们就只好拿挤满了甲板的马开刀，往海里扔马。英国人还赐给了赤道无风带“忧郁的热带”之名，这当然是用来暗示突发的暴雨使得视线变得模糊。

当航海者离开我们自家的港口前往南半球、进入东北信风区时，他首先看到的是一片晴朗的天空，或许还点缀着几朵白云。接着，在他越来越靠近赤道的过程中，他会看到温度计的刻度也将一路飙升，直到进入赤道无风带。那儿的大气层潮湿、闷热，还伴随着闪电。1859年1月1日，在一间凉爽、通风的房间内，一支放在阴影下的温度计显示 27°C ，水的温度是 27.3°C 。

在赤道上，再也没有习习凉风，没有怡人的空气；人们总是感到极度疲乏，一直到我们抵达了东南信风区，这种疲乏之感才有所减缓。

在穿越了这一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区域之后，海员如果去看一下他的航海日志，他会惊奇地发现气压表和温度计在那里所显示的刻度比信风区还低，而在进入这一地带之前和从这一地带出来之后，这些指示器所显示的温度和气压都将更高，即使当赤道区与赤道无风区完全重合的时候，情况也不例外。航船是在一层将地球完全包围的云环之下前行的。这一云环，在经过赤道无风带时，交替保护着它所覆盖的处于不同纬度的地区，以抵抗太阳光的强烈照射，并为这些地区在一定的季节带来雨水。

当它前往赤道以南或以北时，我们将看到太阳光垂直射向云环刚刚离去的地球表面，温度因此变得令人无法承受；大气层仿佛在头顶震动，我们会看到，海面上将升起负责把热量运送到大气高空的气柱。渐渐地，大地变得干燥，植物日益萎蔫，动物也无精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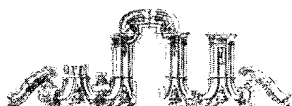
采，而空气吸收热量的速度远赶不上热量积聚的速度。这时，起缓和作用的云环又将到来，拦截灼热的阳光。

值得注意的是太阳光并不是在地球表面被吸收或被反射，而是在这一云环的高空表层进行。

因此，在这一环绕物的下方，太阳照射被中断，地球过多的热量被空气吸收并运送到云层，云层在吸收了热量后又阻止了任何形式的雨水降落。同时，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信风不断地为由这一无风带形成的接收器带来新的浸透了水蒸气的气团，而这些气团必须赶在开始受冷之前升到云环上方。与此同时，在上升过程中，由于释放潜热，水蒸气在云环的下方就开始遇冷并凝结，这就为产生大量降水带来了困难。在地球表面，这一地区尤其是中间地带的大气温度和气压几乎终年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刚刚所关注的云环会产生发光现象，那么在一个位于其他星球的观测家看来，这一现象就和我们所观测到的土星光环现象非常相似。

海上，南纬 4° ，西经 30° ，南半球。



6

从加那利群岛到赤道区——航海插曲——气象观测——赤道洗礼与穿越

巴西海岸与亚森欣岛之间 1860年1月

离开加那利群岛之后，铁岛是最后一个留在我们身后的岛屿，薄雾笼罩了它的部分地区。在暴风雨的最后几个惊雷之下，一个长浪涌起，在海岸线上迸发出覆满泡沫的波浪。这预示着我们的航船将大幅度摆动。为了能在甲板上站稳，大家都将自己钩在了缆绳上，甲板交替着向两侧倾斜，倾斜度能达 25° 到 30° ，而且还伴随着明显的前后颠簸。

大量物件从箱子里滚落，总也逃不了被打碎的下场，尤其是餐具和盥洗台上的洗漱用品。那些天里，尽管有钉子和铅丝帮助固定船上的防摇餐桌，但没有一件东西能够保持原地不动。

灵动桌^①的爱好者肯定会见识到一场从未经历过的场景！桌子一边摇晃一边转动，就像做糖果的人用来转动、搅拌糖衣的那个巨

^① 灵动桌：招魂时使用的桌子，在巴黎很流行。——译者注

型托盘；勺子、餐刀、餐叉也像鳗鱼一样从挂钩上滑落；碗碟如铙钹般啪啦作响，嵌在柜子里的酒瓶也惊跳起来，有时还摔个粉身碎骨。冒险在这样一个时刻上桌进餐其实是被逼的，即使这些人的心脏有足够的承受能力，能像技术高超的平衡木杂技演员一样完成不可能的动作，他们也同样不止一次地抱着椅子从餐厅这一端滚到另一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地板上，然后把自己绑在一个固定点上，用饼干代替所有的汤汤水水。

这种难以忍受的颠簸令人痛苦万分，我们干不了任何事，唯一比较令人好过的就是睡觉。但是晃荡实在厉害，觉也睡不成。如果床铺没有固定好，它有时甚至会仰天翻倒在睡着的人身上，接着又滚到旁边的人身上。我并没有夸大，我还可以举出一大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向同伴求救的例子。

如果连只需要自己顾自己的人都在行动上有困难，那么让我们想想那些为了解开或系紧船帆，爬到桅杆上端和横桁底端的水手，他们得具备怎样出神入化的平衡能力才能在空中表演杂技啊。

由于太无聊，我们心血来潮，开始试着写作。但首要的条件就是要用钉子将文具盒和蜡烛台固定在房间隔板上，接下来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座位之间保持相当大的间隔。

我们继续在外洋航行，越往前风浪越大。我们超越了一艘商船，它的桅杆已经被风吹断，而我们也刚刚经历了这阵狂风。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接连超越了萍水相逢的同行。其中有一艘双桅杆帆船，挂着英国旗帜，发出了求救信号。我们调整帆面停止了前进，以便它靠近我们。船上的人向我们询问了方位以调整他们自己的方位。打过招呼后，通过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方式，我们了解了对方的一些状况。当听到我们船上的锣鼓声和歌声时，我们的同行和他们那支小团队显得异常兴奋，他们正赶上我们进行军事

操练的时刻。带着美好的祝福，互相道别之后，英国人改变航向，朝加利福尼亚驶去。

渐渐地，天气好转，开始变为信风区天气，我们的航行也一路风平浪静。甲板上的气氛开始活跃，人们把钓鱼线拖在船后，以此取乐。

好几天过去了，钓鱼线也没怎么发挥作用，其中好几根都在夜间被冲走了。终于，12月25日，傍晚5点，有人示意有条鱼上钩了。我们跑到船尾，两名水手冲向悬挂在右舷的小艇，收回了钓鱼线。鱼在水里滑动，我们终于看到了：是一条肥美的金枪鱼。噢，它出了水面，水手一直将钓鱼线拉到小艇的高度；但当我们刚要把手放到它上面时，它却开始用嘴朝船舵乱撞，鱼线“嘣”的一声，接下来的事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舵艋一个纵身，便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所有人的脸上都表现出了极大失望。

还有一次倒比较走运，我们从水里捕获了一条长达80厘米的鲭鱼，它的肉质鲜美极了。

但是又一次更加令人灼痛的失望又使我们闷闷不乐：用力甩出的一个双角钩钩住了一条大鱼，我们动用了好几个水手一起收线，鱼也拼命抗争。这是一条极肥的金枪鱼，可惜钓线太不结实，无法将它拉起。我们跑去找带钩的杆子和其他渔具，但也于事无补。最后一次抖动之后，它扯断铁线，逃脱了鱼钩，嘴里还衔着作饵用的小鱼。

类似的消遣还有时不时会自动上门表演的鼠海豚和海豚群，尤其是在空气清新的天气，它们就成群结队沿着我们的轮船玩耍。鼠海豚这一名称来自拉丁语的 *sus maris*（“海上”之意），普罗旺斯人把它变成了 *mar suin*，或干脆叫它海里的猪。这是一种鲸类哺乳动物，动物学家称它为鼠海豚。鼠海豚的头部呈圆形钝角状，有很多

牙齿，毫无规则地分布在牙床上，它只有一片淡紫色的背鳍，腹部呈灰白色，在任何海域中都过群居生活，有时它甚至能逆流而上游到江河中，平均身长为 1.5 米。

另一种就是普通海豚，它的个头更大，身长可达 8 米。我们最喜欢看这些成群的鲸类浮出海面玩耍，尤其是它们边嬉戏还边从鼻孔里喷出水汽。

人们肯定不会明白所有这些插曲对于单调的航海生活来说是多么重要，在找乐子上，我们这些人总是显得有点笨手笨脚。

在等待一张完整的气象观测表格出炉之前，让我们先来大致讲一下位于赤道的加那利群岛的天气。

12 月 19 日，天空雾气腾腾，海面也由于东南风的继续盛行而波涛汹涌。晚上下起了大雨，海浪更加澎湃。

12 月 20 日。气压表稍有上升，还是停留在“变化不定”。风已不再嚣张，船的横摇幅度很大，阴天。晚上，轮船侧边以及船尾激起的波浪闪现出磷光，但只在被舷门的灯光照亮的地方产生。

21 日的早晨非常安静。在凉爽的信风推动下，巨轮以九节的速度在海上滑行，既没有出现横摇也没有前后颠簸。打开舷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平静的大海。甲板上正下着细雨，沙沙的雨声与航行的声音相互应和；温热的雾气有 22℃，灰暗的色调缩小了我们的视野。

12 月 22 日。风平浪静，晴雨表显示 76°，温度 22°。晚上挂起雾来，下了毛毛雨。几乎没有磷光现象。

12 月 23 日。多云，阴天，毛毛雨；灰蒙蒙的大海，航行顺利，速度 9 节，温度 22℃，晴雨表显示“变化不定”（76°）。

24 日。温度计蹿到 27℃（置于室内阴凉处）。

25 日。纬度 19°，经度 27°，东北风（信风），气压表有所上升，

温度 23℃。

26 日。早晨天气很好，温度 24℃。晚上有雾，有轻微下雨。

27 日。5 点半出现第一缕曙光，6 点天亮。薄雾，太阳出来后渐渐消散。空气温和，温度 26℃。持续的微风在海面上掀起了白色的涟漪，多云，没有月亮。

6 点 15 分开始天黑。7 点半开始亮灯。

海上出现磷光现象，轮船侧边进出了火花与光团。

船尾的浪花银光闪闪，连成一片，但只有被船上照亮到的地方才发出光芒。

28 日。5 点 20 分第一缕阳光，雾气的消散预示着太阳的升起。白云朵朵，湿热，温度 26℃，纬度 9°。晚上凉风习习，月光明晰，没有磷光现象。

29 日。夜晚闷热，有白云，天空昏暗。绿蓝相间的海面 and 黄昏的到来稍稍削弱了热带附近的强烈照射。温度 27℃ 至 28℃，气压表上升至“变化不定”和“晴朗”之间。晚上，风力开始减弱。我们现在的纬度是 7°，正进入无风带。

30 日。晚上空气闷热，闪电不止，夹杂着少量雨水。天空布满微白的云层，几乎无风，空气湿热。不过温度计下降到了 27℃。晚上，天色阴暗，下起濛濛细雨。

我们开始加速，以尽快穿越纬度为 5° 的无风区。

1850 年 12 月 31 日。夜晚酷热，阴天，有雾，有雨，闪电频繁，没有响雷。尽管有雾，5 点开始天亮，日出照常被雾遮蔽。6 点开始下雨。

下午阳光照耀，阴凉处的温度计指向 29℃；气压表 76℃。

就在这一天，为了迎接穿越赤道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我在这里将概括讲一下中间的一些波折。

我们当时正位于纬度 2° 的地方，将近正午，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位打扮怪异的天文学家，长裙，穿着挂满铁环的鞋子，一把长胡子，头上是一顶占星家的圆锥形长帽。他手里拿着一个用来代替箭筒的巨型六分仪，由我们的一名少年小水手丘比特护送着。

天文学家向船长宣布他将要帮我们测定位置。为此，他登上了驾驶台，手拿六分仪，用一个已经被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抽掉了空气的酒瓶测量太阳的高度。接着他表情严肃地向我们宣布明天就可以看到赤道并命令我们中午就开始冲刺。

根据天文学家的预言，下午5点，我们进入了“赤道之父”的领土，“赤道之父”站在主桅楼高处，用传声筒朝船长呼喊：

“你们是谁？——你们来自哪里？——你们还真有胆量到我们的地盘来！你们将遭遇暴风雨的袭击。你们先在那里等一会儿。”

话音刚落，雨点和冰雹一起从天而降，猛烈地击打在我们整艘船上。这一具有高度欺骗性的双重天气现象，其实就是大量豌豆和水的恶作剧，他们占据每个桅楼的最高点，同时从不同方向，用装满豌豆和水的水桶朝我们泼来。

暴雨总算平静，一位脚蹬长筒靴、手扬长鞭、头戴假发、胡子拉碴、身穿绿色短衣的马车夫沿着缆绳从桅杆上滑下，简直就是龙瑞莫的马车夫^①活生生的翻版。他抽打长鞭在人群中为自己开道，径直来到船长面前并交给他一个信封。是“赤道之父”的传信，信里明确指出，所有要想穿越位于他领土之内的赤道线的初次过路者都必须交纳贡金、接受他们的宴请，欢宴仪式将在明天举行。

通知一完，冰雹和雨点又铺天盖地袭来，愈演愈烈。到那时为

^① 龙瑞莫的马车夫 (Le postillon de Lonjumeau)：著名歌剧名，由阿道夫·亚当创作。——译者注

止，我们都还非常享受其中的乐趣，水桶洒的水使我们凉快不少，大家总算可以从 29℃ 的高温里喘一口气了。但是，就在那时，马车夫一把抓住一个卖食物的流动商贩的衣领，企图逮捕他。在争执中，餐台被打翻，两侧的面粉袋和胡椒粉袋纷纷滚落，洒得满地都是，两人和周围人的脸上都扑了一层厚厚的面粉和胡椒粉，场面十分狼狈。双方都誓不罢休，很快，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这场争执中，这场景让我们想起了罗马科尔索的狂欢节，人们称之为“五彩纸屑节”。不同的是，当我们从科尔索回来时，脸上只被抹了面粉，可是现在，在一切变成白色之后，我们又发现自己身处黑色之中，因为所谓的胡椒粉，原来只是黑炭。我已经无法找到一个形容词足以表达我们的脸颊和衣服被弄脏的程度。这最后一半节目实在有些过头了，尤其是在海上，用来洗内衣和军服的淡水永远稀缺，我们的洗漱用水已经减少到了半升，剩下的只好用海水代替。不管怎样，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进贡经历。我们就这样度过了 1859 年的圣史维斯特节^①。

1860 年 1 月 1 日，星期天，我们的整个早上都贡献给了庆祝新年的传统活动。拂晓，起床号响起之后，鼓声和歌声奏响了晨曲。8 点，进行军事阅礼，每个人都将手紧紧握在一起。弥撒和传统仪式在 10 点举行。

将近中午，和前晚一样，天文学家又测量了方位，宣告了“赤道之父”的下一次露面，届时，他将带领他所有随从一起现身。果然，接近 2 点时，马车夫再次从桅楼上下来，同时下来的还有“赤道之父”和他的侍臣。他登上由四头牲口拉的彩车，牲口的种类在马甲下无法辨识。队伍开始迈步前进，鼓乐队走在前头。四位身穿

^① 圣史维斯特节 (Saint Sylvestre)：法国人对新年的叫法。——译者注

制服的骑兵在彩车前方领路，彩车后面是一位巨大的海神，手拿三叉戟，旁边跟了和他一样文了身、插了羽毛的侍从，由两名士兵护送。接着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奇形怪状的人物，再后面是一位教士以及他的随从，队伍的最后是一群装扮成埃塞俄比亚人的从头到脚一身黑的魔鬼。

“赤道之父”的服装与圣·伯尔纳德教徒完全不一样。他由妻子“赤道之母”相伴，“赤道之母”从遮有帷幔的车厢里下来，身上的衣服简直不可思议。她随后在船长面前停下。

“我还无幸与你们相识，先生们，除了之前去中国时路过一次的教士^①。我将为你们举行欢宴，带给你们我所有的祝福。”

这时，天文学家和海神来到了船舵，其中两名侍从转动方向盘，开始驾驶着轮船在热带王国中航行。

桅杆上升起了通风筒，以作讲道台用，刚好可以容下教士。教士开始宣读经文。在宣读中，他开始大肆数落会计的锱铢必较，副手太过严厉，卫戍司令对待海员冷酷无情。他粗鲁的呼叫、毫无情感的照本宣科引来当事人的一片取笑。过后，他又拘礼地来到立在右舷的小教堂，根据宪兵队的需求，新教徒们一个接着一个被邀请上前接受皈依。

小教堂由盖布环绕，一边是祭台，另一边是圣洗堂。体胖脸圆的人是不被允许坐在教母手臂上的，人们安排他们坐在椅子上。主祭慢慢走近，祭披由两位助手举着。他拿下方顶帽，严肃地对忏悔者说：

“你需要被原谅的罪孽深重，你发誓再也不犯错，尤其是你将尊重任何一个海员的妻子！”

① 即特雷加罗神甫先生(M. l'aumônier Trégaro)。——原注

在主祭的咒骂声中，根据人物的危险性与重要性，受刑者将收到或多或少的净水。

如果前来忏悔的是对宗教仪式一秉虔诚的妇女，神甫就给予她们希望。不过我们没有这样的待遇。我只知道，女人们收到的净水其实就是洒在她们袖子里的几滴古龙香水。

新的受洗者从椅子上被转移到一个大盆旁边的座位上，盆里装满了水，上面有盖布。负责这项神秘工作的人非常客气地对我们前排的几个人说，我们每个人把祭品放在托盘上就可以退下了。

但他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宽厚，尤其是轮到一些军官时，他先在他们头上和脸上涂满肥皂，然后拿出一把用来代替剃刀の木制大刮刀，一刮完胡子，以给他们洗脸为借口，就把他们推到泳池里。水一直没到军官们的脖子，这时，水桶和水泵齐上阵，直到正在泳池里沉浮的军官们成了落汤鸡。这一仪式持续的时间非常久，因为初次穿越赤道的军官数量实在太多了。

军官一个个从水里上来之后，他们开始聚在一起跳舞，跟着音乐跳波尔卡舞、华尔兹舞，这帮人非常有劲头，没有一个人累趴。

在一曲法兰多拉舞之后，所有的仪式都结束了。4点，“赤道之父”为期一天的统治失效。甲板重新升起，船帆起航，乘着南半球的信风，我们开始向南进发。



7

海上的心理卫生——娱乐和节日——“山林女仙”号上的圣诞节——飞鱼——海燕，翠鸟——船蛸和海荨麻

圣佩德罗 海上

在一次漫长的航海中，单单保证船载海员的身体健康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随时预防思乡病、精神消沉的打击。有时，这些征兆只是谵妄性发热的第一步，但通常在赤道高热的诱发下，发热会进一步升级，我们把它称为中暑，来自拉丁语，发热的意思。我们有两位海军出现了谵妄症状，一个没有什么反应，另一个有待休养和观察，但在给他放血之后也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我们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现中暑症状，也就是出现强烈幻觉。据某些医生观察，在一种无法抗拒的意识支配下，这些幻觉会导致病人跳海。

当然，我们应该区别对待航海中的人们，那些自愿出海的人，在船上什么也不缺，无风区的痛苦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可那儿却是许多人的鬼门关。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尤其是甲板上的拥挤不堪，水源的稀缺，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精神痛苦。

不管生活条件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能对“山林女仙”号上人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产生积极作用的娱乐活动，每个人都是平等参与的。天气不糟糕时，伴随着鼓声和歌声，他们有军事操练。早上天一亮，就教他们学习读书和唱歌，和海军一起练习使用武器、火枪、大炮。晚上还有受到众人欢迎的歌舞表演：很多人都信手拈来，即兴创作些哑剧或短小剧。不过最值得我们花笔墨大肆铺陈的是圣诞节和喜剧。它们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将一五一十地向你们讲讲其中的细节。

我们总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也不存在没有圣诞夜的圣诞节。于是趁这次机会，在1859年12月24日的“山林女仙”号甲板上，我们开始了被照得亮如白昼的晚会。耳边回荡着音乐声，海面上波光粼粼，夜晚的气温也刚刚好。凌晨零点晚宴开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食物和气氛上，这一次晚宴绝不输于巴黎的任何一顿圣诞节大餐，晚宴一直持续到早晨的起床号响才结束，那时已经是25日了。

不过，喧闹的欢乐之后，等待我们的是圣诞沉思。第一缕曙光刚刚抵达，太阳就透过薄薄的雾气升出海平面，是北回归线上潮湿、辉煌的日光。几天前，我们就在这里找到了对我们的航行非常有利的东南信风。

我们把战舰洗刷了一番，然后匆匆忙忙做好了准备工作，按我们自己的喜好搭配帐篷和盖布，把后桅和主桅之间的甲板布置成了一个小教堂。

一个轻便的祭台已经竖起，摆满了各类祭祀用的宗教饰物。在它周围，一个值班方阵已经待命站好。旁边一个小的附属教堂用来容纳合唱队。高级军官和随船航行的其他贵宾的座位已在前面安排妥当；更前面，102军步兵团的士兵和船上的水兵已经就位排成直

线，仿佛即将接受检阅。

一阵隆隆的鼓声宣告仪式的开始。神甫由一位年轻水兵陪同登上了祭台，开始布施弥撒。交响乐中穿插着宗教歌曲，我们最喜欢由两名歌唱爱好者演唱的《齐来钦崇》和圣诞歌，他们那浑厚的男高音和男中音肯定能在歌剧院舞台上博得重彩。

正当我们沉醉在关于亚当的那一动人选段时，从船头的牛栏旁传来了一阵公鸡的啼鸣。于天水一色之间，我们的大船以一种令人无法察觉的速度平缓地前进着，远离伯利恒城^①。

仪式完毕后，甲板上开始了军事视察和军事表演。

将近中午，受淡淡的忧伤情绪的影响，我们倚着舷栏，目光随着轮船划过的航线，懒洋洋地任自己在这无边无际里慢慢沉醉。突然，我们看见一群海鱼冲出粼粼的海面，像剑一般划过天空，高达30米到40米，接着从一个浪头到另一个浪头，又投入新一轮的冲刺，底下的舵鲣和其他大鱼纷纷落荒而逃。

这些会飞的鱼就是飞鱼，来自希腊语 ξέκολιτος，即从家里出来的意思，属腹部软鳍目，来自银汉鱼家族。飞鱼头部上端扁平，下颌比上颌突出，在它身体的两侧，成流线型的鱼鳞纵向排列，形成一条明显的弧度。鳞片非常坚硬，但只要轻轻一碰，它们就立马脱落。飞鱼的背鳍位于肛门上方，腹鳍很小，用来飞翔的胸鳍则很大。借助两翼，飞鱼轻而易举就可以跃出水面。成年飞鱼的滑翔有时甚至能达100米以上。它们的身长从15厘米到50厘米不等。

这类鱼广布于赤道附近。在天蓝和银白相间的海面上，飞鱼时隐时现，它深蓝色的背鳍、尾巴和胸鳍与海面相映成趣。

正当飞鱼在轮船一侧翱翔竞飞时，我们看见了前方海燕正掠过

① 伯利恒城：耶稣诞生的地方。——译者注

海面飞翔。

这类鸟比我们的燕子更大一些，羽毛黑灰，尾部呈白色。尽管它通常被称为热带风暴海燕，来自拉丁语 *procellaria*，但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海燕可是在晴朗的天空中飞翔。它们能持续几天几夜地远离陆地，在大海上飞翔，有时轻轻擦过海面，迅速滑翔。海燕和金丝燕属于同一个家族，后者的胶状鸟窝是中国人的名贵食物，他们不辞万里寻求这种筑在悬崖峭壁上的鸟巢。海燕也是希腊人口中的“翠鸟”，神话中黎明女神的儿子刻宇克思的妻子。刻宇克思是塔幸国的国王，他妻子得知刻宇克思在航行时溺水身亡后，也纵身跃入大海，变成了一只海燕，但人们保留了她的名字，还是称她为“翠鸟”。翠鸟将自己献给了象征和平与宁静的海女星忒提斯，于是人们认为无风区里的平静是因为翠鸟在上面筑了巢。

除了飞鱼和翠鸟，我们同时还看到了浮在水面上，沿着轮船漂移的船蛸、鹦鹉螺(*nautilus*^①)和纸鹦鹉螺，*nautilus* 就是根据它们的航海天性命名的。

古人称鹦鹉螺为 *nautilus*，属头足纲，住在一个白色或土黄色的薄质半透明贝壳里，与一个吊篮的形状大致相同。在它口部周围有八只胃，每只胃上有两排吸盘，口部呈微黑色，角状，就像鹦鹉喙的形状。这类动物的任何一条韧带都不与贝壳相连，当遇到危险，贝壳妨碍它逃跑时，它可以随时脱壳。和其他头足纲动物一样，鹦鹉螺也是倒退着行走，以“漏斗喷水”的方式“急流勇退”。

这种软体动物永远在大海中活跃，从来不靠近海岸。在无风的天气里，人们会看到它探出水面，它那轻巧的贝壳像一只吊篮一样漂浮着。它展开触角，形成一个天然风帆，任由自己顺着凉爽的微

① *Nautilus*：在拉丁语里有“水手”的意思。——译者注

风前进。但如果天气转阴，或者受到某个声音的惊吓，它就立马收起风帆，钻进贝壳，等贝壳灌满水后，便沉入海底。等危险过后，再重新回到海面。

对于地中海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物种，但在其他大洋和印度洋里，人们经常能遇见这种动物。

和鹦鹉螺一起的还有军舰水母，形状有如粉色和虹色相间的小气囊，属辐射植形动物类，更确切的叫法是僧帽水母，来自希腊语 $\phiυσαλ(λ)ίς$ ，气囊的意思，在南部大西洋的无风区尤为常见。

一个偶然的机，我们的一名水手有幸捉到一只，它正用触手缠绕在一条侧绳上。水手们叫它霉球或海里的荨麻，因为它和海蜇一样，触手会分泌出一种酵素，一旦你碰到这种分泌物，就会感到一阵强烈的刺痛和灼痛感。我们一时兴起，想亲自尝试一下这种感觉，果然，手指上立刻就有了那种由荨麻丹毒引起的灼痛感，而且整整持续了 45 分钟，与被蜜蜂蜇所遭的罪不相上下。

这一类水母也叫做钵水母，由一个长椭圆形的水泡组成，头顶呈轻微弯曲状，像个小羊皮袋一样鼓鼓的，透明如肥皂泡，大致和冬穴鱼的鳔一般大小。不管是从形状上还是外表上来讲，我们估计再也找不出比鳔这一比喻更好的说法了。在它肥肥的身体末端有一个呼吸孔，通俗地讲就是它的嘴，上面布满了有如短棉花丝般的蓝色绒毛。再下面一点，有一个呈嚙囊形状的凸起，上面也挂满了同一种类、同一颜色的绒毛，但这个部位的绒毛很长，呈辐射形，交缠在同一根绕在顶端的胶质带上。这些绒毛就是水母的触手。纵向弓形且呈卷边皱褶的边缘镶有一组双排小脚，但几乎无法用肉眼觉察，和花园里的信徒——红色鼻涕虫的小脚非常相似。

借助于这些小脚，水母有时会紧紧依附在我们为它准备的玻璃杯壁上，玻璃杯里盛了海水。我们看见它轻轻地移动，两排小脚弯

成弧形，一会儿转向那边，一会儿又转向这边，露出它布满褶皱的一面，或者干脆把这布满褶皱的一面翻到虹色的冠上，像风帆一样以接受空气的冲击，而丝状的触手垂落在水中，像缆绳固定船一样帮助它下锚以捕食过往的碎屑。不管我们怎么从上面吹气或用手碰它，它也绝不会瘪了，也不会沉入水底。于是我们一致认为它不可能沉入水底，鼓足气囊、漂浮在海面上是它唯一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我们曾在一天晚上把它放在暗处观察，但没有发现任何发光现象。）

后来我们又捉到了另一只水母，我们拿针刺它，使它膨胀的气体便源源不断地从它体内溢出，接着我们把一枚没有点着的火柴和一根已经在燃烧的蜡绳靠近它，没有点着的火柴仍然没有火光，而蜡绳的火焰越烧越旺，火苗微微成了淡蓝色。也就是说，流体钵水母体内的气体是氢气，而且很有可能是磷化氢，因为其他观察家已经证实了这一植形动物的发光现象，所以我们更喜欢叫它“海里的灯泡”，这样的叫法更贴近它的特性。

海底生物的小插曲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又被甲板上的喧闹声吸引住了。军人们组织了一个歌舞团：这边的人演法国人，那边的人演中国人，从头打到尾，而《塞诺维娅小姐》这一乐曲的精彩演奏使所有人都如痴如醉！

这一即兴创作的戏剧吸引了千人左右的观众，人们挤满了主桅和后桅之间的空地，有的还爬到了舷栏上，天象仪和侧支索上。

不过这只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盛大晚会的小小前奏。现场被完全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歌剧院。

在右舷和左舷、主桅和位于船尾的桅杆之间挂起了一块巨大的篷布。篷布落下，形成剧院的四壁。一个坚固的带布景的舞台在操舵室的机轮前方支起。匆匆上完色的风帆变身为各色各样的布景，

尤其是帷幕，一只巨大的海雕占据了整面帆。在每一面的壁柱上，是两幅应时的漫画：一名法国工兵正向一名以小胡子和长辫子自傲的中国人展示他的胡子。我们得补充一点，如果中国人是拿着抽大烟的烟杆，我敢保证法国工兵就会拿出他那沾满烟垢的大烟斗。

一个巨大的正厅前座在音乐声中逐渐成形。椅子、长凳一字排开，那长度不止一家剧院该红眼，这里的座位只有军官才能入座。

正厅后排坐满了极度兴奋的水手，为了能好好品味他们从来没有在船上吃过的最美味的布列塔尼李子蛋糕，他们甚至趴在甲板上舔了起来。正厅四周升起了一个由 1200 人堆挤成的梯形楼厅，层层压压地堆满了舷栏、桅杆支索，在他们上方，还悬挂着从缆绳上吊下来的小水手们。

朝天开了三枪之后，乐队演奏了《普洛埃梅勒的宽恕》里的一支开场曲。从交响乐的曲调和音色上看，我们猜即将上演一支具有布列塔尼特色的剧目。果然，是《克罗蒂娜》，由一名业余爱好者出演。一群布列塔尼农民穿着具有当地特色的服装，踩着垫了干草的木鞋，没有回家，反而喝起了酒，跳起了舞。主人公让突然出现，他激动地拨开人群。他渴望爱情，他要写信给他漂亮的心上人。可是，他不识字，于是留下了另一主人公皮埃尔帮他写信、捎信。皮埃尔也对美丽的克罗蒂娜情有独钟，但他自己也弄不清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当公证人的儿子出现在舞台上时，故事情节开始变得相当搞笑。

这是第三个爱上克罗蒂娜的人，也是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不仅喜欢克罗蒂娜，还想娶克罗蒂娜为妻。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不幸，他父亲竭力反对他这一做法。我们也理解，公证人是不会赞成儿子娶一个没有嫁妆徒有外表的姑娘的。绝望的儿子把他的爱和痛苦都向心上人作了表白。克罗蒂娜是一位年轻漂亮、有一头淡褐色头发的姑娘，端庄地垂着黑色的大眼。她腰肢纤细，穿着一件非常

迷人的短上衣。她的衬裙打着蓬巴度夫人式结，四面朝上翻起，露出农村人特有的美丽小腿。至于她稍显粗胖的手和过于粗哑的嗓音，我们还是不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因为，这个姑娘是一个……厨娘。除了这一点，对于她的三位竞争者来说，克罗蒂娜已足够漂亮了。不过，皮埃尔对她并不认真，她也知道。另一方面，她对公证人的蔑视感到愤慨，她爱他的儿子，这也是真的；但是她没有让她的心说话，尽管她总是高声讲话。

可怜的让，无意中知道了她的秘密，陷入绝望中，决定参军一了百了。上路那天，他向克罗蒂娜作最后的告别，克罗蒂娜再也止不住眼泪，求让不要离开。

“亲爱的克罗蒂娜，”他对她说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说服我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爱你的年轻姑娘，对你说让你留下娶她呢？”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让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这么做，克罗蒂娜，可是，你爱的人并不是我。”

“我爱你，让，而且，只有你才能成为我的丈夫，如果……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当然愿意！啊！我当然愿意！”

舞台上的气氛遽然改变，让开心得快疯了。他拥抱了克罗蒂娜，拥抱了皮埃尔，拥抱了所有人。克罗蒂娜的教母给了她四万法郎作为嫁妆，而这四万法郎一直就保存在贪婪的公证人那里。公证人遭受了双重打击，我们知道，因为他不得不转出这笔财富。

幕间插曲时，各类音乐片段轮番上阵，叫卖解渴饮料和报纸的小贩也在座位之间穿梭，幕间曲目、剧本分析、节目单、演员姓名表都成了他的销售商品。

在接下来的剧目中，克罗蒂娜摇身变成一位成熟女人，纺纱工布鲁诺的夫人。这场戏里的她穿着讲究、高雅，粉红色的缎纹上衣更烘托出她优雅的曲线和精致的腰肢。

我们这位妩媚的美人刚刚去库房里购置了大量漂亮行头……兵团里的裁缝个个是改造能手，他们可将红色裤子改造成一条缎纹长裙了，甚至还能附带做一个美丽的发型。

演出着实令我们好好放松了一把。从剧场里出来后，我们碰到了一位不愿告知其姓名的人，他用含混不清的言语坚持要求路过的人停下。附近有一架天文望远镜，他负责在月光下站岗……最后我们总算明白了，出一个苏^①，他就给我们看望远镜。他两腿发抖，全身直打哆嗦，两条长腿只由一条紧绷绷的轻薄裤子包裹，磨损的燕尾服也捉襟见肘。脑袋上搁着一顶罗贝尔·马卡尔式的帽子，涨得通红的高鼻子在鼻卡他^②和喷嚏的作用下已严重变形，突兀地隆起在这张可怜的面孔上。

夹杂着一些小插叙和自己的思考，这家伙用一种恰当多变、与听众进行充分互动的方式给我们讲解了月球、土星、金星、木星以及整个苍穹，他的讲解简直是一部古老的、跨越了众多学科的活字典，我们在这一主题上玩的任何文字游戏都能在他这部字典里找到，旁边那些讨厌的狗却总是隔不久就打断我们的听讲。这位喜剧艺术家，尽管只有他一人，却让我们想起了阿尔西德·杜塞^③、亚辛特^④的美好年代。

演出非常精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整三个小时之内，航

① 苏：法国19世纪最小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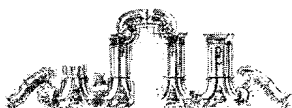
② 鼻卡他：鼻粘膜表层的炎症。——译者注

③ 阿尔西德·杜塞(Alcide Thouzet, 1809—1850)：法国戏剧演员。——译者注

④ 亚辛特(Hyacinthe, 1814—1887)：法国演员和歌剧家。——译者注

船既没有横摇也没有纵摇，像是停泊在锚地一样四平八稳，得益于信风的推动，我们全帆前进，平均速度为 8 节，朝天国的海岸驶去。

我们知道，有这些消遣相伴，我们在“山林女仙”号上就不会被思乡病击倒。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几声笑声是不会让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的。一切属于内心信仰和记忆的东西都不可能抛掉，它将带我们走向更遥远的地方。



8

南北半球随纬度而变化的季节和气候——天文变化——月光
彩虹

圣伊莲娜岛南部 1860 年 1 月

太阳是一颗恒星^①，同时也进行和公转运动方向相反的自转运动。我们可以在夜晚的天象中观测到太阳的这种运动。随着季节的变化，天象也进行相应的变化。星星位于远离太阳的轨道上，比太阳要晚一点落下，接着很快消失在太阳的光芒中，在太阳升起之前又在天空闪现。因此，太阳是从西向东朝星星行进。经过对太阳的自转运动进行长久的跟踪观察，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这一运动，只要观察太阳每天的子午高度以及它和星星之间在子午圈运行的时间间隔就行了。这些观察表明太阳同时在经线和纬线方向自转，而这一运动的真正结果是太阳绕着地球运动。我们已经发现太阳在一个叫黄道的轨道里移动，和赤道斜交形成 $23^{\circ}28'$ 的夹角。

^① 恒星：天体系统的阐述。——原注

正是由于这一夹角的存在才形成了四季的不同。当太阳在回归年的周期运动中来到赤道正上方时，沿着公转轨道，太阳几乎沿着赤道运转。这一圆形轨道平分地球上的地平线，于是昼夜等长。基于此，我们将此时的黄道和赤道交点命名为两分点。从春分开始，随着太阳在轨道上的前行，它相对于地平线的高度越来越大，它每天运行所形成的纬线弧长也不断增大，白天因此变长，直到太阳达到它的最高点。这一时刻，白天在一年中达到最长。当太阳接近最高点时，我们就无法感知它的子午高度变化，可以认为这一时刻的太阳固定不动，它决定了白天的时长，我们称这一天为夏至。此时，太阳沿着北回归线运转。

接下来太阳又向赤道前进，它重新穿越秋分点，之后又达到最高点，也就是冬至。在冬至这一天，太阳沿着南回归线运转，一年中白天持续时间达到最短（当然，这是相对于我们北半球来说的，对于南半球的人来说，这一天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冬至结束后，太阳又重新回到赤道，春分又至，新的周期开始。

这就是太阳和四季恒定不变的运动。春季包括从春分到夏至这一段时间；夏至到秋分形成夏天；秋分到冬至则是秋天；最后，冬天从冬至开始，在春分结束。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太阳是产生热量的原因，这样一来，夏天和春天、冬天和秋天的气温似乎应该相同。但是，温度的差异并不是太阳的瞬时出现决定的，它是太阳长期持续作用的结果。温度只有在太阳子午高度达到最大值之后才达到最高，年最高温度也只在太阳在夏至和冬至达到最高点之后才到来。

不同类型的气候表现出了各自的显著特征，我们将从赤道到两极逐一进行描述。在赤道，日夜交替线将平分所有纬线；因此，那里白天与夜晚永远等长。在两分日，太阳从午夜升起，一直升到天顶。太阳的子午高度达到最小值，与黄赤交角的余角等同；太阳阴

影的方向与太阳照射的方向完全相反，这在我们的气候中是无法看到的。在我们这里，正午时的太阳阴影总是倾向北方。因此严格地说，在赤道上，每年有两个冬季和两个夏季。这一情形在所有距离极点的角度小于黄赤交角的国家都成立。在其他地方，太阳永远不可能上升至天顶，一年之中就只有一个冬季和一个夏季。越往两极，一年中白天最长的那天越长，白天最短的那天越短，在这一过程中，天顶与黄赤交角只偏差了 1° 。越接近两极，夏至时，太阳几乎不再落下，而冬至时则不再升起。更近极点的地方，在冬至和夏至时，没有太阳或太阳高悬的时间可以持续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在极点，地平线和赤道重合，所以在位于赤道和极点同一侧的人看来，太阳几乎总是贴着赤道；如果位于赤道另一侧，他看到的太阳则永远在地平线下，一年之中也就只能看到一个极昼和一个极夜。

同样的道理，从赤道出发到南极，季节、月份的变化(白天的持续时长与温度的变化)与北半球刚好相反。比如，自从开始航行以来，我们接连看到的景象与我们在法国所经历的就截然相反。

首先，自从我们出发以来，我们每天都是按纬度方向前进，因而每天我们都更接近太阳一步，我们同时可以发现白天变长，阳光越来越强烈，温度逐渐升高。在土伦，我们已经提过，12月初时，温度是 5°C ，雪花纷飞，伴随着密史脱拉风带来的寒冷。一进入大西洋，也就是距离赤道大约 300 古里的地方，阴凉处和太阳下的温度分别达 18°C 和 28°C 。在北回归线，阴凉处的温度逐渐增加到 27°C 、 28°C 。接近赤道时，温度达到了最高， 29°C 。

在赤道，由于云环和大气降水，温度计又重新指向 27°C ，大致相当于南回归线的通常温度，比北回归线的温度又稍微低一点。

我们刚刚经历了太阳到达天顶的时刻(1月11日)，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南半球的盛夏。我们将到达好望角，经受夏季高温的考验，

所有在法国 8 月末才生长的水果在这里都已经成熟，像葡萄、无花果等等，因为 12 月、1 月和 2 月是这里的夏季。

我们就这样与夏季、阳光不期而遇，而此时的法国正经历着严冬的寒冷，我们将加快速度尽快进入印度洋，继续朝赤道行进，因为之前在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回程切断了我们的路线。我们应该追随太阳的轨道向北半球航行，这样的话，快到中国时，正好是五六月的样子，那么接下来几个月的天气就和阿尔及利亚差不多，也就是说，将进入夏季高温，因为中国南方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撒哈拉沙漠位于同一等温线上。

这次航行的轨迹将在地球两个半球上形成一道超过 6000 古里的弧线，大约占地球一周的五分之四。在 1859 年至 1860 年的冬天我们将走在回去的路上。因此，除了得为这次出征准备两份装备外，在一年的历时上也必须多加两个春天。

由于我们作平移前行，相对于巴黎的子午圈，白天的时间也不再相同。比如，现在这个时刻是正午 12 点，我们正穿越南美洲海岸，与里约热内卢位于同一纬度，但在法国已经超过下午 2 点。当我们位于北京^①所在经线时，我们的晚上 12 点就是巴黎的下午 4 点。白天的长短同样也受纬度和太阳位置的影响。在赤道上，1 月 1 日那天，太阳在清晨 5 点半升起，6 点日出，6 点日落。半个小时的黄昏之后，我们看到星星升起。今天是 1 月 11 日，南纬 21°，4 点半曙光出现，5 点太阳升起，6 点 35 分又落下。黄昏持续了 55 分钟。所以，现在我们这里和巴黎的时差有 6 个小时。

气候——我们知道气候是指一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天气状况，是具有相同气象环境的不同点的集合，尤其是温度这一气象指数，是

① 北京位于东经 114°8'30"，时差为 7 小时 36 分 34 秒。——原注

全球划分为三大气候区的主要依据。第一块区域包括从赤道一直到南北纬 30° 、 35° 之间的所有热带国家。这就是热带或热带地区，包括亚洲的大部分，大洋洲的一些岛屿，非洲以及它的岛屿，拉普拉塔、加利福尼亚之间的美洲，新荷兰，新几内亚以及众多群岛。

热带地区的平均温度在 20°C 到 28°C 之间。最低温度为 12°C ，但非常罕见。通常，温度计都指向 28°C 。

这一地区白天的气温差异几乎不明显，但夜晚温差很大，能达到 15°C 到 20°C ，夜间的热辐射现象非常明显。

从热带到纬度 55° 之间的地带为南北半球温带地区。这一地带包括了几乎整个欧洲，欧洲的中部、南部及其岛屿；亚洲高地地区，即地中海和黑海以北；鞑靼、西藏、日本、美国的大部分地区。

南半球的温带包括新西兰、范迪门陆地区、智利、拉普拉塔、巴塔哥尼亚高原一部分以及好望角。

只有在这些温带国家，四季才分明。这里冬季的平均温度为 3°C ，夏季为 20°C ，春季和秋季分别是 11°C 和 12°C 。

从纬度 50° 、 55° 一直到极点属于寒冷气候，北半球包括苏格兰北部、丹麦、瑞典、挪威、冰岛、俄罗斯中部和北部、新地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西伯利亚、卡姆恰特卡海、亚洲高原、加拿大、新不列颠岛、格陵兰、哈德逊海湾以及一些尚未命名的土地。

寒带地区的平均温度在零度以下，最高为 10°C 。地球上最冷的地方不在两极（那里的平均温度为零下 16°C ），而是在白令海峡以北纬度 80° 的地方，那里的平均气温是零下 23°C ，最低气温能达零下 72°C 。

人类的最高纬度居住地为 70° 到 78° ，平均温度是零下 7°C 到 8°C ，但最低温度能达零下 57°C ，此外，夏季很短（6 月和 7 月），

温度计可以升高到 15°C 、 20°C ，甚至 30°C 、 34°C 。

我们还可以对热带、温带、寒带这三大气候分区进行再分，在气象言语对照衡量表中，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气象学家理解“灼热、热、温和、温暖、冷、寒冷、冰冷”等词汇的。

最后，鉴于海洋的温度几乎恒定不变，我们还可以区分出海洋性气候。海洋上夏季和冬季的温差没有陆地的温差那么明显。

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气候区是指地图上两个与赤道平行的纬线圈之间的空间，但它的界线并不完全沿纬线展开。而且它界线上每一个点的温度值必须等同。我们已经指出，除了太阳的影响，地点的朝向和纬度、盛行风以及海洋洋流也是产生温度显著变化的原因。洪堡^①命名、绘制的等温线由地球上所有平均温度值相同的点组成，且平行于赤道，但这些等温线其实并不完全平行于赤道，它们往往由曲线或弧线组成。热赤道，也就是由地球上一系列平均最高温度相同的点组成的等温线，大部分处于赤道以北。它可以一直上升到巴拿马海峡，包围整个南美洲北部，直达位于北纬 15° 的印度洋和非洲心脏地带。

特别是由南向北流动的墨西哥湾暖流，导致了热赤道的偏离。比如，该等温线可以往上延伸到温度值一样的冰岛南部北纬 60° 的地方和魁北克，北美洲纬度为 17° 的点也位于同一条等温线上，而后者位于前面两地以南大约 350 古里的地方。但是，赤道地区的等温线并不都毫无规则，不与赤道平行。热带也是同样的情况。除这些地方之外，等温线变得非常密集或稀疏，我们也无法将它们定义为平行线。

^①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德国科学家, 近代地理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译者注

等温线的方向偏移受地点的纬度差异影响很小，有时往往是错误数据导致了这一变化。我们一般根据年平均温度绘制等温线，但这一概念并不表达什么。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数据以及其他也引入了平均概念的气象数据，科学院院士完全可以在课堂上大放厥词——大部分数据都一文不值。举个例子：莫斯科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20°C ；冬季平均气温为零下 20°C ；年平均气温是 0°C 。在这个零里，气象学家能知道什么呢？只能是零！

等暑线和等寒线也是同样的道理。等暑线是地球上所有夏季平均气温值相同的点的集合，等寒线则是冬季平均气温值相同的点的集合。这里还只是涉及到平均值。不过，有两个数据比所有其他平均值有价值多了，即一个地区的气温最大值和最小值，因为它表达了衡量一种气候所必需的东西：温度的两个极端。而在这一基础上划出的等温线（由希腊语中表示“相等”的 ἴσος ，和表示“热”的 θερμός ，组成）却没有实际价值。我们会重新讲解这一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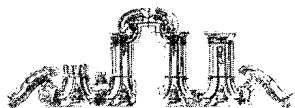
天空的变化——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一切都会改变，不仅地球上的事物变了，天空中的现象也会改变。最值得观测家注意的天文现象是太阳和月亮的位移。为了跟踪这两个天体自东向西转的运动轨迹，位于北半球的观测家必须背朝北，脸朝南。这时，太阳和月亮就在他的左边升起，右边落下。此时，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为了能看到太阳和月亮在我们面前从右向左经过，我们把脸对着北方，背朝南方。

月光带着淡淡的红色，尤其是地平线上的月光。9日，明亮的月亮表面出现大块明显的阴影。在热带地区，它的反射光非常强烈。光晕或光弧现象也会出现在它朦胧的大气层中，并伴随着虹现象，比太阳的彩虹黯淡，也没有彩虹的七彩斑斓。

适合于观察南半球天空景观的开阔夜晚很难碰上。我们发现，

用肉眼观看，南半球天空中的星星仿佛没有北半球多，而且也不太能闪闪发光，当然，这是大量水蒸气导致的结果，尤其是在热带地区。出于同样的原因，流星在这里也很少出没。

我们将不再深入细谈天文现象，我可不想侵占属于航海家的专业领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天文现象为他们造福了。



9

鲨鱼和鲱鱼——大西洋上长途飞行的海鸟——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

好望角 1860年2月

在大西洋南纬 32° ，西经 24° 的地方，一条跟在鲱鱼后面的年轻鲨鱼，沿着“山林女仙”号的航迹与我们同行。水手们在船尾发现了它，往海里扔了一条坚固的钓线，巨大的鱼钩上挂了一千克的猪膘。鲨鱼似乎很想作贪婪的替死鬼，它一口吞下猪膘，牢牢地被鱼钩钩住。此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将它拉起的十足准备，我们在它尾巴上用缆绳打了个活扣，它并没有作激烈的挣扎，最终乖乖就范。平摊在甲板上的它身長两米，皮上没有丁点鱼鳞，但凹凸不平，非常厚实，是一种略带紫色的蓝色，这也是为什么美丽海岛^①上的水手称这类小型鲨鱼为“蓝皮”的原因。而且，我们还有幸在那里看到了他们捕捉蓝皮的场景。

水手们早已将它制服在地，他们最喜欢拿脚在这种凶猛的动物

① 美丽海岛：位于法国布列塔尼。——译者注

身上践踏，像看自己的敌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看着它。蓝皮已被剖开腹膛，撕成碎片。幼鲨的肉质经过海水冲刷后，口感变得非常棒，甚至在我们品尝了有人用普罗旺斯鱼汤那种黏糊的汤汁烹调的鱼肉后，我们认为它的口感依然没变。

骤然而至的暴雨迫使我们无法继续站在甲板上好好观察它，况且在水手们的撕扯下它已面目全非。不过，对于它的特性、主要器官的分布，我们也可以大致谈个一二。

和普通鱼类一样，蓝皮的躯干也为纺锤形。口鼻部，更确切地说是突出的上颌，比下颌长出很多。鱼嘴由三排锋利的三角牙武装。嘴巴合上后，形成一道横向弧形槽纹，宽度与其在捕杀猎物时所张开的巨大开口度似乎不成比例。

它没有海豚那样的鼻孔，但有更发达的嗅觉，从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我们扔在水里的诱饵。圆圆的大眼睛嵌在头部两侧，颈部两侧各有五瓣鱼鳃。胸鳍尺寸中等，但尾鳍强健多肉，两片背鳍中大的那片经常探出水面，标示着鲨鱼的出没。它同时配有两片小小的臀鳍。

在这一贪吃的动物内部，最庞大的器官包括一叶巨大的含大量油脂的长形鱼肝，尤其是那只胃囊，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三到四千克之前为了引诱它而投下的诱饵残渣。

鲨鱼心脏如一个石榴般大小，肌肉发达，呈淡红色，由两个腔组成(心室和心房)。在我们将它的心脏切下并从腹中彻底拔除后，它那强有力的收缩也还持续了好长时间。

鲨鱼属胎生动物，也就是说，在怀胎末期，它们以产卵的形式孵出下代。有时我们可以在它体内找到超过 50 粒受精卵，就像沙丁鱼般挤在雌鲨鱼的肚里。

鲨鱼属横口亚纲类，就是说在延长的口鼻部下方长有一张横向生长的嘴。

它们是一种角鲨，海员们都统一叫这类鲨鱼“海狗”。

人们已经知道了大约 15 种鲨鱼种类。

大型鲨鱼身长可达 8 米。

鲨鱼出没于所有海域，对于其他不管是大还是小的海洋生物来说，鲨鱼都是它们的暴君，甚至连鲸鱼都得退避三舍。不过，它也有自己强大的天敌，抹香鲸，它的同类，我们也叫它“大头”，强者相遇，往往是一场致命的厮杀。

鲨鱼最爱尾随大船，对于掉入海里的人来说，鲨鱼是非常危险的。我举一个发生在圣伊莲娜岛附近的例子，一艘小艇在海中倾覆。在 15 个试图通过游泳自救的人当中，13 个人相继被尾随而至的鲨鱼吞没。

尽管鲨鱼令人闻风丧胆，但有一些分布在塞内加尔和非洲沿海不同地区的黑人，拥有惊人的胆量。他们游进水里等待鲨鱼的进攻，在鲨鱼侧身并张开血盆大口企图捕杀他们之际，用刀一刀刀将这可怕的庞然大物置于死地。

夜晚，当鲨鱼游出海面之时，我们有时会发现它磷光闪闪。

另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并且我们“山林女仙”号全体人员都可以作证的现象是一条伴随鲨鱼一同出没的小鱼，这条小鱼总是游在鲨鱼背部上方，与鲨鱼共进共退。

惊讶于这一联合类型的罕见性，航海者们认为这条小鱼充当的是鲨鱼的向导或领航员的角色，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鲷鱼，这也是博物学家将这种小鱼命名为舟师鱼的出处，通俗的叫法是风辅鱼。

鲷鱼来自鲭科家族，与鲭鱼非常相似。它大约一法尺^①长，纺

① 法尺：法国古长度单位，相当于 325 毫米。——译者注

锤形身躯由一层均匀的细鳞覆盖，这减少了它在水中滑行的阻力。鲷鱼全身呈略带黄色的灰色，一圈圈微黑的条纹在整个躯干平行排列。脊柱转动非常灵活，尾部是软骨性流线体。鲷鱼或舟师鱼为可食用鱼。我们可以在不同海域找到它们成群结伴的身影，尤其是在撒丁岛沿岸。如果我们用大鱼叉去捕它们中的一员，其他鱼就会一哄而散。尽管它们行事非常谨慎，但也抵挡不住鱼钩的诱惑。它们会围着诱饵不停地转啊转，寻找如何拿到诱饵但又不上钩的万全之策。它们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出没，守株待兔的方法难以施行，况且我们也没有如此大的耐心。

出于天性，它也随船游行，捕食从船上掉落的残渣。当发现它和鲨鱼在一起时，我们就从船上扔东西到海里。我们认为如果鲷鱼想要第一个吃到食物，它的动作就必须非常灵敏以躲避它可怕同伴致命的牙齿。

所以，它通常都游在鲨鱼背部上方的这一习惯并不是为了给鲨鱼充当向导。如果是因为这样，那么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实在不太高明，况且鲨鱼的眼睛也足够大，嗅觉更是能与狐狸媲美。它之所以在那是为了在与鲨鱼进行的食物争夺大赛中避免落入鲨口，在鲨鱼侧身吞噬它之前就逃之夭夭。

确实如此，鲨鱼在张嘴捕杀猎物时往往侧身而行。由于特殊的生理构造，无论是成年还是幼年鲨鱼，都不得不首先采取这样一个动作。如果是一条体型庞大的鲨鱼，它尖锐的鱼嘴由于太长会互相碰撞，以致无法咬住猎物。如果是一条小型鲨鱼，猎物就可以在它视野所及范围之外——它的下方逃脱。

另外，如果猎物是浮游生物，鲨鱼还是必须侧身，不仅是为了能更精准地置猎物于死地，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少地露出水面。

因此，侧身而行并不是鲨鱼在水里寻乐的游戏，而是天性所

致，也是其生理构造的需要。

现在，如果说舟师鱼和鲨鱼的结伴而行只是一种共同食性上的巧合，那么在临战状态下，为什么不是一群舟师鱼对抗鲨鱼，而仅仅只有一只呢？它和鲨鱼一同游，一同来又一同走，如果它是在鲨鱼上方进行自卫，那么也许它所防卫的并不是鲨鱼，而是其他企图吞噬它的鱼类，鲨鱼就成了它最强大的保镖。

在捕获了那头鲨鱼之后，我们更确定了以上的推测，可怜的舟师鱼痛失了它的护佑后，就一直游移不定，从船的这边游到那边，又从船尾游到两侧，并不是嬉戏玩耍，也不是寻觅食物，因为它拒绝了所有的食物，不仅无视我们吊在海里的诱饵，连我们随意丢给它的吃食，它也毫不理睬。

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使它寝食难安，甚至发狂，因为它预感到没有了这位天然保镖，在茫茫大洋中孑然一身的它很快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我们也因此认为由博物学家命名的舟师鱼或是水手们口中的领航员都不太适合这一鱼类，而更喜欢称它为“同盟军”，鲨鱼的同伴，不过我们也无法判断它们之间的相互意愿，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刚刚享用完当地海域的馈赠，在好望角附近（南纬 36°，东经 7°），我们的船后面又出现了第二条鲨鱼。和前面那头鲨鱼一样，它也有一条舟师鱼，一会儿游到它的头顶，一会儿又来到它的左胸鳍或右胸鳍，尤其喜欢在鲨鱼左侧逗留。

有好几次，舟师鱼都自行游到钓鱼线的诱饵上左闻右嗅，和往常一样，我们放了一块肥大的猪膘。接着，它又朝鲨鱼游去，回到鲨鱼旁边、胸鳍上方，它似乎用尾巴敲了敲鲨鱼，告诉鲨鱼它刚刚巡视了的方向。

这条鲨鱼属于我们所见过的大型鲨鱼的一员，它在鱼钩周围徘徊玩耍，以“8”字形来回打转，一会儿潜入水底，一会儿又钻出水面。闻了好几次之后，它又游到一边以躲开钓线。

最终，一个鱼跃之后，它近乎垂直上升，直达鱼钩的高度，一口咬住猪膘和鱼钩。就在刹那，我们一把拉起缆绳。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还担心缆绳会断裂，就像第一次那样，不过，它很不走运，鱼叉的抓钩已经刺入它上颌的软骨，它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我们将它拉到船上，挂在主桅杆的缆绳上。

我们总算有机会观看水手们按一道道工序对其开膛剖腹。这头鲨鱼和之前那头是一样的体型。

我们数了数它的牙齿，共有五排。口部与一根巨大的食道相连，生硬地直插入同样巨大的胃囊，胃里的猪膘块隐约可见，甚至还有一张我们之前扔给它的被揉成团的横格纸，它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吞下。它惊人的胃口也导致它吞进了大量没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不禁怀疑它那备受赞誉的灵敏嗅觉。

附在胃上的胰呈带状，由酒渣红的细粒构成。

体积庞大的肝拖得很长，黏糊糊的，充满油脂。

肠很短，直肠底端是一个泄殖腔，肾的两根输尿管直通这里，完全被压扁的肾分布在脊柱中间部位的两侧。

这是一头母鲨鱼，在两条输尿管开口处之间，一条中线平分了肛门上部，由一条膜性小管道与另一纺锤形长形器官相连。这一器官呈淡红色，肌肉发达，内部中空，往回收缩，犹如一个空洞的子宫，尤其是那些年轻雌性鲨鱼的子宫。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器官仿佛与肾相连，在沿着脊柱、肾的下方这一部位，器官两侧平铺展开，伸长，呈扁平状。另有两个器官，从它们的特性与分布来讲，实在区分不出与两个大生殖腺有何

不同，然而，它们却是一对卵巢。

在泄殖腔四周的上部和中部位置，还有一个悬瓮垂状的附属器官，看上去像是一个勃起组织。离这个属雌性标志的小圆锥底部几毫米的地方，是两个小球，仿佛两粒高粱种子，有简单的膜性褶皱。

在肛门开口稍微往外的两侧，是两片三角鳍。从这两片三角鳍的中间和内侧到根部之间，两个淡白色的附属器官赫然入目。这是两个纤维软骨性鞘，空心，以利于雄性动物的进入。

更确切地说，这两个鞘是用来接待雄性动物的两个相应器官，以辅助交配时的攫握与接合，这两个动作是在泄殖腔进行的。

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构造都毋庸置疑地表明鲨鱼是胎生动物，尽管它们并不是哺乳动物。

鲨鱼构造对称的头部并未完全骨化，大脑相对于头部的比例来说很小。大量脑髓液填满了脑髓与颅腔之间的空隙。

灰背鸥、黑背鸥——海燕——信天翁

自从我们在南半球航行以来，连续好几天，都只有海与天和我们相伴，我们找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就这样，我们在与世隔绝的无边无际中漂浮，生命不再有支点，我们只能对着死一般的大自然跟空气讲话。

将对翠鸟的美好记忆留在赤道上之后，在南半球能重新见到它随我们的航迹飞翔，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大的惊喜。这里的翠鸟也与海鸥同类，但体型更大，羽毛颜色也更深。海鸥按背部羽毛的颜色可分为灰背鸥和黑背鸥。

海燕以及其他多种我们即将谈论的海洋蹠足鸟类同属于长翅类

或作长途飞行的海上飞鸟类。

这一大家族的鸟类似乎热衷于测量大西洋从北至南、从东到西的长度。同时，它们也四海为家，只有一小部分棕褐色鸟类例外，这类鸟从不离开热带地区。

不过，为了产卵，它们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地方，通常都是在陡峭的岩石上或海边干燥的沙漠地区。在这段转移到内陆的产卵期之后，它们就不再离开深海，在与海浪和暴风雨的对抗中自得其乐。

在夜以继日的飞行中，它们几乎只在中途停留几秒，翅膀微微抬起，半开半拢，在海面滑行。它们很少钻入水底，更多的是在休息之际或滑翔之时在水面捕捉鱼类或碎屑，就像雀鹰掠过地面一般。

尽管这一家族的鸟数量众多，大小、体型、羽毛颜色各有不同，但都属同一个科目。通过它们各自的行程长短、上尖端为钩形的喙以及长有爪子或脚跟的三趾脚，可以轻而易举作出区分。

我们一路上看到的该家族的鸟主要有灰翅鸥、灰背鸥、银鸥，全身乌黑、体型肥大的海燕，尤其是信天翁，是海上这一鸟家族里个头最大的鸟。

在所有居住在深海的生物中，海燕是最不知疲倦，也是最具开始一段旅程的勇敢的飞鸟，我们可以说它是大西洋上的孤儿，因为它可以在上面整整飞行 3000 多千米。不管航海家们在纬度或是经度上跨越了多远，他们总能看见海燕在附近翱翔的身姿，在最遥远的地方风驰电掣。

宽大的翅膀和带蹼的脚掌使它能轻盈灵巧地飞翔，在水里也来去自如。在水面上迅速移动、滑行更是它的卓越才能之一。

尽管拥有跟狂风怒浪争鸣的胆量，但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狂

风暴雨也能让它们胆战心惊，不得不在遇见的船只上寻找庇护，这一特性使它得到了“风暴海燕”的代号。

海燕、灰背鸥、黑背鸥出现后又过了几天，在离好望角 500 古里的地方，信天翁出现在天际。这是一种灰白色的大型海鸟，属信天翁科，不过与海雕和鸽子不可同日而语一样，信天翁也比同科目的鸟体型肥大。翅膀展开时的信天翁平均长 3 米，好望角的信天翁体型更大，长度能达 5 米。所以“阿岛信天翁”被称为最大的蹼足类鸟也是正常的，连鹅与天鹅都不是它的竞争对手。尽管体型庞大，但它粗短的脖子、背部和翅膀上通常黑灰混杂的羽毛实在无法令人将它与我们心目中光艳照人、优雅轻盈的海鸟之王联系起来。

信天翁的喙非常锋利，一般都为黄色，末端呈钩状，看上去仿佛是用关节与器官的其余部分连接。和海燕一样，信天翁的鼻孔也为管状，但鼻管并不位于喙的上部，而是横倒在喙的两侧。

此外，信天翁也没有类似于海燕的大趾和趾甲。

它们栖息在南半球，在好望角附近尤为常见，被海员们称为“好望角的绵羊”，因为它们掉落的白色羽毛像是一层卷曲的羊毛在海上漂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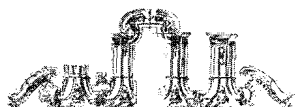
这类海鸟温顺，没有攻击性，甚至有些天真。

在附近海域，我们看到了波涛上漂浮着大团大团淡红色的，与墨鱼、骨螺、蛾螺的卵子非常相似的东西，我们管它叫赤道的葡萄。

我们同时还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藻类，尤其是一种有着粗大的胶质纤维支的藻类，与球茎或者说孢蒴交错成形，由流苏状的、带颜色的延伸部分相连，萼呈淡紫色。从外形与坚硬程度上看，可以把这一深海植物比作一棵掉光了叶子的凤仙花。单从整体和颜色上来

说，我们实在无法找出比“海里的凤仙花”更好的比喻了。

另外还有一种昆布属藻类，是漂亮的橙黄色，像芦荟的叶子一般漂浮在海面，它就是“海王星的腰带”。



10

好望角的地形

马达加斯加附近 1860 年 3 月

1860 年 2 月 6 日中午，海上，航位显示我们离好望角大约只剩 30 古里了。天气很好，温度为 18℃，清爽的微风，海浪不太激烈。

晚上，海面开始波涛汹涌，海浪就像我们在附近海域碰到的那些浪头，从后面铺天盖地而来，仿佛要将我们吞没，但接着就滑落到“山林女仙”号的龙骨下，像抬起一叶脆弱的扁舟一般将龙骨冲起。龙骨又掉落在水里时，吃水的深度能达 20 法尺到 25 法尺，伴随而来的还有船激烈的横摆。

明朗幽静的月光照在地平线上，我们看到了海燕、萨塔尼特鸟、信天翁追捕鱼类的身影，对于它们来说，晴朗的夜晚与白天无异。

第二天，为了将壮观的海上全景尽收眼底，早上 5 点，我们就登上甲板，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这样的记忆弥足珍贵。

非洲的南端在地平线上赫然入目，锯齿状的边界线就像授予解

围将领的草冠上的齿形花边，镶嵌在南半球的海洋深处。

这一尽头被称为“针角”，l' Agulhas^①，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众多花岗岩山峰，另一方面，据海员们说，这里的磁性非常强大，指南针或罗盘仪的指针因此无法正确指示。它是标明大西洋与印度洋交界的海上路标，我们同时也把它称为“瞄准角”。

尖尖的山峰上仍然薄雾萦绕，在初升的太阳下闪出无限光芒。我们即将向这片非洲大陆的另一个尽头进发，尽管已经有很多勇敢的冒险家频频光顾，但这里尚是一块神秘的处女之地。

在好望角附近，海水的颜色呈橄榄绿色。海面上漂满了藻类或是墨角藻。在这一藻类大家族中，尤其以昆布数量众多，它那扁阔的叶子为它带来了“海王星的腰带”这一美称。从坚固的固着器上留下的痕印可以看出昆布从海底拔出的强大力道，从固着器上垂下的簇状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叶片，连着一一条长长的粗壮圆柱形茎，凸起在固着器上，一直延长到分支丝体。在好望角，我们通常称它为“海里的竹子”，将它比作芦荟可以更直观也更准确地说明它的形态，两者有同样的叶片、茎和分支，只是颜色不同，昆布为褐色，而芦荟是浸渍过的橄榄的颜色。

当海藻从海底连根拔起漂到海面上时，根部和分支仍然浸没在水中，而仿佛是涂了一层润滑油的又长又滑的茎则漂浮起来，像一条长针，或者更像一条巨大的长蛇。因为这种“海里的竹子”长度可达15米到20米。一些航海家信誓旦旦说是看到了所谓的“在水面上睡觉的大蛇”，那其实是一种错觉。

无数鸟儿在海面上空飞翔，还是些信天翁，但体型小了些，像

① Agulhas: 葡萄牙语，“针”的意思，“针角”最先由葡萄牙航海家命名，也有人直接音译为厄加勒斯角。——译者注

雀鹰一般展翅飞翔或直冲而下。经常出入于针角的还有一种褐色的海燕，也叫“鞋匠”，学名白颈风鹳，还有塘鹅，也可以叫作鹈鹕。

随着我们离停泊地越来越近，羽毛乌黑的鸬鹚开始大量涌现，它们和塘鹅一样成群飞翔。白色的海燕和海鸥也同样不计其数，仿佛为我们在开普敦锚地举行一次隆重的接待仪式。

在水面上，同样数不胜数的企鹅钻入水中，游水嬉戏。它们的羽毛是灰色的，头部有黑色的条纹相间。这是些生活在好望角的黑脚企鹅，退化了的两翼没有羽毛覆及，成鳍状，不适于飞翔。

在我们向陆地前进的过程中，与水平面同一高度、接近锚地中部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一个沙质低洼小岛，叫罗宾岛。这里是用来关押被俘的卡菲尔^①首领的监禁地，不过小岛更适合被称为野鸡岛，这群俯拾皆是的美丽鸟儿将小岛变成了一个露天大鸟笼。

在这些沿海区域，不管大船小船，后面总是跟了一队鼠海豚和海豹。普通水母和僧帽水母则在海藻中间漂来浮去，一直能钻到龙骨底下。

当我们自南而上，更确切地说是绕过好望角，认出针角时，我们在西海岸又往上航行了一段，来到开普敦的对面。开普敦被称为海角之城，位于一个不太深的小海湾里，桌山脚下，桌湾锚地前面。

这一隆起山脉上升了 1400 米，形成一个陡峭的山峰，从远处看很像少了一半的火山口，在靠海那端裂出一道口，剩下一个巨大的半圆山体。岩壁层层叠叠，外形呈废墟状，就如一个巨型版的罗马斗兽场。

在还没抵达锚地前，我们发现，锚地南部是一个小海湾，山顶

① 卡菲尔：非洲东南部沿海一带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译者注

因下陷而和另一个圆形小丘相连，人们称之为狮子山。第一个山顶形成狮子的头部，第二个小圆丘便成了下蹲的斯芬克斯身体，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狮身。

当我们绕过陆地尽头，也就是这头由于风雨侵蚀，板岩底座已经沟壑纵横的埃及狮子的尾巴部分时，便来到了桌湾的锚地。在这儿，我们找到了很多已先于我们抵达的同行。

锚地里停靠了好几只商船，有三桅战舰，也有美国、英国的轻巡洋舰。“冒险女王”是一艘法国的三桅战舰，和我们一样也是从土伦出发。非常巧的是，相继来到了锚地的“卡尔瓦多斯”号、“山林女仙”号以及拖着一艘再也无法驾驶的三桅帆船的“加龙河”号都在相同的航海时间内穿越了 2600 古里，一路上却都没有相遇。

离开了大西洋的雾气和令人感到清新的空气，现在在我们脚下的是一片布满了白榴火山灰般的淡红色裸石、能产生反光现象的土地。在锚地，船上室内的温度也达到了 23℃。

海鸥、鸬鹚、企鹅们宁愿潜入水底捕鱼，尤其是捕捉产量丰富的沙丁鱼，这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总是成为其他鱼类盘中餐的沙丁鱼随着海底泥流，搁浅到海滩上。看那些码头上的孩子们钓鱼是件开心的事，他们将挂着四爪锚的钓鱼线扔到海里，鱼钩上不挂任何诱饵，以这种突击的方式隔一段时间就猛然提起钓线，鱼钩上总少不了几条不太走运的正巧游过的鱼儿。

除了沙丁鱼和鲭鱼以及活蹦乱跳、被新鲜贩卖的鼠海豚，开普敦锚地还盛产螯虾，非常漂亮，肉质也很鲜美。所有停泊在锚地的轮船都把三层刺网撒到海里，总是能收获大量螯虾。市场上也到处是这类甲壳动物的身影，花 4 个或 5 个苏，我们就可以在最肥美的螯虾中挑选一只。

锚地的牡蛎很大，但比较少见；人们从来不打捞这类动物。也

从没见过贻贝和虾。

除了在赤道上的那些天，船上的空气一直都很凉爽，下船以后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温度的变化。这里灼热的高温与深海里的温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孩子们都泡在了海里。我需要反复强调一点，开普敦的2月是法国的8月。不过，作为对高温的补偿，我们可以吃到所有时令水果：甜瓜、西瓜、无花果、葡萄，尤其是红色的麝香葡萄。蔬菜也应有尽有。对于刚刚从船上下来、在过去的几天不得不节衣缩食，靠罐头与腌制食品度日的人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享受。

开普敦的牛肉和羊肉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这里也是船只经常光顾的粮食补给站。

1652年，开普敦城由扬·范里贝克^①建立，这是在发现了开普敦的166年后。早在1497年，瓦斯科·德·伽马^②就曾抵达此地。

其实，比那更早11年，也就是1486年，迪亚士^③就已经隐隐约约地看见了这片土地。

再往前推，有确凿证据的是在法老尼科统治的时代，腓尼基人在他们的环球航行中发现了非洲的南端。

开普敦城有25000人口，一眼望去，整个城市显得非常悠闲自在。笔直的街道相互平行或垂直，以直角相交，城市地图俨然一个国际跳棋棋盘。黑色的燕子也在天空划出道道条纹，这种燕子和雨燕类似，但没有雨燕那样的叫声。

房子大多用砖砌成，红色，只有一层。有用板岩铺就的屋顶，

① 扬·范里贝克(Van-Riebeck, 1619—1677)：荷兰殖民者。——译者注

② 瓦斯科·德·伽马(Vasco de Gama, 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译者注

③ 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 1450—1500)：葡萄牙航海家。——译者注

也有茅草屋顶。其实后一种屋顶更可取，它可以保持冬暖夏凉的恒温环境。几乎没有露天阳台。

坐落于斯专得街、门牌号为2的那幢房子就是拉卡伊^①用作天文台、测量子午圈的地方。在码头对面的河堤上，屹立着一根披着烟囱罩的标杆，这是拉卡伊从1751年开始到1753年结束的观测运算的起点。

轮到赫歇尔^②时，大气的高清晰度为他的观测带来了有利条件，他在开普敦待了三年。

城市中上部地势略有坡度，水平望去，往上倾斜的地方是印度公司的花园，中间由一条植满了荷兰栎树的林阴大道隔开。

英国贵族首领的宫殿就坐落于大道的一侧。宫殿简直棒极了，富丽堂皇，我们有幸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一次盛大宴会。

它的另一侧是一个漂亮的英式花园，草坪修剪整齐，小径在各类植物间弯弯曲曲。这里的植物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洲、非洲、印度甚至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来自新荷兰^③的树种。

你还能发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很多品种。不过，比起开普敦来，阿尔及利亚的温度和植被类型都更具热带特征。在这里，仙人掌生长不良，棕榈树也几乎不见身影，当然，即使有也不会开花结果。在锚地岸边，零星地能看到几簇芦荟。

我们既没有看到棉树，也没有看到咖啡树和橙子树。必须朝纳塔尔港和安哥拉的方向一直走到东海岸，才能找到一些样本。

东海岸也种植甘蔗、木蓝、香蕉树、菠萝树，但都是小面积种

① 拉卡伊(Nicholas Louis de Lacaille, 1713—1762): 法国天文学家。——译者注

② 赫歇尔(John Herschel, 1792—1871): 英国科学家与星象学家。——译者注

③ 新荷兰: 指澳大利亚, 荷兰人威廉·丹皮尔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在澳大利亚登陆的外来者, 故得此名。——译者注

植，数量很少。

我们没有留意是否有桑树，一种阿尔及利亚典型树种。

稻谷和大麦基本生长在纳马夸兰山的西坡，奥兰治河所在地。

在靠近纬度 25° 的葡萄牙殖民地，小麦、玉米、土豆和薯蓣都生长旺盛。

葡萄在赤道附近不再出产，但在开普敦海岸长势良好。

杏子、苹果、梨、胡桃、无花果、桃子是种植水果，和豌豆、四季豆、甜瓜等植物一样生长在花园里。

栗子、樱桃、草莓、醋栗、覆盆子则生长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山的侧面。

开普敦的植物群中，属于药材的有芦荟、蓖麻、曼陀罗、大戟和树胶。

在英式花园脚下，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但目前正在维修中，更确切地说是正在改造中。

不过，在一间主厅里，我们还是仔细观察到了名目繁多的非洲动物，从吸蜜蜂鸟到巨大无比的信天翁，旁边还立有鸵鸟和鹤鸵。

四足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是一种巨型河马。我们在那儿没有看到大象，尽管它们的足迹在将近 100 年前甚至已经遍布开普敦的山口地区。今天，如果你也和卡菲尔、霍屯督部落一样想要寻觅大部分巨型动物的踪迹，那么就必须深入几百古里远的内陆地区，就像博物学家勒瓦扬^①所做的那样（1780—1784），借助沿途驿站，可以旅行很长一段距离，但过不了多久，这些驿站就会被铁路取而代之了。

因此，文明迫使野蛮后退，从非洲大地的两个极端——阿尔及

① 勒瓦扬(F. Levaillant, 1753—1824)：法国旅行家、鸟类学家。——译者注

利亚撒哈拉沙漠和好望角——向内陆迁移，与此同时，塞内加尔和埃塞俄比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我们可以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当对整个非洲进行全面开发后，这些具有杀伤力的粗野人，比如尚未开化的部族，将会越来越往后撤退，并被禁锢在这片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心地带，可现在在热带地区，欧洲人连安扎临时兵营的念头都不敢有。

从陆地上看去，桌湾的锚地与阿尔及尔的锚地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同样的沙子，也有一个标志性海角。马提福海角，将锚地与圣赫勒拿海湾隔开。

在另一端，桌山和针角的尖顶占据了布扎里山、派斯卡得镇以及其他阿尔及利亚萨赫勒延长地带的很大一部分，没错，桌山和针角几乎占据了整个地区。这座支离破碎、呈锯齿状的山地后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从海湾海滩上一直铺展开来的平原。从远处看，高大绵延如阿特拉斯山脉的山峦围住了整个米蒂贾山洞。

这片平原相继被荷兰人、英国人征服，他们驱逐土著人，和当地人一样看管公牛、水牛、绵羊。肉、皮、羊毛、油脂成了他们的谋利对象，这些东西也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产。

开普敦的绵羊非常出众，和君士坦丁堡出产的绵羊不相上下，扁平宽大的尾巴，煞是壮观，里面藏的可是一大团油脂。

公牛体型细长，毛质光滑，牛角长得有些夸张，就和罗马乡间的公牛牛角一样。在城里，我们可以看见乡下人的四轮货运车，由12只、16只或20只这类牲畜拉着，两只两只成行排列。行到拐弯处时，驾车人在前面开道，另一个就挥动一根竹制长柄皮鞭催赶公牛的步伐。

漂亮的骡子也被用作套车的牲口，不过更常见的是一些没钉铁掌、被精心照料的轻盈的马匹，一般都是些阿拉伯品种，英国品种

的马匹很少。

当地牧场资源的丰富和地势的起伏不平完全可以解释这种毫不吝嗇使用牲口的排场。这里道路艰险，常有倒塌事件，不过也有些美丽道路，由别墅装点着路边，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热带植被中。惬意的欧洲人用印度风格的奢华彰显了一切。

在大部分豪华别墅里，海岸松木将别墅包得严严实实，中间按梅花形状种植，与罗马别墅里的意大利五针松类似。在这些高级寓所的其中之一——瑞典大使馆里，勒黛赫赛德夫人设宴接待了法国的海军、陆军军官们，她的纯法国式优雅令人难忘。煤气灯将整个晚会照耀得亮如白昼，而谁能想到，在不久之前，这里还是一片原始草屋。

在桌山山梁分支脚下，面向内陆那侧，一块被称为康斯坦夏的地区，是一片葡萄园，生长着非常诱人的麝香红葡萄和白葡萄，以这一地区命名的康斯坦夏葡萄酒闻名遐迩。

麝香红葡萄，尤其是克雷特先生庄园里的大康斯坦夏葡萄，几乎和位于多芬^①地区的酒庄的葡萄品质一模一样。这是我们长途跋涉以来，第一次喝到一杯真正好品质、好口感的葡萄酒，带着我们童年故乡的芬芳。也许是某个法国新教徒移民家族，在南特敕令^②被废除后，根据传统，从德龙地区山坡上剪下了一支葡萄植株，并把它带到了开普敦。说得更详细些，也就是在那个德普耶·蒙布兰统治的时代，由于受宗教战争迫害，大量多芬人纷纷移居国外。

让我们继续来比较非洲南部和北部的相同点。在穿越了开普敦农舍间的大道和小路，在乡村地区走马观花之后，我们于当晚又回到了城里，西罗科风带着热气从大草原内陆扑面而来。

① 多芬：历史上法国东南部的一省。——译者注

② 南特敕令：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译者注

这一位于南纬 34°、东经 16°的地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温国度，但相对于北半球同一地带，这里的温度要低一度。

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即使是海滨地区的温度也要比开普敦高出很多，下面展示的是 1858 年开普敦地区的温度变化。

**厄加勒斯角灯塔的气象记录摘录，南纬 34°49′，
东经 20°(海边，距海平面 200 米高)**

1858	摄氏温度计		
月份	最大值	最小值	降水天数
1 月	25°	16°	11
2 月	25°	16°	7
3 月	23°	15°	5
4 月	23°	9°	9
5 月	18°	9°	6
6 月	20°	10°	7
7 月	16°	8°	7
8 月	18°	8°	13
9 月	17°	7°	6
10 月	21°	14°	6
11 月	21°	14°	3
12 月	22°	17°	3
		共计	83

气压表在 29 法寸^①和 30.5 法寸之间摇摆。

^① 法寸：法国古长度单位，等于 1/12 法尺，约合 27.07 毫米。——译者注

和几乎所有高温国家一样，这里的疾病类型有：简单性间歇热、复杂性间歇热、胃胆汁返流发烧、谵妄性弛张热、风湿发热病等。风湿发热病在基亚皮尼先生看来是所有发热病中最厉害的，会导致心包并发症。这一发热病和弛张热的病后续发现象包括痢疾、持续性肝病等。

季节变化期间，支气管炎、咽峡炎、哮喘、胸膜肺炎也是常见的病症。

肺结核在开普敦并不罕见。至于肺结核细菌携带者，与我们同行的胡医生和基亚皮尼医生向我们断言，它很快就会演变为百日癆，并置人于死地。

不过，这些疾病并不对各色人种都产生相同影响。在开普敦，有埃塞俄比亚黑人、被解放的奴隶、印度人、信伊斯兰教的爪哇马来人；有中国人、黑白混血儿、荷兰人、英国人、几个德国人和葡萄牙人；在城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卡菲尔人、很少几个霍屯督人，乡村的霍屯督人数量更多，大多从事体力活。

开普敦殖民地人口

白人	119500
马来人	6000
黑人	1700
有色人种	130000
其他	11000
总计	268200

上面这张表格中将近 10 万居民是居住在村庄和城市，其他人口则分散在殖民地众多行政区的农场上。这些行政区总计长 888 千

米，宽 330 千米。

在一次民用医院的参观中，我们发现了上述疾病中的多例病案，尤其是发热和痢疾，伴随着贫血以及更常见的坏血病症状。

那儿躺着几个卡菲尔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了不起的首领，正在接受慢性眼炎的治疗。尽管高龄、身体不适，而且还被俘虏，但他的面部表情仍然如一位健壮的男人般充满活力。

在另一个女患者病房里，一个古铜色皮肤的霍屯督人，体质非常虚弱，头上被大块蚕豆般的发癣侵占。总的来说，卡菲尔人种精力充沛，更加健壮，而霍屯督人种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副发育不良、体弱多病的面孔。

开普敦的部队医院更像是一个军团的医务室。

我们预测了从法国轮船上岸的病人数量，空出了 200 个床位。但最后，在我们的医务人员、一位军医^①的领导下，只有 30 来张床位被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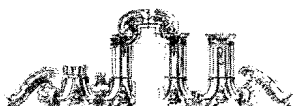
开普敦的气候在极度干旱和洪水泛滥中交替，将动物界和植物界都置于其有害影响之下。大约 15 年前，这种极其恶劣的天气造成了动物流行性疾病的肆虐。成千上万的羊群在羊痘的侵袭下死去，这一发疹性疾病与天花非常相似。在开普敦，天花有时也会在人群中大面积爆发。尤其是去年，有 3 千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没能抵挡住这种残酷的疾病。

再往前 10 年，轮到牛群接受考验。由老鼠血液和伤寒引起的牛炭疽病导致牛群大量死亡，马群也受到牵连，死亡数量大约是牛群的三分之一。

① 戴克斯拜尔医生。——原注

之后又是土豆生病，而今年，平原上四分之一的葡萄遭受了粉孢菌的袭击，人们只好通过洒硫磺水进行抵抗。

这也导致了葡萄酒的总体价格在 20 年来增加了 3 倍，对于停泊地的外国人，要价甚至更高。我们经过此地时，法国金币和英国金币兑换率分别贬了 10% 和 12%。



11

开普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与圣保罗岛和阿姆斯特丹岛同一纬度地带 1860 年 3 月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结识拉雅尔先生，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他通过不懈努力，被批准建立一座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纪念馆。纪念馆目前正处于竣工阶段，位于植物园围墙下方，正对着植物园。它将用作博物馆藏品的收藏，现在博物馆每天的藏品入馆数和交易量都在增长。至于公共图书馆，应该会在下一轮进行改造。

在等待迁入新馆期间，藏品都被堆在了两间大厅里：第一间位于二楼，为主要藏品间；另一间位于地下室，是对动物进行修整、准备的实验室。

我们尤其注意观察具有当地特色的五花八门的物种。在对飞禽类动物进行简要概述后，我们将不再列出详细目录，但会提到其中一些重要的特色物种。

底层大厅里最震撼人心、也是第一眼就吸引了我们的，是一组用模子铸成，根据卡菲尔人、霍屯督人、布希曼人的不同造型进行

上色的雕像。布希曼人或者布吉希曼人是指矮林中的人，也称萨博人或屋祖阿纳人，是整个非洲从北部殖民地到卡拉哈利沙漠最原始、最愚钝的部落。他们生活在丛林中，没有火也没有居所，生吃所有动物、昆虫和植物根茎。他们在大山中漂泊，像猴子和狒狒一样在树丛中攀爬，在野蛮程度上，他们与这些动物并无二致。

布希曼人的体型并没有比拉普兰人^①大多少，他们额头低垂、扁平，颧颊和上颌都很高。

他们眼睛很小，头发短而卷曲，嘴唇与其说厚，不如说更像是被拉了起来。他们的面貌能使人联想起埃及的木乃伊。根据他们的特征，可以确定他们具有埃塞俄比亚血统，但他们的肤色更接近于古铜色，而不是黑色。

布希曼女人的特征之一是呈夸张的弓形。由于长了一块非常突出的骶椎骨，她们骨盆的整个后面部分明显往后凸起，非常突兀。骨盆骨头的倾斜导致它和骶骨几乎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总之就好像猴子用后脚起身，但无法做到完全直立。布希曼女人的这种特征，可以说是动物性特征的显著表现。布希曼男人弯曲角度要小些。她们的臀部肌肉非常发达，会储存很多脂肪，尤其是在冬天，就像骆驼的驼峰。当碰到夏季高温、疲劳、缺乏资源的情况，脂肪存量就会减少，到了冬天又进行新一轮积聚。整个臀部的丰厚脂肪形成了一个畸形发展的大尾巴，但又绝不是真正的尾巴。

一块类似衬裙的很短的双层皮质围裙是她们身上唯一的衣服。另有一块被折成围巾的皮质围裙交叉挂在肩膀上，这是她们给孩子喂奶时用来提住孩子的。

年轻的女孩挂有一块很小的贞操布。它当然没有中世纪时用来

① 拉普兰人：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译者注

防止女人私通的贞操带那么复杂，只是一片简单的用皮制成的葡萄叶，上面绣有黑珍珠和白珍珠，呈三角形，底端为两个小三角或两个小舌，这些特殊的随风飘动的“遮羞布”是告诉大家她们是些还未到适婚年龄的女孩。黑珍珠被白珍珠包围这一图案大概是象征着女性生殖器。

从严格意义上说，布希曼人属于霍屯督人的第一支系族。霍屯督人已进化到了牧民并带一点点农业耕作色彩，而前者还完全是原始人，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那是一种狗与狼之间的无情仇恨，是一种摧毁对方的天性所致。

为了利益，一些在这两个部落之间冒险的荷兰使者不得不为他们的殖民运动承担一切后果。面对霍屯督人，他们摆好架势，随时准备应战；如果碰上布希曼人，他们就如屠猪宰羊般斩杀他们，心中毫无内疚之感。

确实，与这样一群生物称兄道弟，即使是对殖民者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同理可以确定，一位解剖学家是很难做到诚心诚意认为黑人的祖先就是高加索人。啊！唯一神教派的哲学家们，你们实在太不关心大自然了！

被驱赶到奥兰治河流经区域的霍屯督人体型比布希曼人稍大，但体质虚弱。

他们的脸色和肤色均为褐铜色或橄榄绿色，头发短而卷曲，由一绺绺小毛发组成，所讲的语言和所有现存语言没有丝毫联系。他们的体型比一般人的体型稍显矮小，其中一部分已被他们的敌人欧洲人消灭。这一种族落得如此下场是因为过度饮酒导致了堕落退化。在开普敦，白兰地即鸦片。酒精中毒对霍屯督人造成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严重毁坏，根据医生们的观察，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出，霍屯督人种距离完全灭亡已指日可待。

另有一个叫巴达尔的人种，他们是格里夸人、霍屯督人和荷兰人的混血人种，在奥兰治河以北也就是奥赫拉比斯大瀑布的所在地有自己独立的部落。

掠夺成性的黑人包括居住在沙漠中的山地达马拉人以及苏丹的图阿雷格人。而卡菲尔的一支人种，贝都因人，确切地说介于黑人和卡菲尔人之间，是固定农耕者和手工业者，是典型的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

卡菲尔人占据了非洲南端沿着印度洋海岸一带山地的东坡。他们相对来说更加强壮、高大。尽管他们属于黑人，但他们的肤色更接近于黑白混血儿的颜色，而不是黑色。他们几乎没有汗毛，皮肤光滑，呈褐色。在他们剃光了的头上，只有头顶留了一小绺短而卷曲的头发。

卡菲尔人是牧羊人，属游牧民族，有多个配偶，崇拜偶像，好战成性。正是为了对付他们，英国人不得不设立军人哨岗，尽管这些哨岗在最近四五年来一直形同虚设。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卡菲尔人雕像中，其中有一个很像卡比尔人的兵士；他的所有衣服也只是一条围裙，一副作战的姿势，一手持水牛皮盾牌，另一只手握有标枪，蓄势待发。旁边是另一个卡菲尔人，同样健壮，摆着舞蹈家的姿势。腰间缠一条狭长的带毛变形皮制腰带，护腿和袖套也是同样的材质。黄铜制的护胸和护腕，项链由非洲豹、猎豹、美洲豹的牙齿穿成，饰鬃改自一条羚羊尾巴。他手持弓箭，箭筒里装满了毒箭。

格纳夸人只是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的混血人种，他们十有八九来自古老的埃及移民。

霍屯督人从非洲北部一直被驱逐到南部沙漠内陆地区，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气候、穷困等因素，经历了人种的严重退化。

卡菲尔人的到来时间更晚，他们是直接从海上登陆桑给巴尔海岸，在迁移过程中也并不像其他更早些的迁移民族一样遭受太多痛苦。

这就是开普敦人类学家发表的意见，尤其是拉雅尔先生。

对于我们来说，其他特殊物种还有：来自埃及古老陵墓的四季豆，这些四季豆现在全世界只有霍屯督人在种植了。除此之外，他们的狗也仿佛是活生生从古埃及象形文字里跑出来的。

在结束对卡菲尔人的观察时，我们惊奇地听到了一个笛音般的强烈叫声，从一个玻璃柜的纤细金属纱网网眼里传出来。响尾蛇！开普敦的一种会发出响声的蛇，它是一种巨型蝰蛇，如一条小蟒蛇般大小。人类千万不能让它咬到，因为它可以在几分钟内致人死地。

这类蛇和其他种类的蛇在近郊地区非常常见，为了消灭或驱赶它们，也为了更利于荒地的开垦，人们每年都会大面积焚烧荆棘。在非洲的另一端，阿拉伯人也进行着同样的活动。

在剧毒生物家族里，我们还得指出开普敦的褐色小蝎子。但是当我们在阿尔及利亚观察被这种蝎子咬后的伤口时，我们不得不对蝎子毒液能致命的说法持保留意见。

或大或小的猛兽们和野蛮人一起被驱逐，大部分是被赶到了奥兰治河一带。

上一只在城市附近被杀害的狮子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那头狮子是被一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荷兰人杀死的，是在一个小丘上，这个小丘甚至被命名为狮子岗。狮子岗已是光秃秃一片，信号塔赫然而立，但由于荆棘丛生，人们难以进入。

然而，在殖民地内部，狮子并不罕见，它有时甚至闯入村庄捕猎山羊、小牛和绵羊。在这场竞技中，很多狮子纷纷自投罗网。有

一位佃农的妻子，一个人杀了 19 头狮子。另有一个来自非洲南部、用马枪的巾帼英雄，简直可以与上面这位阿尔及利亚的“狮子杀手”相媲美。

博物馆里没有大象，不过想要往博物馆里增添此类动物再简单不过，即使是它们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来到开普敦城门的那批祖先的后代也不难找到。今天的大象被流放到了 100 古里到 150 古里之外的克尼斯纳，那里是犀牛、水牛以及成千上万只羚羊的国度。

在位于纬度为 16° 的沙漠里，经常能见到长颈鹿和骆驼的身影，在那儿我们也遇见了鸵鸟。这些鸵鸟甚至能在斯威士兰的平原里穿越 50000 米行程。

位于凌波波省的平原上，鳄鱼大量繁殖。

博物馆所有动物里的体型之王是一只河马，一只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河马。

在伯格威尔士（“山里的河”之意），一条由一位殖民者所有、四周被围住的河里，曾经有两只在各自地盘和平相处的河马。比起融洽相处的父母，他们的儿子却性情乖张，最终成长为一头力大无比的凶残野兽。它用牙齿咬开了父亲的胸膛。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这具用稻草填充的标本就是它父亲被撕碎了的残骸。它长 11 法尺，高 5 法尺，而它那球形的身体犹如一只大象。

旁边的一头双角犀牛就显得小多了。它的角和头前后孤立，可以清楚地看出角并没有植入鼻骨，两者只是简单地并列在一起，由一块软骨角质植入基相连。犀牛的角既不是骨质角，也不是牙本质角，而是一种表皮褶皱组织，由平行排列的长毛发堆积构成，是一种角质褶皱。

双角犀牛的两只角位于鼻子的中轴线上，其中小一点的角更靠近眼睛，只有当第一只角脱落或折断时，第二只角才会完全生长。

博物馆里还有一只非常漂亮的斑马，个头和阿拉伯骡子一般大。人们一般骑在马上用猎枪捕杀斑马。这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围猎活动，被驯服的马在良好的调控下总是能在速度上超越这类野生驴子。斑马成群结队，生活在德兰士瓦南部的瓦尔河平原，靠近卡菲尔人居住的地方。

离犀牛不远处是一只比它小的水牛，但没有它丑，也不像意大利马莱庞帝的水牛那样光秃秃的。它更像黑色雄牛，粗糙的大牛角，呈鳞片状，底端宽大扁平，在头部的两侧分别形成一个有深刻横条纹的甲壳颅顶，宽约1掌尺^①。

在一大群羚羊中间，我们发现有些种类与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的羚羊相似。我们注意到长角羚羊的羊角长而直，完全平行地往后生长，从侧面看去刚好合二为一。独角兽的传说很有可能就是根据羚羊创造的，因为它也有一个长满长毛的尾巴。

生活在水边的大型羚羊经常出没于沼泽和河流，它们的叉蹄狭长弯曲，利用脚底渐渐变宽的隆起站立。其他动物遇到沼泽和河流时都会局促不安，而羚羊可以轻而易举通过。

在它对面很近的地方是一只羴羊，比我们的岩羚羊还要小。它利用右蹄前端在石头凹凸不平的表面或休息或蹦蹦跳跳，蹄子很短，顶部为尖状。

还有印度羴羊，是羴羊里面的小型品种，羊毛粗硬易断。

羚羊里面体型最大的品种有着牛一样的角和头，尾巴上的鬃毛如牦牛鬃毛，它们就是非洲巨羚，也叫非洲牛、母鹿牛或雄鹿牛。在沙漠里，它们一般三三两两行动。

我们没有找到生活在阿特拉斯山脉阿穆尔山上的那种岩羊，也

^① 掌尺：意大利古长度单位，约合0.25米。——译者注

没有看到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里那种体型娇小的瞪羚。

动物之王，狮子在它的那些属猫科的臣民如南非豹、非洲豹、猎豹等的包围中，却是一副惨兮兮的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普敦附近的动物群落中并没有老虎的影子，倒有野猪和山猪。

开普敦的豺狗很多。也有野狼和野狗出没。

对了，我们必须适时指出，和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开普敦的人们也对狂犬病一无所知。

走到海豹和海狮前面，我们注意到黑色的有鬃毛的海豹也被叫做海狮。

在鳄鱼和其他蜥蜴类动物之后，接下来是角鲨，角鲨旁边挂着一副巨大的鲨鱼颌。这两个由关节相连的圆弧形形成了一个箍套，两个大人可以轻松通过而不碰到侧边。鲨鱼和鲸鱼在开普敦海域确实非常常见。我们甚至还注意到，抹香鲸似乎会回到塞内加尔和开普敦之间的非洲海岸上避难，那儿都是深入陆地的海湾。霍斯堡^①在他的航海须知里告诉我们，有好几次轮船都不小心撞上了正在危加勒斯角附近沉睡的鲸鱼。而在不久之前，我们还在那儿捕过鲸鱼。在这些海域，冬季有时还会有来自极地的浮冰。

鸟类——食肉猛禽类动物使得博物馆俨然成为一个威严的议会。开普敦漂亮的褐色老鹰占据了议会的第一排座位，它的喙囊或者说腹甲是黑色的，肚皮为白色。

它的邻居坐山雕和大秃鹫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在这些隼形目猛禽中，有一种来自新荷兰的白隼，借助于它混淆视听的羽毛，它可以狡诈地潜入马鲁古白鸚群中，在这些可怜的

① 霍斯堡(James Horsburgh, 1762—1836)：苏格兰水文地理学家。——译者注

鸚鵡发现身边埋伏了一位道貌岸然者之前，白隼早用爪和喙撕破了它们的皮肉。

另有一种罕见的鸟类，也因为白色而显得异常醒目，那就是白颈大渡鸦。

在鸡形目中，有大鸨、沙鸡、山鹑等，而一条天蓝色的颈圈使马达加斯加珠鸡脱颖而出。

既然说到这一岛屿，那么也让我们来讲讲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的唧唧鸟的化石残骸以及另一种也同样从我们的地球上消失了的体型更大的鸟——象鸟，它的蛋比鸵鸟蛋大，而后者又比火鸡蛋大。

1850年，在马达加斯加找到的象鸟蛋容量大约为8升，被马达加斯加人用来做器皿。

博物馆里蹊足类动物的收藏非常全面。我们甚至在那里找到了所有旅途中的伙伴：细长的旗鱼、海鸥、海燕，还有庞大的信天翁。特别是一种岬海燕，是开普敦海域很普通的鸟类。可是，不管是在我们到达锚地之前，还是我们又重新回到海上、来到印度洋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岬海燕。热拉尔·克莱福特^①先生，我们曾在开普敦见过他，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博物学家、旅行家，也注意到了这点。岬海燕被消灭的说法不太可能，但我们相信肯定有某种物理原因迫使岬海燕迁移到了其他海域。

位于海燕前头的是另一种海洋鸟，鼻孔被合并到了一根添加到鼻梁上的管状器官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是一群大型海燕，如信天翁般肥壮，翅膀上有些许黑色。碰上天气晴朗，我们就可以在针角山下发现它们的身影。霍斯堡称它们为塘鹅或鹈鹕。

^① 热拉尔·克莱福特(Gerard Krefft, 1830—1881): 德裔澳大利亚博物学家。——译者注

接下来的这些鸟有着非常丰富的羽毛颜色：蜂鸟、翠鸟、太阳鸟、尾巴为球拍状的蜂虎、鸡冠鸟、鸚鵡、红鹤、天堂鸟，玻璃橱也因此闪闪发光，折射出一道七色彩虹。

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珍贵的贝壳类动物，尤其是进行了条理分类的昆虫。昆虫学是拉雅尔先生的专长。他从锡兰带回了大量物种。身为政府官员，他曾在那里住了好几年。他的蝴蝶收藏非常壮观。在大型蝴蝶种类中，有一种格外罕见的锡兰蝶，他只用了—枪霰弹就击中了它——他是一位干练的神枪手。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兼旅行家，拉雅尔先生喜欢冒险的爱好不止一次使他不得不直面最强大的对手。他的钻研精神遗传自他的家庭，他的哥哥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就是他发现了尼尼微遗址。

在名目繁多的鳞翅目动物旁边，是分门别类的直翅目蝠鱚科动物，特别是蝗虫和螞蛄，它们是很奇特的生物，是大自然的跳棋皇后！

说到昆虫，我们当然不会忘了一种会分泌毒液的苍蝇，叫舌蝇或者采采蝇。拉雅尔先生对我们说，被它咬后的带毒伤口能将马和牛置于死地，因此，它的出现使得向殖民地北部，也就是赤道的长途旅行变得十分艰险。

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大群的蚱蜢，主要是飞蝗，总是对开普敦殖民地造成灾害。

博物馆将其中一个陈列室全部都留给了矿物样本的收藏，里面有丰富的铁矿石，尤其是人们正进行开采的铜矿石。它的矿床位于纳马夸兰省的西北部。矿石能出产 60% 到 80% 的铜，1858 年大约出产了 4000 吨铜，相当于 115000 英镑的价值。

在开采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岩盐矿和温泉矿物水，它们从不同的火山裂缝里汨汨涌出，温度在 40℃ 到 60℃ 之间。

在开普敦，我们有时能感受到大地的轻微摇晃。

自然历史物件之后，我们在这个开普敦博物馆里还找到了一些中国古玩，以及其他民族尤其是原始民族的装饰品、工具、武器等藏品。

其中有一把土耳其弯刀，刀身笔直，长 30 厘米，刀口向内，朝刀尖方向略呈弧形，刀背上端也为弧形（与持刀的右手刚好成一直线）。刀背下端平实，略有突出，象牙刀柄末端系有一绺强韧的染成血色的头发。这是一种能辨别身份的世袭武器，由一个家族的首领作为避邪护身符传给下一代，这一传统已经让超过一千个人血溅这把弯刀了，而且总是一刀毙命。

还有数量众多的木桨，更确切地说是独木舟的桨，雕刻古怪的铁、木棍子和斧头、束棒、长矛、标枪、戟、弓、箭、箭筒等等。

弓的制作讲究奢华与坚固，从 1 英尺到 15 英尺不等。

一般来说，箭头呈锯齿状，沾有大戟、甲醛、蝰蛇毒汁或砒霜的毒性混合物。在印度和马来西亚，还有一种仙人掌，单单用它的汁液涂抹箭头就可以毒死老虎。另一种植物见血封喉的汁液毒性更强，只要一点点就可以瞬间致命，苏门答腊岛的人也用它来涂抹箭头。见血封喉来自箭毒木，属桑科植物。还有一种见血封喉属马钱科植物，中毒者会出现强直性惊厥，心脏麻痹，脊椎有明显抽筋感。

拉雅尔先生在他的博物馆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很迷你的箭，差不多只有针眼那么粗，比针还要短些。尖尖的箭头已浸过毒药，另一头插入接骨木的茎髓质。这些微型的箭头被装入长 3 米的芦苇或樱桃木管内。锡兰人的射击绝对令人望而生畏，他们对准吹管，计算好射程，悄无声息地将箭头精准地送向敌人。

原始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全副武装。他们也有自己的休闲与消

遣，比如做游戏，尤其是跳舞和唱歌。说实话，他们的乐器很粗糙。达姆达姆鼓的使用频率最高，它的音调也还算过得去。另有一种全部由铁做成的口琴，能使人联想起我们的打击乐器玻璃小口琴。

在博物馆靠近出口的地方，还有一种非常原始的口琴。十来个没有被堵住口的旅用小葫芦被串在一条线上，线又悬挂在两个小支撑物上，两个小支撑物又插在一块作为底座的小木板上。每一个葫芦上又平行系着一条小细绳和相同数量的长宽高分别为 10 厘米、2 厘米和 1 厘米的小木块。这些小木块不怕火烧，很干硬，在一把木槌的敲击下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根据与它对应的双耳尖底瓮折射声音的能力，发出的音色或尖锐或低沉。这把木口琴还能使音乐转调，如果研究一下这种木琴与我们音阶里的有关音和半音的一系列自然音阶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协调，那会非常有趣。

还是让我们用对开普敦这个博物馆的思考来结束这份简单的概述吧——它为进行广泛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12

开普敦的桌山和桌布——磷光现象——捕杀信天翁、海鸡冠及
鲨鱼

新荷兰附近 1860 年 3 月

在开普敦锚地度过的那几天，我们有很多次机会观察到一种有趣的天气现象，它总是预示着狂风或暴风雨的来临，我们用这样的短语来形容它：桌布铺在了桌山上。

不过，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开普敦的桌山”这一定义。我们已经说过，开普敦城被一个由岩石构成的巨大半圆体包围，在山上可以俯瞰到整个城市。确实是这样，走到房子外面，地面都是倾斜的，越往山的方向越高，从最低处到山脚大约上升了 2 千米到 3 千米。整个地区是一片淡红色的砂岩土地，位于深灰色的页状基石上。采石场主要分布在被称为是“狮臀山”的小山丘脚下。砂岩块分解成砂石，又从山上滚落形成碎屑，大量散落于这片长满欧石南又种满沿海松树的土地表面，方整的松树地犹如一块常青地毯。在花园、松林、欧石南后面，是一片西尔瓦矮林，由从小灌木到乔木林的不同种类的树木组成。乔木叶子呈淡绿色，种皮为铅色或银

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叫它白果树或银杏树的原因。银杏花很朴实，淡红色，但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人们都跑到这片矮林中来采摘开普敦的长生不老果。它的叶子为毡子灰，比老鸦企属植物的叶子更宽更厚些。

在开普敦的这块花圃尽头，是突兀出现的仿佛被裁剪过一般的陡峭岩壁，由片麻岩和花岗岩组成的岩层布满了背靠背的花纹。花岗岩的中间部分是一种十分漂亮的矿物颗粒，是人们用作建筑的首选之材。

它的第一层岩层是作为石英质砂岩的基底，呈淡红色，然后有规律地平行往上层相叠，形成蛮石岩壁。蕨类植物只生长于陡壁脚下，岩层上的四边形裂纹中几乎寸草不生，除了几株虎耳草和青苔。整块高地的前半部分仿佛是沿着垂直线裁剪一般拔地而起，形成一道非常明显的地理隆起。地层的后半部分或者说最高处构成山脊，棱线笔直分明，海拔高 1500 米（桌山，位于开普敦附近，3582 英尺^①）。这里是一个长宽各为 300 米的高原的边缘，我们花了好大力气才绕过悬崖峭壁，来到这个四边形露天高原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桌山。在它深不见底的山缝夹层里，居住着一些猴子，它们与布日伊附近的古拉亚猴子属同一种类。

当地表开始起风，整个平原上空的浓雾被驱散，在风到达海面上空之前，靠近内陆一侧的桌山斜坡成为它继续前进的阻碍。

风继续运动，雾气被赶到山顶。从海上望去，雾气会在山顶形成一道淡白色的水平环形软垫。

当桌山边缘被这层雪一般的白浪覆盖，我们就说桌布铺到了桌面上。随着风的强度增大，这块云做的环形软垫也越来越悬于高山

① 原文为英文。——译者注

之上。锚地的天气开始变坏，卷毛云布满了整个海面，小船因此举步维艰。

如果风势更大，桌布就会越来越厚并且聚集成堆，如雪崩一般沿着峭壁和峡谷加速前冲，整个山脉浓雾弥漫，犹如一道巨大的瀑布。噢！一旦风的势力强劲到足以迫使雾气以瀑布的形式覆盖整个峭壁，并坠入位于山脚的树林中，海上就将掀起风暴。到时锚地被封锁，小船总免不了遭遇颠覆的命运，大船则会产生走锚现象，链条十有八九会被折断，这些我们都曾亲眼所见。有时，他们不得不重新出海以躲避风暴的追击。风暴强度以云雾从桌山顶部朝开普敦城运动的瀑布长度来衡量。

因此，那层普通的淡白色环形软垫就是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征兆。

如果伴随有白色的云层，风的势力将更大。

不过，如果它们以雪崩的形式从桌山高处朝城市的方向奔向欧石南和松树林，这就预示着有风暴而没有暴雨。

1799年11月，在一次盛夏风暴的袭击下，在开普敦，一艘名为“统治”号的配备有64门大炮的英国巨轮难逃劫难，几乎片甲不留。再往前，1722年的冬天，6月16日，印度公司的三艘轮船也遭遇灭顶之灾，与此同时，另有7艘荷兰轮船被扔出了海岸；700人在这一凶日中被淹死。类似的灾难数不胜数。

因此，在开普敦，人们对气压表的观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相反，如果我们发现是平静的一天，桌山也清晰可见，但在匍匐于山脚、靠海一侧的山梁分支上的狮子山的头顶和臀部，聚集了大块乌云，这就预示着我们将无法避免来自西南方向的暴风雨。

如果桌山和狮子山的上空晴朗平静，这就是好天气的预兆。我们可以四处走动，海上陆上都可，无需担心风暴或暴雨的降临，尤

其是在夏季。

我们刚好可以借助这一宝贵的指示挑选一个好日子。为表我们对受到多次热情款待的感激，尤其是上一次由市政厅举办的欢迎会，“山林女仙”号的高级船员们也希望邀请开普敦的显要人物前来船上共进午餐。

我们选择了一个平静的早晨，将甲板改装成了露天舞厅，这可是一个为高级官员们量身定做的狂欢会。贵宾们看到天气很好，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便纷纷迫不及待地前来参加“山林女仙”节。

2月21日的正午12点，总督大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以及法国领事带着他们的致敬来到了船上。

受邀人陆续上船，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人声鼎沸，开始奏起四对舞舞曲。尽管船有小幅横摇，但互相已经很熟的嘉宾们还是和魅力四射的舞伴一起跳起了波尔卡舞、华尔兹舞，过了不久，每一位男子分别牵着他们女舞伴的手来到了午餐桌或者说点心桌上。午餐由两国的军事和民事当局主持。

4点钟，这一热闹的聚会在不断重复的祝酒词中结束。第二天，我们就将起航。

是时候了！当我们向开普敦说再见时，桌布已经铺上了桌山，风也刮了起来，海面浪涛汹涌，我们全速前进，以期逃离这一暴风雨天气带来的厄运。

在我们经过汝拉山脉还来不及和它打声招呼时，其他船只已在为尽快逃脱我们刚刚离开的锚地而作艰难的抗争了。

当我们绕过好望角，再也看不到针角之后，1860年2月22日晚上，风起云涌，为了充分利用帆的力量，我们停止了给船生火，船还是以11节的速度航行。

海上布满了卷毛云，风急浪高，海浪从后弦向我们袭来。在连

续五天经历了这样的横摇之后，每个人都不再担惊受怕，也不再惊慌失措了。大家或稳稳当当地站着，或把自己钩在船上，以防自己被震出船栏。

桅杆弯曲了，使得轮船摇摇欲坠。甲板上的地板也裂开了细缝，难以觉察，但足以使喷涌而上的海水通过接口渗透进船舱，舷门和舷窗的空隙也都渗进了海水。防摇餐桌也固定不住了，吃饭的人们纷纷滚落，大量餐具被打碎在地。

啊！“山林女仙”舞会上那些抱怨船太摇的开普敦锚地的小姐们啊，如果让你们也来体会一下整整五天的海上磨难，真不知你们会怎么哭天喊地了！而这仅仅是我们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开始！

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多海鸟一路相伴，海鸥、灰背鸥、黑背鸥，尤其是信天翁。出海越远，信天翁的个头也越大。有身体为白色，翅膀为黑色的，有灰白色的，也有全身为褐色、嘴巴是白色而蹼为黄色的。27号之后，大量的海燕也成为这群不知疲倦的旅途伴侣的一员，它们并没有比陆地上的燕子大多少，全身为褐色或黑色羽毛，肚子下方和球拍状的尾巴上有一点点白色。掠过海面时，它们时不时地拿脚去碰触水面，我们看到它的脚上几乎没有长毛，翅膀尖与水面平行似乎是为了使飞行改变方向，就像滑冰的人在冰上一边换脚一边做动作一样。它们有时将翅膀伸展开来在海面滑行，有时半开翅膀或完全闭合翅膀，在海面上休息几分钟。

我们已经可以确信，和作长途飞行的大型蹼足类海上飞鸟一样，这些鸟儿也不管白天黑夜一直待在海面上，直到它们产卵的那一刻才接近陆地。

有件惊喜的事：我们用钓线捕到了四条舵鲣。对于平淡的海上生活来说，这确实意义非凡。

夜晚，轮船两侧小火花飞溅，航迹里也出现了火流星或者说发

光团，海上出现磷光现象。

我们之前已经谈论过磷光现象以及产生这一现象所需的热量、光线、电能等条件。下面我们还将加一点关于这个有趣话题的思考，实际上，我们之前所给予的解释是非常模糊不清的。

当海面一片平静，海水是不会发出磷光的。为了满足能产生磷光的特殊条件，就得有一个力学上的碰撞，使得小水珠喷射而出。在某些夜晚，这些小水珠就会闪闪发光。可以是划桨人的桨，也可以是一艘小船的侧面或尾部，特别是划水前行的大船，在泛起泡沫的水团中传送一种旋转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水团在夜晚时就会表现为发光团，就像浸了酒精的麻绳团在水上燃烧。

当狂风四起，海面翻起白浪，风将水珠掀出海面，会自发地形成发光的小火花。这就是我们在某个狂风大作的晚上在桌湾观察到的现象。

如果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在大白天，我们身处阳光和汹涌的海浪之间，当浪花四溅，我们可以在水面看到部分彩虹。另外，在经常波涛汹涌的印度洋上，有几个少见的美好早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回到我们的夜间磷光现象上来，总的来说，还需要其他特殊条件，如水的碰撞、压力以及力学上的偶然挤压。这样，我们就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光电或磷光的产生是由于水的压力，就好像气体打火机活塞的突然推动导致空气发光；但在磷光现象里，会有真正的光与热的释放。

那么，磷光现象大致上可以定义为是某些物体在黑暗中发光并伴随有强烈或轻微响声、只释放少许热量的一种特性。

这一现象几乎可以说是由摩擦产生，类似于硫化锌摩擦现象。它由碰撞产生，就好像我们将糖切成小块，并在黑暗中摩擦它们所

产生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就是水的碰撞、摩擦与压缩，并产生类似于氟化钙的散热现象，同时还伴随有生石灰碰到水的化学反应。

在所有上述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引出萤火虫的例子，萤火虫又叫黄萤或发光萤，是鞘翅目萤科昆虫的通称。在它的发光原因中，似乎只有热和电起了作用。

大部分有机物的腐烂都能产生磷光现象，尤其是磷化氢的释放导致了在沼泽地或墓地表面产生的鬼火现象。所有已被我们撕成碎片的鱼都能在夜间发出磷光，并且随着它们的肉质腐烂程度越来越高，磷光现象也越发明显。而关于鱼类的脑髓和神经髓里也有磷光现象的说法也是属实的。因此，从化学上研究深海里的磷光产生规律与沼泽淤泥中和海港锚地的磷化氢所起的作用是否有相通之处，并不是不具备理性的做法。

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思考都是为了表明，在物理和化学现象的研究中，要想解释磷光现象其实需要考虑更多因素。相对于蜻蜓点水般的一知半解——从理论上假设是鞘翅目萤科下所谓的纤毛虫释放出的光亮——真正深入研究要更具理性也更有成效。

正如鱼肉和鱼块能产生磷光现象一样，一些钵水母纲动物，如僧帽水母或钵水母，也能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光规律发出磷光。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海水也有它自己的特殊发光规律，因为在对海水进行分析后，并没有得出一个恒定规律。最近的一次研究发现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发光生物的物质，被称为“海黏液”。

根据已经观察到的所有发光案例，我们倾向于将这种千变万化、无法用一个恒定真理去解释的海上磷光现象归因于热量、电能和漫射光等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也接受是由鞘翅目萤科的纤毛虫产生磷光现象这一解释，可以说陆地上的所有磷光都由萤火虫发出。

腐烂的针叶树木是通过它们的腐烂产生磷光现象的，其实那是一种缓慢燃烧。另有一些植物也有磷光现象，如青头菌、块茎姜。还有一些动物，如猫。猫的眼睛在黑暗中能发出光亮，毛在电能的摩擦下也能闪闪发光。

总的来说，磷光现象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的。我们应该将有机物磷光现象与单纯的物理化学现象区分开来。

动植物的残骸是通过有机物分解产生发光的现象。

大海上的磷光现象则是一种物理化学现象，甚至是大气热电效应产生的结果。

因此，如果将所有发光现象都试图归结于一个原因，认为是由于发光昆虫的存在，尤其是认为海上磷光现象是由萤火虫引起的，那么，这只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困惑中。

信天翁、水母和鲨鱼

3月8号、9号，印度洋中央(南纬42°，东经70°)，是风平浪静的两天，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消遣的好机会来观察另一些有趣的自然历史现象。在海里钓鱼司空见惯，但用绳子钓鸟却是新鲜事，即使是对那些已经有航海经历的人来说。我们刚刚就见证了这一历史奇事。

从早晨起，大量形体较大的信天翁就开始来到我们的船边滑翔，受我们丢弃的食物残渣——的引诱，饼干屑、肉类或腌渍食物碎片，尤其是家畜宰杀后的内脏和脚爪——它们总是早早就来报到。

海面几乎纹丝不动，轮船的航行也几乎无法察觉。水手们一大早就想着把钓线抛到海上，拖在船尾，鱼钩上用猪膘作诱饵，由软

木板支撑着漂浮在海面。

一只白色信天翁，灰色的翅膀，在不远处从高空猛扑下来，接着英勇就义般地飞向钓线。它嘴巴一张，一下子啄走了一块猪膘。身为一位好丈夫，它和连忙赶到它身边的母信天翁分享了美食。

首战告捷让它自信心大增，但新一次进攻却要了它的命，因为就在那时，钓线钩住了它的喙。它做着徒劳的挣扎，不管愿意不愿意，它只能半浸入水中半露出水面地被拖在船后，然后又被拉到船上，在甲板上惊愕地走着，起飞不得。

滑翔的信天翁如果要重新起飞，会伸展翅膀往前俯冲，继续在水面滑行，同时向后拍打宽大的脚蹼，溅起阵阵水花，像这样它要滑30米到40米，直到风旋进它的双翼，像抬起风筝一样将它抬起。

我们的这只信天翁，翅膀完全伸展后的宽度为3.2米，从喙到它的短尾巴处的长度为1.1米。喙很长，为白色，上喙顶端是一个钩形凹槽，像是另外加上去的。两个管状鼻孔分别位于上喙两侧三分之一处。每一边有两个刀口，形成一道V形槽。V形槽刚好嵌进锋利的下喙边；这两刀口类似于用来削羽毛笔的小刀的刀口。牙龈布满了长软毛的乳头状突起，很像一排排小牙齿。

信天翁的舌头一直缩到喉咙底部。舌头小、尖、细长，呈三角状，披针形，长3厘米，宽2厘米。舌头底部是灰，声门开放后能看到上端有两条非常明显的声带。

信天翁的喉咙很粗大。它的叫声与野鹅的叫声差不多，甚至更嘶哑。我们不想把它比为驴叫，就像书上写的那样，但是与骆驼的叫声类似。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机会听到信天翁的叫声，但是今天，当我们逗这些鸟玩时（我们已经连续钓到了十来只信天翁），其中一

只比它的同伴更容易激怒，一直叫个不停，以向我们证明它可不是哑巴，不过也差不了多少。

它们一边摇头，一边用长长的喙发出鹤一样的格格声，但要更弱一点。

信天翁的翅膀进化非常明显，由4个有关节相连的部分组成。肱骨形成最长的部分，尺骨和桡骨也差不多长，掌和趾骨要稍微短些。

它们那宽大的淡白色的蹼足只有三个足趾，顶端是白色的小趾甲。它不像海鸥那样有大趾，也没有海燕那样的趾甲。

大部分被我们捉到的信天翁，被钓在绳上一直拖了80到100米，头浸在水中，通俗地讲就是喝水酒。这样，一旦它们被拉到甲板上来，吐出1升或2升混合了鱼和植形类动物残骸的呕吐物时，我们就说它们晕船了。其中有一只非常漂亮的大型白色信天翁，我们十分小心地将它从水里拉起，它的头并没有浸入水中，因此没有一点呕吐。它们的排泄物也把甲板弄得脏乱不堪，排泄物是长长的纺锤形，呈黏稠的液体状，通常为淡白色，有时又呈褐色。

它们那大腹便便、摇摇晃晃的姿态与步伐使它们看起来像只肥鹅。但它们的眼睛，它们的钩形喙，它们那立在一根相对较短的脖子上的大脑袋，又给了它们捕食性猛禽的面貌，尤其是大型坐山雕的样子。

它们最常见的羽毛颜色为白色，腹部由细软的白色羽毛铺就，非常华丽，但没有绒毛。

绒毛一般都分布在翅膀上方，呈棕褐色。

有的信天翁全身为褐色，其他的全身为棕色。在全身为棕色的信天翁中，有一只略带淡红色的，一开始是被我们的钓线钓到，但由于拉得太突然，绳子断了。可怜的家伙还浮在水面上，做着徒劳

的挣扎，企图挣脱钩住了它喉咙的鱼钩以及挂住了喙的软木块。我们只好看着它消失在我们的航迹里。

另一只更谨慎的信天翁，眼看自己被抓住了，就拼命往前逃脱，企图飞走，最后，船尾平台上的人只好目瞪口呆地看着它用顺利挣脱钓线后的闲适姿态跟我们说再见。

说完信天翁，让我们再来讲讲一种最天真、最容易相信别人的鸟。我们曾经捕到一只中等大小的被水手们称为黑眉信天翁的鸟。它的身体为白色，翅膀黑色，脚爪为白色，但喙是黑色，并且在上喙的整个中间部分分布有黄色条纹，而凹槽部分为粉红色。

它比其他信天翁要轻一些，可以在甲板上自如走动。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装满了海水的大木桶里，它在里面游泳、捕食，任凭我们怎么抚摸，它总是会拿喙来啄我们。如果它能想开一点，如果我们能遇上一个好时机，我们将非常乐意把它送到动物园去。不过，它是否能被家养还有待观察。

我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张用来作标本躯壳的信天翁皮，这是还原此类大型飞鸟外形的最可靠方式。而它的剩下部分，对于博物馆来说是小菜一碟。

在小型信天翁的呕吐物中，可以找到消化了一半的植形动物残骸，尤其是一种半软骨贝壳形状的生物。它的突出部分类似于一种膜性扇贝的贝壳瓣，贝壳的另一半可能已经插入底部，形成透明的嵴突。透过底部炮台的舷窗，我们仔细地观察海面，急着寻找这些胶质的、天蓝色、铜钱状的有嵴突的植形动物，它们应该和我们在信天翁的胃里找到的膜性甲壳差不多。

我们用小细线钓到了一些，在它们身上发现了嵴突呈虹色的铜钱状钵水母的所有特征。我们称它们为帆水母。

这种胶质植形动物介于水母与海葵之间。

这类植形动物的底面与水面接触，呈胶质状。类似于僧帽水母或海荨麻触手的淡蓝色绒毛包围了中间的椭圆形部分，犹如一个小小的牡蛎，它们就是植形动物退化了的吸盘。由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一根根数出它同心线的数量，这些同心线形成了动物的软骨，是退化了的器官，并不是钙质。

夜晚，我们又观察了这些植形动物的外观。它们并没有产生磷光现象，尽管和海荨麻有相同的颜色和外形，后者可以在黑暗中发出磷光。

在我们钓信天翁的时候，也总有鲨鱼突然出没，由它的舟师鱼护航，交替着用背部或鱼鳍维持平衡。鲨鱼径直来到挂有一大块猪膘的鱼钩边。它稍稍侧身以咬住猪膘，却没有命中。我们猛然拉起钓线，钓线正好在它腹部下方，鱼钩钩住了它的左鳍。它拼命挣扎企图逃脱，最后还是被它溜走了。那天我们就再也没见到它。

3月9日的早晨，我们注意到了另一条鲨鱼，它的背鳍像一只耳朵般露出水面。由4条舟师鱼相伴：一条个头很小，两条中等大小，第四条稍微大点。它们轮流地游在鲨鱼的上方、下方和两侧，没有一点不信任鲨鱼的迹象。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导致这一现象的两个事实，这就是：舟师鱼可以成群结队地护送鲨鱼；单独的一条舟师鱼并没有身负引导鲨鱼这一特殊任务；鲨鱼并不向舟师鱼宣战，它们一致行动，和谐相处。

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在鲨鱼离开海岸进行长途迁徙的一开始，仅由一条舟师鱼和它一起出发。在路途中，这条舟师鱼不幸丧生，就像被我们捉到的那三条舟师鱼一样。如果舟师鱼没有被其他鱼吃掉，它也有可能去寻找其他鲨鱼，那么可以有两条、三条、四条“小导游”服务于同一条鲨鱼，同时寻求它的保护。

它们非常依赖鲨鱼。在1856年，前往里约热内卢的“追击者”

号轮船抓到了一条鲨鱼，船员们用一个活结把鲨鱼拉到了船上。在把它从绳上解下来时，人们发现栖居在它鱼鳍下的舟师鱼也被套进了活结，成为了忠心的牺牲者。有时候，动物的天性也能给人类很多触动！

我们的大鲨鱼径直来到钓线旁边，贪婪地吞下了诱饵。它的个头足有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条鲨鱼的两倍大。它有两个大大的、长长的尖状阑尾，就像野猪的两只獠牙，用于交配中的攫握和接合。

在肛门四周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有道口的突起的橄榄状器官，在内脏被脱出时，从这一道口里流出了一种淡白色的特殊液体。

第三天，一阵凉爽的微风将我们带到了阿姆斯特丹岛和圣保罗岛所在的纬度区，但厚重的雾气和骤然而至的狂风使我们无法一睹其庐山真面目。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据霍斯堡说，后者由一个裂开的旧火山口组成，后来成为了一个自然港口，盛产各种鱼类和海豹，而且经常有鲸鱼出没。

3月11日，风越刮越大，我们离岛屿也越来越远。我们绕过了它的南端。雾气模糊了视线，狂风掀起海浪，形成朵朵浪花，朝我们袭来，同时还有喷射而出的水柱，弄得我们全身水沫。

将近中午，风力又增加了强度。一阵狂风吹过，大雨随即而至，猛打着船帆，我们只好将帆越系越紧。从前一夜开始，一些小动物，如虎皮鹦鹉、鹦鹉、白鹦等已经陆续被宰杀。我们收起了第二层帆，所有后桅帆也又加固了一番。尤其是主桅帆，似乎有被狂风撕裂的危险，帆边绳发出的声音犹如暴风雨的震天雷响，现在我们只剩下了一个前桅帆和一个小的三角帆，不过仍以11节的速度行驶。

突然，一道阳光穿过乌云，划出一道裂口，由于三棱镜折射规律，在浪涛的水雾上形成了一道小彩虹。轮船乘风破浪，阵雨在它

泛满泡沫的航迹里留下了一道弯弯曲曲的条痕。雨点一阵阵地拍打着我们的船，船的横摇和纵摇晃得我们轻飘飘地在船上画8字，就跟悬在左舷和右舷上的小船一样晃得厉害，不断碰到水面。

被打湿了的甲板滑溜溜的，倾斜了将近45°角，一会儿斜到那边，一会儿斜到这边，即使是动作最灵敏的人都无法在上面保持平衡，只好把自己系到缆绳上，但这也总是无法避免危险的跌落事故的发生。

防摇餐桌也无能为力，厨房漆黑一片。我们都蜷成了一团，蹲在地上用手指吃饭。

咆哮的风声穿过晃动的缆绳和桅杆，即使连那些能爬上横桁、在狂风大作中进行令人眩晕的杂技表演的大胆水手也束手无策。

信天翁失踪了，在如此猛烈的暴风雨中挥动一对长翅膀对它们来说实在有些吃不消，趁着恶劣的天气走为上策。但是天气的恶魔一直纠缠我们。雾蒙蒙的地平线越发缩小、荒凉与阴沉，不过这一模糊的景致也有它自己的魅力。



13

印度洋洋流——气象——风速及风力——龙卷风——海浪——
大海的颜色——磷光现象——光的作用

印度洋 1860 年

通过对海洋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印度洋上的暖流为印度洋之外的陆地带去了大量水团，甚至很有可能比湾流所带来的水汽都要多。

印度洋并没有像大西洋一样向北延伸，相反，赤道陆地阻止了它的扩展。因此印度洋里的水比安的列斯海的水温度更高，蒸发量也更大。

其中一支洋流，也就是著名的莫桑比克暖流。在好望角它的名字是拉格拉斯暖流。

另一支从该海域出发通过马六甲海峡，接着受来自爪哇海和中国海的各类暖流的补给逐渐壮大，最后进入位于菲律宾和亚洲大陆沿岸之间的太平洋的洋流，是世界上第二大湾流。这支洋流然后又朝琉球群岛流去，流经轨迹为一个大圆弧，并将热量传送给它所遇到的大气，最后汇入美洲西北岸的海域。

把它比作大西洋湾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分别与佛罗里达和古巴相对应。同样地，婆罗洲对应于巴哈马群岛以及位于佛罗里达西部航道南方的普罗维登斯河。

根据这样的类比，我们也可以把中国与美国、菲律宾与百慕大、日本与纽芬兰的沿海岸一一对应。除此之外，在这些互相对应的例子中，我们还发现在陆地和我们所关注的暖流之间存在着一股逆向的寒流，而且亚洲沿岸的气候与大西洋美国沿岸的气候具有密切联系。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把哥伦比亚、华盛顿、温哥华的气候与西欧和大不列颠岛的气候进行比较。因此，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对应于西班牙气候，而加利福尼亚地区干燥平原所形成的气候与位于同纬度的非洲沙漠气候相仿。由于伴随着雾与闪电的同时到来，位于北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这两股暖流轨迹非常明显，琉球群岛海域和纽芬兰海域同样被雾气笼罩。

在一些特定时期，至少还存在第三股暖流，从印度洋出发向南流去，大致位于非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心位置。鲸鱼的出没可以证明这一暖流的存在。另外，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大洋在北部完全没有出口，而那里的海水温度总是高达 32°C ，那么你就不会对在三股暖流的共同作用下上升到印度洋海面的巨大水团的存在感到那么惊奇了。

这一现象的自然结果是必须有另一些势均力敌的洋流流入印度洋进行补给，不仅仅是补给被三大暖流带走的水分，而且还要补给厚约 5 米到 6 米的液态水层，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印度洋上的年蒸发量。

在我们刚刚指出的非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的那股暖流两侧，就存在着这一类型的两股寒流。这两股带着冰块 of 寒流，从南极洲地区来到印度洋海域，它所带来的冷水刚好用来平衡被灼热天气加了温

的水团温度。我们可以看到洋流顺流冲走的冰块可以直达南纬 40° 的地方；这在北大西洋是不可能发生的，大西洋湾流在赤道附近就阻止了冰山的继续前进。但是，在南大西洋有一些特例，流入合恩角周围的洋流可以带着冰块一直到达南纬 37° 的地方。

太平洋洋流——我们已经突出强调了大西洋湾流和北太平洋暖流之间的相似性，也已经讲过后者的流经轨迹并不是覆盖整个太平洋。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沿岸，我们找到了另一股类似于沿着非洲西海岸流向佛得角群岛的洋流的南部洋流。在这一洋流的西部，就是著名的马尾藻海，它似乎收集了所有从大西洋来的漂流木和浮游水草。太平洋也一样，我们在它西部的一股加利福尼亚沿岸洋流附近可以找到一块面积相当可观的海域，也同样用于接收来自北太平洋的漂流木和浮游水草。

这也是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一丝树木生长迹象的琉球群岛，居民们却拥有大量木材用于制造小船、供家居使用的原因，因为海水总是将不同种类的树木扔在他们岸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漂流木中经常能发现来自中国的樟树和其他树种。

地理学家和学者们总是向我们指出非洲和美洲沿岸在赤道附近地带的轮廓具有相似性。

由于这一地形，在大西洋形成了两个天然的热热水蓄水库，这就增加了西欧冬季的温度。接下来，当南半球是冬季时，就形成了东巴塔哥尼亚气候。

亚洲寒流——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沿着亚洲海岸朝陆地方向流动的洋流，与暖流运动方向相反。同理，也存在类似的大西洋寒流，但它的强度一般很小，无法对航行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两股寒流都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所以，日本沿岸的捕渔业并不输于纽芬兰，这两个国家也因此成了洋流的受益国。

总的来说，海洋和大气一样，都有一个由上层流与下层流组成的循环系统，并且以成千上万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其激烈的活动：如鲸鱼的习性，从两极而下的寒流，受暖流影响的温和气候下生长的植被，还有海洋动植物种类。我们知道温度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海洋上与陆地上都同样明显，也正是温度的变化导致植物与其他生物在海底的分布并不总是覆盖整个海域。如果取消这一规则，两极的鲸鱼就会游到热带海域玩耍，而印度洋的珠母贝就会爬满北冰洋的海滩。

海洋深度——在最近几年，人们所作的探测都无法对此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最后，借助于测深铅的运用，我们最终得到了精确的数字。北大西洋是唯一一个进行了跟进式探测的大洋，探测的深度没有超过 25000 法尺(7645 米)，略少于 2 古里。

大西洋最深的地方由一道谷地将南极与北极分开，将新大陆与旧大陆分开。人们还猜想，这一谷地位于北纬 35° 和 40° 之间，毗邻纽芬兰南部。

莫里先生说，要测量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度，我们还不具备真正令人满意的大型探测器。至于南大西洋，人们已经进行了几次测量，但是如果要想从中得出一些关于海底构造的结论，所进行的探测次数实在还太少了。我们在印度洋测量到 13000 米的深度，大约 3 古里多一点。

海洋不同深度的测量对于建立海底电报发射线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采样的观察，大西洋海底大陆大致由钙质贝壳类微生物以及少量的硅质贝壳类动物组成。

印度洋上的周期信风——在印度洋，陆地与海洋之间长期存在的温差打乱了信风的运动规律，冬季和夏季仍旧盛行信风，但它们的运动方向并不与中国海上的信风方向一致。

我们将它命名为季风，来自马来语 moussin(季节)，关于季节我们已经作过一个简要的介绍。

1月，非洲南部的温度达到最高点，亚洲的温度达到最低。印度洋北部比大陆更热，但比同一大洋上相对应的南部海域温度要低。因此，从10月到4月，在北半球或南半球，我们可以发现向最热点移动的东风。在南半球盛行东南信风，在与它对称的北半球则吹着东北信风，它也因此得到了东北季风的名称。在这两个信风地带之间是无风区。当太阳向北移动，陆地与海洋的温度渐渐趋于平衡。此外，将近春分时，北半球不再有盛行风，开始吹变化不定的风，风平浪静与狂风大作交替进行；而在南半球，终年盛行东南季风。

随着太阳在北半球的黄赤交角变大，亚洲大陆的温度比海洋温度上升更快。而在新荷兰与非洲南部，大陆温度下降。7月和8月，两者温差达到最大，在此期间，北印度洋恒定不变的海洋风比以往更少。

当我们观察这两个温差最明显大陆的相对位置，并且考虑远离赤道的水团运动要受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确信这一季风气流来自西南。另外，从4月到10月将一直盛行这一季风。因此，当南半球终年盛行东南信风时，在赤道的另一侧，冬季吹东北季风，夏季吹西南季风。

这些季风同时侵入邻近陆地，但受大陆地形的影响，风向会产生变化。在冬天的那几个月份，我们可以发现是北北西风。甘姆^①说过，1000股风里有720股风是朝这一方向吹的。到了3月，这一偏向渐渐缩小。而且南风要比北风更常见，西风比东风更强劲。随

^① 甘姆(Ludwing Friedrich Kamtz, 1801—1867): 德国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译者注

着太阳逐渐升高，到夏至时，风向又变为东南偏南，与冬季的风向截然相反。

当太阳的黄赤交角朝南偏移时，风向朝西转变，到了冬天，它又一次成为恒定西风。

太阳黄赤交角的变化对季风的影响同样表现在季风在不同地点所盛行时间的不同。在靠北的地方，不仅太阳到达顶点的时间相对较晚，西南季风的开始时间也相对较晚。在马拉巴沿岸的安江国小城（北纬 $8^{\circ}30'$ ），4月80日已经开始刮起季风。而在庞贝（北纬 19° ），则要等到5月15日。这一天，两个城市的太阳都达到了顶点。

在阿拉伯半岛，季风的出现要比非洲沿岸晚一个月。而科罗曼德海岸的季风要比锡兰岛北部晚15天或20天。

位于印度洋东部的群岛附近，这些季风风向的改变幅度尤为明显。其实，在极其遥远的古代，季风就促进了印度和埃及的交流。

当埃及王朝寿终正寝，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戛然而止，这些风也渐渐被人遗忘，因为如果在亚历山大时代季风就已经被人熟知，那么尼阿库斯^①就不会进行这样一次从印度河河口出发一直到波斯湾的漫长与艰辛的航行了。

从季风的实用性角度看，就拿我们这次航行来说，为了能在最适宜的天气前往中国，我们必须绕道好望角，这样在东南信风穿过印度洋之后，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从4月一直盛行到10月的西南季风，它从苏门答腊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吹向中国沿海，在回航时，也就是从10月到4月，又可以赶上以相反方向运动、从中国吹向

① 尼阿库斯(Néarque)：亚历山大的副官，航海家，生卒年不详。——译者注

海峡的东北季风。

我们已经考察了正常情况下运动的洋流与气流，但总会有大量突发气象打乱其中的规律。这类气象干扰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便是风正常的风速与风力。

在我们的北半球，温带地区的平均风速为每秒 5 米到 6 米。中速风的速度为每秒 2 米，当达到 10 米每秒时为劲风，20 米为强风，25 米时就会出现暴风雨现象，40 米就是飓风来临。

在航海术语中，我们用在一小时之内所经过的海里（相当于 1850 米）数来表示风速。

如果风速为 4.5 海里每小时，我们就说：轻风

_____	8	_____	微风
_____	16	_____	和风
_____	36	_____	劲风
_____	62	_____	强风
_____	88	_____	暴风
_____	120	_____	飓风

1836 年 11 月 29 日的飓风每秒钟移动 36 米。早上 10 点伦敦出现暴风雨，到达海牙是下午 1 点，4 点到达埃姆登，6 点到达汉堡，9 点半到达斯德丁。

至于风的强度，我们姑且认为有四个等级：一级风撼动树叶，二级风吹弯小树枝，三级风使大树干弯曲，四级风摧毁树干有时甚至将树木连根拔除。

在海洋和在陆地一样，我们观察到一种经常和飓风一起发生的现象，就是龙卷风。

在海上，龙卷风由以回旋运动上升的圆锥形水团组成，而悬浮在大气底层的喇叭状的水蒸气也做回旋运动下沉，以倒圆锥的形式

与上升水团相遇。因此，这两个锥顶相连的圆锥在中间部位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计时沙漏或细颈瓶的扭旋形圆柱。

这一大气现象通常是由受挫风的急速旋转引起，它以双重漏斗状的旋转形式聚集海洋以及大气的水分。

这些急速旋转的狂风也形成了令航海家心惊胆战的台风，尤其是在中国海域。

不管暴风雨和飓风的威力有多大，受扰动的海洋表层从来不会超过 40 米。也就是说，在 40 米以下的海洋底层，水团仍是平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水团静止不动，它不仅受由密度变化引起的连续排水运动的干扰，尤其还受海底洋流运动所带来的水团移动的影响。

关于波浪，它的上升幅度不会超过 10 米，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一艘在最深的海沟里航行的轮船，在两个波浪之间它能纵倾的深度只有三十来法尺。所以“山积波委”这一表达方式只是夸大其词。

波浪的运动即为水面的起伏。从最简单的波纹到浪潮或波涛，水面波动的幅度都与风力和风速成正比。在受变化无常的海风拍打的近海岸和海洋浅滩处，波浪几乎都为短波。突然掀起时也悄无声息的波称为无声波。

海洋的波动并不是类似于河流的水流流动，而是一种冲击下的平衡运动。

根据所受冲力的程度，水进行向前向后的振动，就像一根长绳在某一平面的运动轨迹，抓住一头对其进行晃动，另一头固定或任由它活动，绳子就形成一个个蛇形弧的波峰。当冲力越大，这些波峰也就越陡，但是绳子似乎是做了无用功，因为它并没有改变位置，它只是振动。在有波纹、起褶皱、受搅动或汹涌的海面也都是

这种现象。

但是，我们知道在狂风吹拂下，海面下的水团在激烈的冲力作用下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位移，相对于海面大范围的澎湃汹涌来说，海底的运动确实显得很微弱，但也足够将翻滚的波浪推向遥远的海滩，或者在海崖峭壁的角砾岩上激起滔天白浪，比如，美丽岛西南海岸就被称为怒海。

风暴过后，并不能一下就恢复平静，风已经落下，但海仍在怒吼。不过，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海上的波浪有了明显不同。在波峰处，波浪相对不太汹涌，起伏也相对较小，我们可以借用波峰的“白色卷发”这一形象说法。波动幅度开始变大，弧度变长，也更具规则，波动速度渐渐变慢。

这样一来，轮船就无法满帆行驶，平衡难以得到保持，于是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横摇。

每隔几分钟，我们会受到一浪高于一浪的波涛的袭击，声音振聋发聩。随着浪头落下，海面恢复平静所需要的时间增大，这一规律性的有浪掀起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长。

有时，如果没有风，大海可以连续几天风平浪静，可是我们惊奇地发现，轮船还是有横摇迹象。这是其他翻腾的海域反冲力的作用，从远处将它们波动的水团推向我们，因此是波浪向外延伸的作用力导致了船的横摇。

我们也知道，即使是一个最小的冲击力，水面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它的作用力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只要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让一块很小的石子落下，我们就可以看见一圈圈向外辐射的涟漪将布满整个湖面。

风暴的干扰只是一个特例。尤其是在大西洋，几乎常年凉爽的信风只会轻轻吹皱水面，在无风区就更加安静有规律。这样，我们

才得以好好研究一下变化无常的海洋颜色。在昏暗的天气下，海水呈灰色，晴朗天空下的海水则是带绿色的蓝色。地中海的颜色通常为蓝色，而在北大西洋，海水是带绿色的蓝色，在赤道上变为带蓝色的苹果绿色。在几内亚湾，是白色的海水，加利福尼亚的海水是鲜红色，到了马尔代夫近海，海水又变成了黑色。

中国沿海淡黄色的海水一方面是因为水里的泥沙由注入大海的黄河带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鱼类受精卵的大量繁殖，因为水面不仅仅是米黄色的，而且凹凸不平，密布着一道道由受精卵形成的突出物，与耕地里的沟壑非常相似。

我们从船上的一位已经去过中国的军官那儿得知，这一现象在1854年的春天尤为明显，从中国一直延伸到新加坡，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地带以及马六甲海峡。

但是，在所有这些海洋颜色的变化中，最明显的变化当然要数磷光所导致的海洋颜色变化。在某些夜晚，它使得水面光彩照人，大片的水域仿佛正在慢慢融化。最常见的情况是，只有受扰动的海面看上去才像是在燃烧，比如波浪、船舶行驶时激起的尾流和航迹，尤其是被小艇的桨所划破的水面。这一类被搅动、喷射而出的水花闪闪发光，颜色完全跟潘趣酒燃烧时带蓝色的白色火花一模一样。在高纬度地区，人们对这一现象也并不陌生，但是热带地区更常见，光亮也更耀眼，因为要产生这一现象，必须同时满足热量、电能、光亮等条件，而且必须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有光射入大气。在我们的航行中，我们只在赤道上观察到了一次非常明显的现象，完全符合所有上述条件。总之一句话，海水要想产生磷光必须有电的输入，比如某个雷雨夜，在强大电压的作用下，雨水可以炯炯发光。

磷光现象是在夜间产生，在白天产生的另一种漂亮的光效应便

是正午阳光照射下的粼粼海面。当一阵微风吹皱海面，所有被溅起的水珠都成了光芒四射的珍珠。我们姑且只能用一个老掉牙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只有眯起眼睛才能经得住的耀眼光亮，就像铸打被烧成了白色的铁时，在榔头捶打下所迸发出的炽热火星。

在赤道上无风的日子，除了看天看水我们还能干什么！就是这样！在这些时光里的某一刻，在后桅帆投射的阴影下，我们手支后舷，静止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大洋的水，平静的海面犹如一面镜子，阳光直射在上面，我们自得其乐地凝视着海底一个由阳光的反射光形成的光圈，向四周发散出漂亮的光芒。太阳正在顶点，观察员的头与太阳圆盘重叠在了一起，他用一个反射型圆锥体，一直盯着发光源。太阳倒映在海面上，四周围了一圈光轮，这样的画面很是奇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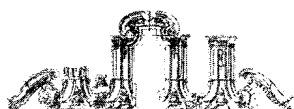
奇妙的还有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当它出现或躲避到一团团潮湿的絮状云后面时，圆盘被严实的云朵遮蔽，它的光芒以辐射的光束形式从云层缺口喷射而出，此时仿佛镶了金边和银边的云层会刺得你睁不开眼睛，这正是教堂彩绘玻璃上的光轮所要展现的美丽效果。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能明白喜欢阳光的印加人，至少，阳光是创世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的最完美体现。

光效应只是光的一幅苍白的画面，但是它所引起的衬比现象，使得它并不显得比光逊色，这就是在某个下过雨的夜晚，当暴风雨停止，月光穿过乌云的画面。

以光束形式从云层间隙向外辐射的月光为海面上了一层银色，接着又在海面产生反射。被照亮的这块海域与其他视野之内的黑点产生了巨大的光亮对比。之后，月亮隐没到云后或完全消失不见，昏暗的月弓越来越暗，暴风雨掀起了波浪，大海在咆哮，猛烈击打

着船帆的狂风推动轮船以每小时 12 海里的速度行驶，在这片大雾笼罩的暗夜中穿行。这就是“山林女仙”号在“风暴角”附近的情况。



14

从好望角到中国的航线——马鲁古群岛

帝汶岛 1860年3月

航海家们并不总是选择同一条航线从好望角出发前往中国沿海，这也是必然所致。根据盛行季风有利或不利于航行，我们可以走马六甲海峡或巽他海峡。当两者都不行时，还可以走马鲁古海。在所有这些航海方案中，大洋洲上的海峡、群岛、列岛都是必经之路，这一位于亚洲和美洲之间由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密集型群岛区所占面积位居世界第五，总人口也许有两千来万，由多个人种组成，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带点混血。

位于亚洲和新荷兰之间的群岛被称为马来西亚群岛。新荷兰和其他一些位于南半球尽头的点组成了澳大利亚。而在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一系列难以计数的岛都被归为波利尼西亚群岛。

至于另两个毫无意义的分法——北半球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和南半球的美拉尼西亚群岛——我们就不再增加大脑的记忆负荷了。不过这一命名法的唯一优点是指出了在大洋洲，黑人人口占

据了优势^①，因为这里有两类人种，一类是土著民或者说最先扎根落户的黑色大洋洲人，属原始部落，吃人肉，在澳大利亚尤其常见。

还有一类就是驱逐了黑色大洋洲人的黄褐色的大洋洲人或马来人。从人类学角度来讲，他们在体质上优于前者。他们的语言从同一种民族语发展而来，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他们是出色的航海家与能工巧匠，但是在文明起步阶段，他们还是延续了嗜食人肉的天性。

巽他群岛是他们起源的共同中心。总的来说，亚洲群岛上的居民基本上都为伊斯兰教徒。

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先后来到这里与部落杂居，对他们进行剥削或驱逐。

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组成了英国人的大洋洲。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了统治，但在远东海域占据优势的还是荷兰人，他们用法律规定整个大洋洲的一半人口归他们管辖。

我们即将经过荷兰人的领地中心——爪哇岛。在等我讲述经过巽他海峡和在中国海的航海经历时，还是先让瑞里昂·德·拉·格拉维耶雷^②先生带领我们穿越马鲁古群岛。世上再也找不出一位比他更出色的导游和讲故事的人了。

这位“巴约纳”号的前任船长告诉我们，以前，那些路经好望角前往广东的船只，总是在1月最初的几天出发，一直到第二年的6月才能回到欧洲。历时达18个月，包括为了能圆满完成航行的中途停泊休息时间。

① 密克罗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都属于黑色人种。——译者注

② 瑞里昂·德·拉·格拉维耶雷(Jurien de la Gravière, 1812—1892): 法国上将，一位海洋历史领域的多产作家。——译者注

因此，人们非常关注是否有季风的保驾护航，它们引导阿拉伯船只从非洲东海岸驶向印度斯坦^①沿岸，也带领着中国帆船从天朝近海到达马六甲半岛。

这些被称为季风的大气气流所产生的交替影响一直到玛丽亚娜群岛和日本沿海都还能感受到，人们总是由它们确定前往广东或欧洲的出发日期。

乘着从4月一直刮到10月初的西南季风，我们于8月抵达了中国，并打算在2月底之前重新从中国出发，以赶上接下来将在海面上盛行的东北风。

今天，横亘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5000古里总算在4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被穿越。

在中国海域运送孟加拉鸦片的快速大帆船和大胆的走私船是最先学会与反方向季风对抗的冒险者。

战船和商业巨轮寻找的是一条安全性更高但稍显迂曲的航道。他们已经发现了如何绕过季风的方法，即通过赤道上的其中一条邻近海峡进入太平洋。所以，为了绕过季风，就必须先抵达太平洋。

我们知道，这片无边无际的水域连续不断地被信风推向西部，在抵达亚洲海岸之前，会遇到一系列由于一些狭窄海峡的存在而断断续续的岛屿。从新荷兰沿岸到台湾岛，我们可以看到朝西北方向排列的新几内亚岛、济罗罗群岛、莫罗泰群岛、杜鲁尔群岛、海岸陡峭的棉兰老岛、萨马岛、吕宋岛，最终被在深层变质作用下形成的巴布亚和巴士海峡拦截。在这个庞大的岛群里，一支清晰的自东到西分布的岛屿分支将新荷兰海岸与马来半岛海

^① 印度斯坦：指恒河中游地区。——译者注

岸连接在了一起，并为南半球的海洋设置了一道天然屏障，仿佛是为了击退来自太平洋的波浪。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是这一岛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向北分布的岛屿分支形成了包围印度支那海域的界线。

因此，为了能在逆行季风中抵达天朝海岸，在绕过好望角之后，就必须朝帝汶岛驶去，从济罗罗群岛的北部或南部进入太平洋，在盛行于赤道的多变海风的帮助下向西前进，接着又一次穿过靠近巴士群岛的天然屏障。

在穿越了新荷兰所在的纬度之后，乘着南半球海洋上的大风，我们抵达了将帝汶岛与安吉岛分开的海峡。

帝汶大岛的右侧是一片平静与庄严的景象，海岸线整齐划一，被一层暗绿色遮蔽。在它对面，是弗洛里斯、龙布陵、潘塔尔、安吉火山高峰群。

帝汶岛海岸线上残留着葡萄牙的殖民基地，象征着这个在阿尔布克拉克^①、若奥·德·卡斯特罗^②的刀光剑影中铸就的庞大帝国的昔日辉煌。

它的海滩上密布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用来捕猎鲸鱼的小房子。

17世纪中期左右，葡萄牙被迫将他们最富饶的战利品拱手让给荷兰人。他们在印度支那海域只剩下阿洛岛以及住有500000居民的东帝汶岛。

驻扎在海滨的中国华侨往爪哇、新加坡运送由渔民在西里伯斯海采集的海参、蜡以及从内陆运出的檀香木。

在炽热地带，热带森林疯狂地蔓延生长。这里的田地从来不知

① 阿尔布克拉克(Afonso Albuquerque, 1462—1515): 葡萄牙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代被派往东方的第二任总督。——译者注

② 若奥·德·卡斯特罗(Juan de Castro, 1500—1548): 第四任总督。——译者注

道还有一种颜色叫秋天的枯黄，鲸鱼星座下的人们也从没见过春天全体的树芽一起萌发。在这里，一天中的每一钟点，一年中的每一时刻，我们都可以听见大自然永恒的呼吸声和窃窃私语声。大地丰富的乳汁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如果不是人类的手去控制它或引导它，它将泛滥成灾，后果甚至不堪设想。

如果放任这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自生自灭，那么它所覆盖的所有地方都将成为一个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海滨上布满了向大海蔓延的红树，犹如一群正准备投身惊涛骇浪的山林女仙。要想在这片密林里，在这些为了抵抗海水的冲击而盘根错节、匍匐生根的丛林之中开辟一条道路只能是枉费工夫。山被一些百年老树环绕，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穹顶，遮挡了日光的照射。在那儿，长满兰花的老树干根部发出了无数新枝，长出片片绿叶，犹如一个个小花坛，又或急不可耐地从地底冒出树茎。在它浓荫蔽日的藤蔓下，旋花的条条花串从一个树枝伸向另一个树枝，编织成千千万万个花环，将整个树林团团围住。只有一场大火才能毁灭这片膏腴之地。竹林枝叶轻盈地婆娑作响，蓖麻的蒴果上长满了小刺，木槿开满了紫色的花朵，它们组成一道保护墙，包围住了一块耕地。在耕地上，香蕉树用它宽大的叶子遮蔽着印度小棚。在它附近，长满了细长坚韧的槟榔树，树茎乳白色的番木瓜树，被海风压弯了腰、密布青翠花斑的椰子树，椰子树上总是挂满圆鼓鼓的果实。

“在这片原始森林里，一场壮观的大自然演出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菩提树，掌状复叶的木菠萝，爬满粉红色花串、挂着巨大长角果的洋兰为树林镶上了一道华丽的边。它们那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叶子与蒲葵、铁树整齐划一的暗沉交错在一起，相得益彰。羽冠为黄色的白鸚栖息在茂密的罗望子树丛中间，体型庞大的金丝雀则占据了树丛的最高点。鸽子在肉豆蔻树间嬉戏玩耍，胭脂红和天蓝

色相间的懒猴在棕榈树长长的叶柄上轻轻为自己打秋千。在一串串正在生长的果实周围，飞舞着大群黄蜂和花蜜鸟，它们看到大片娇皮嫩肉的瑰宝，迫不及待就将弯曲的喙直插入管形花冠的底部，寻觅昆虫和花蜜。”

在马鲁古群岛，荷兰人将他们的海外省省会建在了安波岛上，以管辖整个群岛。安波岛从属于它的殖民帝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竞相匹敌。安波岛是生产丁香的主要基地。班达岛是唯一种植肉豆蔻树的岛屿。

安波岛大约有 30000 居民，岛上一边是用马来竹建成的茅屋，另一边则是中国城。他们精湛的手艺、勤劳的传统以及做生意的天赋为欧洲人的殖民统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辅助。这些母亲都是马来的华裔，与天朝的能工巧匠们并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与另一人种通婚也没让蒙古人产生改变。他们还是没有摆脱一对斜眼，脸颊仍保留着棱角，肤色仍旧暗淡灰白。在他们的移民过程中，这一民族的长相、服装、天性和习俗都未曾改变。

每当夜幕降临，在中国城里，绘有图案的纸灯笼把沿海伸展的长街从这一头一直点亮到另一头，中国人就在下面贩卖起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每一所房子都似乎向所有冒昧的目光开放，但是一面屏风立在门廊中间，空气依旧流通，却保护着一个家族生活的全部秘密。

一穿过屏风，就可以在一个大房间深处看到一尊小塑像，顶个圆滚滚的肚子，红光满面，前面香火袅袅。这张供桌是供奉家神的，它使中国人想起远在他乡的祖国。其他一些供桌则用来祭奠祖先，每天都会有茶、干果、香烛献给这些受子子孙孙们敬重的亡灵。

安波岛本地人却好吃懒做，是工作的宿敌。他们在灰烬里烤制

用西米椰子茎髓做成的蛋糕，用竹筒收集由另一种棕榈树柄分泌的丰富汁液，他们从来不想拥有这个世界上的多余之物，认为休息便是最大也是唯一的享乐。

如果深入他们风景如画的居住区，你会看到他们要么蹲在自家门槛上，要么躲在院子里香蕉树的树阴下。他们从来不想放弃这份闲适，只有在去海边钓鱼的时候才出来走动走动，但也只是懒洋洋地把钓鱼线垂在鱼儿络绎不绝的海岸边。如果是穆斯林，他们就只得去枝叶繁茂的盆地行由穆罕默德戒规的净手礼。

安波岛的居民和帝汶岛、大部分印度群岛的岛民一样，他们外貌、语言、天性中的所有特征都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先是马来人。这个分散的大家族部落，尽管并不跻身于主流文明，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在地球上的重要地位。他们区别于被他们驱逐到深山的原始土著人，土著人的脸部轮廓更精巧，肤色更亮，头发也更柔软，和巴布亚人卷曲、不修边幅的短发形成鲜明对比。

马来人气质优雅，有着丰富的想象力，环境的诗情画意使他们身上散发着一一种独有的魅力。音乐让他们在最艰苦的劳作中保持轻盈，他们那细腻的耳朵可以轻而易举捕捉到音乐的声调和韵律，着实令人惊讶。只要听到达姆达姆鼓的回声，清亮的铜锣就可以随时加入沉闷的鼓声，两种声音配合得天衣无缝。桨手们驾着巨大的独木舟，顶着竹帆和双摆锤，在锚地平静的水面上快速前进，一时忘却了劳累，变得活力四射。

在岛上，外国人出门就坐轿子。在巴西亚，两个来自非洲海岸的黑人壮汉就可以抬起轿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在安波岛，竹子做的轿子需要同时压在8个或是4个肩膀上，抬轿子的人即使是在最崎岖的路上都能健步如飞。

“幸福的安波岛人除了种植业和配制丁香，不知道任何产业。

他们在香料中出生，在香料中死去。在他们出生那天，会同时种下一株丁香树，伴随他们一起成长；当最终一刻来临，丁香树上的花香会漫布他们死去的遗体。虔诚的马鲁古人在供奉给守护神的祭品中有两种绝不能缺的树：丁香树和西米椰子树。如果马来人对希腊的美丽想象是由几个腓尼基商人引进的，那么如果智慧女神密涅瓦在看了一株长满绿芽和粉红色花朵的丁香树枝后，说不定就把传统的橄榄枝留给安波岛了；而色列斯说不定早就扔掉了由金黄色麦穗围成的王冠，为自己重新打造一个西米棕榈叶王冠了。对安波岛居民来说，西米棕榈树就是爪哇人的米和巴西人的木薯。所以，如果一整天里我们都没看过人们砍伐一株西米棕榈树，剖开充满木质淀粉的树干，用一个小竹斧取出淀粉，倒进一个用椰子树叶柄编织成的袋子，那这一天实在是太不完整了。接着人们把袋子放进流水中摇晃，以快速分离纤维部分和营养丰富的谷蛋白，这种提取方式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可以得到将近 200 千克的面粉。”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里的迷人海岸在年末时，也就是这一纬度的盛夏之时，将成为瘟疫滋生的场所。这时的天气不再是使马鲁古的省会享有盛名、有益健康的天气，在巴达维亚被称为欧洲人的墓场的年代，安波岛刚好为荷兰公司的员工提供了一个迷人的避难所和可以助人恢复体力的气候。而今天，我们却对安波岛之行惶惶不安。连续不断的地震已经让这个岛屿面目全非。每年，恶性疟疾在 12 月（夏天）就开始爆发，残酷的灾难一直持续到冬天，也就是来年 4 月。

驻军因此损失惨重，尤其是 1847 年。但是大面积的植物、富饶的物资、养生之道以及良好的卫生措施又将安波岛拉回到生存环境一流的岛屿之列，成为荷兰人的天堂，从而保证了它未来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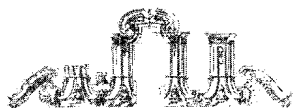
从安波岛向中国海岸进发的过程中，我们穿越了分隔布鲁岛和马尼帕岛的海峡，之后抵达苏拉群岛和欧比岛。

在济罗罗岛西海岸前方几千米处，是平地升起、有火山口的特尔纳特火山锥和蒂多雷火山锥，就如海拔 1400 米的斯特龙博利岛上的火山口。

在天底下，也许再也找不到一个像特尔纳特一样的角落了，它在如此有限的空间里汇集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景致和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里的火山锥上，挂满果实的椰子树、黄花绽放的椰子树、被红色的浆果压弯腰的咖啡树生长在来自中国的荔枝树、橙子树、倒捻子树和爪哇榴莲树旁边，在带刺的树种之间郁郁葱葱。这种肥沃并不只属于特尔纳特。组成马鲁古群岛的许多岛屿都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绕过济罗罗群岛和莫罗泰岛之后，我们航行在太平洋的长浪上，以抵达巴士群岛间的海峡，向天朝海岸驶去。

在赤道附近，北半球的信风区和盛行普通风的南半球的海岸地区之间，是盛行不定风的地区，那里多暴雨，逆向风盛行。阳光穿过云层的几率很小，黑压压的云层几乎没有间隙，淡蓝色的云团密密麻麻地压着地平线。但是当向北方驶去，在帛琉群岛和卡洛琳群岛之间行驶时，我们又赶上了强风。风绕过巴士群岛的山顶，带领我们在满帆之下进入了中国海域。



15

从阿姆斯特丹群岛和圣保罗群岛到巽他海峡的航程——印度群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

新加坡锚地 1860年4月

之前一直狂风暴雨的天气使我们没法在圣保罗岛停泊。3月12日的白天，汹涌的大海总算平静了些，不过船的横摇仍然剧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不便。

在这一纬度，南纬 39° 的地方，空气清新。温度计指向了 15°C 。几只燕子，一只个头中等的信天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黑脚信天翁，还有一些海燕跟在我们船尾。

一艘驶在我们后面的三桅帆船似乎升起了所有船帆，这是一艘朝新地岛方向行驶的捕鲸船。由于比“山林女仙”号更轻，船帆也鼓得更满，它在夜间就超越了我们。这是第一艘我们不得不向其致以敬意的轮船，因为一路上到目前为止，都是我们的战舰把其他轮船甩在了后面。

在微风的推进下，我们满帆前行。船的航速稳定，军队可以在甲板上进行军事操练，步枪和大炮的操作练习也恢复正常。

3月15日，我们的旅伴里多了许多鸟儿：白色、褐色和灰色的信天翁；棕黑色的巨型海燕，其中一只还有白色的颈毛；普通海鸥以及太平洋鸥。

此时的我们与身处南纬 43° ——冰块漂浮的界线有着同样感受，平静温热的空气、 14°C 的气温仿佛将我们带回了9月中旬的法国。在日落的余晖中，甲板上的合唱团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中唱响。西边的云层被渲染上了金色和银色，熠熠生辉，与组合成了最神奇图案的靛蓝色云朵形成了鲜明对比。

3月17日，天气有异，开始烟雨朦胧，我们的航行方向转为东北方向，与新荷兰的西海岸平行行驶，南纬 45° 、东经 100° 。

在顺风下接近巽他海峡的畅快感令每个人都欢欣雀跃。

18日。好风，行程顺畅。船长组织了联欢会，歌声、铜鼓声不断。

接下来的几天，随着我们离回归线越来越近，温度也不断上升到了 15°C 、 16°C 、 17°C ，到南纬 34° 时温度达到了 18°C 。

鼠海豚和普通海豚沿着轮船嬉戏。在我们的视野所及之处只有一艘轮船，我们猜是“冒险女王”号。

鸟儿变得稀少。一只黄喙的褐色海燕，一整天里都形单影只。

3月23日，南纬 27° ，东经 97° ，气候变得与先前完全不同。酷热难当，温度计是 24°C 。

天气不错，阳光灿烂，微风，是南半球信风盛行初期。天上飘着云絮，空气温热。

鼠海豚和普通海豚的身影还在。第一次出现了在逆风中翱翔的长尾鸬。在它们飞翔时，我们还以为这类鸟的尾部只有一根光秃秃的长羽毛。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它尾部的两根羽毛平行合并成了一根。

长尾鹈四只爪都长有羽毛，它们的头部和喉部完全被羽毛覆盖。与其他鸟类最大的不同就是尾部两根狭长的羽毛，如一根长销钉。

它的嘴部呈拱形，翅膀不长。与日夜不停飞翔的信天翁、海燕不同，长尾鹈逆风拍打翅膀，并时不时转变方向。

它们在海上的飞行可以很远，但活动范围总是在两条回归线之间。而且，它们的出现总是意味着极热带的即将出现，这也是我们将它称之为回归线之鸟的原因。

不得不说的是，在北回归线和赤道上，我们都没有发现这种鸟儿的踪迹。它们更多地出现在南回归线上。

我们也从没有见过它们在水面休息或滑翔。

在一个满天星斗的美好夜晚，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两个小麦哲伦星云，像两团云絮。水手们管它们叫毛里求斯和波旁威士忌。同时，在南十字座附近，是著名的被称为“煤袋”的银河洞穴。我们很少能碰到如此清澈、适合于观察天体的夜晚，闪烁着光芒的天狼星与海面上的倒影交相辉映。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见到了成千上万的飞鱼。受到捕猎和轮船的惊吓，许多飞鱼撞上了船沿，非常罕见的是，其中一只小飞鱼掉进了底部炮台的小房间。至于这些奇特小鱼的特征我们之前已有叙述。

那天，从我们身边飞过的长尾鹈也多了起来，羽毛很长，全身银灰白。还有一种白色长尾鹈，短羽毛，黄色的喙，个头如鸽子。

3月27日，太阳从左舷落下，右舷下海浪的倒影染上了一层漂亮的紫红色。海水如此令人注目的颜色，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气温在增加，温度计显示27℃。在温度更低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信天翁和海燕了。最后一个例外：一只褐色海燕正惊恐地向南方

飞去。

第二天，我们发现了一些翅膀极长的军舰鸟。这些鸟四只爪子都长满羽毛，脸部和喉部皮肤裸露，喙为钩形。尾部分叉，翅膀长得惊人，能达3米，尽管它们的躯体没有比一只鸭子大多少。它们的飞行速度极快，时而掠过海面，时而升至高空。

正因它们性能良好的飞行能力，我们才称其为军舰鸟。

这类鸟几乎完全靠捕食飞鱼为生。它们甚至会迫使其他食鱼性鸟类吐出已吞下的食物，进行掠夺。

和长尾鹳一样，军舰鸟也是南回归线上的鸟。

它们在沙滩上筑巢，一般产两个或三个蛋。

3月28日，我们惊喜地看到除了沿着轮船飞翔的鸟类，还有一支由五只蜻蜓组成的小分队。这是我们快要抵达巽他海峡的迹象，天气闷热(29℃)，伴随着闪电、雨水、闷雷，还有海上的磷光现象。

整整三天，我们遭遇了气旋。海雕在轮船周围盘旋，被暴风雨击落的海鸟们纷纷避难于横桁上。鲣鸟不管是体型还是羽毛，都和海鸥与啄木鸟非常相似。

鲣鸟四爪披毛，很像军舰鸟，只是球拍状的尾巴上有10根长羽毛。此外，喙上没有鼻孔，通过一个位于上喙的边缘呈锯齿状的缺口呼吸。它的叫声与鸭子和乌鸦的叫声并无二致。

4月1日，我们在爪哇的西北部看到了郁郁葱葱的海岸，呈阶梯状排列。在与海风进行了殊死搏斗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了巽他海峡。轮船在蒸汽机的带动下愉快地往前行驶，各种热带植物组成的矮树丛将两边低矮的陆地遮得严严实实。

4月4日，晚上9点，我们穿过了爪哇的荷属小城阿周那和中心岛，人们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海峡最窄的两点之

间。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爪哇海和苏门答腊海，海面上漂满了被漫天狂风连根拔起的棕榈树和红树，从远处看，我们还以为是一艘艘小船。其中一个“漂流岛”上，停着三只海鸥，它们振翅飞向了我們。在这之前，我们还见过几只金丝燕，介于我们的家燕和雨燕之间，更像后者：全身乌黑，尾巴分叉，叫声啁啾婉转。

在吕宋岛，我们发现了一艘法国蒸汽护卫舰“拉普拉斯”号，它们的任务是为过路的运输帆船提供牵引。

接着又碰见了几艘轮船，尤其是“巴达维亚”号，一艘荷兰蒸汽船，以及一艘中国平底帆船，装载了一支十来人的团队，这些人有着柠檬黄的肤色和蒙古人的外貌特征。

7日，星期五，我们进入了中国海，朝新加坡方向驶去。我们现在正处于马来西亚中心地带，对于这个国家，我们也可以简单说说。

瑞里昂·德·拉·格拉维耶雷先生告诉我们，在200万平方千米的面积上，这里居住着2300万人口，相当于印度群岛的总人口，而荷兰人要求得到150万平方千米和1600万人口的所有权或者说宗主权。

在赤道南部，荷兰只承认以澳大利亚海和太平洋为边界的殖民帝国。

它的霸权北至北纬 3° ，南至南纬 10° ，从东经 95° 一直跨越到东经 133° 。

这一广阔的版图包括了将近四分之三个婆罗洲以及五分之四个苏门答腊岛；还包括大部分西里贝斯岛和爪哇岛，而爪哇岛在世界地图上所占据的空间比巴伐利亚、汉诺威联合起来的面积还大；帝汶岛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荷兰王国；另外还包括弗洛里斯岛、松巴哇岛、班卡岛、檀香岛、巴厘岛、龙目岛、马鲁古群岛。

这里的大部分岛屿通过一段长长的火山隆起将印度斯坦和澳大利亚的海岸连接在了一起，也可以说将新几内亚沿岸与菲律宾海岸相连。剩下的一些岛屿，如西里伯斯岛和婆罗洲，则镶嵌在这部分被荷兰人变成了湖的印度洋中间。

然而，只有位于中国海入口的爪哇群岛、婆罗洲，马鲁古海上的班达岛、安波岛是唯一受这一庞大帝国全方位统治的部分。经过长期斗争，荷兰宗主国最终取缔了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

苏门答腊岛与马六甲半岛相邻，是宣传伊斯兰教的主要基地。相反，通向科罗曼德海岸的爪哇岛东部成了最后到来的印度移民的中心。在 14 世纪末，印度教的统治势力也非常强大。

伊斯兰教入侵印度斯坦则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在与这一古老文明的竞争中，伊斯兰教渐渐占据上风。

印度王朝的覆灭随之而来，那个时代也是马来人口急剧爆炸的时代。

葡萄牙人在已被荷兰人稳坐江山的附近海域加快了侵略进程。早在 1596 年，荷兰人就已入侵印度群岛，并将政府所在地建在了巴达维亚，尽管巴达维亚有害健康的热带气候臭名昭著。

爪哇岛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之一。它是继弗洛里斯岛之后，新大陆上受海底动力作用喷射而出的地球内核物质的最大一块碎片。

从真正意义上说，爪哇岛上只有一列长长的玄武岩山脉和一些火山峰，被宽阔的冲击岩层带团团包围。这里的暴雨在 1 月和 2 月降落。

索拉特山脉由石灰石质的山梁分支支撑，金丝燕尤其喜欢将黏糊糊的、胶质的鸟巢筑在这儿的沙巴岩洞里，这就是中国人一心寻找的东西。我们给了一位中国农民 17 万法郎，收购他在这个地下迷宫里搜集到的所有燕窝。在爪哇，这样的燕窝每千克售价大约

158 法郎。

瑞里昂先生说：“爪哇的大自然，是一本每走一步、每翻一页都值得我们惊叹、赞美、直呼不可思议的书！来到深藏于大山中的洞穴入口时，我们还在犹豫是否要继续深入地底，就在那时，阳光在我们周围展示了一幅梦幻般的风景。长着类似于雪松枝丫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用一片青翠覆盖了整个山坡。透过弯曲树干之间的空隙望去，遥远的平原令人遐想无限。黑色的猴子成群结队地在枝叶间上蹿下跳，年老的猕猴像位哲学家一样静坐在树枝上。光滑如缎的燕子在我们周围焦躁乱飞。大气平静，海蓝色的天空，就仿佛上帝也停了一秒，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但是没过一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两个爪哇人夹在了手臂下，我们踉踉跄跄地在这片深渊里乱窜，我们的导游，有如撒旦的恶神，使劲拖着我们。四周一片漆黑，我们的脚步实在无法在这个阴暗的、只有微弱火星的穹顶下继续前进。我们在这个长廊里走了好久，只听到水滴沿着岩缝一滴一滴滴落。成千上万黏糊糊的燕窝附在岩壁上。有人松开了几个走在前面的人，吝啬的阿克隆也总算同意释放他的猎物。当我们从洞穴里出来，重见这个完全绽放，像一位未婚妻一般挂着笑容的大自然时，我们的开心实在难以言表。即使是夏兰古堡里的囚犯或从威尼斯全封闭监狱里逃亡的战俘，也不见得会受到如此令人心醉神迷的第一丝自由曙光的致意。

“不过对于那些像矿工一样拼命挖掘洞穴里的通道，在潮湿的峡谷里攀爬，或把竹梯架在这些深渊里，只为每年两三次的搜集，到头来还分不到一点战利品的人来说，这份工作实在有些悲惨。

“沙巴岩洞每年能够提供 800 千克燕窝，价值超过 10 万法郎，也就是中国人在这里进行开采的收益值。

“我们可以对爪哇岛特产开出一份有趣的目录；这个富饶的岛屿有不正一个出售其产品的开放市场：不适合欧洲、新荷兰、美国市场的产品自有天朝人、印度支那人、马来西亚人、日本人去消费。稻米、咖啡、糖、靛青是产量极大的产品。在主要特产方面，你会看到有价值上百万法郎的燕窝。你肯定也已经注意到烟草、生姜、冷杉木、珍珠、乌龟壳、鱼翅，接下来还有茶叶、桂皮、麝香和胭脂虫。受益于有利可图的私有产业的发展，爪哇岛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也汇聚了新的文明。”

稻田在平原上无边无际蔓延，咖啡树包围了山坡。山脉的斜坡上，是一块块平坦的茶园。仙人掌形成了一块块带刺的三重畦地。

在1827年，荷兰人从日本带来了第一批茶树，种在了皇家植物园里。很快，巴达维亚郊区和布雷安格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茶树种植。人们不得不寻找一块超过海平面15古尺或18古尺，温度与天朝北方省市温度接近的地区。不过爪哇这一海拔高度的大气活动过于活跃，而土地也因为数百年的沉积过于肥沃，导致了出产能力过剩。

不仅植物的液流促使叶子生长，四季如春的气候也使农民一直保有良好的心情，不过当然也少不了农民对茶树从年初嫩芽的萌发到年末的悉心照料。在中国，当成群的收割人在一切转绿的月份给一夜之间长出叶子的灌木丛进行修理后，就可以不用管它们了，但在爪哇，就必须每天进行修剪，要选择最嫩的芽，最纤细的枝。这种繁琐的手工作业当然也提高了产品价格，他们自信这一优势可以打击中国在茶叶上的独霸地位。

这里有最精耕细作的茶园之一，它承包给来自厦门等地的中国人管理，与福建省的种植工艺差距甚小，不过结果还有待改进。爪哇茶口味收敛，带有点清香，由于走私者隐瞒了它的产地，得以远

销欧洲；巴达维亚没有一位居民喜欢这种劣质茶，可荷兰人还是企图扩大茶叶的种植，增加超过2亿的收入。

爪哇岛只出产15万千克茶叶。

仙人掌和胭脂虫在爪哇的种植取得了相对更大的成功。不过，为了使这一产业能因地制宜，和墨西哥加拿大一样，当地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特纳利夫岛，人们会随意在岩石间丢些仙人掌。一到风霜之日，叶子上就会出现大群褐色的昆虫，与扁豆差不多长，覆有一层淡白色鳞片。爪哇有真正的仙人掌种植园：丁香树和麝香树可不是在一片关爱与温柔的包围之中。在整齐有规则的畦地上，人们建了一顶有轮子的棕榈叶遮棚，在防止不受暴雨袭击的同时，也预防了害虫的入侵。

由于不断地从大地吸取精华，尤其是受到精心的照料，任何寄生植物都被拒之门外，仙人掌才能抵抗住成千上万次接踵而来、企图将它淹没的暴雨。再说胭脂树，胭脂树在65天或66天的生长期之后就完全成熟，当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果实从紧紧依附的叶子上取下来之后，胭脂树也就寿终正寝。人们将它放进烤箱烘干，24小时内得烘五六次，然后就可以运往欧洲了，到了欧洲后，胭脂已成粉末状，这种鲜艳的红色又被交到商人手上，绝不比古代的紫色差劲。

我们在爪哇收集了3万千克胭脂，在欧洲市场上价值70万或80万法郎。

在爪哇，我们遇到了老虎、水牛、犀牛、豹、小野牛、兼有野公牛特征的大型羚羊。那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正在搜寻在密实的树林或热带丛林中避暑的野生动物，突然来了一两名配备长刀的爪哇人，在猎人赶到之前割掉了野草，砍掉了一些藤本植物。接着是六个印度人，手中握有长矛，渐渐包围住猎物。他们就这样一步步逼

近目标，从各个方向将它围困在长矛之下，随时可以让猎物一命呜呼。

捕鹿采用围猎的方式，无需带狗，在把鹿赶得筋疲力尽之后，用大砍刀将它们一刀砍死。

另外两名骑马人也毫不畏惧屠杀犀牛，他们轮流敲打着大砍刀，伺机寻找它的后腿并一刀砍下。

其中一个让荷兰人长足面子的事实是土著人口的急剧增长，几个数据就可以证明一切。1816 年居民数为 460 万，经过不到 20 年的发展，这一数据上升到了 700 万。

牛痘疫苗以及配套的卫生措施通过伊斯兰教教士的双手在信奉宿命论的爪哇人身上起了良好作用，物产的丰富也为内部环境带来了稳定，人口因此得以稳步增长。今天的爪哇人口已经比 1774 年翻了四倍。

苏 门 答 腊

在爪哇西北端的对面，是广阔的苏门答腊岛，它的另一侧是巽他海峡，是轮船绕过好望角之后，向中国进发的常用通道，反之亦然。

苏门答腊是大洋洲上位于马来西亚境内最西面的大岛；它长 700 千米，宽 390 千米，也就是说，它比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合起来的面积还大。

一道长长的山脉纵横于岛上，最高峰不低于 4500 米，山脉上还有 4 座火山。

赤道横向穿过该岛，高温湿热，降水期长达 6 个月。

这里水道纵横，森林密布，生活着象群、犀牛、水牛、老虎、

虎猫、熊、猴子、鳄鱼、蟒蛇以及其他蛇类。

鸟类品种也很繁多，鸚鵡，黄蓝相间的鸽子，类似于班卡海峡、快到中国海那个区域的鸽子。

荷兰人占领了这块富饶之地的西南部，政府所在地在巴东市。

这里的咖啡、樟脑、胡椒、安息香买卖异常活跃。市面上的黄金销量也格外巨大。

岛上有 50000 人口，与西亚克的锡国人、吃人肉的残暴的巴杜人共同生息在剩下的国土上，他们几乎都来自大洋洲上的原始部落。在与这些吃人肉者进行商品交换的买卖活动或寻求他们的淡水补给，尤其是收购猎物时，航海家们也不太知道该进行怎样的自卫。

1850 年，“阿莱曼纳”号轮船在新喀里多尼亚附近海域不幸抛锚，他们派了 15 个男人、一名见习军官（德·圣法兰先生）和一名海军少尉前往陆地找水。海军少尉德瓦海纳先生认识那里的一位首领，在先前一次航行中，这位首领还热情款待了海军少尉。不过他将重新认识这群被认为已经进化了一半的原始人。整个部落都欢欣雀跃，他们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甚至包括首领的宝座，只要客人愿意留下。少尉拒绝了皇冠并动身告辞。

就在少尉和同伴回到海边之时，他们顷刻间被团团包围，攻击者的利箭射穿了他们的胸膛。少尉的拒绝令这群野蛮人恼羞成怒，唤醒了他们残暴复仇的天性。既然不能活着将他们留在身边，那么将他们的尸体留下也好。

过了好久，人们才派出第二艘小船来察看情况。最后只剩下两名临危跳进大海的水手，他们拔除细长的箭头，拼命划水，总算逃离了这群野蛮人的视线之后，才爬到高低不平的岩石上。在火堆燃烧的地方，他们目睹了 15 具不幸的牺牲品被架在火堆上炙烤，以

及所有恐怖的庆祝细节。

在同一级别的首领之间，按照习俗，他们会用长长的指甲尖从眼眶里摘下一只烤熟的眼睛互相交换，以表尊重。

一位活跃于这群恐怖生物之间的传教士企图使他们失去食欲，但也是徒劳，其中一位首领骂道：

“你要来点什么？如果你想尝尝的话可以说这很残忍，但千万别说这太难吃了！”

在结束“阿莱曼纳”号的悲剧故事之前，我们还可以再说一点，船上的其他成员回到了岛上，不过这一次是带着对这群野蛮人公平的惩罚而来，可惜他们已先一步逃到了深山里，其他人只好拿起还冒着烟的火把一把烧了那些肮脏的窝棚。

散居在大洋洲的大量岛屿海滨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也不得不对这群人退避三舍，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强者，是土生土长的岛民，而且也是受害者，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不得不互相残杀，吃其他人的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文明人的关系始终不太可靠。

说到这里，我们隐约预感到，在不远或很远的将来，情感丰富的中国人将扮演一个美好的文明人的角色。先不说他们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劳动人口，如果从此以后移民活动被中国政府合法化，换种说法就是带着家当在国家的保护下全家移民，那么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的吃人肉者会被逐步删减，因为这一人口置换是唯一可以消灭吃人肉这一灾难的良方。不管哪个年代，不管是在地球上哪个角落，这种人类的耻辱都可以被列为最恐怖的野蛮现象之一：嗜食人肉。

寓言里丰富的素材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这种骇人宴会习俗的踪迹，如坦塔罗斯、狼人、提爱斯特的故事，还有波吕斐摩斯残忍的

牙齿的故事，尤利西斯的同伴莱斯特恭吕人的故事。

根据斯特拉波^①和普林尼^②的说法，斯基泰人、日耳曼人、波西米亚人、克尔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样也曾经是吃人一族。

在发现美洲时，人们发现，在哥伦布的这片新大陆上，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加勒比人也有吃人的习俗，甚至连墨西哥和秘鲁这两个文明帝国也延续了这一习俗。

在北美洲和中美洲的原始部落中，吃人的习俗一直盛行。在亚洲有几个印度部落有此习俗；还有巽他群岛，澳大利亚或叫新荷兰，新西兰以及整个波利尼西亚。

不过，话要说回来，一般情况下，人类和狮子一样，只有在饥肠辘辘或者为了满足复仇的欲望又或者为了供奉无情的上帝之时，才吃人肉。

原始人对自己部落里的人还是很敬重的，但吃在战争中俘虏的敌人或作为祭品的牺牲者就无所顾忌了。

① 斯特拉波(Strabon, 约公元前64—公元23): 罗马时期最杰出的地理学家。——译者注

② 普林尼(Pline, 约公元23—79): 罗马地理学家。——译者注



16

中国地理——山岳形态——水文地理——矿物

前几章可以说是我们真正进入中心内容的开场白。在中心内容中，我们重点从医学卫生角度谈谈中国的天气。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先简单概述一下这个大国的地理和历史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对气候的研究就没有卫生学，没有气象学知识就无法研究气候，没有我们脚下这个国家的地理数据就无法对其气象进行研究，同时还需研究其医学体制以及这种医学对人们产生的影响。

尽管卢布鲁丘^①、马可·波罗、尼古拉·孔蒂^②都有过中国之行，但直到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德·伽马的到来，欧洲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才有了积极的认识。在那个年代，我们对中国的所有认识都来自于几个亲眼见过皇宫、京城大道的使者，一些驻扎在中国边境城市郊区的从事大宗买卖的商人以及为数可观的传教士们，他们的身影遍布任何地方，是见证历史的目击者。至于那些他们明

① 卢布鲁丘(Guillaume de Rubruquis, 1215—1270)：法国圣方济各会士。——译者注

② 尼古拉·孔蒂(Nicolas Conté, 1755—1805)：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译者注

显表示不满的事实，则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空间。我们也有一些中国地理书，不过都是些枯燥的目录清单，无法告诉我们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因此，对中国进行描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自1842年以来中国已经开放了5个商业港口，与日俱增的联系也使我们对这个奇特的帝国有了更多认识。

在我们找到的所有书中，对中国进行了最全面展现的是马特·伯恩的第二十本书，我们将简单概括一下。^①

满族皇帝通过武力征服将他的统治疆域扩展到了最大，并命名为鞑靼国。俄罗斯人迅速南下，同时向西伯利亚扩展，这块古老大地的中心成了两个分别从两端出发的国家针锋相对的地带。俄罗斯和中国因此成了两个毗邻的帝国，一条长达5000千米的分界线从巴尔喀什湖附近一直延伸到鸭绿江河口。

从鸭绿江河口到交趾国，中国的海岸线将近1500古里，面积几乎占地球可居住面积的十分之一。确切地说，根据误差最小的数据，中国居住着3亿到3.6亿人口。

这个声名远扬的国家不止一个名字。它的老百姓叫它中国，中心之国，因为中国人骄傲地认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只是它们的陪衬国或附属国。他们也称它为中华，位于中心的花朵；还有大清国，纯洁之意；神州，天上帝国之意；或者叫皇国，黄色帝国。不过，在由勒诺多出版的11世纪伊斯兰教旅行家的叙述中，人们已经称中国为“新”（Sin），波斯人将它发音为“新那”。这一名字使人联想起支那，即过去对西藏人、中国人以及居住在恒河之外的印度人的统一叫法^②。但是根据阿贝勒·雷缪萨^③以及其他学者的说法，这

① 《世界地理》，柯登博尔校，1858年。——原注

② 原文如此。——译者注

③ 阿贝勒·雷缪萨（Abel Rémusat，1788—1832）：法国汉学家。——译者注

一别称来自秦朝，它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 256 年。中国人只把这一别称归于这个朝代所处的年代以及往后推一点的年代，但它邻国的居民一直沿袭了这种叫法，甚至在秦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也未曾改口。根据“秦”的发音，马来人、印度人、暹罗人又称中国为支那、脂那或至那。这一名字首先被葡萄牙人所知，接着又传到我们国家。俄罗斯人继续称中国为契丹，也就是我们在中世纪时给它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在 7 世纪时，支那这一名字仍被中国旅行家杜环采用，他的著作由朱利安·斯塔尼斯拉翻译引介。

整个中国都位于大西洋的斜面，因此，它向东和东南方向倾斜，除了甘肃一带。甘肃位于中部高原的西部，那里的水道流入沙漠或沙漠中的盐水湖或邻国境内。

在内陆，两大山脉自西向东排列，分北岭和南岭。北岭上的华山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每一朝代的中国帝王都会在山上举行祭祀活动。

没有人知道这些山脉的确切高度，我们只能在远处欣赏它们终年积雪的山顶。这里相对于中国南部来说至少高出 4000 米。人们将这种有雪覆盖的山脉统一称为雪山。中国的地理学家指出在中国境内，终年积雪的山脉大约有 60 来座。

关于这些山脉的有关资料还非常匮乏，中国境内的其他山脉也有着同样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清楚，在这个国家，有用矿物的储量非常巨大。在南部和西部省份，金矿和银矿的储量丰富，已经有人在好几条河流的冲击地上挖到了第一桶金。在西部山脉，人们发现了铜矿、锡矿、铅矿、青金石矿、尖晶石矿、绿宝石矿、刚玉矿、蓝宝石矿以及其他珍贵的宝石矿。人们用滑石、绿泥石生产文具，用块滑石生产各类装饰品以及有名的中国瓷娃娃。片状的长石和含黏土的长石被称为高岭土，是瓷器的主要原材料。众所周知的

玉来自不同省份，它被用来制作大量花瓶和其他精雕细琢的物品，尤其是中国的土耳其玉。在东部，古老的石灰石和砂岩占主导地位。也有铅矿、锌矿、铜矿、锡矿、汞矿的开采，另外还有巨大的煤矿和大量的岩盐和井盐矿。石油分布普遍，被用来照明。铁矿在任何一个省份都有蕴藏，而磁石在远古时代就已开采，中国的指南针在很久以前就非常出名。石棉的分布也较广泛，长久以来，它都被用来制作耐火的衣服。

和岛上山脉的东北—西南走向一样，台湾岛、琉球群岛、日本岛一直到阿留申群岛的死火山带也沿东北—西南方向延伸，艾利·德·波蒙^①先生接受这样的巧合。这一火山带与太平洋另一边的火山带遥相呼应，它从南美洲的科迪勒拉山脉一直延伸到北美洲，这似乎显示东亚山系和美洲山脉是在同一年代形成的。而且事实也是如此，自远古以来在中国感受到的地震、火山泥石流的喷发以及山脉的隆起也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南北美洲发生了。

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座活火山，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火山区在这里占据了大块面积。在山西省内已发现大量硫质喷气孔。根据恩贝尔先生的报告(恩贝尔先生作为一名传教士在西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又经过另一位传教士胡先生的整理(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②)，他们发现在中国存在成千上万个“盐井”和“火井”，它们的深度从15法尺到1800法尺不等。为了对它们进行挖掘，人们将一根安装在石头上的空心木管植入土壤，石头上钻有一个5法寸到6法寸的小孔。接着在木管内放入一块重3镑到400镑的落锤或钢弹头，用一根摇杆将它提起，接着又让它落下。这样，每24

① 艾利·德·波蒙(Elie de Beaumont, 1798—1874): 法国地理学家。——译者注

② 《看中华帝国》等等。——原注

小时可以打出 2 法尺，平均 3 年才可以打出一口井来。而汲水是将一根长 24 法尺的竹筒伸入井中，井底有一个阀门，通过绳子的拉牵打开阀门后，水就上来了。这样的描述当然不够全面，不过我主要是想说明通过蒸发，这些井可以出产大量的盐巴；还有一类井，从里面漏出的空气，特别易燃。人们并不从这类井里提取盐，而是火，即所谓的火井。火焰呈淡蓝色，我们用它来蒸发水分，使大熔炉里的盐结晶。煤床在这一地区也有发现，其实大部分矿产都能释放出易燃的空气。矿工们在矿区摸索前进，借一种不会产生火焰的木粉和树脂的混合物为他们照明。这是一种达维氏安全灯，可以防止含碳元素氢气的爆炸。

盐属垄断产业，它不仅仅来自盐井或盐矿，还可以通过蒸发海洋或河流附近的盐田得到。

中国最大的平原位于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黄河和扬子江之间。

黄河，也就是黄色的河，得名于它顺流冲走的大量泥沙。它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西藏边境以及蒙古的托克托县，在巴颜喀拉山的北麓。它流经两个湖泊，在经过蒙古的托克托县北部时，遇上第一个湖，被称为乌梁素海，接着穿过甘肃省和北方蒙古的南部。然后又折向南行，确切地说是经过陕西省，穿越长城。黄河水道蜿蜒曲折，它首先自西向东流，接着转向东北一直流到鄂尔多斯，在那里又恢复自西向东的流向；接下来急剧转向南方直达北岭，北岭的拦截又使它不得不朝东流去，所到之处给山西、河南、山东和江苏带去水源，在历经 3200 千米至 3500 千米的流域之后投入黄海。河道的宽度并非一成不变，从 800 米至 1200 米不等。黄河水的泛滥所引起的灾难不得不使人们随时戒备，修筑防御工事，以使河水乖乖地待在河床里。

扬子江，海洋之子，或者简称为长江，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蓝

河，这一别称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陌生的。我们也叫它大江。它发源于西藏北部，靠近昆仑山脉的南部，只有一座巴颜喀拉山脉将它与黄河之源隔开。

它发源于青海境内的唐古拉山脉，接着转向南方，进入西藏东部，这一段被称为盖哈河，灌溉着江达县。不过在那里，它已经被冠上了中文名“金沙江”，这是因为水中含有大量沙金，水急浪大。它接着朝巴塘流去。由于云岭的阻挡，在一个向南的大转弯后，又向东北前进，最终坚定地朝东流去。大江或扬子江的叫法都只是在它得到了雅鲁江这一名字之后才有。它流经中国心脏地带，沿途经过四川、湖北、安徽和江苏，最后在南京下面一点、上海附近流入东海，我们通常称这片海为蓝海或朝鲜海。

从金沙江源头算起，长江的流经长度为 4500 千米。它是亚洲的最大河。在尚未发现新大陆之前，只有尼罗河能与之相提并论。长江很深，鱼类资源丰富；在距离大海 1300 千米的地方，宽度达 2000 米，河口处宽度为 30 千米。在内陆 675 千米处都还能感受到它注入大海时所引起的潮汐。

这两条大河，像孪生姐妹一样一起从源头下来最后又一起注入大海。它们从中亚高原上急冲而下，又各自流向山脉的一个分支，同时山脉又迫使它们来了个大转弯，黄河朝北流去，扬子江则向南流去。被宽 1400 米的土地隔开之后，一个似乎要朝北回归线驶去，另一个却仿佛是迷失在了蒙古结了冰的沙漠中。突然，它们又互相交结，慢慢靠近，弯弯曲曲地在广阔的平原中前进，以运河或湖泊的形式差不多要合二为一时，却又各自来到了行程的终点，定格在距离 180 千米的两地。它们的很多支流也都可入围大河之列。

中国另外有两条与黄河和扬子江相安无事的独立大河，位于南

部的是西江，“西部的河流”之意，发源于马雄山，最后注入广东湾。欧洲人将它的河口称为虎口，在那里，它与北面的北江汇合；另外一条是北方的白河，流经北京附近，在海河与之汇合后，注入渤海湾。

密布的江河网为中国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种植业和内陆运输价值，但作为饮用之水却很少能对健康带来好处，大概是由于在从陡峭的山上急速冲下之后，河流流经沼泽，流速变缓，运载了太多杂质。

中国有些区域的湖泊星罗棋布，几个大湖罗列其中。洞庭湖周长 100 古里。位于南京北部的洪泽湖和高邮湖也相当巨大。西湖是风景最宜人的湖。所有这些湖泊不仅提供了便捷的交流通道，同时也是人们赏玩约会的好去处，是盛产各种鱼类的天然鱼池。人们可以租用轻盈的小舟在平静的湖面嬉戏玩耍。鸬鹚，一种水鸟，也被叫做中国鹈鹕，栖息在小舟上，只要一有猎物，就钻入水底为它的主人捕鱼，当然，如果它们的脖子上没有套环，它们也许早就独自享受美餐了。鸬鹚，来自意大利语 *corxo marino*，海上乌鸦之意。乌鸦，一种蹠足类动物，四脚披毛，是鹈鹕的邻居，形体比鸭子稍大一些。鹈鹕全身上面部分羽毛为深褐色，下面是淡绿色，尾巴上还带点白色。笔直的喙坚硬细长，呈黄色，上颚呈 45°角钩形，弯向顶端。面部裸露的皮肤一直延伸到喉部。爪子和腿都为黑色。在海边或江边的岩石上过群居生活。擒获它们并不难。渔民们在船的两边各安置二十来只鸬鹚，随着口令这几十只鹈鹕轮流潜入水中，渔人则拿着一根小棍子，适时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惩罚。人们用小鱼、鳝鱼等残渣来喂养这些被捕的鹈鹕。

除了大海，中国的江河湖泊也盛产鱼类，中国人还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渔业养殖，成批的鱼卵被运往希望发展养鱼业的地方。

中国人在运输方面显示出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开凿了无数运河，将整个帝国的水系都连接在了一起。这些运河的长度和便捷使国外旅者叹为观止，它们的深度在任一季节都足够承载巨型轮船的通航。但是供船只上下的船闸，确切地说是堤坝的建设却不见得有多高明。中国的江河和运河上流动着大量货船，堆满各类物资，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中国水上居民和陆地居民的数量不相上下。运河边上一般都有石头砌成的码头，有时还架有结构新奇的桥梁。不过船的航行缓慢，因为货船通常都靠人力来引导或牵引。点缀在运河两岸的涓涓细流、悬崖峭壁、树林、田野、村庄不断映入我们的眼帘，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慢慢欣赏的国家，包括大自然的神奇、人民的智慧。最著名的运河要数京杭大运河，用来运送物资。漕河，向皇宫运送贡品的河道，始建于1181年，于13世纪末完工，连通了京城与南方及中部大部分省市。北起白河的一条支流，与北京相连，横穿黄河和扬子江，最后止于杭州另一边的宁波附近，扬子江、鄱阳湖的存在大大加强了南北方的联系，与这条运河相连的其他运河又将众多大城市联系在了一起。大部分运河都由个人出资挖成。如果在广东省和江西省之间没有一座大山，那么这条航运线就可以直达广东。可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花一天时间徒步翻越这一山脉。

这条运河面积广阔，宽30米，两边由方石铺就，两岸房屋的密集度有如街道两侧。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有闸门，用来排放涨潮时多余的水量。



17

中国气候——气象——动植物产品

位于不同纬度的中国各省市之间的气候也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受中亚山脉上盛行风所带来的冷空气的影响。不同盛行风下，冷空气在内陆传播的距离也相对不同。在另一侧，靠近大洋的地理环境也使沿海省市的气候产生了改变。

经常遭受台风袭击的台湾岛也将它们的灾难抛给邻近的海滨。在它的历史书上仍保留着关于暴风雨的记忆：它派出的与日本抗战的舰队顷刻间被风暴吞没。交趾湾的龙卷风同样迅猛，中国的海岸每每都要遭受牵连。

由于接近北回归线，中国的气候要比孟加拉国更热。不过在季风或信风的影响下，热量有所缓和。广东的平均温度是 24°C 到 25°C ，夏季开始吹东北风，冬季盛行西南风和南风，但是风向并不一直保持不变。

根据劳卡尔博士的数据，下面这张表格就是 1855 年在上海露天阴凉处所观测到的温度表。

1855	最大值(℃)	最小值(℃)
1 月	11	- 7
2 月	14	- 7
3 月	22	- 1
4 月	27	2
5 月	32	10
6 月	32	13
7 月	36	22
8 月	37	23
9 月	31	14
10 月	26	7
11 月	25	- 5/9
12 月	22	- 5 5/9

上海同一年的降雨量：

1855	降雨天数	降雨量 (法寸)
1 月	4	1 1/2
2 月	5	1 3/4
3 月	11	5 1/4
4 月	15	11 1/2
5 月	18	8 1/2
6 月	7	5
7 月	8	5
8 月	12	7 1/2
9 月	8	4 1/4
10 月	3	1 3/4
11 月	11	4
12 月	0	0
总计	102	56

因此，在中国南方的海岸线上，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在降雨，降水量达 5 法尺。

中国北方和西部的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欧洲地区冷。地势隆起、土地中的硝酸钾含量、中亚山脉的积雪都是造成这一温差的因素。

北京的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要比马德里低和高，尽管两个城市的纬度差不多。北京 12 月、1 月、2 月每天结冰，在 3 月和 11 月有结冰现象也很常见。接着寒冷的天气迅速被酷热替代。从严格意义上说，北京其实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夏季。

北京冬天的气温为零下 3.1°C ，而夏天的气温为 28.1°C 。

首都的风暴也很厉害。春季和秋季，风暴同太阳一起出现又一起离开，经常带着大量黄色尘土而来，仿佛是下了一阵硫磺雨。这些尘土其实是离北京不远的松木和冷杉树林里的花粉。此时，盛行的是北风和西南风。

冬季降雨在北京非常罕见。它只下雪，而且是小雪。6 月、7 月、8 月的降雨则异常丰沛，11 月是一年中最干燥的月份。12 月和 1 月云雾迷蒙。年平均降雨天数为 58 天。在白天，我们经常能看到北极光和其他发光现象，性质都差不多。

如果把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比作一幅画，那么高度发达的农业便占据最前方。水稻是主要作物，不过在极度寒冷与干旱的西北，水稻的种植并没有成功，而是换成了小麦和一种干米。人们种植白薯、土豆、萝卜、洋葱、蚕豆、一种叫白菜的白色甘蓝、个大的玉米、含油的豌豆。

几乎所有可耕种的土地一年四季都被用来生产供人类消费的作物。人们不懂休耕，只有为数少得可怜的几块撒了燕麦种、蚕豆种或萝卜种的牧场和田地被用来喂养家畜。在大部分省份，山上甚至是悬崖峭壁上，人们都想方设法使它长出点东西来。我们看到过被

切割成一块块的梯田，从远处看犹如一个个被分了层的巨大金字塔，仿佛是连接天地的台阶。而最令人钦佩的是看到在山脚下流动的江水、运河水或泉水被一级级运送到梯田上，直到最高处，他们使用一种可携带的链泵，由两个人扛着，推动它汲水。在山顶，人们也挖掘蓄水池，收集的雨水沿着不同的沟渠灌溉梯田。在陡峭或贫瘠的地方，就种植松木和落叶松。在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人们甚至把湖泊和池塘也利用起来养殖营养丰富的水生植物，比如茨菰。

犁的构造非常简单；只有一个手柄和一把犁刀。中国男子干脆利落地将麦子撒在用播种机犁过的沟渠里。播种机一般由农夫的妻子或小孩负责。他们有时会用一个大滚筒来分离麦粒和麦穗。至于扬去麦子中的糠秕杂物，他们使用一种与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引进欧洲的机器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具。

大部分用来耕田、拉车以及将被宰杀的动物都待在牲畜棚里，人们用割来的草料喂养它们。蚕豆和被碾得极细的稻草是马的主要食物。在北方省市，人们用去势的雄牛耕地，因为那里的寒冷气候太不适合水牛生长了。不过，只要能饲养，人们当然乐意养水牛了。

农民的居住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繁盛。每一户人家都散居在各地，而不是集中在一个村庄里。我们既没看到围墙，也没看到大门，更没有任何预防野兽和小偷的防御工事。女人们在家养殖蚕宝宝，纺织棉线（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棉布的使用都非常普遍），最后再把棉线做成布料。在这个国家，只有女人才可以当织布工人。

还有谁没有听说过中国政府会给农业种植者颁发荣誉？每年第一个农历月份的第15天，通常都赶上3月的最先几天，皇帝会亲自主持祭天仪式的开幕。届时，至高无上的皇帝将兴师动众，前往被指定举行仪式的田地。皇族的王子、宫廷大臣以及不计其数的文

武百官随皇帝前来。田的两侧被军官和皇家血脉占据，第三边站的是文武百官，第四边则是留给这个省份的所有耕田者，他们前来一睹龙颜、领受君主赐予的荣誉。皇帝独自进入稻田，然后拜倒在地，头朝地连叩九下，以表对天帝的崇敬，接着大声宣读由神祇官拟定的祷文，祈求上帝赐福于他以及整个民族。然后，以帝国第一大祭司的身份，他亲手宰杀一头牛，像是献给万物之主一般献给上天。在大家把祭品放到祭台上时，人们敬献给皇上一辆犁车，犁车上套着一对花枝招展的彩牛。太子脱下皇服，握住犁车的手柄，在整块田里犁出一道道犁沟。他接着把犁车交给其他重要大臣，大臣们继续犁地，看谁犁得更好。最后，仪式在分发银子和布料中结束。银子和布料是作为对劳动者的奖赏和礼物，他们中最灵巧的人将完成这块地的犁地工作。在结束犁地、对土地施完肥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帝又一次来到这里进行播种，仪式同样举行，耕田者也必须出席。同一天，在全国所有省份，王爷们也主持着同样的仪式。

农历9月，轮到皇后鼓励大家种植桑树和饲养蚕宝宝。由她的贴身仆役陪同，她首先为丝绸的发明者献祭。之后，收集一些桑树叶，带回皇宫喂养由她亲手养殖的蚕宝宝。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麦田转向果园。中国人拥有许多果树，但在这一领域，他们的技艺还处在落后阶段。由于固守传统的种植习惯，他们的种植技术并没有多大提高，更多的是听天由命。在口味上，最珍贵的水果也无法与欧洲和美洲的水果相提并论。中国人几乎从不嫁接，对于酿酒也从不肯动脑筋，尽管中国的好几个省市都盛产葡萄，但大部分都是晒干了卖掉了事。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果树中，有我们的柠檬树、酸橙树、三种橘树，其中有我们称为金橘的橘树，果实如樱桃般大小，此外还有中国栗树、香蕉树、罗望子树、枣树、桑树、番石榴树，这种树生长出的果实和石榴很像。几

种欧洲水果在中国并不有名，比如醋栗、覆盆子和橄榄。白菜、萝卜、土豆在中国人的食物中占据了很大比重，这类作物的种植水平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山药、高粱仍然是最有用的作物，在德·蒙蒂尼先生的悉心照料下，我们国家最近刚从中国引进。

但是大自然的慷慨又给中国带来了只属于它的馈赠。已经成为不止一个欧洲国家第一需要的茶叶，为中国带来了巨大收益。我们通常将茶树分为两种，绿茶树和红茶树。但是资深的植物学家，包括旺当纳先生^①和赛尔斯先生^②在内，认为中国的茶叶其实是同一树种的不同品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市面上的绿茶叶来自绿茶树，红茶叶泡出来的茶便是红茶，这是一个误区。不管是用绿茶叶还是红茶叶，只要你想要绿茶，我们就可以泡出绿茶，反之亦然。产生颜色的不同取决于你泡茶的方式。红茶没有绿茶的侵蚀性。在红茶中，我们可以举出小种、片茶、白毫，在绿茶中，有毛尖、珠茶、毛峰、龙井和碧螺春。

如果将茶和芬芳的橄榄叶混合在一起，就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只可惜，人们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使绿茶的色泽更吸引人，便在绿茶中掺进一些有害物质，像石膏、高岭土、普鲁士蓝等等。茶树只有在南部的广东湾局部地区和扬子江的北部才生机勃勃地生长。尤其是在 27° 和 31° 纬度之间，茶树才能长出品质最好的绿茶叶。绿茶树几乎只在安徽东南和江西北部才有种植。红茶则在广东郊区和其他中国南部地区种植。

如果把樟树也归入能提供最漂亮也最优质的木材的树种的话，它似乎显得过于庞大。人们只能利用它的树枝，通过蒸馏，生产出

① 旺当纳(Etienne Pierre Ventenat, 1740—1806): 法国业余植物学家。——译者注

② 赛尔斯(Jacques Martin Celse, 1743—1806): 法国植物学家。——译者注

众所周知的樟脑。

纸桑树的树皮可以用来做布、造纸，而白桑是蚕宝宝的食物。把桑树和乌臼的果实混合在一起可以得到一种淡绿色的蜡，可加工成蜡烛。杨梅树的浆果或者蜡杨梅树有一种特有的油脂，也可以用来生产蜡烛。中国漆享誉盛名，它是由人们从切开的漆树里提取的树胶制成的。芦荟树，这是国外旅者不伦不类的叫法，植物学家将它们命名为沉香，高度和形状都与橄榄树差不多。在芦荟树的树皮内，藏有三种木料：第一种，黑色、密实、沉重，我们叫它鹰木，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第二种被称为沉香木，体轻有如腐烂的木料；第三种木材呈绿色，叫绿油迦南香，在印度，它的价格和黄金一样高，香味浓郁迷人，是暖肾纳气、治疗瘫痪的良药。竹子在多沼泽地区生长良好，由于轻便的特性，它的用途非常广泛。新竹子被人们砍来折成席子，它最嫩的部分甚至被人们采来食用。老竹子的硬度可以和最坚固的木头媲美，可用于建造房子；由纤维组成的部分则可用来造纸。

甘蔗来自中国南方，蔗糖是欧洲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产品之一。靛青也属出口产品之列。棉花的产量大大供过于求。但是樟属植物、丁香树和麝香树的数量很少，只有南方省市才有生长。罗布麻，大麻的一种；苎麻，荨麻的一种，两者都是出色的纺织纤维作物。在如此多的有用植物中，我们还要补充一种叫朝鲜蓟的植物，味道非常棒。

高良姜是一种被认为具有刺激性的中药。菝葜、大黄也是中国的出口产品。

这里还有棕榈树丛、西谷椰子树丛、荔枝和多汁的西番莲。

为了能提炼出西米，人们先砍倒一株棕榈树，然后剖开充满木质淀粉的树干，将取出的淀粉倒进一个袋子，接着把袋子放在流水

中，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可以得到将近 200 千克的谷蛋白粉。^①

在中国的沿海省市，我们在平原上没有看到一片稍具规模的树林，山上倒是很多。森林大多分布在中国西部。松树和落叶松很常见。垂柳、印度无花果树、扁柏、木芙蓉以及很多其他树木或灌木形成了一个一个小树林，在农业还未发展起来或者农业干脆让位于树林的地方慢慢成长。最近，刚刚有一种漂亮的垂丝柏被罗伯特·福尔杜纳先生从中国带回欧洲，和它一起带回的还有上海桃树、十大功劳、绣线菊以及几株牡丹树。

你肯定想不到，有那么多现在正在我们的花坛里争奇斗艳的花朵竟然也来自这块富饶的土地！正是卡梅尔先生^②给我们带来了山茶花，其实应该叫 Kamelia；绣球花则是科梅尔松^③朋友的名字，多亏这位旅行家，我们才认识了这一美丽的花朵；还有紫苑花等等。

中国人饲养的牲畜欧洲也有，但数量不多：马、驴、牛、狗、猫、猪。不过马的个头很小，身材也不好，猪也比我们的小。那些珍贵的物种，像牦牛、长着马尾的水牛，最近几年也引进到了巴黎的植物园，并且有了一些变种。中国的骆驼并不都比我们的马大。至于中国的猪，和欧洲的猪完全不是同一个品种。南部最常见的狗是垂耳的西班牙种猎犬；再往北一直到北京，狗的耳朵都是垂落的，尾巴细长。他们还有一种专门用来食用的狗。

中国南方的普通大象一直到北纬 30° 的江苏省都还有分布。独角犀牛居住在云南、广西的沼泽边上。

① 瑞里昂·德·拉·格拉维耶雷，《中国之旅》。——原注

② 卡梅尔 (Geary Joseph Kamel, 1661—1706)：德国传教士，为纪念他把山茶花带到欧洲，山茶花在欧洲被称为 *camellia* (Kamel 与 *camellia* 发音相近)。——译者注

③ 科梅尔松 (Philibert Commerson, 1727—1773)：法国植物学家，将绣球花带到欧洲。——译者注

根据杜·阿尔德^①和特里高^②的观点，狮子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物种。但是诺伊霍夫^③笔下的狮子被他冠以老虎之名，似乎就是古人们所认识的没有鬃毛的狮子。欧碧昂^④对此也花笔墨描写过。奥利维耶^⑤曾在幼发拉底河的岸边亲眼见过。马可波罗在福建见过狮子。在忽必烈的皇宫里也有狮子。真正的老虎很有可能在最南端的省份出没，在那儿，我们还可以找到非洲豹、美洲豹，不同种类的猴子、长臂猿、皱脸的猕猴、模仿人类动作甚至人类笑声的傻猴；以及一支与猩猩近亲的品种。类似于欧洲山羊的小山羊，似乎只生活在亚洲的中部高原，但有时也会下山来到中国西部省份。

中国家畜的数量巨大，尤其是鸭子。在运河上，成群的鸭子随处可见。每到晚上，他们的主人就用哨声赶它们回家。在野生鸟类中，我们可以举出鹌鹑和鸬鹚家族的不同鸟类。这个国家的很多鸟形态美丽、颜色靓丽，非常惹人注目，现在正装饰着我们鸟笼的锦鸡和白鹇就是一个好的证明。还有白眉绿翅鸭，那橘黄色的漂亮羽冠确实神气活现。

这里的昆虫和蝴蝶也因它们奇特的美感而与众不同。蚕宝宝是很普遍的动物，中国应该就是它的原产地。如果只举家蚕蛾那实在说不过去，这里还有其他可以结出美丽蚕茧的蚕蛾，不过和家蚕比还有点距离，如橡树蛾，它竟然也能适应欧洲寒冷的气候。

中国特有的乌龟品种也很丰富，在它们中间，我们注意到了一种玳瑁，它的角质壳是所有龟类中最美的。当然还有其他爬行类动

① 杜·阿尔德(Jean-Baptist Du Halde, 1674—1743): 法国传教士，汉学家。——译者注

② 特里高(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法国传教士。——译者注

③ 诺伊霍夫(Johann Neuhof, 1618—1672): 德国旅行家，曾在1655年至1657年间游历中国，著有《使华游记》。——译者注

④ 欧碧昂(Oppien, 3世纪): 叙利亚诗人，曾描写各个国家的狮子颜色。——译者注

⑤ 奥利维耶(Guillaume-Antoine Olivier, 1756—1814): 法国昆虫学家。——译者注

物，尤其是蜥蜴。

根据中国人所作的画，他们的祖国几乎拥有所有在欧洲能见到的鱼类。布劳什^①和拉西派德^②还让我们见识了只有中国才有的其他种类。和我们这里一样，中国鲷鱼是鱼池里的观赏鱼，原产于覆卮山山脚下的一个湖里，在浙江境内的上虞附近。后来鲷鱼被带到中国其他省份，接着又到了日本。1611年，它第一次来到英国。乌贼常见于沿海一带，是头足纲动物(墨鱼)的一种，是中国墨水的主要原料。

① 布劳什(Mark Eliezer Bloch, 1723—1799): 德国医生, 博物学家。——译者注

② 拉西派德(Etienne comte de Lacépède, 1756—1825): 法国博物学家。——译者注



18

公元前，同自然科学相关的中国历史概况

罗马人称中国为 Scrica，希腊人也早就叫中国为 Ser，都是丝绸之国的意思。

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中国为华夏。

也许只有中国才拥有一段被遗忘在蒙昧时代的历史。如果中国作家们的编年史值得信任，那么它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 9600 万年。

中国人还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华帝国，这也许是他们企图成为世界中心的壮志，又或者是因为中国最初的发源地省份位居其他省份中央。

确切地说，中国的历史时代可以追溯到伏羲，公元前 3568 年。

这位王子被描述成一位庶民们的立法者和施恩者。他并不是人类的儿子，他的母亲受孕于一道彩虹之中，同时在场的还有天帝。这也是中国皇帝称自己为天子的原因。

伏羲有一位妹妹，也有人说是他妻子，她拥有妻子和圣母的双重特权。

伏羲创立了祭拜天地神灵的宗教仪式。

他创建历法，发明了音乐、艺术和渔猎，又制定了婚姻制度。

他的继承者神农，发明了犁，教给人们农业知识。

他同时也是医药之祖，帮助人们认识治病的百草。

之后，天下战乱，王朝灭亡，政权移交到黄帝手上（公元前2637）。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的历史，因为黄帝创建了一个专门记载历史的机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了下来。

黄帝被公认是算术学和几何学法则的发现者。

同时，他的妻子嫫祖教中国妇女养蚕治丝的艺术。丝绸漂亮的自然黄被用来显示皇家身份，在北京的皇宫里依旧沿袭了这一传统。

在他儿子昌意统治期间，负责发号施令的官员被分门别类：文官服饰上的象征图案是一种叫做凤凰的神话鸟，被绣在胸前；武官的服饰上绣有一头狮子、一只老虎、一条龙或者其他猛兽。

他的其中一位后代帝喾（公元前2435），引进了一夫多妻制，从此在整个东方落地生根。他还创建了一种新的奴隶制度，争议与腐化随之而来，也就是宦官制度。

帝喾的兄弟帝挚^①将他杀害，废黜他的政权，最后由他的另一位兄弟尧继位（公元前2357）。

圣经里所记述的大洪水便发生在这位王子统治期间。

这一历史事件在孔子编撰的《春秋》里有所记载。

这是一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拥有的最真实的史书。在《春秋》里，我们可以找到历史事件的任何一个细节以及去世已达4000多年之久的所有皇帝的纪事年表。

① 又有一说帝挚是帝喾之子。——译者注

“根据《世界》一书的说法，这一历史残章与圣经里记载的洪水发生年代——公元前 2987 年——似乎不相符合。”^①

因此，洪水发生的年代应该是在伏羲(公元前 3568)和黄帝(公元前 2637)之间，而且是神农的其中一位继承者统治期间，不过更精确的历史年代我们无法还原，只能通过查询手头上的资料作个大致判断。

另一件格外引人注目的史实与尧有非同小可的联系，这就是历法的改革，通过太阳的年运动轨迹来确定日期，欧洲相同的改革则要等到 2000 年后已经名垂青史的儒勒·凯撒的出现。

尽管数量很少，但中国的第一代皇族的龟年鹤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圣经中同样长寿的族长们。黄帝占据了皇位整整 100 年。尧在统治 70 多年之后，选择将皇位禅让给一位叫舜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他的不孝之子。舜也活了 118 年。

也是这位皇帝，在他皇宫的门上挂了一块木板，每个人都可以用笔在上面各抒己见。写完意见后敲一下旁边的鼓，木板就会立刻被送到一国之主的手上。

这一习俗至今流传，但现在设有了一名专属职员负责整理各类请愿书，意见转交的中间过程往往被拖得很久。

历史学家把贵族议事机构创立者的头衔也戴到了舜的头上。

分封制度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776 年，也就是夏朝被商朝取代的时代。1401 年，商朝也在战乱之中走向了灭亡。

在这一时期，其中一位霸主盘庚建立了殷朝，但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最终被穷奢极侈的帝辛——中国的沙达那帕鲁斯^②（公

① 《纪事与历史》，吕多维克·拉拉那著。——原注

② 沙达那帕鲁斯：亚述王，以豪奢著名。——译者注

元前 1154)——取代。

“他暴殄天物，耽于声色犬马。他的无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中一位嫔妃姐己的蛊惑。这位妖姬发明出各类酷刑寻欢作乐，比如把犯人绑到涂了油、烧得火红的铜柱上，以听他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为乐。

“另外，帝辛还和她的淫妇比赛谁更残忍、更下流。他下令脱去年轻女孩的衣服以激起他无限的兽欲。其中一位因反抗而被剁成肉酱，他还命人砍下这位可怜儿的四肢逼她父亲吞下。

“大臣比干实在看不下帝辛的惨无人道，进宫劝说。帝辛不但没有采纳，反而挖苦讽刺，最后还要印证‘圣人之心有七窍’的俗语。‘好啊，’他说道，‘我希望你们能证明给我看；快让人把比干的心取来。’

“仆从们都对他言听计从。有一回，为了满足好奇心，帝辛和姐己不惜命人剖开孕妇的肚皮，以一看究竟。”

为了满足姐己的虚荣心，享受各类荣华富贵，全国所有省份都被迫出钱。“她建了一座大理石宫殿，朝夕欢歌，令男女裸体在她的眼皮底下相逐其间。”

“帝辛的宫殿日夜笙歌，为所有阶层的恣情纵欲者敞开怀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践踏一切贞洁节操，而且这个放歌纵酒的舞台总以血腥收场。”^①

他势力最强大的一位诸侯来到皇宫，冒险进谏，却被打入大牢，只有献上双份赎金才可赦免，也就是黄金和绝代美人。武王^②得以自由，后来文王的儿子储备了一支良兵，趁机讨伐，并带领他们抵达河南。在祭拜神灵之后，他向帝辛发动战争，后者尽管荒淫无度，但在战争中还是表现出了无畏的精神。被打败后，他赶回都

① 本页所有引文在原著中均未标明出处。——译者注

② 此处作者有误，应为文王。——译者注

城，把自己关进宫殿，拿起火把，穿着最华丽的服饰一举投入火海。妲己则落入胜利者手中，被斩首而死。

周朝（公元前 1122—公元前 1048）

武王开启了最美好的历史篇章，其中一个值得标注的创举便是史官局的设立，负责搜集编撰中国历史的必备资料。

他的一位继承者穆王，活了 104 年。

另外一个曾入侵西方蛮族的继承者，被那里的人民赠予几匹马作为礼物。而在这之前，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接触过这种动物（公元前 900）。当时的帝王让骑兵教他马术，作为酬谢，赐给了这位骑兵一个省份。

在接下来的 3 个世纪，周朝的势力在封建制度的变更中逐渐衰微。

在这个时代（公元前 551），诞生了一位哲学家，在今天，他的名字在整个中国乃至西方依旧如雷贯耳，这位人物就是孔夫子，我们还将有机会再来谈谈他。

两个世纪后，显王的统治因另一位哲学家的存在而吸引了更多目光，他叫孟子，他的雄辩与文采为他带来了显赫声誉。他的其中一本书被列为四本经典书目之一，每个想要进入社会工作的人都不得不逐字逐句研读这 4 本书籍。

秦朝的皇帝继续建功立业。为保家卫国，他们中的一位派人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长城，并最终将赧王赶下台（公元前 249）。

第四个朝代（公元前 249—公元前 206）

秦始皇加固政权，又打击居住在中国北方的鞑靼人。

各个方向的帝国边界线也在他的常胜军队的进攻下不断扩展。皇帝自满于手上广袤的国土面积，并不急着决定是否将蛮荒鞑靼的平原也收归麾下，于是命人修建了这座被称为长城的庞大建筑物，长 500 古里，宽 600 古里。

这座不同寻常的建筑共动用了几百万人，花了 10 年时间。厚度惊人，城门众多，平均挖掘深度达 25 法尺，城门一般都是双层构造，由众多炮楼护卫，构成了一道互相连通的真正堡垒。不过，也有相当脆弱的可攻之地，有些地方甚至已毁于一旦，但这并不阻碍它依旧成为旧时代最具规模的建筑物。

可悲的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让他毁誉参半。不过文人智士们也的确是犯了错，他们喋喋不休的学究气、在次要矛盾上的固执已见冒犯了秦始皇蛮横的脾性。与其无休止地提醒天子一些只有先祖们才遵守的繁文缛节，还不如保留意见，等最糟糕的时刻再献计献策以保性命。在秦始皇即将前往圣山献祭的前天晚上，文人们联名抗议对他施加压力，因为他们得知，他们的君主将修建一条能直达圣山献祭以完成宗教仪式的道路。

于是他们又重新搬出老一套规矩，要求秦始皇只能乘坐一辆没有任何装饰、并且车轮上缠有灯芯草的二轮马车，这样才能表示对土地的尊敬。秦始皇大发雷霆，拒绝接受他们的任何建议。但是这一挑衅他至高无上皇权的行为带来了不堪设想的结果。直言不讳在秦始皇看来成了权威的隐患，他征询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李斯自己就是一位杰出文人，可是，在这件事里，他却暴跳如雷，控诉书籍和书的作者的罪行。

“文人，”他说道，“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团体，他们自命不凡，以为自己作了多大贡献。他们只证明他们认为对的东西，只认定这种空幻的科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这种空幻将他

们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在现实中，对任何一类人来说，它都一文不值。甜言蜜语对于这帮放荡不羁的人来说不起一点作用，所以必须对他们动点真格。是书籍煽动文人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感觉，这让他们以为自己快成神了。拿走他们的书，除了那些有关医学、农业或者提供如何向神灵求助的方法的书籍，所有无病呻吟、胡言乱语的书稿通通烧毁，尤其是那些详细描写了古人的风俗、机构设置、集体行动的书籍。我并不是胡说，在那帮文人演讲中出现过的类似书籍，都奴颜婢膝地模仿古风，把您子民因您的大恩大德而对您产生的眷爱之情都一盆水浇灭了，这就是造反的萌芽，它们在您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已经暗中滋长了，如果您不好好收拾他们，他们很快就会酿成大难……所以，请命令您的史官，将一切经他们之手入库的著作都化为灰烬，给保管法典的法官也下达同样的命令，根据您自己的经验制定的法律就已经足够了，它们可以形成一部法典，法官在这部法典里可以找到所有审判的方法。

“至于《诗》、《书》以及其他众多圣书，它们所描述的治理方式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社会了，所以它们也必须一起烧毁。”

秦始皇批准了丞相的建议，并任命他为此次事件的执行者（公元前 213 年，他确立统治后的第 34 年）。

大火毁灭了无以计数的书籍。不过，几个不怕死的文人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批最珍贵的著作，包括《诗》、《书》，在这些书里，孔子从最古老的时期开始，为我们讲述了中国的历史。

这次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公愤，由此还诞生了一本行文风格毫无顾忌的讽刺小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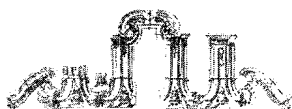
秦始皇认为文人们的观点与抨击小册子上的观点一致，都是针对他而来，他命人审问他们的真实看法。460 名文人视死如归，高声宣称他们将谴责他的行为。这一次，秦始皇并没有拿出英雄气概

放他们一条生路，二话不说将他们运往一个大坑，草草活埋。

在 50 岁那年，秦始皇逝世。他的葬礼却是血迹斑斑。根据他所降生的秦国的一种古老习俗，他那些没有小孩的众多的后宫佳丽必须为他陪葬。在他的陵墓旁边，大量一流的弓箭手被活埋。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唏嘘的迷信活动的悲惨实例！

恶名昭彰的李斯命人逼死了太子，太子的兄弟胡亥得以篡夺王位。胡亥在一次由宦官赵高挑起的朝廷变乱中命丧黄泉。赵高已预先派人将李斯杀死，并推举秦始皇的孙子子婴称王。

子婴最终也被英勇的刘邦赶下王位。刘邦自称高祖，建立新的王朝。



19

公元至今，同自然科学相关的中国历史概况

汉朝(公元前 202—公元 220)

高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帝国。陕西省实在应该感谢高祖为修建大道而进行的各类精湛工事，比如在大山之间修筑吊桥，它所采用的方法与我们今天发明的系统并无不同。这类吊桥在中国北方仍然存在。

高祖的长子惠帝继承了皇位(公元前 194)，在历史上，他因废除了秦朝皇帝的政令而出名。

文人们在研究上呕心沥血，他们让大量隐藏了超过一个世纪的珍贵著作重见天日，另外又着手修复由孔子编撰或至少由他审校的编年史的整套书籍(《诗》、《书》)，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才得以从中考察以建立完整的中国史。

汉武帝统治期间(公元前 140)，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担任太史令，负责撰写了一部能体现国家荣光的文学巨著，在西方，我们称他为中国的希罗多德^①。

① 希罗多德(Hérodote, 公元前 484—公元前 42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译者注

在查阅了所有自远古时代以来的国家的编年史后，他开始构建自己的著作，为它取名《史记》，共 100 册。

在汉和帝统治期间(78—89)，一位名叫班超的中国将领，在收服了 50 个不同国家之后，一直进军到里海。他甚至制订了入侵罗马的计划，但是这份决议一直没有下文，最后不了了之。

不幸的汉安帝在统治期间(107—125)遭遇了一次大旱、多次地震和多次洪水。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几乎只有哄乱的朝廷纷争，一片群龙无首的状态。

只有等到唐太宗(626)的时代，我们才看到了一丝希望。

军营里的生活让这位王子厌恶骄奢，他在朝廷内实现了一系列改革。宫中现行惯例允许皇帝拥有 3 位位居一等的皇后或嫔妃，9 位二等妃子，27 位三等妃子，80 位四等妃子。每一位妃子都有不计其数的年轻宫女围着她转。把自己最貌美最有才华的女儿送给皇上成了所有家庭约定俗成的惯例。太宗大大削减嫔妃宫女的数量，有超过 3 千名佳丽不得不返回家中。

太宗减少课税，提高行政效率。

他意识到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建立了专供军事训练的练兵房，规定 20 岁的年轻人必须服役。

他注重科学，奖励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才，并委任最具资历的贤人能士为公共图书馆编制书目清单。他的个人文学修养也极高，在首都秦王府里，他建立了一座学校和一个文学馆。

太宗虚心纳谏，经常微服私访，当需要作出一个死亡判决时，他给自己 3 天时间思考，在这期间任何召见与消遣活动一律禁止。

他救济所有不遗余力照顾年老父母的孝子，年龄超过 80 岁的老人可领取政府津贴。同样地，所有生了男孩的女人都有权接受粮

食补助。他还命人修建公共粮仓以防饥荒。

通过审查古代法律，他颁布了一部新法典。

皇后给予了太宗一种母性呵护，她同时也是一位贤德顾问，对孩子的教育更是亲历亲为，帮助他们成长。

太宗的逝世令举国悲恸；靺鞨国的王子们甚至在他的陵墓上自刎，以追随君主前往另一个世界，报答他的恩德。

盛世之后，暴乱与不幸又重新笼罩了中国上空。农民抛弃田地，父亲贩卖幼儿，道路上放眼都是背井离乡的穷苦百姓。9世纪末，饥荒达到顶点，人们甚至公然在公共场所贩卖人肉。

这个时期的王子们大部分丧命于宦官们的装神弄鬼之下，他们从宦官手上接过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却不知道服下的是致命毒药。

宦官，东方宫廷根深蒂固的肿瘤，总算在唐昭宗统治期间为他们的作恶多端付出了代价，唐昭宗几乎诛灭了全部的宦官（公元900年）。

宋朝(960—1279)

在宋神宗统治期间的1069年，大批省份受到了暴风雨、洪水和流行病的蹂躏。

1275年，一位叫帝昀或宋端宗的小孩登上王位。忽必烈可汗，北方靺鞨国的首领，入侵中国，建立了元朝或称蒙古朝。

元朝(1279—1367)

忽必烈可汗，更常见的叫法是忽必烈，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的孙子。

在他的征服进程中，忽必烈招贤纳士，起用最精明的将领，最著名的就是伯颜。

他重整河山，引进喇嘛教，喇嘛教是鞑靼人的宗教。

我们知道这支宗教的最高祭司定居西藏，被称为大喇嘛。对于他的信徒来说，他永垂不朽，因为他的灵魂会降世在一位通过筛选的西藏孩童上。

忽必烈所向披靡，但是他在侵略日本的过程中却遭遇挫折。他派出了一支千人舰队，最后大败，只有一小部分人逃过了沦为死囚和阶下囚的危难。

他建都城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在 1267 年建国立业。

这一都城位于一片寸草不生的平原中心。忽必烈派人挖掘运河，给这块不毛之地带来了生命、繁殖力和富足。这条大运河长达 300 古里。

这位骁勇善战的征服者，对于调解喇嘛和尚和他们的教友道家之间的矛盾却束手无策。

他指定铁木耳为王位继承者，又称元成宗（完美的意思，1295—1307）。

在他之后，元武宗发明纸币，与一盎司银的价值相同。他最后将王位传给儿子英宗。

新皇帝颇为振作，致力于减少社会苦难，但地震和洪水的爆发使整个国家不堪重负。

然而，中国人民已烦透了这帮蛮族的压迫。在顺帝统治期间，农民起义爆发。反对蒙古人的这场暴动开始于 1352 年，持续 5 年，整个王朝在内乱期间风雨飘摇。

最后，1357 年，一位姓朱的中国领袖被他的士兵们推举为王。

顺帝逃亡到鞑靼。蒙古王朝只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

明朝（1368—1644）

朱元璋号洪武，在先祖先辈中自称明太宗，明朝最大的皇帝之意。

他定都南京直到 1408 年。他下令改革中国人的服装。

他实行户籍制度，又于 1394 年取消，同时颁布新法。

宪宗(1465)在位期间，自然灾害猖獗。地震使成千上万人丧命，瘟疫和饥荒进一步使人口锐减，有幸逃过一劫的人也只能藏身于鞑靼人出没的小丘之中。

同样，在孝宗时期，干旱和洪水带来的饥荒触目惊心。尤其是在山西省，只有挖出一个巨大的土坑才能同时埋下 10 万具尸体。

在河南，一部分人被斩杀来喂养剩下的人口。

东部和西部的鞑靼人同时入侵中国。他们的首领多尔袞侵占明朝都城。

他们的第一项政策便是勒令中国人剃发，否则格杀勿论。

战火继续燃烧，转机也时有出现，各支力量都企图夺取政权。

其中一个历史阶段(17 世纪中期)，鞑靼人李自成围攻河南省会开封府，整座城市毁于一旦，原因是奉命抵抗的中国将领扒开了黄河之堤，河水淹没了所有居民，共 30 万人。其中包括一位已进入中国的传教士。

鞑靼首领进军北京，在 3 天的围攻之后进入北京心脏。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缢身亡，而他手下们的生死大权也完全落在了胜利者手中。

满族鞑靼人的王朝，执政至今(自 1644 年以来)

尽管明朝沦陷，但中原内战一直未曾平息。李自成被驱逐出

境。中国人激烈反抗鞑靼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后者颁发了带有侮辱性的剃发令。

鞑靼领袖皇父摄政王，是他侄子顺治的监护人，攻占了全国众多省份并占领了由一位明朝王子统治的广东。一年之后，广东也只有“叛国投敌”的选择。它的征服者们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暴行：10万居民被埋进鞑靼人的沙漠之中。

摄政王死后，年轻的顺治负责朝政。

他成功获取新子民的爱戴，但沿用鞑靼人的服装与习俗。保留了6个已有4000年历史的重要机构，但条件是这六大机构必须设在北京，且由鞑靼人领导。

他还把明朝军队收到麾下，但高级军官仍有自己民族的人担任。至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岗位，他几乎都安排了汉人。

顺治对全国各省市府选送的文人的选择尤为慎重。36名考察官涉嫌作弊，顺治便命人将他们斩首示众。被推选的考生也不得不重新参加考试。所有文人只有通过考核、获得头衔后才能谋到工作，而在重新考核中失败的人将被流放到鞑靼沙漠中。

他对学者大加鼓励，包括欧洲的传教士。他们中的一位，亚当·夏尔，一位耶稣教徒，被指派领导数学机构。在那个年代，于17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已经在天主教的传播上初具成效。

在鞑靼首领登基之前的动乱中，他们在各个省份壮大了天主教徒的队伍；甚至帮一位无法抵挡鞑靼人的君主主持了洗礼。只可惜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之间毫无意义的道袍竞争破坏了正逐步走向正轨的天主教律法和欧洲文明在中国的传播。

一段不幸的爱情断送了顺治前程似锦的执政生涯。他迷恋上了一位鞑靼将领的妻子，这位将领却惨遭主人杀害。顺治迫不及待娶

了这位年轻貌美的寡妇，并且还有了一个孩子。死亡却悄然降临在孩子身上，他的母亲也在几个月后不幸死去。

处于绝望中的顺治企图自杀。

最终他化悲伤为动力，计划为爱人修建一座陵墓。他甚至在陵墓上杀了 30 名陪葬者，坚信他们的血能给他的挚爱带去抚慰。

完成了这一恐怖又令人同情的行为之后，他又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来，甚至有了让出王位、遁入空门的想法。大臣们的请求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但他从此一蹶不振。

他精神所受的打击已经毁了他的身体，但他并不害怕死亡，也许还暗自盼着它的到来。

当感到自己生命将逝时，他把 4 位值得信赖的皇宫大臣召到床边，任命他们为他 8 岁儿子的监护人。接着，他命人为自己穿上龙袍，仿佛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我将随我的列祖列宗而去！”

他那年只有 24 岁。

他的儿子康熙经历了一段长久辉煌的统治(1662—1722)。在处理朝政之余，他潜心研究科学，是南怀仁的学生。南怀仁被他安置在天文局的最高位子。在南怀仁的引导下，他研究几何学和音乐。他以身作则，发扬文学，还命人撰写重要著作，包括翻译《天工开物》，中国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他还命人翻译了两本字典，一本中文字典，另一本中文-满语字典，并让耶稣会的教士绘制了中国地图。为了得知每个省份的确切规模，他进行了人口普查和土地种植面积的测量。

雍正执政期间，传教士们失去了所有先辈们打下的基石。

1732 年，他们被勒令出境，转移到了澳门。

前一年，也就是 1731 年，北京城的部分区域遭遇地震，10 万

居民丧生。

雍正颁布了一项法令(1732)，法令宣布，每年最兢兢业业的耕作者将被任命为八品官，他将有权着官服，受省政府接待，并可在省政府里喝茶小憩；在他死时，他将被授予荣誉称号，其姓名与头衔将一起被刻进祠堂。

在中国，人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歌颂农业，鼓励农业发展，但中国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总要遭受缺粮与饥荒的威胁。人们实在找不出一条可以证明国际贸易必要性的证据，以维持生产与消费的总平衡。

乾隆(1736—1795)，多次出兵，尤其在鞑靼国土上的节节胜利，使他成为中亚的主人。他制服了山区部落苗族，这是一个印度斯坦边境的独立部落。

他最造福于人世的工程之一是挖掘了一条预防黄河决堤的人工支流。根据惯例，几千名壮丁被征用。

另一件出名的历史事件是收复厄鲁特·土尔扈特。厄鲁特·土尔扈特人最终抛弃国土，逃到俄国的伏尔加河附近。受卡特琳娜的军官们的打击，他们临时决定通过逃跑来摆脱俄国的统治。在一次长达 2000 古里的长途迁移之后，最后有 30 万人到达伊犁附近。中国的皇帝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给他们提供了救助和土地(1770)。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繁荣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后代利益，他于 1796 年让出皇位，在度过了安详的晚年之后，于 1799 年与世长辞。享年 87 岁，其中有 60 载在皇位上度过。他是为满族王朝带来荣光的伟大君主之一。

乾隆醉心于科学，诗歌造诣较高，他写了一首关于满族的旧首都奉天的诗歌，这首诗充满了含有深刻思想和恩泽的片段，被雅

克·阿米欧^①译成法文，甚至连欧洲人都为之陶醉，并高赞这位中国皇帝拥有伏尔泰一样的魅力。

他还制订了一项编撰中国典籍的计划，在 18 万册书籍之间进行筛选。

1787 年，这项巨大的工程正式启动，已有大量书籍面世。

皇帝也毫不放松他的满文学习，他不断增加词汇，丰富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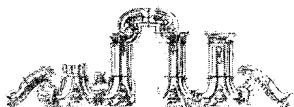
每年，乾隆都会前往长城之外打猎。他和亲王们一样，在帐篷下野营，暂时省去一切皇宫的繁文缛节与精致奢华。共有 1 万人马陪他周游这片广袤的鞑靼平原。

就是在他的其中一次远足中他写下了对茶这一种优质的中国饮料的颂歌。

乾隆写道：“必须将鼎放在文火上，从颜色和形状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只年代久远的鼎。用清澈的雪水把它装满，给它加热直到足以能使鱼变白，使螃蟹变红的温度。这时，立刻把水倒进一个用越土制成的杯子，杯子底部铺满经过精挑细选的柔嫩茶叶。让它静置一会，直到蒸汽升腾，渐渐变浓，如白云翻浪，然后等它慢慢散去，只在表面留下一丝淡淡的雾气。这时慢慢地呷一口这杯清澈的液体，让所有烦恼都随风而去。我们可以品尝它，可以闻它，但就是不要用语言去打破这种淡淡的安谧，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方式为我泡茶，我真不知道该欠他多少。”

我们得赶紧记下这一不可多得的烹制方法。

① 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 1513—1593)：法国作家和翻译家。——译者注



20

历史概况续篇——中国目前的形势——中医

香港 1860 年 5 月

乾隆统治末年，他希望将大喇嘛的居住地搬到北京，以防英国对他施加影响。英国在印度斯坦的殖民地已经扩展到了西藏的山脉附近。

大喇嘛在路上便死了，不过应该说是灵魂又一次化入事先已被选定的西藏孩童身上，为了一种能世代相传的不朽。

还是在乾隆统治期间，著名的马噶尔尼勋爵使团被乔治三世派往中国(1793)。但由于礼节问题，马噶尔尼成了失败的先行者。

嘉庆统治年间(1796—1820)，民间暗中骚动，开始表示对满族的不满。一次大干旱、几次台风和洪水更是加速了灾难的降临。

嘉庆死于一种在打猎时感染的疾病。

1821 年，他的继承者(年号道光)，也同样面临起义与叛乱的困境，不过他最终平定了战乱。

为了尽快讲述对历史具有推动作用的大事件，我们将直接从欧洲与中国第一次发生联系的年代起，给出主要历史事件的年表。

葡萄牙航海家们最先出现在中国海域。他们在 1537 年到达。在广东，他们遇上了自 8 世纪以来就已定居在此的阿拉伯人。

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的关系非常有限，由于后者一贯的不守信用，冲破沟通的障碍显得困难重重。

1664 年，轮到英国人到达广东。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难题，况且还有葡萄牙这一竞争对手的存在。

在广东的受挫迫使他们北上，到达离扬子江河口不远的宁波建立要塞。王爷的一道命令又将他们驱逐出此地。

1772 年，英国皇家海军的“阿尔戈号”抵达广东，被轮船吨位测量标准和中国商业法赶回英国。

1773 年，一位无辜的英国人以杀人犯的罪名被判死刑。

各类损失接踵而至。1816 年，阿美士德使团不甘心，又来到中国。和他的前任一样，阿美士德勋爵也拒绝磕头（拜倒在地，朝地连磕三下），同样不被召见。

鸦片问题。1842 年和 1844 年条约。——1834 年，中国的垄断市场被东印度公司切断，市场开始对自由贸易开放。

罂粟主要出产于麻洼区以及比纳莱斯省和帕特纳省。

中国 1818 年鸦片的进口量为 4000 箱，1836 年达到了 26000 箱。从加尔各答到庞贝，罂粟被运到一艘艘华丽的轮船上，它们就是著名的“鸦片飞剪船”。行动迅速、装备精良，在东北季风最鼎盛之时朝中国海域驶去，并在不到两个月内完成航行，尽管这一季节以多台风出名。

这一暴利产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管制，在嘉庆皇帝执政期间的 1796 年被全面禁止。自那以后，人们开始走私鸦片，但只在澳门、黄埔、广东进行。它的售价为 100 法郎，而生产成本只有 10 法郎。

一位中国代理商从中调停，建议把鸦片作为药物进口，实行贸易自由。年老垂危的道光帝用红毛笔一挥，否决了这一提议。1839年，林则徐，被特派到广东的朝廷官员，缴获了所有能在英国批发商手上找到的鸦片，并对他们进行了严惩，连那些没有进行鸦片贸易的英国人也无一幸免。

战争随之而来，一支舰队在新加坡整装待发，这是1840年的5月。由几艘舰船组成的英国远征军于7月2日现身于粤江^①口，粤江三角洲的省会是当时中国王朝最商业化的城市之一，与扬子江河口相通，是一条可通巨轮的大河，能一直北上南京。

定海城被占领，洗劫一空，宁波被封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期，疫病给粤江三角洲上的英国军队造成了极大损伤。舰队接着溯白河而上，于8月10投锚，随后又折回广东对其进行轰炸。

签订和约之后，英国人得到香港，维多利亚建立统治，香港逐渐壮大成为一个重要城市。

条约迟迟未被批准，战争于1841年重新爆发。广东又遭遇新一轮轰炸，厦门、宁波、吴淞、上海、乍浦接连失守。

英军一直深入到扬子江上的镇江，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南北交通。南京被强行打开城门。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这里签订条约。英国人得到赔款，可自由出入广东、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香港被割让。英国人撤离了珠江。鸦片仍被禁止。

从此，这几个港口也同时对其他国家开放。趁这一良机，为了谋取法国贸易利益，我们的传教士们，德·拉萼尼先生的使团也与

① 粤江：即今珠江。——译者注

中国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这是 1844 年 8 月 14 日。

1850 年，经历了 30 年的统治之后，道光皇帝传位给他的儿子咸丰，一位 19 岁的年轻王子，他开启了一个奋起反抗欧洲人的世纪，撕毁了他父亲颁布的一项促进本地天主教发展的法令。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盖伊先生说道，“《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并没有完全被执行，或者可以说明显被破坏了。”

1856 年，法国和英国认为是时候向北京内阁提出抗议来对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个了断了。为了得到一份满意的答案，也为了保卫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在贸易、文化、信念上越来越惺惺相惜的两大强国毅然决然奋起行动。

1856 年 10 月 8 日，一艘挂有英国国旗的快速帆船被中国人截获。广东随即被轰炸，叶总督的反抗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法英联军于 12 月 28 日早上 9 点发动进攻。29 日晚上，当所有要塞上的灯被熄灭后，我们的军队利用梯子从城墙上的一个狭窄缺口突破，最终登上堡垒。广东已经属于我们了，就只差 1500 名欧洲人的到来。法国特遣队冲向城内搜捕广东巡抚和鞑靼将领，两人相继被俘。大名鼎鼎的叶总督也沦为阶下囚。

1858 年 4 月，我们从白河北上直达天津，在那里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法国条约于 1858 年 7 月 27 日签订。为了使中国港口对欧洲文明打开方便之门，法国和英国的全权代表特地率领一支由 11 艘英国炮艇和一艘法国护卫舰组成的“希望”号小型舰队沿着白河从北京赶来，沿途英勇穿越了一道由大炮组成的致命防线。

军队里的教官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为了惩罚中国人，为了得到赔偿，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凑在一起喋喋不休，实在有点太不光明正大了。”

让我们再补充一点中国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当时南方省份暴乱不断，其中一位首领叫洪秀全，建都南京。

中国的医学？又令我们大失所望！在一个解剖都禁止的国家，还有什么能成为人类的科学？他们没有解剖学，没有生理学，没有外科，甚至没有助产术！没有这些基础学科，怎么可能有病理学？他们甚至没有自然科学，因为这里既没有物理，也没有化学，严格意义上的医学器材就更没有了。

我们将会看到，没有欧洲辉煌的科学研究，这些蹩脚郎中们玄乎的药方和养生之道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是占星术、魔术和巫婆的秘方。不过这类研究至少看起来是极具异国情调、非常有趣的，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中国。

我们首先得反省一下，面对这些蛮族的习俗（比如美洲野蛮人的金鸡纳树皮），我们是否该完全鄙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轻视毫无道理，而是提醒自己应该随时防止偏见的进入。下面还是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

中国的希波克拉底^①医学主要建立在对脉搏的研究上，中国人总是自称擅长把脉，正是从脉搏的迹象上他们推断出疾病的病种和程度。根据性别、年龄、季节，他们建立了一整套测定脉搏的不同标准，对于两个手腕，他们也毫不马虎。如果他们认为是伤了心脏和肝，就把左手脉；如果是胃和肾出了毛病，就把右手脉。

任何一个稍微对这些器官处于哪个部位、它们的功能各是什么有点概念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怪事的荒唐。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的“医学之父”，欧洲医学奠基人。——译者注

他们声称能精确地得知脉搏的跳动次数。一个健康人每吸一次气的脉搏跳动是四下或五下，如果超过这一数量，就说明染上了疾病。

他们声称是中国人发现了血液流动，这一自负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证明，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区分动脉和静脉，也不知道它们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缺少这一最基本的生理解剖学知识，他们也就无法掌握任何类型的动脉结扎手术，而这种手术往往能拯救如此多患有动脉瘤、被锋利的工具刺伤或在战争中被炮弹击中的生命。这类手术以及其他所有手术在这里都无处容身，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宗教上的推测必定与解剖学研究冲突。事实确实如此，中国人从来不进行截肢或任何流血的手术。

著名的康熙帝明白解剖学的重要性，于是任命耶稣徒巴多明将欧洲这一领域最具盛名的著作翻译成满文。但因为这本书，他却产生了一种根本行不通的怪念头。他告诉这本书的译者，在明朝，有人曾经打开过一具尸体，他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罪孽深重的尸体，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医生和外科医生都请到现场，让他们练习怎么进行解剖。这些在生前干了那么多坏事的人，死后总得对社会作出点贡献吧。”不过君主并没有或者说不敢建立这种惯例，他担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法律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他，到时可就难下台了。

根据中国江湖郎中的理论，出现发烧现象的疾病总是可以用精气被打乱去解释，身体里有了太多的火或寒。如果外界热量过高导致火气过盛，比如中暑，温度就会超过所需温度，这样，在我们“高尚”的身体构造中就会燃起一阵火。

在这种状态下，身体内的水性物质被不断抽离水分，直到它再

也不能供给身体器官进行运转所必要的流质，这时，一系列症候会表明发烧的严重程度。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其实非常了解这一现象，过剩热量破坏精气平衡就是我们医学用语中的炎性原理，“炎症”这个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在发病机理中，炎症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人的病理学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布朗主义^①，在布朗的理论中，“力”和“无力”在疾病的产生或发展中轮流起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人的理论中，这样的解释是完全自然与符合逻辑的，因此，为了恢复人体内精气的平衡，就必须在人体内引进一定量的寒气以降低火气，然后使各个器官重新保持一定湿度。

全国上下一致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在中国，人人都是半个医生，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医生都多)，是的，全国上下，人人都认为绿豆属极寒食物，于是人们把绿豆煮沸，喝绿豆汤来降体内的火。另外，如果要给体内带去湿度，使各个器官和谐运转，西瓜和煮熟的黄瓜就是无可匹敌的东西了。

中国有专门卖药的店，作为掌柜的药剂师可以把药品卖给所有来客，如果是普通煎剂、汤剂或者各种用途广泛的药物，比如人参，那么就无需拿着医生的药方前去取药。人参是一种植物根，有着神奇的功效。这是一种效用明显的药物，尤其是对一个身心都受到严重消耗的人来说。人们总是说，吸收了万物之气的人参可以延长生命。这种药物非常昂贵。季姆科夫斯基^②并没有给出药方。如果有机会，我们肯定把它拿到手以满足好奇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的医学之道就是一种经验主义。

① 布朗主义：得名于苏格兰医生约翰·布朗(John Brown, 1735—1788)，布朗认为一切疾病都源于力与无力两种物质的平衡。——译者注

② 季姆科夫斯基(George Timkowski, 1790—1875)：俄国使者。——译者注

在欧洲，我们总是规定康复期的病人喝清淡的禽肉汤；中国却相反，这些东西被认为是难以消化不健康的。

季姆科夫斯基说过(1820)：“在北京的每个区，很多医生，包括凤毛麟角的几个最高明的医生，即使病人很有钱，收费也从来不会超过五个纸卢布。”

另外有一种惩罚方式：每个写错了药方或写得不精确的医生都要吃 100 大板。板子并不只为他们准备，在中国，对所有做错了事或犯了轻罪、不至于致死的人的惩罚方式都是如此。

一位开小差的军官将吃到 100 大板。

一年之中工作都未起色的职员将受 40 大板。

首领提拔了一位没有任何功绩的下属要惩罚 80 大板。

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行医，政府完全不加干涉。这里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健康生来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莫大关注，这一心态已足够不让他们胡乱投医了。此外，任何人只要读了几本医书或研究了一点医药大典，就可以投身养生之道这门学问了。

和教学一样，对于那些没能当官的学生来说，投身医学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大夫的队伍在中国一天比一天庞大，这还不包括无数的业余医生，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给自己或他人看病。这里可不是只有几个医生的小地方。

“这里医生的地位并没有在欧洲那么显赫。”古伯察先生^①对我们说，“况且，一份人人都能呼之即来的职业并不显得有多光荣，挣钱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一般来说，看病并不需要付费，药物的价格也非常低廉，而且总是可以赊账，这样一算，能获三分利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药物没效果就不付钱的现象司空见惯。”

^① 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法国使者。——译者注

但对于一个中国医生来说，最悲惨最可鄙的情况是他为了保住性命，逃脱牢狱之灾、逃离惩罚与竹鞭或者更恶劣的遭遇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种厄运在他答应治好一位病人却笨手笨脚让他死去时便会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父母必将对提起诉讼，为了留住性命，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逃亡。

我们知道，法律对于医生的要求总是颇为苛刻。在中国刑法的第 297 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争对采用与现行方式或规定相冲突的医学方法，用尖锐或锋利的工具下药、进行手术而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生或外科医生，法官将传唤其他同行对其所配制的药方、造成病人死亡的伤口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结果为一起没有任何杀人动机的医疗事故，那么这名医生或外科医生可以以过失杀人罪为罪名，通过一次性赔偿的方式免除死刑，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再从医。”

中国医生非常喜欢专攻某一领域，对于一些特定疾病的治疗尤感兴趣。比如有专门治愈因受寒而引起的疾病的药物，也有治火气的药物。

有采用针灸的医生，也有修补损伤器官的医生；有专给孩子看病的医生，也有专给妇女、老人把脉的医生。

还有人用木虱(或者叫吸血虫)治病，这类昆虫有如活的火罐，它们将自己的吸盘以密封的方式插入伤口或伤疤，甚至深入脓肿以吸出体液。这有点令人反胃，不过，直到上个世纪，这种治疗方式在法国都还存在。

眼睛和耳朵的保养在我们国家是两项最难处理的活儿，在中国却归剃须匠和修脚师管。

无论他们是哪一方面的专家，也无论我们遇到了多少医生，靠这门手艺发家致富的医生却是少之又少。他们日复一日地活着，

就好像他们能活下去一样，与穷困、苦难作着无声息的抗争，和他们在同一条线上的还有学校的老师。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如果你搞明白了这些医生，确切地说是这些采用歪门邪道的医生，那么你也会明白他们的同行。中国的其他医生肯定也是离奇古怪的。但是我们并不怀疑，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不乏一群严肃认真的人，一群专心研究的卓尔不群的人，尤其是被授予学位的北京医科学院的老师。尽管由于缺少内外科医学的基本常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无法达到欧洲学校教师的水平，而且欧洲在医学的探索 and 发现之路上并未走近死胡同，但是我们还是坚决认为中国应该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明智明理的医生，这样一来，他们对于自己的医学著作将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了从他们的立场更好地说明我们的这一判断，我们将以古伯察先生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为例，详细讲一下一位中国医生是怎么看病的，这样你们就会有一个更精确的概念了。当时古伯察先生身体不适，出现了发烧、头痛、呕吐和痉挛现象。

“我知道，”大夫说道，“这种著名的疾病源于西方。书上说疾病都有国别性，北方国家的病就和南方国家的病不同，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有的病，所以，每个地区配制的特殊药物都是针对当地居民的生理缺陷的。”

“高明的医生应该能区分不同的体温，认出疾病的真正特征，并开出适当的药方，这就是组成这门学科的一切。”

“来自海洋的病人将受到与这个大陆国家的病人一样的待遇……”

这一开场白立马俘获了我们这位显赫的病人的信任，大夫接着拿起病人的右手，把它放在一个小垫子上，开始把脉，五个手指逐一滑过手腕，就好像滑过钢琴键盘。中国人认为各个脉搏分别对应

心脏与其他主要器官。要把好脉，就必须把所有脉搏都把一遍，有时还要同时把几个脉，以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次诊断花了很长时间，大夫仿佛是进入了深层的冥想，一言不发。

右手被一丝不苟地检查完后又轮到了左手，也是一样的程序。

最后，大夫庄严地抬起头，在他的大胡子和边上的灰色小胡子上捋了两下还是三下，就下了判决书。不知道他到底用的什么鬼方法，他就说道：“寒气已经攻入你的体内，与其他好几个器官的火气相冲，两种气的较量必然会导致呕吐和痉挛。所以，必须用热性物质来治你的病。”

“这种有关器官的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很快就会好，当然它也可能顽固不化，导致病情加重。这就是我的诊断结果，”在观察和总结了不同脉象之后，这位大夫说道，“要好好休息，不要躁动，而且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喝我给你配的药。”说着，他站起身，来到一张小桌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文房四宝。

大夫把一根墨棒的尖端在一个茶杯里蘸了点水，然后熟练地在一块黑石圆盘上调配好，他拿起一支毛笔开始在一张摊开的纸上写药方，写了满满一页。写完后，他拿起纸，认认真真的又看了一遍，接着用长得有点过分的食指指甲指着竖着下来的字低声说道：

“药方的主要材料是大黄和橘皮。”

除了这两样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粉剂、叶子和根。每一种药材都针对特定的器官，有各自特定的功效，而所有药材的汇集能产生更强的疗效。

把所有药材放进一个土罐里炖是各家传统；在经过长时间的沸腾后，水已经吸饱了药材精华，人们就让病人吞下药汤，越烫越好。一般说来，中药看上去都是一种深颜色的油质液体。

尽管人们吃药时总要闭眼，但喝中药一点都不痛苦。它们一般

都没有味道或带点甜味，但永远都不会是欧洲药物那种使人想吐的味道。

一位乡村药馆的职员将会搜集大夫刚刚开出的所有中药。在中国，医生同时也是药剂师，卖他们自己配方里的药给病人。我们隐约感觉到，在这两种职务之间如果完全不存在滥用现象那是不大可能的，它们可是最好的搭档了。“所以，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考虑到人类的劣根性，”古伯察先生补充说，“你难道能保证中国的医生不会开出高价药方，甚至故意延长康复进程，就为了能在他的朋友药剂师那里谋得最大的利益？而且组成中国药物的大量药材并不全都是来自一个既开药方又卖药的人。”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是”。如果医生在中国是一项职业，那么不管是在哪儿，它都应该是一项最美好的神圣职业。

不管怎么样，担心自己会被某一类医生敲诈的顾虑使得一种异常奇怪的传统出现，但却相当符合中国人的行为习惯。医生和病人会进行一场涉及药物价值和价格的严肃谈判。整个家庭的成员都会参与到这次讨价还价中来，他们会要求开一些不太贵的普通药材。或者把药方里的药去掉一些，以减少支出。药效可能会慢点或者干脆得不到保证，但人们还是愿意等，也愿意赌一把。

还有一种情况，当医生兼药剂师给出了最后价格，并且用最明确的口吻告诉病人，为了恢复健康，必须在这么一段时期内服用这些药物，然后让家庭智囊团自己回去讨论。家庭成员会当着病人的面首先冷冰冰地问一个关于生还是死的问题，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医治。如果病人年纪已经很大，或者得的是不治之症，那么再花钱就不太有意义了，还不如让他静静死去。等他们毫厘不差地计算好将要在可能根本没用的药上花多少钱后，病人往往自己就作了决定——还是把钱留着买一口最漂亮最坚固的棺材吧！

古伯察先生病情加重，最后发展为典型性弛张热，医生说要做针灸，但是这一提议被拒绝了。第二天，医生找到我们的病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打算给他打一针强心剂。他要了半杯茶，在茶里放进了十来颗比针头还要大些的红色药丸。

“我一灌下这杯茶，”古伯察先生说，“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麝香味。他让所有人都离开房间，以便我能好好休息。我并不肯定是否就是这种治疗方式让我的病情缓解并得到了康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立刻就感觉舒畅了很多。晚上，我又服了6颗红色药丸，第二天神清气爽，虽然体力确实没有恢复，感觉软绵绵的，但疾病的症状完全消失了，头不晕了，内脏也不疼了。”

这种红色药丸在中国享有盛名。人们叫它“八宝红灵丹”，取满足所有欲望的神奇宝物之意。这是一种真正的灵丹妙药，这里的人怎么说来着，“包治百病”。关于它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控制剂量以及如何与另一种适当的液体进行调配。如果控制失当，这一药方就可能成为毒药，甚至致残。它的组成成分至今是个谜，只有北京的某个家族掌握着其中奥秘，秘方代代相传，绝不外泄。所以我们无法得知它的组成成分。它带有麝香的气味，虽然很浓烈，但不是它专有的特征。在中国，不仅药物，几乎所有的东西，人、土壤、空气都或多或少浸染在这种奇特的气味之中。

整个中华帝国都散发出麝香味。商品，甚至是从欧洲进口的商品在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也带上了天朝的气息。

神奇宝物尽管只在北京配制，而且只由一个家族生产，但是全国各地都知道它的大名，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以适中的价格买到。我们要做的只是辨别真伪：这种造假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也非常难以治理。在北京，这种神药的价格一直没变，人们总是按纯银打

造的秤砣售卖。

这种灵丹妙药也许是现存最有功效的发汗药，但是它的起效方式非常奇特。把一粒碾成粉末的红色药丸像烟草一样放进鼻孔，就可以产生一种能持续很久的刺激，而不用担心会被喷嚏打断，仿佛整个身子被打通了一般；最后，在喷嚏总算出来后，我们缓过神来，发现自己已是大汗淋漓。我们还利用这种药物来判断病人是否有生命危险：中国人告诉我们，如果服用了这种药后却打不出喷嚏，那么他当天就必然死去；如果他打了一次喷嚏，那么一直到明天你都可以不用担心。喷嚏打得越多，存活希望也就越大。

中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诡异的配制。可供我们研究的典籍数量非常庞大，但可惜的是，我们能找到的也只有市面上或多或少都已经大众化的配方。尽管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在这些书里也许找不到一点科学的东西，但之前对它的不屑一顾，似乎是我们的错。

中国人天生是观察家。他们的洞察力与敏锐程度着实令人惊异，他们可以在周围的繁杂中不费吹灰之力就注意到一大堆被其他人忽略的事物。“治病这门技术，”古伯察先生继续说道，“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定就是件科学事儿，反而是事关经验与观察的课题。有些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原始人所掌握的药方，科学不仅发明不了，甚至连解释都解释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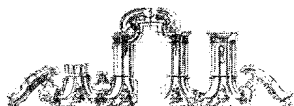
……幸福属于那些知道事情真相的人。^①

中国的疾病种类比其他地方要少，然而这里的死亡百分比却比其他国家要高。不过它那庞大富足的人口证明了中国人繁衍生息的

① 古罗马诗人维尔吉尔(Virgile, 公元前70—公元前19)的名句。——译者注

能力。

在配制长生不老药上，中国人并没有比西方人强到哪里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甚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有点极端，比如炼金士。不过，他们也找到了能和我们活得一样久的方法，这里的八十岁老人和百岁老人并不少见。



21

中医(续篇)

黄埔 1860年5月

中国人的医学完全是经验主义，这千真万确。但是如果我们能以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进一步观察他们的行医方式，那我们也许也能得到几点启发。不过，在这一领域，我们并不抱有多大希望。

其中一种由他们发明并令他们名声大噪的疗法便是针法，却被他们用得有点过头。我们知道，这个小手术主要就是将几根4到8分米不等的细针插入体内组织的不同深度。拿一根毫针固定在皮肤表层，同时用捻转的方式将其刺入体内。

中国人和日本人几乎在所有疾病的治疗中都使用针法，它甚至被当作预防措施。

在欧洲，这种治疗方式曾经一度被人遗忘，至少是陌生的，直到旅行家甘弗^①于17世纪末将它从日本带到了欧洲。杜儒尔丹^②和

① 甘弗(Engelbert Koempfer, 1651—1716): 德国医生。——译者注

② 杜儒尔丹(Dujardin, 1738—1775): 法国医生，著有《外科史》。——译者注

维克·达日尔^①曾谈论起它，而儒勒·克劳盖^②又一次让它成为热点话题。

在电被用于医学之后，我们有时会借助针法，通过植入某一器官的毫针，给病人通上电流。这种手术因此被称为“电针疗法”。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讲的是中国人发明和实践的针法。这一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在中国流行的疗法后来被传到了日本。在这两个国家，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在人体上选择不同的穴位插入细长的金属毫针以及毫针插入的深度与方向都非常考验针灸师的医术。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得先把毫针放在火上烧红。人们总是谈论这种疗法的神奇，不过通常情况是身体上总会留下惹人注目的明显痕迹。

针法也存在于欧洲，在不同时代，也曾经非常流行。下面就是阿贝勒·雷缪萨在1825年的《亚洲文集》里描写的情景：

“针法，自最古老的时代以来，就构成了中国和日本最重要的医疗方法之一，在欧洲也已经流行了几年，尤其是在几个月前，法国人对其大肆宣扬。人们对它的到来充满了新鲜与好奇，但也不乏诽谤者和狂热者。有些人自以为找到了灵丹妙药，认为效果非常神奇；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疗法毫无可取之处，搞不好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双方都举出了证明实例，但是结果还有待观察，而且例子基数也不够庞大，于是人们倒出陈年冷饭，认为亚洲人对于科学的东西总是倨傲无视。暂且不说学术论文与报刊文章，人们甚至还复印了几本关于这种有趣疗法和生理学的一次性小册子。好几位著名的医生和物理学家，包括莫朗夫人、儒勒·克劳盖和布耶，都进行了

① 维克·达日尔(Félix Vicq-d' Azyr, 1748—1794)：法国医生、解剖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② 儒勒·克劳盖(Jules Cloquet, 1790—1883)：法国外科医生。——译者注

大量针法实验。通过研究毫针对身体产生的作用，人们一开始倾向于认为疼痛的产生是由于扎针部位电流的积聚，而针的进入促进了电流流动。在这种假设下，毫针只不过是一枚名副其实的刺入病人身体的避雷针。病人感受到的疼痛减缓是即时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生理学作用与另外一种现象相比：某一被通上电的物体表面可以通过金属导电性与另一物体相连。在毫针进入体内大概 10 分钟后，如果用手去碰毫针的话就会感受到一阵轻微的酥麻，与连接在导线上的一枚电压很低的伏打电池所产生的电击非常相似。”

于是人们力图用这一现象去同时解决病因与针法的疗效的问题：生病是因为某一神经分支上带有疾病的电流的积聚，而针法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疏通动作。

后来，根据布耶先生的实验，人们认为毫针能在患风湿的肌肉中产生一种电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是由疼痛产生，也不是产生疼痛的原因，因为当我们对一个完全没有神经疾病的部位进行针疗时，它同样产生了电流作用。人们也证实了在动物身上，电流以同样的方式产生作用，而且它总是同时伴随着毫针的电氧化作用。我们已经证明如果是白金、黄金或银制成的毫针，那么电流将永远不会产生，而如果毫针由其他可氧化金属制成，那么就不存在这一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理现象是毫针的金属与毫针所接触部分之间产出的化学作用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电流就不可能发生氧化作用。因此我们大致就可以确定，这一电流对于病人所感受到的疼痛缓解几乎不起任何作用。

至于针法的生理学疗效，除了病人尤其是风湿病和神经痛患者所体验到的疼痛减轻现象，最常见的还有下面这种：如果做好了皮肤松弛的准备工作，并且以捻转的方式刺入毫针，而不是直接刺入，那么当毫针刺入时病人几乎不会感受到任何疼痛。总的来说，

拔出毫针比刺入毫针要痛苦得多。针疗几乎不会出血，不过有时也能渗出一两滴来。

毫针周围的皮肤会稍稍隆起，但肤色保持不变；接着它又立刻下陷，留下红红的一圈。此时，病人会感到一阵剧痛，疼痛感慢慢渗向针尖，肌肉收缩，麻木感向神经通道扩散，并有发热、发抖现象。如果看到汗珠突然涌现、布满整块皮肤，这并不罕见，这是对疼痛作出的反应。接下来，疼痛就会停止，或者减轻，或者被转移。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会突然出现或多或少的无力感，并且会持续一定时间，不过我们并不能说这种痛苦是由扎针引起的，因为这一痛苦的感觉发生在毫针深入皮肤之前。我们所见过的唯一一起由针疗造成的医疗事故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刻。

如果毫针刺破了主神经、动脉或攸关性命的基本器官，就有可能造成严重伤口和致命的后发症状。好几个外科医生声称毫针的极度纤细可以解决这些弊端。尽管我们已经在动物身上做了多次实验，用针穿过它们的胃、肺甚至心脏，都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同样的冒险还是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悲剧，令人追悔莫及。在我们看来，针法并不能打包票，它的效果还不确定，或者说治标不治本。

中国人和日本人很有可能不知道解剖学，对于人体的构造也只有一个模糊或错误的概念，因此在行医过程中致人死命的比例应该会很高。但是，针疗也并不是毫无章法可循，而且也不完全是由着针疗师的性子来。

他们在人的皮肤表面规定了 367 个穴位，每个穴位都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由相对应的内部位置决定。为了能在穴位上进行练习而不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人们便制作了一个个小型铜像，在铜像上恰当的地方，分布着一个个小洞。人像表面被一层贴纸覆盖，学生

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把针指向该指的地方，而且必须一眼就能认出开针口，而不是根据被问及的疾病去慢慢寻找。

“但是所有这些准备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在谈论一本关于针法的日语书时，阿贝勒·雷缪萨说道，“他们一窍不通，这些医生连器官在哪儿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它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他们完全按照一种盲目的经验或者某种荒谬的、至今仍装神弄鬼般的理念进行治疗。”这在日本作者收集的不管是一般的戒律还是特殊的戒律上都可以看出。

我们就从关于动脉的戒律开始说。动脉血被认为总是自下而上流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规定在打算逆血流方向而行时必须朝上方捻转针尖，而当顺血流方向而行时必须朝位于底部的穴位方向刺针。一次没有掌握好时间或偏离到了其他穴位的扎针可以通过在与它相对应的另一些穴位上扎针来弥补。在以处方为主要内容的这本著作中，有一半的处方是可以运用上述方法的。

如果是由跌落造成昏厥，人们就把针扎在脖子的上半部分，插入喉部8法分^①的深度。

腰部疼痛的话，就在膝弯处插针。

如果是干咳，则在手臂稍稍靠内的表面插入1法分的深度，或者是前臂中间部分，也可以是小指的底部。

考虑到各个部位之间相距甚远，我们猜想日本医生试图通过诱导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因此出尽风头，甚至捡了个大便宜：具有明确概念的诱导法被戴上了日本人的帽子。从这一点上说，包括所有其他方面，他们似乎都是根据一种愚昧幼稚的经验主义进行盲目治疗。

^① 法分：法国古长度单位，等于1/12法寸。——译者注

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漫长的摸索道路上，即使没有通过病理学上的生理学数据进行理性思考，他们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结果喜人的高度。

另外，我们实在不能只从一本著作就断定日本人的治疗方式，这本著作也许并不是整个日本医术的最好、最全面的代言人。

不过，这两个国家都值得我们称颂的是，长久的行医之道似乎已经引导他们从针转向了灸，所建议的治疗部位也不再像上面提到过的例子那么稀奇古怪。同时，通过各类经验，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把针刺入主要神经、主动脉和重要器官的危险性，但对于许多病人来说，得到这些经验所付出的代价似乎惨痛了些。

除了针法，我们又将灸法称为中国最常见的外科治疗手段。

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我们国家的医院，灸法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它主要是用一小卷可燃物质对体表进行一定程度的缓慢灼烧。人们会放置宽度通常为一个法郎那么大的小柱或几柱火。

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灼烧术是诱导法里效力很大的一种，但是非常痛苦，留下的烙印很难去掉，而且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求助于这种疗法。中国人不仅使用这种疗法，而且还滥用它。

用各类专门物质进行灼烧或燃烧的灸法被佩尔西^①命名为“艾灸法”。古人也使用灸法，用晒干的蘑菇进行灼烧，这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

中国人和日本人采用的是包有干艾草叶子的棉布，一种蒿类植物。他们用这种叶子的薄壁组织做成一个个圆锥，将圆锥顶端点燃，底座则放在需要灼烧的部位。

随着燃烧的艾草越来越接近皮肤，热量和疼痛也逐渐增加。人

① 佩尔西(Pierre-François Percy, 1754—1825)：法国医生。——译者注

们会轻轻扇动艾锥，以加速艾锥的燃烧。当火直接接触皮肤表面，病人往往因受不住剧烈的疼痛而喊出声来。

在欧洲，人们用各类物质进行灸疗，但最常见的是一种高 14 厘米至 18 厘米、直径为 1 厘米到 11 厘米的纺织棉圆柱，并绕有一根用来固定的小布带。最好的疗法是用一截向日葵髓质，由一层薄薄的硝化棉包裹，以及一根缝制在某一点上的缠得有些紧的小布带。我们还可以用由浸染了氯酸盐溶液的灯芯草组成并经过适当压缩的小圆柱。药柱或艾柱被放置在需要进行灼烧的部位，用小夹子或拉雷^①灸撑固定；为了使它保持燃烧，人们一般用嘴、风箱或更有效的曲管对其吹气，而且必须在药柱周围包一块浸湿的棉布以防止灼伤邻近部位。随着燃烧的加速，热量越来越高，我们可以听到皮肤表皮破裂的声音，就像羊皮纸被烧毁时产生裂纹的声音；接着皮肤开始起皱、变黄、干枯，最后被碳化。鉴于这一痛苦治疗措施的功效取决于灼烧的程度，因此立即涂上一层特殊膏药以中断局部和周边的燃烧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刚刚得到的灸疗效果就被膏药给中和了。这种灼烧法被专门用于刺激神经系统或转移轻度的发炎中心，通过诱导法消除位于深层的炎症。这一剧烈的治疗方式，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野蛮，但它用大量出乎意料的治愈案例作了回答。

我们举一个成功案例。一位炮兵部队的杰出军官由于胯部充血，得了带有脓肿的关节肿大症，这种病可以立即将他送进棺材。在他惊人忍耐力的支撑下，他让人对其进行多次灼烧，竟然神奇地痊愈了。他简直是另一个圣徒罗兰^②。

① 拉雷(Dominique Jean Larrey, 1766—1842): 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军医，灸撑由其发明。——译者注

② 罗兰(Laurent, 210—220): 殉道者，死在烤架上。——译者注

牛痘——另一项外科小手术开始在中国普及，就是我们要谈的疫苗，对于天花流行病的预防尤为有用。天花通常能在沿海人群尤其是船员当中造成非同小可的毁灭。

很早以前，中国医生就发明了天花病毒的接种法，作为消灭天花的手段。天花往往具有致命的杀伤力，不过只有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诱发。

这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制造散在性天花的方式，以免受更加可怕的流行性天花的侵害，尽管有时候接种的天花也能置人于死地。

中国人的接种方式主要是从丘疹中提取病毒，在经过晒干、碾成粉末后，将它倒在一团棉花上，以便将它引入需要接种的人的鼻孔里。这种方式有一个弊端，它会引发皮疹，尤其是在脸上和头上。所以，很多接了种的中国人是独眼、双目失明或严重毁容。

在亚洲其他地方以及不久之后的欧洲，也有了接种，就像今天的疫苗，以打针的方式在表皮下面引入在成熟的脓疱上用刺血刀收集的天花病毒。

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已经在非洲和亚洲实践的接种活动在 1673 年被引进了君士坦丁堡，上个世纪又被维特雷·蒙塔古^①女士带到了英国，很快，接种遍布整个欧洲。直到 1764 年，它才被法国人许可。

尽管相对于自发天花来说，这种方式已经让天花的肆虐收敛了不少，但是当人们发现牛痘，也就是接种牛痘病毒预防天花的措施后，接种天花病毒的方式立刻就被弃用了。

这一回，中国政府很明智地也采用了牛痘，由另一位“詹纳”^②带到了广东。尽管遭到了垄断接种的佛教和尚们的反对，但

① 维特雷·蒙塔古(Wortley Montagu, 1689—1762)：英国贵族与作家。——译者注

② 皮尔森医生，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1805 年。——原注

牛痘还是更胜一筹，开始在王朝的所有省份流行，由中国医生为人们种痘。

修复外科——自体成形术

自体成形术或者说修复外科，是一门人为的、借用病人身上其他部位的组织来重新恢复在事故中被损伤的部位的技术。

修复鼻子就被专门称为“鼻成形术”。这一技术在印度诞生，在那里，切除鼻子是一种处罚。叫法相似的自体成形术确切地说就是印度修复方法。

下面就是印度最高贵的世袭阶级成员梵天族的自体修复方法。他们从修剪鼻子形状开始，在一张纸上进行这一工作；接着将这个纸样贴在额头那块皮肤上，沿着纸样的轮廓进行切割，只留两只眼睛中间部分的皮肤不被切断。然后把这块皮片移到被切下的鼻子上，让它沿着皮根垂直往下。健康组织的那一面作为表面，带血的那一面则沿着缝合点与鼻子直接接触。一旦完成了这类移植，扭转点上的皮根就可以切断了。

我们称这种方法为“印度方法”，确切地说是亚洲在外科手术上的一大贡献，后来法国手术家们对其进行了改进，尤其是李斯弗朗克和拉勒芒。

让我们再来说说自体成形术的第二种方法——塞勒斯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在邻近部位分离出皮片，将它们靠近需要修复的地方；而意大利方法是从前臂借用所需的皮片，目的是为了不在额头和脸颊上留下伤疤，并用一些物件将鼻子牢牢固定，直到伤疤开始愈合。

人们将修复鼻子的原理也运用到了嘴唇的修复上，即“唇成形

术”，也运用到了口成形术、眼皮成形术上等等。热拜耳(德·拉巴勒)先生还出版了一本有关所有巧妙精致的手术专论，书名为《修复外科》。

按照我们所说的中国针法尤其是自体成形术，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外科其实可以在更重要的领域也取得点进展，但远不是这么回事：这一医术竟因此沦落为接骨医生、江湖郎中干的活儿，下面这个事例就是这种大材小用的体现，但却是一种神奇的接骨术。古伯察先生是这样说的：

“曾经有那么几年，我们有过一位传授基本教义者，他拥有一种能将破碎的东西还原的天赋异禀。我们曾见过他毫不费力就治愈了50多位不幸者，都是些被折断了骨头的人，有些骨头甚至被打得粉碎。

“手术总是完成得很漂亮，所以病人们都亲自赶来谢他。他当时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面对一个个成功的案例，我们却一点都笑不出来，而是想着，那帮助骨头愈合的膏剂是由鼠妇、白胡椒、以及一只被活生生捣碎的母鸡做成的。”



22

中医——生理学、病理学概况——法医学

广东 1860年5月

在广东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们在一位潜心研究中国的海军中尉吉凯勒先生家里找到了神甫杜·阿尔德的著作。难得碰到如此好的——一手资源，我们赶紧做了些笔记。^①

关于中国人对长相的审美观，书中是这样描述的：“特别讨他们喜欢，被他们认为长得美的人必须有宽额头、短鼻子、稀疏的胡子、上翘的眼角、狭长的小眼睛、宽宽的方形脸、大耳朵、中等大小的嘴巴以及黑色的头发。”

在同样值得研究的文学、文字、科学、中国古训与教育的章节后，就是关于医学的章节。

中国人坚信这门科学与天体运动密不可分。

中国曾经有过皇家办的医校。而今天最受欢迎的那些医生都是

^① 《中华帝国的历史、编年、政治和物理史描绘》，4册，配铜板地图；神甫让巴普蒂斯·杜·阿尔德著，耶稣会（博学和冥想）出品。海牙，亨利·斯格勒尔出版社。——原注

世代相传、掌握传统医术的医生。

在他们看来，生命有两种自然法则：维持生命的热量——“阳”，以及同样是生命之基的水——“阴”，体液和血液则是载体。

他们有五种元素：土、金、水、木和火。看到这一分类，我们就知道不必再去其他地方找中国的化学了。

以前，医生会让人背着药箱去病人家里，当场就给他们服下药剂。

有些医生看不惯这种做法，就把他们的药方送到药品杂货商那里。

久而久之，一些江湖郎中就开始专门搜集这类药方，逐渐形成了一个什么病症药方都有的宝库，于是江湖骗子诞生了。他们穿街走巷，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小镇，胡乱许下药到病除的大话。这都是些投机取巧的人。

中国医生会给他们康复期的病人开很多滋补药。

在第一次会诊后，他们就不再去病人家里，除非病人又一次找他。病人可以随时换另一个医生。

他们最神奇的地方是通过脉搏就能诊断病症，开出恰当的药方。

《脉经》的作者王叔和活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秦朝。

下面这些就是脉搏的奥秘，由埃尔维尔神甫翻译：

在有关肾的疾病中，需要检查的脉象是紧靠着手关节上方的部位，位于尺骨末端。右手对应右边的肾，左手对应左边的肾。

右边的肾被称为“命门”，即生命之门。

中国医生认为右肾为精液贮藏之处，而其他医生认为是它把血液转变为了精液。

单单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对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多么匮乏。

他们的著作尤其证明了他们关于血液循环的概念是错误的、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循环的存在。

根据他们的说法，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有它自己的脉搏。因此二十四个节气就有二十四种脉象，七表、八里、九道也就是九种方式。

但仅仅知道如何阐释这二十四种脉象还算不上一名中医。

医生把脉有七大信条，有七种脉象能指示死亡的危险。

比如，如果是患了急性扩散肿瘤、肚子肿胀、严重高烧、消渴症(极度饥饿与口渴、厌食、长息肉)和鼻孔出血等病症，脉搏强、浅则意味着死亡。

如果是呼吸困难或气短、腹泻和痢疾，浅、仿佛要蹦出皮肤的脉搏也意味着死亡。

如果是咳血与吐血，剧烈的脉搏也不是好征兆。

咳嗽的情况类似，如果咳嗽很厉害的话。

如果是霍乱，一种能引起强烈腹泻的病，类似于印度东部的干泻病，脉搏浮滑，也就是浅得似乎要跳出的意思，那么没有大碍；而如果是细缓，也就是跳得纤细、缓慢的意思，那么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如果是肺结核，脉搏浮滑，浅和游移不定的话，没问题；脉搏实代，紧绷与强烈的话，死路一条。

如果是突然中风，脉搏紧细，即震颤、短、浅之意，好征兆；脉搏浮代，即浅而强烈之意，不祥。

另外还有一种针对腹部鼓胀病的脉象。这种急性腹部鼓胀(鼓膜炎)，由一种叫“蛊”的虫子引起。

当尺骨末端的脉搏游滑、不连贯或细小缓慢，就说明月经不

调，三个月只来一次。

如果一个女人身体健康，脉搏跳动规律深沉，医生就会对她在三个不同部位进行把脉，右腕、左腕和手腕上方。如果这位女人月经停了，则说明她怀孕了。

怀孕还有另外一种迹象，那就是尺骨末端的脉搏强烈，而且要比一般人都强烈。

如果她左手的尺骨末端的脉搏满、强烈，说明她怀上的是一名男孩；如果脉搏满、强烈但游移不定，那么怀上的是一名女孩。

还有一些生理学家给出了另一种规律：如果一个女人变得虚弱敏感，不管用多大的力气压在她尺骨的脉搏上，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她脉搏连续不断的跳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月经没来，就说明她怀孕了。

在怀孕的最初几个月，手腕的脉搏一般都很微弱，而尺骨的脉搏非常迅速。如果用手指按在上面，脉搏分散开来，说明已有三个月身孕；如果脉搏继续集中跳动，那说明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还有一种特殊的脉搏可以告诉我们这位女人是怀了双胞胎还是三胞胎。

碰到这样强有力的脉搏，中国医生就会停下来，然后高声宣布说，他可不相信这种怀双胞胎或三胞胎的鬼话。

这个女人在临产的那一刻，身体感到非常沉重，接着战栗，或者发热，舌头底下燥热难挡，舌头上却寒气十足，这时体内的孩子已经死了或即将死去，而母亲也会难产而死。

法 医 学

中国人并不害怕死亡。他们平静地看着死神一步步走近。能看

出一个人死期已近最显著的迹象便是他们不再问你要烟斗了。

如果有人可以说病人已经不再抽烟了，就是意味着他很快就要死了。我们的士兵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弄断了他的烟斗。”这是在说他死了。

在中国，人们对于尸体必须担负一种可怕的责任。如果一个人死在了他的家里，事情就不那么难办：父母负责他的后事，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怀疑或猜测他的死因。但如果他是死在了家外，根据法律规定，死者死亡所在地的业主就要担负起责任。如果尸体是在树林中、田里、荒山野岭中被发现，那没关系，土地的主人只要通知官府，给出解释，同时为了具备法律效力，他的解释必须得到死者父母的接受。这样就由他的父母负责后事，一旦他们主持完葬礼，事情就结束了。

直到这之前，不幸的业主都不得不为一位可能他从来没听说过的人的死负责。在这段时期内，什么可怕的事情都能发生。你会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诉讼案件，官员和死者的父母会狼狈为奸，要尽各类伎俩，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本性，让受害者倾家荡产。他们把这位无辜的人关进黑牢，将他吊起，用惩罚死囚犯的手段对付他，直到他交出所有财产。

这一可怕的法律还遏制了所有人对不幸者的同情与怜悯。谁还会有勇气在家里接待一位快断气的人，一位穷人，一位危在旦夕的游客？谁还敢毫不畏惧地去照顾一位垂死的人，允许他死在自己的田里，甚至隔壁的水沟里？一次慈悲的举手之劳或一个同情的念头都有可能将他自己彻底毁灭，甚至还要遭受最后一次皮肉之苦。同样，不幸的人、虚弱的人、残废的人都通通被赶出私人宅；有时，找不到任何有遮盖物的建筑时，他们就在公共露台上凑合，这些都是政府的土地，不会连累到别人。

中国人报复敌人最狠的一招之一便是把一具尸体放到敌人家里，他们相信这样可以让对方进入无尽的不幸与灾难的漩涡。但最绝的是在敌人家里自杀，这样的自杀频频发生，有时是经过精心策划，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敌人就要蒙受死刑之罪。

《洗冤集录》，洗冤

在历史上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查明凶手、检验尸体。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所剩下的法医学典籍的年代最早不超过宋代，宋代开始于公元 960 年。宋之后的蒙古族元朝又重立这本著作，并加进大量古老的案例，这些传统案例被保存于王朝的各个法庭。

元朝后，明朝命令对这一重要领域进行研究、审查，并陆续出版了众多著作，供法官们参考。

清朝也出版了《洗冤集录》的最新版本。

下面就是这本书上关于怎样在尸体上甚至是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上发现撞伤与刀伤的说法：

先用醋洗净尸体，接着将它暴露于从一个深坑里释放出来的酒气中。这本法医学书籍的名字“洗冤”正是取自这一步骤，洗冤泽物。

为了挖出这么一个坑，最好是找一块干燥、黏土质土地进行挖掘。被挖出的坑需 5 法尺到 6 法尺长，3 法尺宽，深度也是 3 法尺。

接着用荆棘和树枝将它填满，点起火直到底部和四壁被加热到白红色的程度。取出火炭，倒入大量米酒。在坑口放一块用柳条编成的大栅格，然后把尸体放到大栅格上。接着把所有这些用一个扎成穹顶状的布棚覆盖住，使酒蒸汽能充分浸染尸体的整个表面。在

两个小时的酒精蒸浴后，所有撞伤与刀伤都将显露无遗。

《洗冤集录》还向我们保证单单对骸骨进行检查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书中认为，如果撞击足以致命，那么它的痕迹也应该留在骨头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方法的根据，有点站不住脚。

每次对某个人的死稍有怀疑，官员们就执意要进行这一步骤。

《洗冤集录》巡视了所有能想到的杀人方式，并向这本书的使用者们解释了这些方式，以便在尸体上找到伤痕。“在‘自缢、被打勒死假装自缢’一章中，”古伯察先生告诉我们，“作者区分了缢式勒死、跪式勒死、躺式勒死、活结勒死以及扭结勒死。他仔细地描述了所有可以在身体上找到的痕迹，这些痕迹可以指出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

说到溺死，书里写道，自溺身亡的尸体与先被杀再被扔入水中的尸体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类尸体的肚子是紧绷着的，头发紧贴在头部，口泛白沫，手脚僵直，而且脚底非常白。这些特征在一具先被闷死、毒死或者运用其他任何方式被杀死然后才被扔入水中的尸体上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在中国，通过制造火灾来掩饰罪行是凶手们的惯用伎俩。《洗冤集录》在“火死”一章里传授了一种通过检查尸体来辨别死者是在火灾之前被杀死还是因火窒息而死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在死者的嘴里和鼻子里找不到任何烟灰和火烧的痕迹，而在其他案例中，情况刚好相反。

最后一章探讨了各类毒药以及它们的药发症状。

不管官员们有多机灵与谨慎，我们还是认为所有这些法医学方法是无法代替尸体解剖学的。可是在中国，因根深蒂固的古老成见，尸体解剖法永无用武之地。

翻完整本《洗冤集录》，如果你没有被这样一个事实说服，那

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命构成威胁的谋杀行动实在是太多了，而自杀更是常见。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就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中国人就可以结束生命。有时候只需一个轻佻的字眼就可以让他们去上吊或投井。这两种方式是最普遍的自杀方式。

在其他国家，当我们想对敌人进行报复时，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杀死他；在中国，完全相反，人们自杀。这种反常有很多原因，主要有下面这些：首先，中国法律将自杀的责任推给引起自杀事件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想报复敌人时，就跑到敌人家里去自杀。人们相信通过这一极端的方式可以让对方陷入可怕的官司。对方很快就会落入司法部门手中，即使不能要他性命，他至少也逃脱不了严刑拷打与彻底破产。

死者家属通常能在这一诉讼中得到巨额赔偿与补贴。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过着悲惨生活的人，怀揣惊人的为家庭献身的精神，泰然自若地在富人家中结束生命时，请不要大惊小怪。

相反，作为他的敌人，事件的凶手则会抛弃他自己的父母与朋友，因为是他让他们丢尽了面子，让他们陷入穷困之中。他会主动放弃享受葬礼的排场，这可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它来得重要。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公众的反应。自杀者不仅不受到谴责，反而得到敬重与歌颂。人们在他的行为中找到了英雄主义和高尚精神——为了报复敌人，他竟然可以无畏地结束生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比起怕死其实更怕疼，只要有一种快速简便的方法可以结束生命，他们就廉价卖出生命。

“也许，”古伯察先生补充道，“正是这种对自杀者的尊重，才使得中国法庭对罪犯的审判来得比酷刑本身更加恐怖与残忍。”

最后，让我们用米尔尼先生^①对杀害婴儿现象的思考来结束我们对法医学的评论吧。

“杀害婴儿的犯罪现象让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这一犯罪行为得到了官方的一致批准。”

发起这项指控非常偶然，它遭到了各方各派的反对，没有任何保留与犹豫。我们一般总是将杀害婴儿作为中国习俗中最残忍的代表。

人们已经证实在所有阶层（主要是穷苦阶层），对孩子的谋杀，尤其是对女孩的谋杀都是普遍现象。“作为这一罪行的范例，听着，”米尔尼先生说道，“我念一本叫《中国人》的小册子上的一段话：‘然而有一项罪行我们实在不能轻松地一笔带过。杀害婴儿，尤其是女婴，它在中国人当中的流行度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信仰。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这一罪行的频繁发生，中国政府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为它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一行为的发生。’”

“如果巴罗^②的话可以相信，那么北京警察的手上有一笔可以调用的专款，他们一大早就拉着车去城里转，收集那些在夜里被扔到街上的婴儿尸体。

“他们不作任何声张，将尸体运往城外，不管活着还是死了，一律被扔到一口公用井里。

“根据同个作者的说法，天主教传教士们每个早上都会去那口井边，希冀能救出几个受害者，在天主教教堂的宗教氛围中将他们抚养长大^③。

“所有巴罗先生有机会相处了一段时间的传教士们也为一些更

① 米尔尼(William Milne, 1785—1822)：苏格兰传教士。——译者注

② 巴罗(John Barrow, 1764—1848)：英国使者。——译者注

③ 教他们拉丁语，几乎和法语没关。——原注

令人愤慨的场景作了见证。在警察到来之前，人们会将猪和狗放到街上。他算了一下以这种方式被残害的孩童数量，单单一个北京，每年就可达 9000 名。

“巴罗的证词要追溯到上个世纪，而他到中国的访问是在 1800 年，这非常奇怪，”米尔尼先生说，“自从那时以来，在关于对中国的叙述中，没有一份报道愿为这一犯罪事实作证。任何人都说没见过早上有收集孩子尸体的车经过。另外，如果对照其他作家的陈述再检查一下巴罗的说法，我们会发现他不是在做他所看到的，而是在写他所听到的。”

这样一来，我们连是否这一犯罪在中国的发生率比其他离我们更近的国家高都无法证实。

中国人是在孩子身上倾注最多爱的人。^①

威廉医生（在广东）在这一话题上对我们说道：“在广东做的调查证明这一犯罪行为在这里的发生率非常小，公众也并不持赞成态度。在广东的街上和地缝里要找到小孩的尸体比要找成人的尸体更难，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些人不是自然死亡。”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锥形山丘或者只高出地面一点的砖红色房子是专门用来放小孩尸体的，人们于是推断出这些应该就是小小无辜者遇难的地方了。但其实它们被建立的目的是给穷苦的父母为他们一出生就死去或生病而死的孩子提供一个合适的葬身之所。

也许有时候，由于大饥荒，陷入绝望中的父母们会抛弃他们的孩子甚至将他们杀害，但公众们会群起而攻之。

中国的编年史书里曾经提到，皇帝颁布的多项法令都反对溺死

① 我们想说，尽管如此，但他们至少没有像卖畜生一样把他们卖了。——原注

女童的行为。

乔治·斯坦顿^①先生对刑法 319 条进行了部分翻译：如果孩子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对孩子进行严酷惩罚并导致其死亡，这次死亡的主谋将受到 100 大板惩罚。

如果他们承认是故意杀死孩子，惩罚将会增至 160 大板以及为期一年的放逐。

^① 乔治·斯坦顿 (George Stanton, 1737—1801)：英国植物学家，东印度公司职员。——译者注



23

中国医疗构成，病理

上海 1860 年 5 月

在中国南方以及所有高温国家，地方流行性疾病开始倾巢而出，和温度一起日渐升级。强烈的日光照射，白天的高温湿热，令人提不起精神，晚上的湿寒却能沁人心脾。总而言之就是气象运动的激烈与多变，它的整个现象可以定义为：大气的测湿热电效应。

高温和 5 月一起到来，而疾病又尾随高温而至。这一通过实际观察得到的事实是北半球高温国家恒定不变的法则，它也同样适用于南半球的对应季节。

沿海地区最常见的疾病是腹泻、痢疾、间歇性和持续性或弛张性发热，发热还会伴随着腹泻、痢疾、内脏持续肿胀等症状，尤其是肝病的一同爆发。

在这里，人们也随时可能会染上令人活受罪的干泻。

我们只是指出这些主要疾病，并不想进一步论述。我们目前只是达到了在一个自然年内对其进行观察与研究的水平，而且是在条

件允许的前提下。

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人有一些特殊的疾病，这些疾病只有在他们国家才能看到；另一方面，在欧洲兴风作浪的疾病也不一定能在中国找到。

在还没有可信的基本概念出来帮助我们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暂且对此不作讨论。

对于下面这个观点，我们倒可以从容接受：东方和西方存在一些共同的绝症，不管哪一边都对它们束手无策。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中国，有关器官的疾病也屡见不鲜。从某种程度上说，任何中医面对这种绝症也都回天乏术，所以我们能理解下面这句中国格言的所有无奈：“医生治病不治命。”

我们无法治愈坏疽性器官功能衰竭，我们无法修复已经枯死的部位，甚至受感染的整个部位。

比如，浸润性肺结核以不治之症之名而令人谈虎色变，除了几个非常罕见的案例。

“还有霍乱，它似乎最早在中国爆发，”古伯察先生说道，“接着才传播到亚洲的其他区域和欧洲。”

这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首先，在人们冠以这种病的所有名称中，说得清楚点就是一种肠胃发病现象，取名的人似乎只看到了胆汁所起的主导作用，所以就诞生了一个复合名词，由 $\chi\omicron\lambda\eta$ （胆汁）和 $\tau\rho\epsilon\chi\omega$ （流动）组成，它最先被希波克拉底使用，一直留存到今天。

霍乱是一种有剧烈症状的疾病，胆汁性呕吐、反复腹泻、淡白色液态排泄物、肌肉挛缩、手脚冰冷呈青灰色、脉搏逐渐衰竭是其主要特征。

这一摘自伽里安^①的定义非常吻合今天被西德纳姆^②命名为“假性霍乱”或“吐泻霍乱”的疾病。

而其他人的叫法“爆发病”只能指出这种疾病感染迅速的特征。它往往能即刻毙命，曾在18世纪的欧洲泛滥成灾。

因此霍乱并不是最近才诞生于印度洋沿海一带，不过最近几次的传播确实是最先在这些地方爆发，而且似乎总是地方性爆发。

至于中国，我们可以非常庆幸地说，这里不仅不盛行霍乱，我们甚至怀疑它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人们对于这一问题是怎么描述的。

古伯察先生说：“到底是什么条件导致了这一可怕灾难在中国的第一次爆发？在这之前中国人对其一无所知。山东人提供了这方面的后续资料，他们见证了下述事件的发生。”

已故皇帝统治的第一年，也就是1820年，有一天，整个黄海海面上出现了一种淡红棕色的水蒸气。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住在黄海边的山东人的注意。一开始，这些水蒸气很稀薄，它们以难以觉察的速度一点点增加，开始聚集，渐渐升起在黄海上空，最后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红棕色云团，飘浮在空中左右摇晃，足足逗留了几个小时。

和看见任何一次自然界的大动作一样，中国人被惊恐攫住了心头，他们祈求于僧人的迷信作法以驱除临头的厄运。人们焚烧了一大堆被施了法的纸，连火将他们扔入大海，接着临时组成长长的队伍代表巨龙的形象，因为他们把这不祥之兆说成是这种传说中的生灵的意志表现。总之，这是中国人在碰到类似事件时的最终也是最

① 伽里安(Galen, 129 或 131—201 或 216)：古希腊医生，医学和药理学之父。——译者注

② 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 1624—1689)：英国医生。——译者注

重要的对策：人们举着“巨龙”一路沿岸舞去。

正当山东人试图将这一未知的厄运驱逐而去时，他们的预感变成了事实，一阵强风突然卷走云团，形成一股漩涡，云团被分成好几个气柱，直向地面袭来。很快，红棕色的水蒸气沿着山丘和山谷蜿蜒而下，掠过城市与乡村。第二天早上，云团所经之处的人们突然间被一种可怕的疼痛袭击，一瞬间，这些人体内所有循环被打乱，成为一具具面目可憎的尸体。

医生们徒劳地在他们的故纸堆里忙碌，书里没有任何一个注释提到了这种全新的非同寻常的疾病。它像闪电一样，劈头盖脸而下，不管穷人、富人、年轻人还是老人无一不死在它变幻莫测、不按任何一种常理的蹂躏中。人们尝试了无数药方，做了无数试验，都没有用，没有一例成功。无情的瘟神继续发怒，将所有人都带入了哀悼与惊恐之中。

按照中国人关于这种恐怖疾病的说法，它很有可能就是假性霍乱。不过从上面这种含糊的病因学或特征明显的症状学中是绝对得不出结果的。

下面这些资料更明晰，由米尔尼先生当时搜集而成。

在中国，其实存在着一种一般人都知道的病，被称为“霍乱吐下”。前两个字是“迅速”和“逆乱”的意思，第三个字是指呕吐，而第四个字是通便之意。把整个短语翻译过来就是突然剧烈地呕吐和腹泻。人们给这种病还取了另一个名字，意思一样，就是“呕下霍乱转筋”，意思是呕吐和腹泻的剧烈袭击。

“根据张聿青^①的说法，”米尔尼先生说道，“霍乱的第一次真正入侵发生在1820年。”

^① 张聿青(1844—1907)：清朝名医，著有《张聿青医案》。——译者注

它从暹罗传到福建，从福建又抵达广东、江西和浙江，往北一直到达直隶^①。

江西和浙江的疫情最为严重。1820年5月该病传入宁波。在这个城市，受害者达2000人。两年之后，它又重新来袭，两个夏天的时间——因为只有高温下它才能猖狂——夺走了宁波1000个人的性命。

8年的潜伏之后，它在1831年重新爆发，但这一次的灾难稍微有所减缓。

1841年，它又在定海现身。张大夫给出了霍乱的症状：筋脉突然挛缩、呕吐不止、剧烈腹泻、服下泻药后脉搏加快。腹泻开始后眼神无光，出现谵妄；指甲变黑，嘴唇浮肿，鼻子呈淡蓝色，脸色发黑，全身痉挛；内脏绞痛，无尿，最后抽搐而死：通常情况下，病人在四五个小时或六个小时之间即可丧命。

碰到这种病，内科医生心有余而力不足。

临危上阵的针法和灸治（用火）有时也能成功，大约10例里面有2例成功。

好预兆的症状如下：呕吐停止，手脚恢复知觉，眼珠开始转动。

“再回到这位瘟神的路线上来。在肆虐了山东之后，它又北上直达北京，”古伯察先生说，“它的魔爪总是伸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在北京，死亡人数的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高。”

从北京出发，霍乱越过长城，于是中国人认为，它将消散在鞑靼的草原里。

作为一种可能性，古伯察先生接受这样的观点。从鞑靼国出

① 直隶：明清时称直接隶属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这里特指北直隶，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 and 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译者注

发，这种流行病可能沿着沙漠商队走过的道路一直到达俄国的恰克图，接着转向西北，顺着西伯利亚，在入侵俄国和波兰后，从黄海启程，10年后进入法国。

干 绞 痛

中国人把另一种疾病称为干性呕吐、“干霍乱”，因为这种疾病虽然腹中绞痛难挡，却吐泻不得，并伴随有间歇性寒颤与发烧。

英国绞痛或干绞痛与普瓦图^①绞痛或者马德里绞痛非常类似，而且也在其他很多地方传播，如德文郡、阿姆斯特丹等。

食用酸涩的果子、酸腐的酒、变质水，尤其是夏秋两季寒湿空气的侵入（这主要在热带雨季发生），都是这种疾病的决定性起因。它首先表现为突然之间的剧烈绞痛，往往难以忍受，有时可以扩散到整个胸腔、肩膀和手脚。

和腹绞痛一起的还有持续的便秘、恶心、呕吐，吐出物近乎绿色。

由于多种神经痛，尤其是脊柱痛的并发，病人会陷入持续性烦躁不安，非常痛苦。

它也不属于罕见的疾病，有时尽管治疗得当，但也可以迅速导致手脚局部瘫痪。

“在一些其他情况下，病情会恶化，而且经常会出现谵妄、痉挛和昏迷现象。”瓦特爾·勒马力耶先生说道。

这种疾病可以致命。病理解剖学并没有表示它有特殊病变，只是倾向于认为这种肠绞痛是由一种交感神经官能症引起，并伴随有

① 普瓦图：法国西部大区。——译者注

脊椎神经和脑神经官能症。

有时，自然排泄可以带来一次有益的骤变。通过推理和试验，人们发现可以用泻药、麻醉剂和催吐剂对其进行治疗，比如吐根糖浆。

“但是所有人，”对这一有趣问题作了专题著作的巴特先生说，“所有人都拒绝放血。”

当手脚麻痹没有自行消散时，硫蒸汽或其他蒸汽的使用就很见效。但是病后待在中国的康复效果一般都不太理想，所以遣返回国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脚 气 病

我们应该把上面的疾病与一种亚洲病进行对照，不过仅仅是因为它们两者都表现有麻痹的症状。这种病被邦修斯^①称为脚气病。

这种疾病似乎只有在印度的特殊气候下才会感染，或者至少是在这些地区对它进行了主要研究。邦修斯说：“它之所以被称为脚气病是因为患者在走路时的动作与母羊的动作很像。”^②这位观察家认为引起该病的最常见原因是印度的持续性下雨，从11月的最初几天一直下到来年5月。

印度人一年到头都暴露在冷热交替之中，这种气候加速了脚气病的发展。印度人永远穿轻薄、刚好够他们遮体的衣服。此外，印度人为了止渴，饮用过量的水性饮料，主要是棕榈树汁。

尽管在绝大多数病例中，脚气病都只表现为一步步升级，而且

① 邦修斯(Jacob Bontius, 1592—1631)：荷兰医生，第一个记录脚气病病例。——译者注

② 脚气病的法语写法为“bèribéri”，与“brebis”同源，即羊的意思。——译者注

发展进程无法察觉，或者非常缓慢，但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突然爆发，可以说，步伐非常急促。

患者首先会感到整个人筋疲力尽，萎靡不振，不久以后手脚麻木，手脚动作迟缓，触觉衰退，接着出现出其不意的惊跳，而在这之前会有微微发痒、发麻的感觉。

在有些患者身上，声音会发生变化，甚至失声，只能发出轻微模糊的响声。邦修斯自己就遭遇过这一意外。

在脚气病的这些症状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好几个特点都与舞蹈病甚至震颤性谵妄的症状相似。“但是，”毕耶特^①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奇怪的疾病还有待观察。在我们看来，它的病因和症状似乎更接近于类风湿性麻痹，是干绞痛最严重的一种特征和并发症状。”

我们一般都认为有关手足的疾病不会太严重，但是一旦它损坏了主神经，就会导致呼吸困难与紊乱。有时——我们曾亲眼所见——病人会窒息而死。

人们用来对付这种病的方式非常有效，主要有刺激性按摩、芳香热疗、在脚上擦丁香油或玉米油或麝香的假种皮。邦修斯尤其推崇抹一种苏门答腊岛的石脑油。

为了辅助这种刺激物的药效，我们还嘱咐病人进行一种有效的锻炼。

如果脚气病持久不散，发展为慢性病症，我们就求助于发汗药，与强泻药交替使用，这类方法一般都能非常有效地治愈患者。

另一种比上述病种更严重的神经性疾病是恐水病或者称狂犬

① 毕耶特(Laurent-Théodore Biett, 1781—1840): 出生于瑞士后定居于法国的皮肤科医生。——译者注

病，尤其是在中国北方，无人不知。但是根据一些说法，这种在我们那儿必死无疑、令人闻风丧胆的病在中国却似乎只是无伤大雅的小儿科。

在古伯察先生的《中华帝国》第二卷里，他是这么描述的：“要让我们羡慕中国那些全凭经验来治疗的医生，那还早呢。我们只能肯定一点，那些能满足基本需要、效果也尽如人意的治疗手段你还是可以在那里找到的。”

“有几次，我们甚至看到，他们成功治愈了一些连我们这最有名的医院都感到棘手的病例。没有哪位传教士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奔波中，没有见证几个足以令他们惊叹与敬佩的案例。当一位医生迅速彻底地治愈了一种带有最严重、最危险症状的疾病，如果你兴致勃勃地从专业的角度去讨论他所使用的治疗方法，或试图去证明它的不可行性，那是绝对禁止的。病人已经治好，人非常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古伯察先生说，“比起作科学手术刀下的牺牲品，所有人都更愿意傻乎乎地就被救活了。”他继续说道：

“不容置疑的是，在中国，确实存在着能治愈最典型的狂犬病的医生。那么在治疗这一可怕疾病的过程中，他们明确规定不能让病人看任何里面可能有大麻的东西，声称这样就会抵消药效，那又有什么关系了呢。”

千真万确！中国医生能治愈最典型的狂犬病毋庸置疑，而且自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人都与这块地方发生联系以来，他们中的旅行家、冒险家、博物学家、批发商、水手、外交官、医生，尤其是各个国家的海员和使者，难道还有人不知道这事？

中国医生治愈了狂犬病，但不管他愿不愿意，难道没有一个人

向他们要治疗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这一宝贵的秘密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世界观出发，我们不仅应该问他们要，甚至应该强制要求。

但是，唉！这些所谓的替人治狂犬病的人，一点都不怕我们，和我们国家城市、乡村里的所有医生一副模样。总有一位勇敢的农民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家族秘密，给了你一副肯定有效的独门配方，不过条件是不能去花楸树下睡觉！这和中国如出一辙，你不能看任何里面有大麻的东西！

一个老太婆给你煎一个加了魔术香料的荷包蛋。

一个梦游者指点你一种灵验的药方，用黄杨树叶熬汤，而且这黄杨树不是一般的黄杨树（我们赶紧记下），它必须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这里从来没有风声、没有公鸡的啼叫声，还要没有阳光!!!

甚至某个刽子手（历史有记载）利用大众的信仰，卖一种加进了基督徒的油脂的药物。

类似这样的治病者总是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确实有效的医治典型性狂犬病的药物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现在也没有，至少法国还没有。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同；中国医生能治愈最典型的狂犬病毋庸置疑。

什么！既然如此，所有那些已经在天朝逗留了很长时间，有的还住在皇宫里、有时还能和君主推心置腹的传教士们，你们对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倒这么在意，难道就不能翻下眼皮，同情一下地上的人，祈求上天随便哪个儿子，让他们派一帮掌管医学的神来，给我们透露一下治疗方法？我们并不是说要你们去发现方法，而是把它通报给欧洲，如果你们中的谁这样做了，你们会发现当欧洲被称为人道主义救世主时，你们该会有多大的欣慰！

中国人的麻风病

“中国人，”我们还要来说一下，“会经常被一种他们不知道怎么医治的麻风病感染。”

首先，什么是麻风病？在今天来说，大量医治其他病症的方法也都可以缓解它的病情，比如琉璃草型银屑病、钱币型银屑病、线粒体脑症，甚至是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象皮病，但是以前，在希伯来人、波斯人和其他亚洲民族中，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恐惧的代名词。这种疾病由各类民族习俗引起，并不仅仅是气候关系，因为麻风病在从前集原发性与持续性病症的所有特征，与地球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时代以及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它都被认为是对不信教与放荡荒淫的惩罚。

摩西^①的下面这句话说说的就是麻风病：

“子孙有问题的人是不洁净的人。”

希波克拉底在他的著作《女人的体质》和《女人的疾病》中提到了麻风病。

贺拉斯^②称它为“坎佩尼的罪恶”。

尤其是赛尔斯，在《耳蜗的观察与治疗》一章中巨细无遗地对该病作了描述。

在伽里安的第六本书《伽里安的卫生学翻译》里，所有不同类型的意外都以相同的方式记载。

① 摩西(Moise, 生卒不详)：犹太人先知。——译者注

② 贺拉斯(Horace, 公元前65—公元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译者注

它的通俗叫法是梅毒，它长脓疱的症状与发疹性瘟疫类似，所以我们把后者称为“小梅毒”（天花）^①，天花在9世纪末和19世纪尤为猖狂。

如果这一“小”字被用来作这种疾病的形容词（今天我们偏向于去掉这个“小”字），那么必须指出“大梅毒”的“大”并不指梅毒这种病，而是另一种极易感染的、可以通过任一淫乱行为传播的脓疱病毒。

正是这种症状极难看的疾病，在十字军回来时，急剧爆发，发展为走几步就是麻风病院、监禁的检疫站、发出恶臭的堆尸处和地牢的程度。地牢是一种修道院的禁锢室，患者往往被活埋，因为你一旦进去就不可能再出来，进去只为死亡，就像约伯死在粪堆上一样。人们早已习惯为死者歌唱挽歌，为那些被打入肮脏地狱的不幸者。在地狱之门上，我们应该这样写道：

“放弃所有的希望！”

这种病在西班牙被称为高尔病，大高尔，早在克里斯多夫·哥伦布拜访美洲部落之前，这种传染病就已经在那存在了，而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也可以确定，并不是他们把这种病传播给了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在发现美洲之前也早就被感染了。

我们也叫它“那不勒斯病”，而那不勒斯居民叫它“法国病”，波兰人称其为“匈牙利病”，反之亦然。这种令人感到耻辱的疾病使每个民族的人都把它转嫁给自己的邻居，称对方为发病源头，这种做法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民族都会发生；而弗拉卡斯特^②叫它 Syphilis，“朋友”或“友谊”之意。

① 梅毒的法语是 *vérole*，天花的法语是 *petite vérole*，也就是小梅毒的意思。——译者注

② 弗拉卡斯特（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意大利物理学家、诗人。他在一首名为《朋友，或法国病》中提到了 Syphilis。——译者注

中国人没有这种愚蠢的想法，他们没有把这种疾病的来源算在任何一个邻居头上。在那儿总是有多个疾病发源地。除开一夫多妻制，嫖娼是他们那放荡生活的底线，大白天也可以放纵进行，所涉及的阶层非常广泛。

众所周知的那种金光闪闪、富丽堂皇的花船，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妓院，里面可以夜宵、抽烟，人们在一群信佛教、梵天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美貌少女甚至是黄毛丫头中间寻欢作乐。因为在中国，违背自然的秽行仍然存在，而希腊人、罗马人为了不再回到索多玛，早已弃绝了这种行为；女人的妓院和男人的妓院在中国都有存在。

这类花船艘艘都是摇钱树，单单广东一个城市，花在这些船上的钱就超过了1亿。但同时它们也带来了许多非常严重的疾病。我们可以说，是这些花船带来了“草丛里的蛇”^①（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梅毒），尤其是那些由女孩子掌舵的小船。

这种疾病在亚洲和整个大洋洲肆虐，给这里的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方法适合他们。说得确切些，根据已经在法国尤其是慈恩谷军队医院所进行的研究，因地制宜的治疗方法是不可少。

为了治好他们的麻风病，我们会对中国人慷慨解囊。我们会向他们指出巴伯路斯^②教给弗朗索瓦一世的避孕药配方，不过条件是他们也要告诉我们红色药丸的配方，尤其是对付狂犬病的他们所谓的药方秘密。

① 原文为拉丁文，来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被引申为隐患之意。——译者注

② 巴伯路斯(Barberousse, 1466—1546)：土耳其军官。——译者注



24

疾病分布情况——病理——治疗——医疗用品——保健

芝罘 北直隶 1860 年 6 月

广 东

广东的气候非常炎热潮湿，这是因为这里河流蜿蜒曲折，运河、水田密布于平坦、低矮的广袤山谷。巨大的气温变化也是另一个因素，夜晚相对寒冷，而且经常雾气腾腾。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新加坡位于赤道，而广东在北回归线上，也就是在新加坡以北超过 600 古里的地方。

根据在当地搜集到的资料，我们将给出一个广东的有关疾病构成和病理学面貌的概论。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伤口和创口的愈合非常迅速，一般都不会有外伤性发烧，并发症也几乎没有。

这里没有流行病，如果梅毒不算的话；患麻疹的人比其他地方要少得多，猩红热也极为罕见。

作为一种流行病，霍乱对于这里来说仍是陌生之物，每个地方都有零星的几个病例，确切地说是些畏寒性病症。

春季，支气管炎的病例剧增，但并没有毛细支气管炎的症状特点。

有几个胸膜炎患者，但不是肺炎。至少肺炎也是这里的稀客。

和支气管炎一样，咽峡炎也很常见，通常是假膜性咽峡炎。

广东，我们已经说过，沉浸在一片江河沼泽之中。“然而，”黑德先生，海员们的外科医生告诉我们，“中国患肺结核的人非常多，对于欧洲人来说，肺结核可以立刻升级为奔马痹。”

眼黏膜炎经常大面积流行。适合他们的疗法是滴硝酸盐眼药水或硫酸铜眼药水，并配合放血^①。

夏天的高温下，伴随高烧发热的胃功能障碍数见不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吐根浸泡液（200 克水兑 6 或 8 克吐根），连续服用两天或三天。之后再服用一些轻泻药、甘露或蓖麻油。

由于日光照射而造成的高温天气里，发热往往表现出间歇性特征，但并不是间歇性发热。

这种弛张性发热一般会有谵妄现象，并有向昏迷、昏睡发展的趋势，后果非常严重。

对于气候的感受与经验使得欧洲的医生们摒弃了所有涉及放血的疗法。更适合的做法是让水蛭部分进入乳突，但必须非常谨慎。

如果这种疾病的开始阶段胆汁过多，吐根的疗法可以及时制止。

“金鸡纳霜，”黑德先生告诉我们，“可能并没有熬成汤或兑成药水的金鸡纳药丸粉剂的效果好。可是，对于个别病例来说，通过

^① 广东水田里的水蛭疗法非常普遍。——原注

在直肠或食道部位的皮肤上涂金鸡纳霜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病人极度烦躁，给他服用 10 滴氯仿水和 2 厘克吗啡也是可行的。

如果出现昏迷症状，就必须采取效果强烈的诱导法：发泡药、灸疗或沿着脊柱进行火疗。

同时用芦荟药丸和 20 厘克甘汞对肠道进行诱导。对甘汞剂量的把握必须非常谨慎，它可以很快刺激唾液分泌。

间歇性发热在夏末比较常见，治疗效果也更理想。它通常会出现伤寒、共济失调的症状。伤寒发热在当地人的发病中并不罕见，通常由轻症伤寒开始。

干绞痛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它更多的是一种交趾支那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金鸡纳霜在治疗这种胃肠神经官能症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这迫使我们把它与非典型性疟疾联系起来，如果后者没有明显的发热现象的话。

痢疾在任何一个季节都大行其道，但最盛行的是在秋季。甘汞，除了能很快刺激唾液分泌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功效。还不如在一开始就服用吐根和几粒塞冈德^①药丸，之后再服用拉坦尼根素、苦櫟以及少量的盐酸吗啡。

上面最后几种药物都适合于治疗慢性痢疾。

在染上弛张性、胆汁性发热和痢疾之后，我们还观察到作为并发症或后续症的肝炎的感染，以膈下肝炎最为常见。

急性肝炎和特发性肝炎及其罕见；肝炎一般在慢性发热或痢疾之后突然出现。

关节风湿病并不是特别普遍，但与梅毒所引起的骨痛和类风湿

^① 塞冈德：位于西南太平洋圣埃斯皮里图岛，原法属殖民地。——译者注

性疼痛不一样，后者的发病率非常高。先天性梅毒还同时伴随有丘疹与脓疱现象，这是非常可怕的症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并爆发。

广东人所感染的疾病中还包括象皮病、甲状腺肿大、淋巴腺结核。

中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种传统的经验主义。我们曾想方设法去寻找他们对付狂犬病的著名药方，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那种茄科植物，用量过度能成为麻醉毒药，用量少的话则能起到镇静作用，在镇痛香膏、杨芽镇痛药膏和倒提壶药丸中都有采用。我也不卖关子了，就是熬成汤的莨菪。

这就是传说中的药方，它被制成汤药，治愈了中国人的狂犬病。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我们是绝对不会相信通过运用这种药物就能治愈典型性狂犬病的，这给我们那些声称是看病的医生上了很好的一课。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被狗咬了之后，我们必须谨记这样的告诫，由杜·阿尔德神甫翻译而成：“如果伤口肿胀，并引起疼痛，拿一点莨菪^①，放到烧得火红的桑木炭上炙烤，在烧成粉末之前就停止，然后用瓷器将它盖住；稍等片刻后将它碾碎，涂在伤口上，病症可立刻消失。”

澳门，位于广东河河口南面，气候与广东类似，但更宜人，因为它更具有海洋性特征，而不是江河气候。

这里医院的病人都受着广东流行病的威胁，因为此地正是众多交通线的枢纽。

相反，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没有这种后顾之忧，它的气候酷热

① 一种生长在山上的植物。对于这种植物的最终核实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原注

难耐。霍乱是这里的流行病，同时也盛行痢疾、弛张性发热和恶性疟疾。

与赤道相对且距离甚小的位于交趾支那的西贡，情况却比较糟糕。强烈的日照给这里带来了突发弛张性恶性疟疾、痢疾、肝炎和大量的干绞痛病人，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大汗淋漓、喝着凉水在阴凉湿润的地方避暑时，却遭遇突然降温，或者在夜间遭遇降温。白天日照越强烈，夜晚的降温幅度也越大。

总而言之，大气测湿热电现象动作的激烈与多变不管在哪，都是发热病原的最大始作俑者，包括任何一种发热类型与形式。

同时，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也可以总结说气候的酷烈程度可以通过纬度来表现。天气越热，照射在我们身上的阳光也就越激烈，我们感染症状严重的发热的几率也就越高。

因此，无须赘述，不管我们把这些病取名为何，也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基本特征都是高热，也就是发热。

当地的各种环境条件可以让发热表现出不同症状，但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多胆汁发热，或者与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黄热病一样具有恶性特征的交趾支那弛张性发热，都需要同样的治疗方法：通便药、大剂量的金鸡纳霜，但不能进行全身放血，这会闹出人命。

在已经朝广东方向跨越了 20 多度纬度之后，气候还是没有多大改变，疾病构成也大同小异。再往北，北纬 30 多度的舟山群岛之处，岱山的天气相对来说就舒服多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作出总结，距离赤道 600 多公里的上海的气候应该也与岱山类似，尽管已是 7 月和 8 月，但主要的疾病还是伴随有多种并发症的弛张性发热，这在纬度相同的地方都有类似情况。

上海是一个混杂的大城市，中国人和欧洲人一同居住在可通航的吴淞江左岸，距扬子江的南部支流吴淞江河口 400 古里处，扬子江同时也哺育着南京。

上海作为一座中国城市，其布局呈半圆状，被城墙包围，将 30 多万依水而居的人民拒之城外，平底帆船、有多层甲板的战舰铺满了长江。法租界和美国区之间，宫殿、别墅、酒店、英国居住房鳞次栉比，英国人在当时的权势已经非常大，法租界在这里还只是临时建筑。

我们在里这建立了一家有 500 张病床的军事医院。我们的同胞们将很快接手这里的卫生服务，从今以后将给予这个城市更明确的医疗建议。从地形学和物质资源上来说，我们似乎有种预感，在广东之后，上海将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重要根据地。

至于北京的天气——我们现在正经过北直隶往北京所在的方向而去——根据阿米欧神甫在 1757 年至 1762 年之间的气象观测，这里冬天的平均气温和斯德哥尔摩相等，但温度变化幅度非常巨大，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夏天，7 月和 8 月的气温达到最高，太阳照射依旧强烈，向北京逼近的英国人当中，患弛张性发热的也并不少见。接着，到了秋天，天气似乎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寒湿、令人消沉的晚秋，间歇性发热、腹泻、痢疾、坏血病和骨质疏松悄然降临在白河的伤员身上。

在这些已经属于北方的远东地带，相对于抵抗高温，我们反而更要做好防寒工作，可以加衣，也可以给自己整出一个舒适的住所，或改善饮食结构。

最后，让我们用中药医书中关于药材、保健的论述来结束我们的中医概论。

节选自《本草纲目》(中国植物志)，或者可以说是一部供医学之用的中国自然史，由明朝一位大夫写成，叫李时珍。

这部自然史共有 52 本书。

前两本书记载了所有种类的“本草”或者说植物，开始撰写于神农称帝的时代，神农被称为中医药祖；黄帝时演化为一些片段，也就是医药典籍，因为正是黄帝将医学以科学汇编的形式呈现给了世人。

第三本和第四本书是针对不同疾病的不同药方的索引或汇编。

接下来是关于一些基本概念、金属、石头、化石方面的内容。

第十二本书论述植物。

第一类：山草，70 种。

第二类：芳草。

第三类：杂草，126 种。

第四类：毒草。

第五类：蔓草。

第六类：水草。

第七类和第八类：苔草等。

另外还有 9 类在医学中常用的混合型植物。

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所有这些分类术语，是非常笼统的。因为它是由汉字写成的，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法找到与我们的植物相对应的名称。

在身居广东的同盟国的翻译方达尼耶先生的热心帮助下，我们还要补充几个自然史的注释。

我们在湖北省发现了一种松柏科白木，被称为白树。这种树有一个特点，在它的树根上，偶尔会长出富含淀粉的团状突起。如果这种突起没有被树根穿过，就叫茯苓；如果它被呈梗状的树根穿

过，则叫茯神。

它的表面粗糙龟裂，尽管从科学意义上讲它并没有外壳，但还是有一层褐色的树皮一样的东西。这种块根的重量约为十来千克，形状千奇百怪。它们最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毫无规则、凹凸不平的形状，就像我们的黑松露。

这种不规则的具有偶发性的东西可以通过在树木排脂时截木的方法人工培植：沿着树干切下一些节段，将汁液擦净并使其停止排脂，接着在木段里引进从茯苓块茎上取下的小块芽穗。这样的培植也有可能长出另一种陌生品种，因为埋藏在地底的块茎并不像我们的土豆一样能自己繁殖。

这种块茎能提供一种可食用淀粉，对于治疗胃病十分有效。但必须和其他多种食材混合食用，只用一种食材是达不到效果的。在广东，它的价格非常高昂。人们主要是将它运用于药剂，与其他药材配合使用。

这种淀粉物质有一种代用品——土茯苓，多年生土生植物。这种块茎长得跟干萝卜差不多，淀粉含量相对来说要少些。

还有一种中国人经常把它与白树混淆的树种，也能长出类似的突起，而且能分泌出一种十分芳香的树脂。

植物皂在湖北非常常见。它们产自新鲜的皂荚果实，长得跟一条条小黄瓜似的。中国人用它们来制作带有香味的膏体，叫做“肥皂”。这类果实的种子也被用于药物。

还有一种油桐木，富含油脂。人们用它来照明，也用于多种药方。

还要加上日本的生命树，或者叫银杏，叶子扁平，是同类树种中最大的一种。

在中国的药剂中，人们总是使用有浓重香味的树皮和树根。

这里没有金鸡纳树，不过我们注意到中国人用多种茜草根来代替金鸡纳霜以起类似的效用。

他们的药材局限于大量地下植物、块根、突起等。他们也发现了汞和氧化物，但对它们的利用少之又少。

大黄和芦荟是他们的主要泻药。

他们的万灵药，也就是八宝红灵丹，是由一种大头茶属植物进行上色而成，也就是黄梔子。它可以制作燃料，带有赭石一样的黄色，也可用于跌打扭伤。

有一种黄色的小型植物，狗牙根属，叫小黄散，可用于对付咯血。

鸦片被当作堕胎药。

药店同时卖草药和药品杂货，并根据医生的药方配制药剂。

医生也可以开药店。

有的接生员没有预先检查就开始帮人接生；她们只是内行而已。

这里没有中医院，只有孤儿院、残疾人院、老人院。

不过在上海，教会医院免费给当地人看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其他城市的类似机构也随着欧洲人的进入与占据而不断增多。

在上海，由雒魏林博士^①带头建立的医院靠近英国伦敦使馆，得到了各国常驻外交代表的支持。

185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医院汇报给出了如下结果：

“在13年间，超过15万的不同病症的患者在这里得到了治疗。”

① 雒魏林(William Lockart, 1811—1896)：英国传教士，1844年在上海开设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仁济医院前身。——译者注

保 健 箴 言

芝罘，北直隶，1860 年 6 月

行善与保健是长寿的源头。然而，在 50 岁之后，人就开始走下坡，能活到 100 岁实属凤毛麟角。（这可是中国医生说的，不是我们！）

必须懂得如何调理自己的心脏和疾病。

心脏位于人的体内，就好像树根埋在树的底下，是河流的源头。它掌管着一切，一旦我们懂得了如何调理它，灵魂和五味也就能各归其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照看的是我们这颗心脏的需求和情感。

激情能撕裂心脏；抑郁能摧毁健康，生气也能引起同样的后果。其中任何一种情感的缓慢产生都能瞬间引起另一种情感的爆发。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必须有节制地挥霍自己的快感。

“抵御这种追求感官快感的原始嗜好的最好方法是非常有节制地使用它，即使是被允许的、可以追求的快感。”

其他箴言还有饮食节制、锻炼、休息等等。所有的劝告都与保健学规则相一致。

中国的典籍作者只建议在饭前或饭后喝茶，而不是作为我们通常在进餐时或在白天一直喝的饮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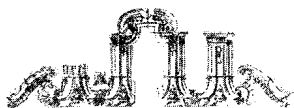
茶也许是一种有效怡人的补充饮料。但是，根据我们的看法，它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代替葡萄酒和烧酒，士兵们可少不了这些。

不过，中国典籍作者们关于适度饮酒的建议还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人用蒸馏过的米酿酒，这种酒非常浓烈：它更像是一种谷物烧酒。

“饭后散步有益健康。”

这最后一个建议在中国的实行率却非常低。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欧洲人才有这种癖好。

根据这个简短的提纲，也尽量让大家以为我们是自我感觉太良好，我们可以保证，中国如果与欧洲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除了能谋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外，它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感谢我们提供给它的关于内外科医术的专业知识的。



25

新加坡

在还没有深入探讨中国的医科和文学之前，我们应该向北京人民谈谈我们作为游客对新加坡之旅的印象，也包括几个从今以后将与北京休戚相关的历史地标。

在我们从柔佛海峡出来时(1860年4月9日)，一艘独木舟上了我们的轮船。船队由一群马来人组成，船长是一名舵手，他带领我们在新加坡下锚。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菠萝、香蕉和一种类似于攀鲈的鱼，头呈钝角状，上颌和下颌各有四颗门牙，其中露在外面的两颗牙齿可以稍微保护下颌。这种鱼的肉质非常鲜美，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天天只能以干货和腌渍食品度日的人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性，我们发现它的鱼骨竟然是一种漂亮的灰绿色。我们第一次看到时，着实吓了一跳，还在犹豫要不要吃，不过我们很快就没了顾忌，因为它的味道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将近下午3点，“山林女仙”号进入新加坡锚地。与其说这是一个人工港口，还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缺口。但这里的大海总是如此漂亮，如此安静，称它为最好的避风港也不为过。

气温一直很热，29℃或30℃。由于处于终年降雨区，而且几乎位于赤道，天气因此非常潮湿；同时，湿热的雾气也稍稍帮它挡住了点毒辣的阳光，让整个景色变得朦朦胧胧。在遥远模糊的地平线上，船上的桅杆若隐若现。

锚地上几乎没有鸟类；我们只看到了几只小海鹰，长着掌状的长羽毛。

几百只马来船给我们带来了热带水果，我们都开心地收下。

我们想水果都快想疯了，尤其是天气这么热，再加上我们对于长期食物缩减的忍耐力也已经到了极限。椰子、菠萝、香蕉、山竹、芒果、青橙都不是我们敢奢望的。从暹罗带来的小青橙与新加坡的大柚子一样水分不足。最好的水果是菠萝，非常漂亮，味道也好极了，应有尽有。人们在岛上进行了大量种植，在巴黎同样的菠萝要卖30法郎，在这里我们用10分就买到了。椰子也是数不过来，它的汁液能带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清凉。

那么就让我们来简单说一下椰子和生产这种果实的椰子树。椰子树来自棕榈树家族，是一些单子叶乔木，非常细长，产自印度，现在已经遍布非洲南部、美洲和大洋洲。

椰树，树干细长，高达20到25米；绿色的叶片或棕榈叶从树梢伸出往下弯曲，有5到6米长，形成双排小叶。三个青色的果实从叶冠的根颈部垂下，和人的头差不多大。在一层很厚的青果皮下，是木质组织的内果，一开始很软，过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很硬。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椰子，它还可以被加工成水壶或碗碟。

这部分内果，我们称它为椰子的坚果，里面附着着一层1到2分米厚的白色果肉，随着果实越来越干，这层果肉也不断变薄，它的口感带有强烈的榛子味。蛋形的果肉层只含有清水。

因此，椰子的坚果既不像我们的杏仁，也不像我们的胡桃；椰子壳只有一层白色的果肉，就像甜瓜里面是一层多肉质的果肉。另外，椰子中空的内部既没有种子也没有任何隔膜，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鸵鸟蛋的蛋形容量，被一种岩石水般清澈透明的植物水填满，带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当极度口渴时，喝点椰汁的确清冽爽口，但很快就会喝厌。

我们就这样直接劈开青色的椰子饮用，一个椰子最多能有 5 杯植物水。这种植物水被收集起来、椰子坚果也被劈开后，我们就可以用一把勺子剔除白色、含奶的那部分，把它碾碎在植物水里，这样就得到了一种白色乳液，味道和用来做榛子奶的榛子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为椰奶，但是自然状态下的椰子只含有清水。

当杏仁色的外皮部分变老变干之后，我们可以在它上面榨取出优质的油脂，尤其适合用于照明；使用这种油脂的新加坡灯光线更足，烟却很少。

如果切开椰树，很快就有椰树汁喷涌而出，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得到一种甜酒，我们叫它椰酒。这种酒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蒸馏进行提炼，制成一种烈性烧酒，在印度被称为“海滩上的烧酒”。

我们在新加坡看到了另一种椰子，来自马达加斯加附近的塞舌尔群岛。这是一种巨型连体果实，两个裂片组成了一个葫芦，背靠背地并行排列在两边；我们总是戏称它为老女人的屁股，不过它更像上临产课时的骨盆模型。

这两个腔的内部由一个位于隔膜中心的洞连通。它的外皮部分也就是坚果部分具有抗梅毒性。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特性它才被用来治愈黄疸，而我们则是用胡萝卜；不管它能干嘛，单单一半这种连体水果就卖到了 200 法郎以上，就因为人们声称它有这种功效。

菠萝的果实毫无疑问比椰子树的果实美味多了。菠萝或者凤梨，是一种多年生植物，带刺，原产于南美，不过今天，在所有热带地区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它长长的绿色叶子，和芦荟叶非常相似，包裹着或者包围着一根粗壮、笔直的肉质茎，顶部为一簇堇菜科花朵，子房紧密聚合在花轴上形成一个松果状的果实，和椰子的个头差不多大，颜色为金黄色。菠萝品种有红菠萝、紫菠萝、黑菠萝；新加坡的是黄菠萝，具有橙子果肉的特征。它在这里的种植份额与朝鲜蓟在法国的待遇不相上下。

新加坡的香蕉也非常棒，吃起来也很省事。我们把大串大串正渐渐变黄的香蕉挂在船上，每天，我就摘刚刚成熟的香蕉吃。

香蕉甘甜的果肉是甜点里的常客，是炎热的国家最不会被吃腻的良品。有民族甚至将它作为主食，要不就作为唯一的食物。

另一种我们十分喜爱的水果，同样来自马鲁古群岛，就是山竹。

这种水果很像一个小石榴。沿着球形果体把它厚实的表皮割开，可以发现里面藏着一枚白色的小橙子，甜甜的，像草莓的味道。外皮褐色，又带点红色，干燥，具有收敛性。经过煎熬可以用于治疗腹泻，但不能作为特效药，在交趾支那时，我们已经做过试验。

芒果或叫杧果，是结在芒果树（一种来自印度的漆树）上的果实，像是被拍扁了的黄瓜。它们的果肉呈橙黄色，软绵绵的犹如煮熟的南瓜，有一种独特的松脂味。要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向我们证明这种水果在几年后依旧是这一地区最受欢迎的水果，我们说不定就会直呼这种味道实在是太讨厌了。对我们来说，在航行的第三年，我们对于这种水果的喜爱都没有丝毫改变。

还有一种被我们列为新加坡最佳水果之一的是番石榴。我们可

以叫它大黄李，但是它的内部没有果核，而是一种白色果肉，嵌有粟粒状的小种子。它的味道非常接近于草莓和菠萝之间。它长在番石榴树上，属桃金娘科树种。

新加坡岛位于马六甲半岛的南端，一条狭窄的海峡使它与半岛隔海相望。

这是一个平坦低矮的小岛，它最高点的海拔也不超过 150 米，这样的地势使它同时成为马六甲海峡和柔佛海峡的出口，与前往中国的必经之地滨塘岛分隔两地。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海陆位置怎么可能逃得过英国人的视线，他们将它发展成一个自由通行港，自己就在柜台后面忙着数钱；大量的欧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美国人也都跑到这来进行贸易，贩卖各种各样的商品。集市上充塞了各类手工品，帝汶岛和西里伯斯群岛的老手们也带来了马来西亚的所有产品，黄金、象牙、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锑、珍珠以及从苏禄海上钓起的乌龟壳等等；简直就是远东的博凯尔^①。

从加尔各答、庞贝、广东出发的航船都要经过新加坡。超过 10 万的中国人和马来人已经在这个城市安家落户，这个数目每天都还在以离奇的速度不断壮大，而这一切都只开始于 1819 年，英国人从柔佛国王手上买下新加坡的时代。

岛上树木繁茂，低矮潮湿的部分遍布红树，椰树林、槟榔树林、香蕉林、竹林、枣树林则高立在中国人修建而成的低树丛中。在马来西亚，这群精力充沛的勤劳人不管到哪，都是欧洲人的得力助手。是他们每天披荆斩棘，与老虎搏斗，成功地吓得它们节节后退。亚洲的森林之王、沙漠之王——老虎，尽管没有狮子与它们竞争，却碰到了同样忍耐、狡猾的强劲对手——中国人。他们在老虎

① 博凯尔(Beaucaire)：法国南部小镇，是 17 世纪地中海区最大的贸易区。——译者注

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了多个地坑，上面盖着一层薄薄的竹条。

不幸的是，这些无法被人察觉的陷阱也对在这片充满埋伏的土地上冒险的猎人们构成了可怕的隐患。几年前，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掉入了其中一个地坑，被长矛戳穿，发出了令人发指的惨叫声。还有一次在狩猎中，有人掉进了地坑，他的同伴却没有发觉，还担心着他的突然失踪。他灵机一动，往空中开枪，幸好被他同伴听到，最后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地面。

当地任何一期报纸上，都可以找到几个中国人或马来人被游水潜入半岛的老虎吞下肚子的消息。统计表明，每年被老虎吞下的平均死亡人数超过 300。

其中一位欧洲受害者遇难的地点纬度要更高一点，在威尔士王子岛。这位传教士遭到了一只老虎的突然袭击，老虎向他扑腾而来，他本能地打开了手中的阳伞；老虎往后退了一步，但又重新发起进攻；14 次，这位猎人出身的传教士在懊悔这一天没有带枪出来之余，用这种毫无杀伤力的计谋一次次让敌人无法近身，直到他成功爬上了一棵大树。老虎也试图跟着上树，但只是白费劲；尽管来自猫科家族，但它就是不会爬树。黑人们用他们天真的话语表述了这一事实：“猫能爬，这是它们的天赋，至于老虎，如果有一天它们能做到去闻闻猫屎的话，它们也就能偷师成功了。但是猫们也不傻，早就知道了这点，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总是要把自己的粪便小心翼翼地藏在地下或沙子里。”那就让我们快去找吧！

至于我们可怜的传教士，再也没有比逃离老虎爪子能更令他开心的事了。我们从他的一个同事处得知，由于受到惊吓，身处危险的念头一直跟着他。他向主教提出要去旅行散心，这一申请却被拒绝了。一种可怕的谵妄控制住了这位不幸的人，一直到死，他都在大声叫着：“赶走这只老虎，赶走它！”

说到新加坡可怕的野兽，还要算上大量从最大到最毒的蛇。大小的话，阿兰医生在他的药库里就挂着一张 18 米长的蟒蛇蛇皮。他肯定地告诉我们，他曾剖开过一条蛇，这蛇吞下了一头重 30 千克的猪，他从它肚子里完完整整地拿出了这头猪，没有经过任何咀嚼。这一确凿的事实将大大改变我们之前的看法：我们以为蟒蛇紧紧束住猎物是为了将它伸长以便吞食，而其实，更多的是为了使猎物窒息。

还是在这次旅途中，罗斯博士收到了一条爪哇蛇。我想人们还没有对这种蛇进行分类，它类似于我们的水蛇，但毒性极强，鳞片能在夜里闪闪发光。

爪哇和西里伯斯为新加坡提供了一种很实用的小马品种，比科西嘉马大不了多少，但跑得很快，可以套些轻型小车。

不过它也有竞争对手。是的，竞争对手，在这里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黑皮肤印度人和中国的苦力同时干着抬轿子的脚夫活儿。

猴子来自马六甲和暹罗。我们曾在欧洲酒店看到过一只巨大的猩猩，从它的头颅上看绝对要比一些黑人发达，如果颅象学不是一种空想的话。对母猩猩的死我感到非常抱歉，它们是一对夫妻，驻暹罗的领事卡斯特尔诺先生已经确定将它们送往法国。

新加坡还有无数鹦鹉，来自柔佛海峡和班卡海峡附近的群岛。

我们还帮配药室找到了不计其数的从红树沼泽地里揪出来的水蛭，当潮水落下时，它们在地面上显露无遗。

中国人将甘蔗种植业输进了新加坡，尤其是胡椒和麝香。被斩成小段供人吮吸是甘蔗在这里的唯一用途。当人们给你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时，千万得十分小心，不要使劲乱咬，因为很多人的牙齿就是栽在这上面的。

胡椒是当地的主要收成之一，能结出胡椒的蔓生性灌木覆盖了大片土地。

麝香树形成了漂亮的梅花形树林，从远处看就像我们国家一排排的或呈纺锤状的梨树林。

不过在所有这些植物中，具有当地主要特色的是棕榈树、椰子树、槟榔树、香蕉树和面包树。

这里椰枣树只能结出一般的小枣，比起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上的椰枣要差很多。

槟榔棕榈树的树干细长笔直，能结出椭圆形的小果实，被称为槟榔，和李子一般大小。这种果实的外皮部分具有收敛性，可以作红色染料。它也是嚼烟的主要成分之一，亚洲人对它的依赖有点过分。

下面就是我们的马车夫在一个歇脚处为我们准备这种嚼烟的经过，我们当时是在立有信号柱的一个小丘上，从上面可以俯瞰一条通向马六甲海峡的航道。他拿起一片绿色的萎叶，一种胡椒科植物，很像一枚常春藤叶；接着用食指指腹把一小块粉化了的生石灰铺在叶子上，在中间放少量槟榔，然后再铺一层烟叶的细枝；接着用绿叶把所有东西卷起，叶子要事先沾湿，包成牛轧糖形状，最后放到嘴里就行了。一开始，我们感受到的是萎叶的清凉与芳香的味道，接着各种包裹在里面的物质开始慢慢渗透出一种苦涩的汁液，刺激了口水的大量分泌。这是一种人为润口的方法，唾液里充满了泡沫，带点淡红色，整个口腔和双唇都变得血红。牙齿也成了红色，久而久之，牙齿就会变黄、变黑；不仅如此，它们还会碎裂，很快导致一种干性骨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马来男人和马来女人那张黑色、缺牙少齿的嘴更难看的了，他们竟然还同时抽烟草和鸦片。

嚼烟很快成为人人向往的东西；在所有远东人的坏习惯中，这种习惯分布范围也许是最广的。根据他们的说法，它可以预防痢疾。

我们也想顺带试试这种嚼烟，不过我们可不会迷上它，单单牙齿这一点就已经让我们望而生畏了。马来人却与我们的看法相去甚远：他们觉得白色的牙齿实在太可怕了，他们说，这会让他们看起来像猴子。我们都知道，为了能尽快找到活干，马来女人干脆自己就把门牙拔了，因为门牙总是掉得不够快。另外，她们只能用吸的方式吃水果和含水蔬菜，米饭只能就着水吞下，或者再吃点辣椒酱和煮烂的鱼。咀嚼对她们来说已经没用了。

巴伦·杜夏特莱^①可能要怀疑马来人这种嘴部自残行为是另有动机了。他会说，她们这样做是一种同性恋倾向。

槟榔或称棕芽的叶柄末端长着一枚中心芽，可食用，味道接近朝鲜蓟。人们通常用它来做沙拉，不过我们可从来没成为它的追随者。另外，就为了得到这样一小盘令人生疑的玩意，必须得砍倒一棵用了20到30年来生长的棕榈树，而作为回报，每个坚果平均卖1.5法郎。但最重要的是，它能为大地带来绿色和阴凉。如果继续在树林里徜徉，我们会遗憾地发现，这种古怪的饮食习惯已经严重损害了新加坡和暹罗的槟榔园。

其中在新加坡非常惹人注目的一种植物是面包树或称木菠萝。我们可以设想有一棵发育到一半的栗树，每颗藏在壳里的栗子比我们的煤球还大，甚至比长径最大的炮弹还大。如果把它放在木炭上煮，它的果实能提供一种水质淀粉食物。在西贡，有一种同一科目

① 巴伦·杜夏特莱(Parent Duchâtelet, 1790—1836)：法国医生、保健医生。他曾在1837年发表《关于卖淫的研究》。——译者注

下的菠萝蜜树，能结出可以像南瓜一样切开的果实，而它的直径可达30到40分米。

在新加坡其他可食用的植物中，除开各种各样的蔬菜：四季豆、黄瓜、西瓜、莴苣、胡萝卜、萝卜、辣根菜、雅葱以及所有洋葱和辣椒，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山药和甘薯。土豆是从美洲进口的。

这里温度太高，无法培植葡萄，橘树和咖啡树也几乎没有。茶树更是不多见。

卖鱼的集市就在菜场旁边，从银色的小鱼到巨大的墨头鱼，再到漂亮的鲷鱼，应有尽有。这里的虾是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虾。还有变了形的大牡蛎，很像地中海的马足牡蛎。如果这家的贝壳太过粗糙，那么你总可以在从印度洋海岸上收集起来的贝壳中找到中意的宝贝。渔民们带着他们的渔船沿着海岸一字排开，满船都是形形色色的漂亮贝壳。

一簇簇眼花缭乱的灯芯草也是新加坡流动商贩的一大特色。

我们要下船时，透过密密麻麻停泊在此的轮船，看见东边沿海岸，铺陈出一片漂亮的弧形空地。西边，是城市的主要部分，新加坡被一条小海峡一分为二，海峡上只能通行轻便的小船。这是新加坡的河口，水流运动很小，毫无规律的潮汐每天都只引起2到3米的水位变化。入口处是一个星形要塞，排列着英国炮台。要塞两侧便是码头、商店以及成千上万由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经营的各行各业，但没有哪个民族能比得上中国人。

在东部延伸部分，是欧式酒店和别墅，优雅的住宅掩映在绿色和阴影之中，尤其是一丛丛棕榈槟榔树和面包树的巨大枝叶。

芦荟在花园里吐出了漂亮的茎叶。在海边的空地上，几株红树和漂亮的榕树或孟加拉无花果树巍然挺立。我们称它为欧洲山杨，它的大量树枝垂落到地上又开始生根发芽，变身为大树的支撑。这

些树根一层包着一层，最后盘根错节，纠缠一生。在新加坡的小广场上，有一株这样的榕树，它旁边的一棵棕榈树被它紧紧缠绕，仿佛棕榈叶是直接长自榕树树心的。

新加坡的大部分树木都有这种特性，被另一种寄生植物覆盖，尤其以红门兰最为常见。在欧洲为常春藤和槲寄生。

所有供消遣的只有一层的房子都被前后凿穿，以便空气流通，但四面都由盖有顶子的长廊包围，前面的长廊还有灯芯草编成的大帘子遮盖。不管到哪，都只看到躺在竹编躺椅上或坐在带有抽屉的单人椅上的人群以及吊床、扇子和布风扇，布风扇的长布片以流苏状垂落，穿过整个房间，一名黑人负责移动一根绳子，以便所有人都能扇到凉风。

尽管需要流通的空气，但一到晚上，我们就不得不睡在蚊帐底下，否则就等着被成千上万的库蚊叮死吧。

晨起散步和处理一些杂事后，我们回去吃午饭。从这一餐一直到晚饭，是被改造的夜晚，所有人都在午睡，除了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既是法国人又是游客时。我们在城里胡乱走着，尽管正午阳光毒辣，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不过，我们也可以乘有天窗的有篷汽车，利用白天的一点时间轻松乘车前往寺庙、清真寺、中国墓园等等。

寺庙或者供奉菩萨的庙宇是亚洲人的圣地。最常见的寺庙是由一座位居中心的长方形亭子组成，它的四个角或称屋檐向上翘起，是中国式样。屋脊的形状犹如一只独木舟，这是中国最普遍的运输方式——水运的象征。这一标志不仅被建在寺庙上，也被建在各种公共和私人建筑上。

如果没有这种独木舟或者小帆船，那么在屋脊的两端总设有船首和船尾，在四个角上也有分布。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一细节，是因

为它是中国建筑的标志性特色。

每个寺院，有两间坡屋是给俗世之人的，而达官贵人和僧人可以参见献祭和祝圣仪式。

神像端居在祭台中央，祭台上焚烧着乳香和蜡烛，主持仪式的法师们一边念经，一边敲锣打铃打钟、木鼓以及一些金属做的口状物。旗帜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寺庙的四壁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经文。

新加坡有多个寺庙，最重要的那个被各类龙鬼蛇神的塑像挤得满满当当，有天神、半神、英雄或帝王。而柱廊的柱子或花岗岩壁柱上刻满了鬼怪、龙、蛇以及奇形怪状的狮子形象，另有大量小塑像和金色涡卷线状图案从里到外装饰着壁板和三角楣。

由于多宗教并存，这里随处可见形形色色的寺庙。在天主教建筑旁边，新教徒的圣堂拔地而起，在它不远处是梵天教、佛教的庙宇，接着又是穆斯林的清真寺，在那，圣鸽得到了人们的盛情款待。印度庙也为成百上千的鸽子提供了庇护，一群群鸽子轮流着栖息在巨人般的神像上，或在被镀金了的公牛和马上。印度庙所在的地方几乎已是乡下了，位于城外；也就是在那附近，人们挖掘出了大量的井，汲水的手摇水车使我们想起法老时代的工具和人物。人们把清澈、明净、甘甜的水倒进放在两个轮子上的水桶里，由水牛拉着。不过关于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含透石膏的浑浊淡水，我们并不想多说什么。

新加坡的水牛形体很美，让我们想起了罗马乡下的水牛。

这里公牛的个头更小，脊骨突起，形成一道类似于野牛和牦牛的脊背。

还有几只从印度引进的黑绵羊，它们的价格也同样令人咋舌：一只羊后腿卖 25 法郎。

中国人把他们的体型奇特的猪也带到了这里。它的脖子很短，头缩在双肩里，多出两块肉来。背部下陷形成一凹槽，后半部分稍有抬起。这种动物的腿很短，肚子几乎贴在了地上。不成形的三团脂肪在口鼻部和尾巴之间颤颤巍巍。

继续往我们已经谈论过的区域的外边走去，很快就能看到不同宗教的墓园了。

这些长眠之地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棕榈槟榔树将这里掩盖得严严实实，幽静的小道穿插其间。中国人的墓园和穆斯林墓园非常相似。不过，穆斯林墓园里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墓碑，上面题满碑文，墓碑被水平或垂直安放，上面还往往搁有一块象征性的特色头巾；而另一个墓园的最大特色是，在坟头中央，对穷人来说就是一个小丘中央，会挖一些小小的洞穴，富人家就挖地下墓穴。坟墓很矮，背靠一个小土丘，有一扇带有弧形三角楣的拱形小门。在坟墓内部，通常会有一直燃烧着的小蜡烛，乳香则在香匣或石台上的香炉里焚烧，石台上一般还摆有花、茶壶、酒杯和挑选过的菜肴。这些都是供奉亡灵的祭品，以祝福他们能离开监禁他们的棺材。这种因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或朋友之间的友情而自发的朴实、伤感的幻想俘获了每一颗慈爱的心。在中国，最虔诚的崇拜便是对祖先的崇拜。

棺材对中国人来说是最奢侈的物品，人们会提前预订作为送人的礼物。它由四块巨大的平板组成，从白木到乌木都可入料。内部为方形空间，外部则精雕细琢；制作棺材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木器大师。

葬礼往往需要一笔很大的开支，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盼着家族的某个成员过世，好操办一次集体仪式。

在此期间，人们陆续把棺材抬到与墓园相邻的等候大厅或院子

里。这就是那种错误说法的来源，认为中国人是不下葬死人的。确实，这样的临时停尸经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在上海的农村，满目都是棺材，因为缺少土地，久而久之，人们就只好用杂草把它盖上，或直接被一些寄生植物掩得严严实实。

总之，如果你愿意，有两种级别的埋葬可供选择。第一种，把死者关进他自己定制的棺材，让他还活着的亲友筹备相关事宜；第二种，无限期地等待被下葬到地下墓穴里。

对于穷人来说，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被扔进四块木板之间，盖上泥土就完事了。我们说“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也许让你失望了，法国有些城市，比如里昂，在玛德莱娜墓地，市立医院就用一辆简易的自卸车运送穷苦人或死者的残骸，直接将它们倒进一个公共大坑，就好像他们面对的是塞瓦斯托波尔^①城墙，是意大利战场，他们不得不这么干。

晚上，当我们回到城市，成千上万只有一层楼的中国小房子已是华灯初上，没有一家是不亮灯的。开在一楼的手工作坊或商店里的灯光、住宅区女人房间里的灯笼、东家大院里的路灯、花叶边饰的水晶吊灯，所有的灯光交相辉映，照得整个夜晚灿烂辉煌。

这样的房子非常多，家家挂着五彩缤纷的帘子和绿色的百叶窗，我们还以为是来到了巴黎贵妇们的小客厅，但是这里只有一些奇丑的女人。

巴黎最繁华的街区可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人来人往，却没有太多喧哗，没有太多争吵，尽管维护治安的警察只有区区几人。能有这片祥和，必须承认，是这群密密麻麻的人不断劳作直到深夜的结果。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之徒；尽管中国这个古老的社会

① 塞瓦斯托波尔：乌克兰城市，于1854年至1856年发生克里米亚战争。——译者注

有点陈旧迂腐，但他们所拥有传统品质让他们在现代文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活力、缜密以及朴实。

在新加坡游荡时，我们的注意力被一种刺耳音乐的尖锐声吸引了过去，敲锣的声音更是让这种声音难以忍受：这是大剧院里的音乐声。这家剧院是一个长 100 米，宽度也大致相同的巨大矩形。支撑它的屋架由一系列支柱组成，只围成了一个配有长凳的正厅。

最深处有一个木台，这就是舞台。第一排是盛装打扮的演员；在他们后面，演奏师们绕着一张桌子围成了一圈，他们时刻不停地演奏音乐，没有幕间插曲，不给观众任何喘息的机会。在乐师后面，立了几块木板，其中有一块标明是演员的休息室。

这是他们化妆和换服装的公共房间。第一排的观众可以自由进出，参观演员们化妆。因为没有女演员，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放满了化妆用的颜料罐：胭脂红、白色、红色以及画眉毛的黑色等等。每位演员都在一面小矮墙前化妆，对着一面用 1 个苏买的小镜子，被灯笼里的一丝极细微的蜡烛光照得闪闪发亮。

架子上挂着戏服，袍子、王冠、帽子、护甲，还有各种形状、各种用处的兵器。每个人根据他的角色，用各类华丽的戏服把自己打扮得怪里怪气，不过所有这些戏服的质地都是绣了花的丝绸。

没有女演员，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还没长胡子的、纤细、瘦弱的男演员就扮演起了女人的角色：他们熟练地梳着头发，为自己涂脂抹粉，尤其抹白色和红色粉，眉毛被修得乌黑乌黑，然后为自己穿上女人的裙子。至于在一旁睁大眼睛追逐着任何一个变为女儿身细节的你，还是无法相信为何他们一转眼便成了一个如此完整的女人。刚刚还是个雄性动物，现在在你眼前的确是一张令人怜惜的小脸，椭圆形的眼睛楚楚动人，眼角微微翘起，是中国人最钟爱的形状，发髻也是一样；双手雪白娇嫩，十指细长，留着长长的指

甲；他们穿上小小的厚底靴，一步一步来到舞台上。

中国演员肢体动作幅度很大，走路大步流星，在台上用假声大喊大叫。男人的下巴上总是留着长长的胡子，嘴巴上面的胡子也一并垂下；每次叹气，他们就用双手捋胡子。中国演员眼花缭乱的手部动作无论如何都要诉说点什么，有几个动作则是千篇一律，毫无变化。当他们双眼无光时，就说明当时情节悲壮，因为最崇高的中国式英雄是把自己扮成砍杀者。当他们声嘶力竭地唱完或叫完后，身子一转，脱下胡子放在乐师们的桌上，喝口茶，拿起一个鼓或其他任何一种乐器，就混进乐队刺耳的音乐中了。

等到需要重新回到舞台、回到他的角色时，他就只要从座位上站起来，戴上黑色、灰色或白色的胡子就行；至于胡子的颜色，那要根据他角色的年龄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时，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你走，你来，去休息室，又回到舞台，这都无所谓，我们一直以来就这样；他们的心不在焉并不会被观众喊下台。是时候说了，因为他们就是在—群简直无法令人忍受的嘈杂中喊叫、指手画脚、摆出各种古怪夸张的姿势的。

再也没有比这种音乐更刺耳、更尖锐、更令人受不了的东西了。尖锐的小提琴声、刺耳的铜管声、干瘪僵硬的鼓声、用木槌轮流敲打的钟、锣或钹声；有时，当来到庄严悲怆或危急的高潮时，乐师们就鼓起掌来，这倒让我们省了不少事。不过，在连续几个月的船上苦行僧生活后，我们习惯于吸着烟重新回到这片人欢马叫中；因为，在这些剧院，吸烟远不止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保健必要。这些杂乱无章的地方总有一股野兽的味道，在灯笼的反光下，我们看到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个裸露的、黑的、黄的或铜色的上半身，都是些黑人、印度人、中国人或马来人，他们身上唯一的衣服就是一条短衬裤；所有这些胸脯所散发出的气味都带着一股大蒜

味和磷味；如果你不是这里的常客，肯定待不了多长时间。

沿着中间的通道，我们走到了出口。就在那会儿，我们发现门的两侧各有一个长长的看台，不是很亮，但配备齐全：这是留给女人们的席位。这些可怜的女人，孤独地坐在那，被高大厚重的栏杆监禁在此，只能透过巨大的绿色望远镜与舞台遥遥相望，并不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而是为了不被众人发现。

在我们即将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晚上，几个巡回演出的印度人提出要在船上为我们表演。五位演奏家有节奏地轻轻拍打着不同的乐器，其中一种是巴斯克人的鼓。两位舞女，腿上手上都戴着链子，化了铜色的妆，耳朵和鼻孔上都穿了环，发饰简直不可思议，在一名打扮成鸡胸驼背的好色之徒面前扭动着身体跳来跳去：这才是剧中的滑稽之处，而不是他在每位狐狸精身上轮流做的猥琐动作。狐狸精们扯着他的胡子以惩罚他的放肆与轻浮，很快，她们就成功报复了色鬼。

船长在地毯上扔了几张美元，这让他们明白，他已经受够这次小小的纵情狂欢了。

对于欧洲人来说，新加坡的天气也许并不太舒服，但至少它对我们敏感的胸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确实，这里没有肺病；患肺病的人如果来到这里，即使不能完全治愈，也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理解人们对这种效力的怀疑，他们会说，那为什么从法国北方搬到南方就没有这种效果呢？尽管结论悲观，但对于反对迁移到高温和沿海地区的做法我们还是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坚持认为在那建造长期疗养院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是有成效的。在这些争论中，人们大大混淆了条件简陋的海洋航行与设备完善的疗养院的概念。

被坏天气和工作后的极度疲乏所包围的船员们的健康状况能跟

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被送到气候更温暖之地的康复期病人比吗？从结有白霜的国度转移到炎热国家温热的空气之下，对于敏感的胸部来说百无一害，这点是众所周知，没有一点可争议的。现在的难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可以进行这么一次大举迁移的，并且迁移过程中的卫生保健措施也必须得到保证。

新加坡很少有间歇性发热。“强烈的日光照射，”德拜耶先生告诉我们，“导致这里的发热更多地表现为弛张性发热，和其他地方一样，金鸡纳霜是治愈的主力军，放血不行。”

迁延性或急性痢疾在新加坡也几乎没有，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肝病发病率很小，而肝病不管在哪都是痢疾和反复性、持续性发热的产生原因。

作为常见的疾病，还要算上胃肠功能紊乱和有时伴随着散发性干绞痛前驱症状的腹泻。不过，目前还有哪里的干绞痛没有前驱症状？

在一个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能出汗的国家，一个只有在早晨的淋浴和夜晚的相对凉爽中才稍微能避一下暑的国家，一个不管白天黑夜我们都在寻觅人工水源的国家，一个人们脱光衣服睡在露天地上的国家，如果发现自己有点发烧症状甚至有时关节疼痛，这都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风湿疼痛也是当地的疾病构成之一。

然而我们要区分真正的风湿性疼痛和其他与风湿性疼痛和关节疼痛表现症状类似的疼痛，后者主要是受梅毒影响。在马来西亚，连空气中都飘着梅毒病毒。我们可以感叹一下说，那里受梅毒感染的人实在太多了。

可是在一个摩肩接踵、人压人、杂乱无章的地方，他们能有其他选择吗？卖淫在那儿是光明正大的活动，而且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欧洲医生才会告诉他们要进行特殊治疗。

由于马来人和中国的南方人几乎是全身赤裸地四处走动，身体暴露在阳光、灰尘和糟糕的天气中，他们晒黑的皮肤上也就出现了一些寻常性白斑和麻风斑。还有各类脱皮性皮疹、头癣、眼疾，不过，它们的数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因为所有这些人都非常注意身体的清洁，尤其是头部。从这一点上看，你如果观察一下中国的剃须匠和修脚师所包揽的业务就会觉得非常稀奇。他们为客人从头到脚地拔毛、磨死皮。全身脱毛在印度支那非常流行，尽管他们的毛发并不浓密，这和欧洲人截然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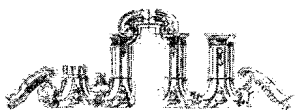
我们还要提一下，根据其他我们发现的病理学病例，这种结核性梅毒疹还构成了雅司病和能腐蚀脸部的狼疮。

再来讲讲这里的地形特征。在马来区，有一块被开凿了运河的沼泽地，种满了红树。在运河注入大海的地方，形成了一块淤泥海滩，完全暴露在外；在它远处，是平缓的潮汐。就是在这片淤泥上，马来人在一个个木桩上盖起了他们的茅屋，并用石灰粉刷了一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建筑：四条大梁支撑着木制茅屋，屋顶由蒲葵叶或水棕榈叶盖着。

这是些立在脚手架上的茅屋，当碰到涨潮时，地下是一片汪洋，但通常是在一片淤泥上。我们将看到无以计数的各种垃圾碎屑被顺流带来或又顺流冲走。不过，给那些中毒的人一点意见，这里堆积成山的垃圾的危害并不比城市里的其他垃圾来得大。

啊！是的，事实让疫气中毒推论难以站住脚跟，这种推论只适合我们国家那小得可怜的沼泽地。当我们对疫气已经不屑一顾时，我相信我们已经把发热的病因学说清楚了。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难解之谜了；不管是《阿尔及利亚医学》，还是《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中部的发热病因学研究》，我们都已经系统阐明了理由。



26

从新加坡到香港——广东

1860年4月16日早上7点，“山林女仙”号整装待发，从新加坡海峡取道中国海。

天气很好，阳光灿烂，阴凉处温度计指向30℃；气压表，76°。大海很平静，好比在一条安静的大河上航行。我们看到了几条水蛇。轮船逐渐远离了这片被繁茂的植物覆盖的低矮土地。

夜晚漂亮极了，星星闪闪发光，海面上也闪着一道道光芒。

第二天，我们路过阿南巴斯群岛。在我们正注视着一艘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轮船时，一群疯狂跳跃的金枪鱼映入眼帘。

傍晚的日落令人惊艳。那是一种只有在特定的几天才会出现在赤道上的光效应。一座火山的烈火照亮了西方，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在火红色的云层上，两朵灰蓝色的云互相靠拢，形成了一个弧形，仿佛一股厚厚的白烟。中间的云缝里，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宝座。其他被染成五颜六色的云朵组成了各式神奇的塑像。中间那朵是上帝，雨柱刚好充当了他的大胡子。另一侧是尼普顿海神，坐在由海马拉着的二轮马车上，正逃离冥王神的火炉。再远一点，是被

拿走了武器的丘比特，正在哭着。接下来是被打败的巨人，尽管土星神也已经尽了力；月神狄安娜的狗们在泛黄的平原上奔跑，谷物女神色列斯正指挥着收割呢，等等。

所有这些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幻觉。这不是我们在做梦，而是光线在云层上形成的变幻莫测的效果。每一次当有人指出最细微的地方，为这些云朵命名时，聚在我们后面的一大群观众就对照地看天，然后频频点头，每个人都不断重复着：“啊！是的，啊！真的是这样！真是一幅值得拍下的神奇画面。”但是留在我们心中的记忆远比我们软弱无力的描述要生动与完整。在我们眼里，赤道上的一切都是如此壮丽，天空，尤其是日落下的天空，一个阴雨绵绵的白天，或者一场痛快的暴雨。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时不时地看到了飞鱼，它们像箭一般刺破层层海面。海面泛着黄，那是被风带来的花粉。还有燕子、云雀、白鸥、军舰鸟和鸬鹚，与它们同时出现的还有鳐鱼、鼠海豚以及一头长 10 米的幼鲸。

另一次，我们在 1000 米之外看到了一条巨大的海蛇，每个人用望远镜看后都确认那是个庞然大物。船长让船停了下来，并派人去准备他的捕鲸小艇；我们拿着上了子弹的猎枪，也下去看这所谓的怪物。就在那时，几个瞭望台的操作水手跑来向我们宣布，他们刚刚看到这个飘浮的东西游过去了，是一段棕榈木。我们只好重新打开机舱，心中满是失望。

那是 1860 年 4 月 20 日的下午 2 点，发生在萨瓦特岩附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防止被迷惑，海浪的波动和船的运动会给藻类或漂流的树干一种逼真的表象，我们还信誓旦旦地以为是看到了正在游动的活蛇。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一直沉浸在遗憾当中，高里诺将军却还

是一再强调他不可动摇的自信：

“这没什么区别，那些操作水手们说了等于没说，我就看到过一条真正的蛇。”

我们也可以胸有成竹地说，海蛇在《立宪主义者报》^①里还会继续成为神话。

我们继续单调、漫长的航行。这一点，我们必须告诉大家也必须一再强调：旅行者的游记根本不能完全呈现他的旅行。游记洋洋洒洒没有一点脱节，因为这样才可以抓住读者的兴趣，但是旅行者却不得不经历一些无聊、无法涌现任何感受与情感的乏味时刻。

船每小时行 2—4 古里，但是你却察觉不了，因为找不到一个参照点来帮你确定船在移动，只有每半个小时驾驶舱里的上士向值班军官说话的声音“7 节、8 节、10 节”，回荡在稍显清冽的微风中。除了漫漫无绝期的天空与海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观察员也把他所有的孤寂简化在了越来越薄的航海日志里。对他来说，在遥远的航行中能偶尔瞥见几只鸟、几条鱼或几个能激起他好奇心的飘在海面上的不明物，都是值得庆贺的节日。

下面就是我们最近几天的一个心情写照。随着越来越接近香港，我们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

4 月 20 日。夜晚的微风让空气变得更加宜人。我们看见了一只褐色小海燕，一只云雀，几只灰白色的海鸥，长得跟长尾鹌似的，只是少了尾巴上那两根长羽毛。很多飞鱼被舵艮追赶着，而它后面又有金枪鱼虎视眈眈。地平线上出现了两艘帆船。

4 月 24 日。天气一直很好，我们以 9 节的速度行驶；一艘英国双桅横帆船在经过我们右舷时和我们打了招呼，我们也回敬了它。

^①《立宪主义者报》：法国日报。——译者注

海鸥、小燕子、金枪鱼、舵鲣、飞鱼，和昨晚一样。

4月22日，周日。一样的天气，一样的温度(30°)，不过微风让热浪显得不再那么难以承受。和往常一样，10点，弥撒。一艘蒸汽船出现在地平线上。燕子和海鸥。航行顺畅。我们到广东湾的距离不超过120古里了。

五个月的航行，只要再过36个小时，就是港口了，来中国，并不是从马赛到阿尔及尔。直到现在，我们才对下面这个表述有些释怀：地中海只不过是一个湖！我们发现一些白色的大鸟飞向外海，个头和鹅一样大，飞行的方式也完全一样。这不是信天翁，因为它们既没有信天翁一样的飞法，也没有信天翁那种神情。这种鸟既不滑翔也不立在水面上。它们结队飞行，其中一只飞在前头，这和野鸭类似，最后它们扇动着翅膀消失在了地平线上。这是些陆地或岸边的鸟，也许是往南方迁移的天鹅，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天，它们一直朝南飞行。

前方一只三桅帆船拖在了一艘蒸汽船后面。一艘汉堡的双桅横帆船与我们交叉而过，互相致意。夜晚很美，流星划过天空。大海有微弱的磷光，尤其是在被船上的光线照亮的方向。

4月23日。温度计从30到31℃指向了29℃，这一小小的转变加上一点流通的空气让我们舒畅不少。飞鱼很多。还有小海鸥。一只从陆地来的燕子躲到了我们船上。

阴沉的夜晚，闪电、小雨。

一艘平底帆船上來和我们搭讪，舵手上了我们的船。

4月24日。多云，有雨。温度计下降到了26℃，空气清新。我们在雾中发现了位于广东湾的列岛的第一个小岛，在这一连串岛屿中，我们应该能找到香港。

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些列岛中间，岛屿一个连着一个。

很多船只来来往往，或者停泊在我们驶过的航道里。几百只中国渔船正在捕鱼，渔民们两个两个地分别站在两艘船上，拉着长长的渔网。

山上的信号柱指示我们已经来到了香港；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停泊在此的大量船只。3点，我们扔出了锚。

香港展现了英国城市的精致与优雅，在信号柱所在山的山脚下组成了一道圆弧。漂亮的住宅和希腊罗马建筑风格的别墅层层排列在绿色的高地上；成千的劳动者开垦土地和岩石，以延伸堤岸、扩大城市的低矮部分。每天，城市郊区都被不断扩大，似乎有点创世纪的味道。

很多小船前来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服务，大部分船上都居住着一大家子人。女人们一般都用披巾背着一个孩子，划桨的架势却和男人一样。稍微大点的孩子就在船的甲板上打滚玩耍，在它后面是正在冒气的炉子，煮着米饭和鱼肉，那儿的所有人天天都几乎只吃这个，因为一艘船就是一个漂流的中国家庭，不管白天晚上，他们都不会离开：他们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死在那儿。

在这些船中，有一种由年轻的女孩们驾驶，更优雅点儿的船。通常情况下，她们都会以洗衣服或受人推荐为名，靠近一些大船。我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都对她们保持提防……她们可都是拜金主义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香港的停泊场并不能算是个锚地，甚至连港口都称不上；它只是一条长长的位于香港岛和中国大陆海岸之间的通道，英国军队在那树起了军营。

香港是一个货物集散、交换、配给中转站，是一个商业贸易中心。你能在这里找到一切，当然价格也很离谱。

这儿有两个区：欧洲或英国商业城和中国人的产业城，这里的

中国人和新加坡一样无以计数。

这里没有停车位，因为大部分街道的斜坡都与城市基底垂直，通常的出行都是乘坐轿子或竹子做的轿子，由四名中国苦力抬着。一开始，我们有些抵触这种差使，但我们不得不这么干，因为实在受不了这里毒辣的阳光，它能将山脚的石子沙滩照得滚烫滚烫。

这里的气候也酷热难挡，太阳的强烈照射和气温的变化多端导致了大量弛张性和谵妄性发热的产生。

在香港的短暂停留期间，我们的船上就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流行病爆发，鼻炎、感冒和发热，但都不严重。

从锚地上往它的附近海域眺望，香港优雅、混杂着欧洲风格的气息着实令我们激动不已；但是生活在这里却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我们所有的日常活动都只能在城市内部展开，走出城外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喜欢在陡峭的山上攀岩的话则另当别论。不过，在山的一边有一条大马路，早上和晚上可以去那遛马。

还有一件事我们实在无法保持缄默。在这个长 15 千米、宽 7 千米的岛上，有一批隐藏在山峡和山谷里的豪宅和别墅，它们的主人正享受着清福呢。不过，这只是一些特例而已。

归根结底，香港只是一座漂亮的监狱，靠着一座陡峭的大山，忍受着毒辣的太阳炙烤。但是对于它在航海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毫无异议，香港扼制着中国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广东湾。

广 州

趁着我们的轮船正在香港补给淡水、煤炭、食物以及其他前往上海的必备物资，我们很自然地便产生了去广州这个大都市看看的念头，更何况有美国的蒸汽船能在 8 个小时内带我们来回。这些快

速船每小时行驶 15 千米，也就是能在很短时间内穿越 40 来古里。

我们有一半的航程都是在迷人的小岛中穿梭，很快轮船就进入了河道，把虎门河口或粤江河口左右河岸被摧毁的堡垒或平射炮台都甩在了身后，它们曾经是防御城市入口的阵地。

扇着宽大的翅膀的白色海鸥和几只小海鸥是我们在这个深海湾见到的唯一鸟类，海湾里布满了渔场。

再往前，穿过这块平坦广阔的流域，我们进入了低地。这里的水田、灌溉渠道从各个方向被众多支流分割切块，形成了一个绿油油的小岛。我们还以为是来到了伦巴第^①肥沃的平原呢，况且两地都有茂盛的桑树，在这两个养蚕的国家，桑树占据着不可小觑的分量。

土地上的作物和树木越来越多。我们路经一个个农庄、航运枢纽，很快，在一座被砂岩采石场开采了的小丘上，一座高大的九层宝塔映入我们眼帘，四周爬满了漂亮的寄生植物。

一些被摧毁的堡垒和几个裂开了口子的大炮躺在河边。接着我们来到了黄埔，水城，曾经是广州第一个贸易航站，距离省会广州 4 古里。广州也可以被称为中国的贸易首都。

其他更远处的阶梯形宝塔则类似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用来抵抗伯伯尔人入侵的信号塔。这些建筑难道也被满族的鞑靼人作相同用途？因为它们都是在鞑靼人统治的年代才开始建的。我们并不急着否认这一看法，尽管这些建筑也和寺庙一样带有宗教特征，它们往往都建在寺庙之上，就像我们的钟楼总是踞于教堂之上。

其中有一座宝塔比任何一座都高，那就是广州城。

广州城建在粤江最重要的一条支流河岸上，自从被同盟军攻占

① 伦巴第：意大利北部区名，有波河平原，农业发达，灌溉方便。——译者注

以来，它就受制于一座飘着法国和英国国旗的堡垒了。

我们穿过成千上万只渔船、小船、平底帆船和大船继续往上游驶去，溅起的水花打在了前不久被中国人烧毁的英国商行废墟上。

我们向飘扬在“刁蛮公主”号桅杆上的法国国旗敬礼，这是一艘三桅巡逻舰，配有 32 支大口径火炮，炮口对着上游方向，由拉达皮先生指挥。我们上了船并受到了最由衷的欢迎^①。

在广州，没有任何东西是按照欧洲方式来的。你可别盼着能找到旅馆，得投靠熟人。批发商们只接待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海员和军人如出一辙。

一艘小船把我们带到了西边的河滩，两个全副武装的海员护送着我们，倒不是怕我们出事，只是过过场而已，因为广州现在一片安宁，安全隐患也毫不存在。我们坐着轿子在这个到处都是商业小街的迷宫里绕着，最后来到了北门，海军步兵的军官们就住在这里。从这里一直到那个小宝塔，都是我们殷勤好客的同胞，海军军医的夫人管理着一家小型医院的后勤。^②

从堡垒围墙的最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全景，纵横交错的河流尽收眼底。我们凝视着这拔地而起、雉堞林立的城墙，它那包了铁皮的城门让我们想起了古老的阿尔及尔城门，带着惊讶的心情，我们不禁问道，这一小撮欧洲军队到底是怎样迅速占领这个保卫着 150 万居民、固若金汤的堡垒的？

北边是一片高高低低的坟头，这是广州的坟场。

在堡垒的斜坡和壁垒上，是巨大的棉树（木棉，古巴红棉树的一种），开满了漂亮的朱红色风铃花。花冠上有五个大花瓣，外被

① 和卡斯达诺先生一起，这次航行的主治医生。——原注

② 院长：黑德先生，我们要感谢主治医生德·科梅哈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了黑德先生。——原注

绒毛，内部鲜艳柔滑。这种树先开花后长叶；接着绿芽慢慢伸展成柳叶刀状的小叶；春天，风一吹过，它周围的地上就会铺上满满一层木棉花。

城墙最高一角是一座矩形大宝塔，被改造成了海军的兵营。其他军队驻扎在堡垒里面和城墙脚下的房舍里。长长的斜梯一直下伸到城内，阶梯口停满了一群群抬着轿子的脚夫。

城市主要向四个方向发展：北边、南边、东边和西边各有城门、街道和郊区。有这四个大方向的存在，广州的小街小巷才得以在错综复杂的迷宫内定位，这些街道都很狭窄，最宽的也才2米。它们都由石板铺成，很干净。地下和地上的水道将各类污水带向粤江。独门独户的房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便利，这一点跟法国的城市不同。面积不大、只有一层的住宅房一间挨着一间，各家屋檐成一直线，屋顶通常用半圆柱或扁平的小瓦片盖着。为了挡住阳光，人们将竹席扔到了屋顶上，但空气流通却不受干扰。我们那些密不透风、镶满了玻璃的画廊倒可以借鉴一下这种临时方法，画廊里的空气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不仅空气稀缺，还混进了大量煤气。

在广州的街上，没有一间底层的房子是不被用作商业用途的，商店、手工作坊或实业厂房。每间房子内都井然有序、干净利落地为其他亚洲城市提供着各自的产品。走进这些狭窄的街道，我们一直在犯难，我们到底怎样才能穿过这成千上万、摩肩接踵的来来往往的人呢？而且在这群人中，还夹杂着数不清的堵塞在路中央的流动商贩。但是，在你还没来得及尖叫之前，你的脚夫倒发出了威力同样巨大的叫喊：“让开！”每个人都连忙让到了边上。许多轿子交错而过或从边上擦过，但从来不会撞到一起。事实摆在眼前：广东没有汽车，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爬上一匹

顶着个没包铁的马鞍的小马，用它那溜蹄轻快地在城里小跑，不会有任何闪失。每个人都会让着它点；它就像一条射线一样划过，轻松地转弯，在运河的桥上上上下下，从来不出意外。这真的不可思议，弗朗科尼^①要是看到这一切，肯定目瞪口呆。

我们在广州穿街走巷，发现这里什么商店都有：有奢侈品，有诱人的新奇产品，尤其是中国的重磅绸布。尽管几何图案的编织手艺没有在中国流传，但这里生产的丝绸布料实在非常漂亮。这个国家出品的丝绸相当于欧洲出品的羊毛。

广州值得参观的景点，在宅第类中，就是衙门，也就是官员们的府邸。首先是同盟国的衙门，由一系列长长的方形建筑组成，平行分布，中间隔着院子，下到院子必须经过一定数量的台阶。院子两侧被一排更小的房子包围，与方形建筑刚好形成直角，而所有这些建筑又被圈在一个花园里，组成了一个长度超过 800 米的矩形。除开被改造成兵营的部分、供两个国家的军官支配的部分，还剩下了一块场所。在这些场所的中间，建筑的主体部分已被大火烧毁^②。

还有一个被改造成了一个大医院的衙门归英国财政部管。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在那放下 800 到 1000 张床。这是一些位于底层的大厅，房子很高，空气流通性也好，每个这样的大厅可以放下 4 × 80 张床，相当于罗马的一个圣灵医院。

在院子里和花园里，本地植物特别显眼，包括一种榕树。其中一棵枝叶繁茂，散发开来的根部已经插入旁边的围墙，形成了一个长廊，本来作为它支撑点的泥墙也已经支离破碎。

这些衙门都被花园和公园包围着，园里还跑着一群群带有白色

① 弗朗科尼(Antoine Franconi, 1738—1836)：意大利优秀骑手。——译者注

② 同盟国的衙门由指挥官马尔蒂诺·德肖内掌管。——原注

斑点的黄褐色的母鹿和雄鹿。房子的前任主人一再嘱托不要怠慢了这些动物，还有那成千只聚集在屋檐下的蝙蝠，一定要尊敬它们。

在中国，蝙蝠的出现预示着繁荣与昌盛；人们对它的喜爱甚至超过我们对燕子的喜爱。这种尊敬的背后有个好玩的动机：蝙蝠会吞食大量昆虫，尤其是库蚊。在印度支那，这种惹人厌的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参观了衙门后，我们又来到了人们口中的“大宝塔”。这是一座九层的八角塔，但已破败不堪。只剩下一个由砖和木头建成的工程，每一层向外延伸的角是用来支撑圆形看台的。

我们从底层进入，一进门就是一架内部楼梯，一直伸到第一层的窗户。沿着这扇落地窗，经过第一个看台，我们接着进入第二层，这里的布局和下面的完全一样，接下来一直到最高层都是一样的布局，最高层由一个中国帽子^①状的小顶覆盖，角上还挂着铃铛。树莓、无花果树、香桃木、常春藤以及其他寄生植物爬满了这个已经基本上被遗弃了的宝塔，装饰着它的看台和裂缝。直到今天，当人们获得丰收，为了感谢上帝并且为了祈求他能继续赐福与世，人们还会建造这些宝塔；但是一旦建成，人们就再也不去碰它。这就好比穆斯林的宫殿，在君士坦丁堡，只要它的建造者或拥有者死去，人们就会弃之不管；又好比罗马红衣主教的豪宅，由于所继承的资金严重不足，主教一死，他的豪宅也随之化为灰烬。

大宝塔之后，我们又去参观了庙塔。第一座庙塔是“长寿塔”，一个非常漂亮的矩形建筑物，用经过裁切的石块建成。它的内部，除了少几根柱廊，其余和巴黎的玛德莱娜教堂非常相似，扁圆形的塔顶形成了一圈长廊，向上翻起的中国式角挂满了装饰。我们利用

① 中国帽子：指清朝官兵戴的尖顶帽子。——译者注

自己法国人的身份和些许作为战胜国的权力进入了塔内。就在那里，进来了一位官员夫人，由她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的仆人们陪同，开始向月亮女神谢恩祷告。寺庙里挂满了燕尾旗，香火在祭台上焚烧，一排排烛台跳动着火苗，和尚们念着经文，在一旁忏悔的夫人双手握香烛，跪在锦缎垫子上念念有词。她的丫环们围在她周围，手持孔雀羽毛做成的扇子帮她扇着。撇开他们的外貌以及地点和仪式，这一大群穿戴优雅的人简直就是我们的歌剧舞蹈演员，在一场芭蕾舞终了时摆出各自的动作。所有这些女仆都锦衣华服，在我们看来，尽管年轻漂亮，但有点太浓妆艳抹了。她们那涂满胭脂朱砂的脸失去了太多自然的光泽，只剩下一层矫揉之光撞击着我们的眼球。出于对这个地方以及这一场合的尊重，我们脱下了帽子。我们注意到，这一礼节性动作在中国人眼里却是不礼貌的做法，他们从来不脱帽致敬。在中国，人靠衣装，而帽子也是不可离身之物。但是，举行祭礼的僧人们都露着头，头发被剪得很短。我们在北京时总算弄明白了这一习俗。我们又上楼参观，在那里，他们让我们看了女神的巨大头像：这是一位镀了金的美丽强健的观音像，脸很肥大，但五官匀称，眼帘低垂，呈沉思状。这尊受另一种形式庇护的塑像，毫不逊色于任何一尊我们国家教堂里最美丽的塑像。

当我们从僧人们的花园和住处出来后——在那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不加糖的茶，这是不可推脱的礼节——庙里的仪式也结束了，女仆们整整齐齐等候在门廊里，目送我们上马。对于这次临时现身，尽管时间很短，但我们还是非常满意，至少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恐惧。

在离这座宝塔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那 500 个神像。这是一座同样壮丽的矩形寺庙，呈十字状，墙外置有两排镀金塑像。它们正襟危坐，身上的衣服令人目不暇接，由它所代表的是始祖、学

士、文官还是武官来决定。这座圣贤祠里的所有人物都心宽体胖，面颊丰满；在中国的整个贵族阶级，每个人都被要求必须丰满，他们的典型代表就是一个类似于梵天和丘比特的结合体，浑身赤裸，体型比我们的巴克斯酒神和西勒诺斯森林之神还要庞大。因此，除开十分罕见的特例，学院派在中国雕塑艺术中是吃不开的，和我们这被沉重的洁白祭服压着喘不过气来的圣像一样，中国的雕塑也是穿着衣服被埋葬。

至于面孔，脸部的过度肥胖实在无法令人再有兴趣欣赏其他精致的五官，而且每个雕像都是同样傻呵呵的表情，毫无美感可言。看来中国还没有盼来他们的卡诺瓦^①和普拉迪耶^②，将希腊雕塑体型的纯粹传授给他们。

面向四个方向的长廊在寺庙中心交错，富丽堂皇，非常漂亮，形成一个圆形广场。僧人们就在广场上念经祭礼，而且必须得有锣鼓作伴，中间的烛台必须燃起香火、蜡烛。

一些非常客气的僧人坚持邀请我们到他们的接客大厅里喝茶作歇。我们的法国式服装也仿佛让他们非常着迷。既然盛情难却，那就让他们尽了地主之谊吧。

另一座久负盛名的宝塔是酷刑塔，我们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那里陈列的木雕展示了中国的大人们是如何用残忍的手段惩罚死刑犯的。用马刀斩首在这些酷刑中只是小儿科；有拔舌、拔指甲、拔手指，加热地堡活活闷死犯人，灼烧，将犯人以上半身浸入沸腾的大锅炉，或放在柴堆上让其慢慢死去，同态复仇法^③，将犯人绑在被

① 卡诺瓦(Antoine Canova, 1757—1822)：意大利古典主义雕塑家。——译者注

② 布拉迪耶(James Pradier, 1792—1852)：出生于日内瓦的雕塑家。——译者注

③ 同态复仇法：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毁伤其肢体，也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译者注

其谋杀的尸体上并对他实行禁食，放入两块固定的夹板中拷打，接着从下往上将木板锯开……这样的酷刑数不胜数。

广州与欧洲迥然不同：广州是一个大城市，人口密集，富有，实业发达，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中心；但是在我们眼里，它并不算漂亮，只能说是有趣，能不断激发我们强烈的好奇心。它有点像士每拿^①，拥挤不堪，但又比士每拿好。其实，广州就是广州，一个中国城市，一个百分百中国制造的城市。

自从广州被占领后，或者说是它的城市被占领后，周围被中国人用火烧毁的废墟也与日俱增，它们都是英国商行在中国的分支。之后人们开始积极投入清除瓦砾、整平土地的运动，为了建设曾经的街区，或许要比以前更美吧。人们同时也修建了码头，这是广东还没有的。在同盟国的推动和指挥下，教会、公共设施蓬勃兴建，城市每天都在不断扩大，和它周边地带一起日新月异。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省的省会，而是一个王国的首都。

伍秉鉴的别墅

参观了广州的宝塔后，我们的同行推荐我们去看一下官员伍秉鉴的著名别墅。他是一位大富商的儿子，作为贸易巨头，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以慷慨大方名声远扬。这个建议很和我们的胃口，于是我们立刻出发。我们穿过了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街道，要是没有一个熟门熟路的导游，估计到天黑都走不出这个迷宫。

漫长的骑行之后，我们来到了城外，穿过了几座架在运河上的

^① 士每拿：现称伊兹密尔，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位于爱琴海边，是土耳其重要的工业、商业、贸易中心之一。——译者注

小木桥，运河上是来来往往载着渔民、农民、城里人的帆船和小船。进入乡下后，我们走了一条被加高了的狭窄小路，几乎只能容下两个路人，还不得不侧身让另一个人先走才能通过。我们就这样在运河和四方形的水田之间骑马快走，种在水田上的睡莲已经伸到了路上，人们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在中国，很流行这种含有丰富淀粉的食物。所以，欧洲有些药典里认为这种植物具有止痛、催眠作用是很错误的看法，它们甚至还认为它会抑制人的性欲；它的营养如此丰富，抑制性欲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说不定还会刺激性欲。

其他水田里，人们还采集菱角，或叫水栗。另外还有一行行的红薯、白薯、山药等等。

运河两岸种满了香蕉树、罗望子树和桑树。其中一条横向运河，只有渡船才能通过，我们只好把马留在了邻近农场的院子。一位中国渡船人把我们带到了河的另一边。我们又穿过一些林间小道，最后来到了一堵围墙前，大门半开着，我们走进了一个铭文雕刻师的工作间：这是伍秉鉴别墅的工作间，工作间附近是一整块长廊，上面刻着房子主人的家谱。

整个别墅里就只有几个家丁带我们七拐八绕。我们很难说这里其实就是个只适合逗留几天的湖呢，还是一片由运河、池塘、河流组成的乐园。这里有水的地方几乎和能走路的地方一样多。所有的水面都被厚厚一层水生植物覆盖，尤其是一种三叶水草和有着宽大的叶子的睡莲，水平地排列在水面上。

正屋、玻璃长廊、种满了奇花异草的暖房、凉亭、主人在冬天的卧房、避暑山庄、隐遁的小岛、宝塔、阁楼、夫人的客厅、妻妾们的闺阁、音乐厅、剧院、宴会厅、活动室、有水流出的岩洞，所有这些都被大大小小的湖和水渠隔开，水渠上面架有舷梯和单孔

桥，装饰华丽的小船和帆船组成的船队刚刚驶过，船上丝竹管弦不绝于耳。这些幸福的拥有一个童话般世界的人，在他们的爱情国^①里游山玩水。

伍秉鉴别墅里的整个避暑山庄以凉快为主，这一点自不必多说；它的正屋是一幢四角建筑，外面围有长廊，由单坡屋顶和大量帘子遮盖。在那儿，你可以找到任何一种用竹子精制而成的座椅，甚至有一种把辗平了的光滑大石块放到三个木制椅腿上的椅子。这种三脚座椅在炎热的广东很受欢迎。

一楼的大厅——因为整幢建筑都是建在有一层楼高的木桩上——被一条滔滔不竭的水渠分成了两半。前半部分是会议厅，后面部分是剧院，是演员和乐师们给主人家的朋友表演消遣的地方。楼上是私密空间，专为女人们准备，这样她们就可以不用在众目睽睽之下观看戏剧了。

沿着长廊，我们走遍了伍秉鉴的私人房间。他的木床很大，就像中世纪时我们国家那些领主们的床。不过，床上既没有床垫也没有床单；席子、毯子、被子、一个用来当枕头的竹编空心圆柱构成了所有床上用品，因为在中国，人们都是和衣而睡，就像在军营的床上过夜一样。

旁边是书房和一个挂小幅中国画的画廊。在一个托脚小桌上，我们看到了两艘和我们的海船类似的模型。其中一艘有三块甲板，另一艘是一艘蒸汽渔船，碰到大场合时，人们就把它放到水里竞赛，就像巴黎的小孩在杜伊勒利花园和卢森堡花园的水池里所干的事一样。

花坛沿着林中小径展开，我们在那儿发现了大量中国花草树木

① 爱情国：17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爱情国。——译者注

的珍稀品种。大部分都被故意植入花盆，以限制其生长。石榴树、橘子树、柠檬树都有微缩、变形的版本。比如，一棵自然笔直生长的竹子被扭曲成蛇形，就像一个蛇形大号，这种扭曲的乐器我们曾在国家部队和剧院的一些乐队里见过。

限制自然物生长、使它们变形走样是中国人的一大癖好；他们所提供的最可悲的证据便是中国女人那双变形的脚。这种残忍的习俗使得中国的女孩子在很小时就成了残废，他们用长布条紧紧缠住小孩的双脚，给它们套上极小的鞋子。这就是中国人的古怪性情，也有可能是她们的嫉妒心在作祟。确实，如果反观我们国家，会发现我们国家的女人们也有束腰的怪癖。

在中国，我们可以说，不管哪一方面，在趣味和习俗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败坏。这个文明古国似乎早已厌倦了自然的中规中矩，开始在反自然中寻找兴奋点。从不同角度來看，这些奇怪的现象都值得研究，甚至应该对其进行严厉批判。马提亚里斯^①的所有讽刺短诗都该理直气壮地念给他们听听。

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在伍秉鉴的府上，面对这些并无恶意、随意对灌木进行的扭曲所引发的思考。至于伍秉鉴本人，所有人都对他的豪爽性情赞不绝口：他对同胞慷慨大方、忠心耿耿；在艰难时刻，又积极在欧洲人之间调停，与欧洲人结下了友情，欧洲人对他也是十分尊重。

在他家里，德·拉格罗内先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坐在亭子下，1844年条约的预先方案，即使不算签署，也是在我们现在坐的这张桌子上达成了协议。

① 马提亚里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公元前38—41～公元前102—104)：罗马诗人，擅长写讽刺诗。——译者注

亭子里的其中一张座位是一块经水冲刷的石块，光可鉴人，露出蓝色的脉纹，它躺在涓涓细流边上，掩映在一片竹子、天竺葵、落叶松、罗望子丛中，上边是一座小山冈，盘旋的小路在它周围的绿树红花中兜来绕去。

在它对面是一座宝塔，临湖而建，登上塔顶，整个别墅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我们应该向这位中国勒诺特^①致以崇高的敬意。珠江——珍珠河之意——在它的脚下湍流而过，远处是一片绿色平原，接受着一条从一个巨大山谷里奔腾而下的水流的哺育。宝塔的林立将我们的视野拉向了更远之地，最终止于一座被称为白云山的白垩山。

从一开始就带着我们参观的家丁在别墅新造的一堵围墙下停了下来；另一批人为我们开启大门，带着我们穿过还是被水包围的迷人的林阴小道，最后来到了一座优雅的阁楼前。这是女人们的闺阁。

这是些轻巧的木质结构，不过，最初是竹子构造，上面精雕细琢的数字和铭文令人叹为观止。被隔开的主房由贝壳、象牙、金属等镶嵌，工艺巧夺天工；这绝对是一件稀世珍品。

大厅里的椅子以及周围的小几小凳都由碧玉状大理石做成。在一个高台或宝座旁边，是一把十分显眼的座椅。这是一块经过瀑布水柱自然冲刷的巨大石头，从瀑布底下被挖了出来然后来到了这里，光滑得有如一块斑岩。啊！伍秉鉴，为了享受清凉，为了保留它最自然的形状，您能告诉我們有多少颗一丝不苟的心倾注在了打造这样一张光滑、用整块石头磨成的巨大长椅上？有多少双小手用

① 勒诺特（André Le Nôtre, 1613—1700）：法国景观设计师，路易十四的御用园丁。——译者注

它们纤细的手指在石块上磨棱剌角，只为雕刻出那最自然的扶手？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在我们眼里，都只是一些没有灵魂的物件，尽管您别墅的整个架子是漂亮的；所以，您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尽情享受由生命、阳光、奢侈和美丽一起创造的奇观呢？

但是有这一天吗，唉！难道也不会偶尔有炮火来骚扰吗？生活在这片伊甸园里的幸运儿在某一天晚上也被战火赶出了家门。这是在广东被占领后，欧洲人在追击逃难的人时，由于得到虚假信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撞破了别墅的大门。

一位企图抵抗的伍秉鉴的朋友死在了门口，而伍秉鉴、他的家人和别墅里的其他人，也只剩下自己逃命的时间。

这一错误被勉强承认。但是，自从这个不幸的夜晚之后，再也没有人住进这幢别墅，一次血光之灾赶走了所有神秘、幸福和魅力。

广州花船

广州的夜晚不同于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夜晚，它更像是一幅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乡村的大拼贴。这里没有一家营业的商店，没有一间点了灯的房子，没有一盏在街上发出光亮的路灯。这是一如既往的景象呢，还是前不久战争状态下的结果？那是在 1860 年。我们借着月光穿越了城市，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没有碰到一个人；我们只听到脚夫有节奏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石板上发出当当的回声。随着我们一点点接近城墙，沿着河流，朝南门方向穿过一段完全被孤立的道路，一种单调的锣声时不时地传入我们耳朵，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在欢庆，后来发现是守夜者的声音。他们打着铃铛，从这边走到那边，发出一阵刺耳的声音，通过控制打铃铛的急缓程

度，分别发出安全或警报的信号，告诉人们附近是否有骚动、打架、偷盗、袭击或火灾。这些巡逻的守夜者负责确保公共安全，每天共进行六次巡逻：7点到9点，第一次巡逻；9点到11点，第二次；11点到凌晨1点，第三次；1点到3点，第四次；3点到5点，第五次；5点到天亮，第六次巡逻。

谁还活着！你应该能想到在所有要么被法国、要么被英国包围起来的道路和值守的岗位上，能听到的就只有法语或英语的叫喊声。像这样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法国！英国！法国！英国！^①

海军泊地上，已经没有可以回到船上的小艇了，但我们只要在众多抢生意的渔船中选择一艘就行了。这些小船被拉到了从内河出来的轮船上，舵手们灵活地在前面划着桨，在后面摇着橹。

船的中间部分是一个漂亮的小船舱，你可以躺在里面的席子上抽大烟。顺便说一句，我们看到的船有平底帆船、没有甲板的小船、多桨的小快艇、海豹皮船或挂着各色灯笼的小船，实在数不过来，因为只有用千才能统计这些铺满了整个江面的轮船。人们来了走，走了来，擦肩而过，有时还发生点口角，所有你要做的就是躲避那些大船和巨轮，它们可以让你倾家荡产。不过我们在河上倒可以很清楚得区分出大船和小船。城市越暗，水上的灯光就越亮，如果让你看到前半夜的人声鼎沸，你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继续绕着圈子往河流上游驶去，当来到城市的一片废墟上时，我们发现了一排排灯火通明的豪华帆船，张灯结彩，金碧辉煌，飘出一阵阵中国音乐和歌声。

我们的船就贴着这些船行驶，威尼斯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船。船上的人向我们示意，我们最终明白，身为一名伟大的法国

① 后两个“法国”、“英国”原文为英语。——译者注

人，我们可以登上船首的栏杆近距离观察他们。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他们将我们的单桅帆船系在了花船的拖链上，借着一把小短梯，我们登上了花船；广州这种人尽皆知的花船也可以被称为“歌船”，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唱着歌的咖啡馆”。

管弦乐队，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具魅力：乐师们在船首的楼厅上，一些年轻的女乐师被安排在第一个包房入口。她们穿着华丽，丝滑的头发被卷起，在后脑勺上形成一个大大的三叶草形状的结，中间穿过一个镶满宝石的大夹子，每个人编头发的手艺都相当熟练。但是脂粉让她们的脸颊发红，也许是为了更好地搭配那双天鹅绒般的黑眼睛吧。用丝线绣满了花的长裙拖着两只宽大的袖子，左手的十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刚好套进用黄金和白银制成的圆锥形加长甲套，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们闲适地弹着中国吉他。

那双小脚，总有一只微微放在另一只前面，被包裹在绣花鞋里，灰姑娘看到它都得皱起眉头，但就为了挤进这双鞋，她们该付出怎样的代价，唉！这双畸形脚（并没有玩文字游戏），任何腱切断术都回天乏术。残废了的女人们，徒有一张脸蛋，不能说她们美丽，只能说长得标致，却在下面藏了一双畸形脚，这些小怪物们！甚至连她们的小腿，自童年起也变形萎缩。这些小脚女人是没有腿肚的；脚和腿形成一个笔直的纺锤体，简直就是一双狗腿。作为艺术家的解剖学家，只要不是师从哪个专门制造丑的学派，也会极度反感这种并非自然生长的双脚。而且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是由于某种癖好的败坏或者说一种残忍的嫉妒心理而人为故意造成的。

你一边进行着这些观察和思考，一边坐在花船看台上的椅子上抽烟。抽烟是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抽烟，尽管我们没抽，你继续观察这个场面，会发现乐队只占了前台一部分，因为主要的人都在举办

盛宴的大厅里，门朝第一个包房大开。但是千万别要饮料，一切东西都只提供给已经提前预订、租用、付了钱的人。这些船其实是私人的：乐师、琴师都按日受雇，就像我们按天租用四轮马车；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桌上有四名中国人，为了这一晚的随心所欲，每个人支付了面值 500 法郎的钱。我们可以在一旁看他们，至少他们允许我们观察他们的疯狂夜，但不能加入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能容许你的好奇心，也许他们会认为这有点冒失，因为观察者是你们，你们这些占据了堡垒的人；如果可以不被惩罚，他们说不定早就把你扔进水里了。

那四位享乐主义者，年轻的或年老的放荡不羁的人，坐在了一张圆桌旁，几乎没怎么说话，面对无数由中国的瓦特爾^①们特地准备的菜肴，他们也没表现出多大胃口。中间摆满了新鲜的水果、干果或蜜饯，这是第一道菜，相当于我们那儿的甜点，有香蕉、石榴、菠萝、枣子、荔枝、枇杷、苹果、梨干、姜糖、糖果和糕点；第三道和第四道有加了咸鱼的宽面条，一种燕窝汤，鱼翅和海参杂烩，蓖麻油调制的沙拉。

鱼肉、鸡肉咖喱饭、鸭肉、酱色的乳猪是最后一道主菜。

四周放满了各种小菜和蘸酱。他们先用象牙筷子夹起食物，轮流地蘸过酱料，再送进嘴里。

中国没有面包，用米饭来替代；他们有时也吃带有茴香的烘饼。

四位宾客每人都有一名侍者和三名手下。侍者们笔直地站在他们身后。手下还是那些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她们一律坐在老爷们的右边。年龄最大的一位离主人家最近，14 或 15 岁左

① 瓦特爾(François Vatel, 1631—1671)：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大厨。——译者注

右，是专为朱庇特^①斟酒的赫伯^②，仙酒则是一种米酒。第二名手下大概 12 岁左右，最小的也是坐得最远的大约 7 到 8 岁。她们并不参加筵席，只作陪衬，并负责用手指或牙齿剥开炒干或烘干的西瓜子。为了服侍这四位骄奢淫逸的人吃饭，共动用了四名仆人和十二名年轻的女孩或称“奴婢”。

为了更近地观察这些饕餮盛宴，我们和一位同行进入了宴会厅，江上有二三十艘花船都以同样的方式花天酒地着。每个人都只用“请，请”来表示对你的欢迎，但不会离开座位，人们只用眼神打招呼。女人们，就更不会理你了，面无表情，甚至冷若冰霜。

人们会请你喝茶，尽管在中国，拒绝他们的客套也无伤大雅，但我们还是品尝了这杯不加糖、说不上好喝的茶；如果碰上他们给你喝的是混了茶的烧酒，一种米和高粱的烈酒，那就更糟了。

每隔一段时间，点烟者就会拿给夫人们一根点燃了铜烟杆，她们吸个两到三口就停了。点烟的人从烟杆里取出烟草——这种烟杆的冲劲不如顶针——装上新的烟丝，一种黄色的上等烟丝，和利凡得^③的烟草类似；接着把烟杆凑到灯芯上点燃，沿着圆桌给每一位夫人都抽上几口，或递给宾客们的随从。中国人只能以这种方式偷偷抽烟，而且我们敢打赌，他们中没有一位，我们指的是那些城里来的娘娘腔，能有力气抽我们士兵们的那种短管大烟斗。以他们那孱弱的体格，肯定受不了这样的力气活，能不陷入麻醉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我们并不是讽刺他们，但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总是小心翼翼地活着，小口小口地呷着，连抽烟都是慢腾腾地一下一下的。

① 朱庇特：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译者注

② 赫伯：为宙斯斟酒的青春女神。——译者注

③ 利帆得：旧称，指地中海东岸地区。——译者注

在桌子旁边，放着几张类似行军床的床，有毯子盖着。晚饭后，男人们就躺在上面开始抽鸦片，或是只抽三四下，根据他们平时的力量和经验继续抽，直到陷入一种梦幻的状态。这种令人着迷的半病态很快就会升级为一种希望神经得到进一步刺激的强烈渴求。我们稍后将会详谈这一病理生理学现象。

我们从这艘到那艘，总共参观了 15 来艘最漂亮的花船。所有场景都很雷同，甚至一模一样，接着我们跳上了帆船，继续向外海驶去。我们又一次转过头去，灯光、歌声和宾客的身影渐渐在黑暗中收拢，只剩下夜晚神秘的寂静。

很快，我们的小船将我们带到了目的地，珠江、花船、花船的女船夫们都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作为对风俗的研究，请记下这么一点，”我们的哲学家同行对我们说，“大部分女船夫和她们的帆船一样，是任意抽调的。但经常是这些美人鱼一天换一个受她们魅惑的人，就像以前在瑟茜湾^①，尤利西斯的同伙们也总是成为瑟茜的囊中物。”

人们还告诉我们在城里有成百上千个小单间，每个单间里都有一个明码标价的人，买主可以自行选择，最后——这都是同一些见证人告诉我们的——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进行交合，这就是他们的兽性交易。

让我们再来补充一点，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也有白人的奴隶贸易：贫苦的父亲可以出租儿子或直接将他卖掉；母亲不仅可以按日出售自己的女儿，还可以把她作为永久奴隶留在主人家里，能卖个 100 来块银圆。政府从来不插手管，也从来没有监督。我们

① 瑟茜湾：位于意大利泰拉齐纳。瑟茜，希腊神话中的女魅，能用歌声迷惑水手。——译者注

曾经在印度支那附近亲眼见过一艘贩卖女人的轮船。

中国，我们已经看到，在很多方面都已经风雨飘摇。各种理由都表明，它亟须用一种更精炼、更具男子气、更自由的文明来取代一个病态的社会。

欧洲人，将担当起这一切，他们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益。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必将从中得益。



27

从广东到上海，从芝罘到白河

我们在广东度过了 1860 年 4 月最后的几天。气温已然很高，在阴凉处温度计也显示有 28℃。

5 月 1 日，在香港我们感受到了同样的气温，“山林女仙”号牵引着帆船战舰“复仇女神”号，于 2 日离开了这里。我们以 7 至 8 节的航速刚驶出河道，被牵引舰船便发出信号：停下！有人掉入了海里！“复仇女神”号上的救生圈、救生艇随即被抛入波涛汹涌的海中。费了不少劲才接近落水者，幸运的是，他游着坚持了下来，是时候把他救上来了。

救生艇返回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之前的航速使舰船离救援地点越来越远。

一小时过后，船员的巨大努力换来了成功，我们的舰船在前头重新引航起来。

一般说来，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能感受到救一个人有多大的困难。然而遭受着大风浪，这些困难几乎成了难以克服的，那些试图去救援的人往往因他们的忠诚而献身。就拿“阿尔赫西拉斯”号来

说，它失去了 16 条生命，其中被大海吞没的 4 名见习军官和两名尉官正是为了寻找从船边落水的人而献身。

5 月 2 日我们遭遇了这样令人不安、难挨的事儿，而在第二天，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我们航行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夜晚八时响起了不祥的喊声：“煤仓着火啦！”

船长让大家保持安静，并对值勤的水手、士兵、军官下命令。船长及其指派的人穿过从舱门和舷窗中冒出的浓烟下到机舱里，我们从未遇到过的致命烟云笼罩在甲板上。

一连串的想法涌进每个人的脑子里，人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几乎就在我们的舱门边，警报器响着，使人感受到在茫茫大海上所能遭受的最危险境遇，我们猛地扔下手中的笔，“刚记下的这些笔记也是徒劳”，我们这样说道，随即便穿着轻便工作服上了甲板。

船上一片死寂，人们只听到排气管的噪音，喷出的蒸汽因浓烟而发黑，从火源处往外冒。

在这茫茫无际的大海上，离礁石和峭壁有好几海里远；救生艇缺乏，又不可能为 1200 多人扎木筏。如果火势蔓延到外部，我们将无一幸免。这情形相当可怕。

在非洲的枪林弹雨下，我们不过是支后卫部队；在围攻罗马^①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堑壕战中，我们常常听到、有时甚至近距离感受战争炮火的嘘啸声和爆炸声，我们周围的人被炸死炸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保持沉着，承受着对稍逊于肉体痛苦的心灵苦痛的恐惧。然而我们从未像船上起火的这一刻一样，遭受如此无声的不安和痛苦，只能叉着双手，冷冷地等待着也许会传来的跳入莫测深海

① 特别是在一次堑壕保卫战中，一枚炮弹在我们中间炸开，炸死炸伤我们负责医疗的第 36 轻步兵团 7 人。——原注

的讯号。啊！那一天我们终于明白了《拉封丹寓言》中《放羊人和海》故事的寓意。

一刻钟难挨的等待后，经过军官及受命士兵在着火点不懈的努力，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船上完美镇定的指挥仍在继续。

危险过去了，它将被淡忘。我们重新起航。

“快帆皇后”号，一艘负责军队及物资运输的漂亮蒸汽巨轮也着了火，食品储藏室中的白兰地引起了火灾。人们尝试了，可没办法将它扑灭。唯一的办法是加热蒸汽全速航行，使船搁浅在澳门海滩。我们本可以采取同样的办法，可“山林女仙”号上的机器管道爆裂，我们无法靠岸。

“快帆皇后”号上的所有人员都被救起，然而船体和其上的战备物资全被大火毁了。

在同一片海域，准备在厦门靠港下锚的“伊塞尔”号，撞上一块高度齐水的岩石，裂开了口子。船上的人获救了，可是船沉没了。

5月4日，星期五。轻雾，摄氏26度，空气清新，船逆风航行；一直吹着同样的东北季风。我们航行在台湾海峡，位于中国东南部，东经 $117^{\circ}52'$ — $119^{\circ}37'$ ，北纬 $22^{\circ}55'$ — $25^{\circ}20'$ 。这个多山地势陡峭的大岛没有有利的锚地，船只很难靠岸；荷兰人在这殖民的时候，他们的船只出口金、银、铜、樟脑、盐及其他一些中国人经营的商品。

海上情况依然很糟；坏天气和气压表都向我们预警着暴风雨的来临，这暴风雨肆虐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不得不驶向中国海岸寻找避风锚地。我们只是在那儿无力地对抗着大风；海浪汹涌，有走锚的可能。

星期天晚上海面平静了些。空气清凉(20°C)，景象却有些凄

凉：山顶有座宝塔；山脚下是一片带港湾的小海滩，搭着些村镇渔民的破屋窝棚。衣衫褴褛的五个中国人登上两块舢板，迟疑着顶风驶向我们，我们发出靠近的信号。有几个人冒险登上我们的船，他们对看到的一切惊叹不已。我们给他们点儿钱、饼干和面包，他们回送了些不怎么样的烤饼。我们把腌过发酸的飞鱼放在小木板上，示意他们给我们带些渔产品。不一会儿，他们便带回了攀鲈和其他品种的鱼，还有蟹、虾和章鱼。潮汐时，船上总是像过节般开心，这天晚餐我们喝着黎巴嫩老酒来敬马龙派^①教徒，这酒以往是他们献给统治者的。

9日，天气情况允许我们重新起航；然而10日，我们又得向暴风雨进贡了。机器动力不足以推动船快速航行，要借助帆抢风航行。

傍晚，太阳落山时，我们观赏着翻滚的波涛。水雾形成些小彩虹，折射出玫瑰色和紫色。天空澄清无云，风却大了起来，海水更加汹涌，海浪打在甲板上。夜晚船降半帆航行。11日依然是坏天气，这一天，第102团的一位高级军官，在船只颠簸时摔倒，致使左手手腕脱臼。

5月11日。阴天，吹着凉爽的微风，海面平静了些。气压计显示75°8，气温摄氏18℃；晚上下了雨。随着舰船驶近舟山群岛，我们和好几艘挂着不同国旗的商船相会。穿过中国的帆船队，他们两两一组，正拖网捕鱼。

14日，我们停泊在一个被郁郁葱葱的小山丘环绕的海湾。一艘小艇被派去岱山港要煤，这儿是舟山政府的所在地，已被盟军占

① 马龙派：黎巴嫩及叙利亚希腊正教中较接近罗马公教的一支派，创建人马龙。——译者注

领。中国渔民给我们送来了美味的海鲜；军官们下船去打猎，带回些野味：山斑鸠、杓鹬、滨鹬和一些小鸟。

蒸汽炮艇上响起了警报。17日，我们将煤运上了船；第二天凌晨4点燃起煤向上海出发。我们航行在黄色浑浊的扬子江水中，一队队鼠海豚在水中嬉戏，信天翁扑着黑色的翅膀飞翔在黄色的海面上。

19日，我们在上海吴淞口抛锚，停泊在灯标船和英国鸦片快船下游的位置，挤在经常由于驾驶疏忽而沉没的中国帆船之中。

“汝拉山”号、“莱茵”号、“罗纳河”号、“卡尔瓦多斯”号、“复仇女神”号、“福尔班”号以及其他远征船只陆续到达，加入了“山林女仙”号和“敢闯”号的行列，打头的是“信息女神”号，海军上尉夏尔内已将旗挂于其上。不久，“索恩”号载着“伊塞尔”号上的遇险人员到达了。

吴淞江河滨是一望无际的宜人村野，这里土地富饶，便于耕作，种满了桑树，中国人的住宅和农舍遍布。我们收集到了一些他们的水果作物的样本：杏子、樱桃、豌豆、蚕豆、大菊苣。

在吴淞江上，潮涨潮落，水流速度极快。对于小船来说这很危险，极易引起碰撞导致翻船。在这里，一旦掉入水中，即使会游泳也很难逃生。好几个人淹死在这里，特别是第101团的一位军官，他是我们要悼念的第一人。

船队运载着远征军，在上海的河流下游重新集结后，继续开往中国北部沿海，以进入北直隶海湾^①，6月8日，远征军带着喜悦在芝罘海滩登陆。

这里有一座座雅致的乡镇和村庄，开垦了的葱翠山丘脚下是一

^① 北直隶海湾，即今渤海。——译者注

个椭圆形的港湾，在其正中间有一座类似于岛的高突岬角，上面耸立着一座堡垒形质的建筑。正是这个岬角，它不仅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对于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来说也很有利，我们的帐篷就搭建在这里。脚下是广阔的平原，过不多久，炮兵和骑兵就已部署到位了。

这里生长着各种作物，特别在谷物收获的季节，绵延直至郁郁葱葱的山脉脚下，半山腰也是树木茂盛，而山顶光秃多石。

为此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来这里建一座罗班松工厂。人们大量地储存编织物和竹子，山冈上盖满了同样多的窝棚、茅屋和帐篷。

在海滩上挖的几米深的井可以提供自来水，以防城镇里的井水不够用；舰船为我们提供葡萄酒、生鲜，特别是面粉，用村镇里的炉子就能做出面包。中国人因我们平和的态度渐渐建立起信任感，开起了农贸市场，家禽鸡蛋，时令蔬菜，应有尽有。我们在这第一个据点为战争作准备，这里使战士们恢复了良好的状态，也保证了物资配给以应付各种事件的发生。

芝罘的气候对于我们来说同法国基本相同。下面来说说这里的天气。

6月的头八天，天气晴好，但在8日晚间到9日，一场大暴风雨席卷了芝罘，很多帐篷和茅舍被毁被掀翻。

11日和12日，下起骤雨，雷电交加，南—西南风大作，13日依旧下着濛濛细雨。

这三日的气温逐步下降，为24℃，22℃，20℃。

14日天气转晴，15日、16日延续晴好天气；气温逐步回升，分别为22℃，23℃，24℃。

17日至19日转为雨雾天气；21日至23日天气沉闷有暴雨，这段时间气温在19℃到24℃间变动，吹着夏季风，风向为南—

西南。

接下来直至月末天气晴朗，特别是在 27 日、28 日的夜晚，星空闪耀，晚上近 9 点，在地平线上 30° 、西边的天空中，我们观测到一颗小彗星，在我们的年历中并没有标明它的出现。

总之，在 6 月间，阴雨天有 9 天，好天气 21 天，气温最低为 6 月 5 日的 16° ，最高为 30 日日间监测到的 32°C 。

气压表在 75.5° 至 76° 之间上下波动。

以地处北纬 $31^\circ 15'$ 偏南方的上海为比较基准，根据 1848 年至 1853 年六年间的观测，记录下的平均气温为 15°C ，6 月阴雨天有 180 毫米的降水量，全年平均降水量为 1038 毫米。

7 月。7 月 1 日下午 3 点下起大暴雨，随后气温下降，阴凉处原气温为 32°C ，2 点时室外气温降至 24°C 。

接下来的日子，天气晴朗，吹着凉爽的东风，气温为 22°C 。

7 日晚上，彗星清晰可见，在地平线上 10° 的西边天空。

8 日，吹南—东南风；空气闷热；13 日，吹西罗科风，阴凉处气温由 22°C 逐步上升到 26°C ，直至 33°C 。16 日、17 日暴雨；气温 30°C ；19 日大暴雨。

20 日，阴凉处气温 30°C 。

26 日，下雨。

7 月份下雨共 5 天。

阴凉处最低气温 22°C ；最高气温 33°C 。

气压表在 75.5 至 76.5 间波动。

从 6 月初到 7 月末这段在芝罘扎营的日子里，卫生状况通常保持良好。然而，一开始，我们之中只有少部分人逃过了严重的流行性腹泻。我们首先注意到，吃了贻贝的人尤其容易腹泻，然而一些并没吃的人也突然腹泻起来。这里水果不多（有一些小梨子和不怎

么样的苹果)，在6月末、7月初时，我们才在市场上找到了很多杏子。一开始的腹泻源于气候的影响和饮食的变化，在船上将近7个月的长途旅行后，由吃干货变为吃新鲜的食物和肉也是原因之一。在我们看来，过度饮茶并不陌生，也并不是引起腹泻的原因。病人中，有些是轻度霍乱的前兆腹泻，其中几个在霍乱畏寒期就被治愈了。然而我们说这只是偶发性的事件。

还有几例痢疾病患，几个恶性病患者，一个肺炎，两例脑充血。你们将会看到一张有12名远征军同胞的死亡名单，其中包括登船前往白河之日在海滩上死去的人。

这里我们只对芝罘的医疗队构成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其中有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施特劳斯医生，他任该据点医疗部长，他将对这里的地形作更加全面的介绍。

芝罘的居民同时从事渔业和农业。渔船和帆船上的渔民身体强健，身形高大；我们注意到的三两居民跟我们的骑兵一样高大。内陆的村镇里，人们身高中等，体质却很强健。他们的寿命很长，七八十岁的人不少见，有意思的是，我们看第一眼时总是搞错他们的年龄，至少看成比实际年龄小十岁。我们会把60岁的看成50岁，把70岁的看成60岁；在烟台小城，我们散步时攀谈过的几群中国人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相反，在他们就诊时，会把我们看得老些。使他们觉得我们比实际年龄老12到15岁的原因是胡子，尤其是当我们满脸留着胡子时。以他们的习俗来看，他们觉得在50岁之前不可能留着满脸大胡子。

我们同那儿的人用手势比划着，而非语言沟通，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语言陌生，而我们也不懂他们的。即使是粗略地画个东西也是个大帮助，一页纸、一支铅笔可比对话中所谓的指点有用多了。说到铅笔，他们惊叹不已，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毛笔”不用像他们一

样蘸墨汁，也能写出字来。

作为病理特殊情况，我们将会提到芝罘人中大量的头癣病情。同时得到证实的是，这块目前为止欧洲人不常到来的土地受到严重的梅毒侵害；这些疾病对这些夏天打着赤膊的人来说并不难辨认。

说到中国人的皮肤，被晒成了黑褐色，当他们去海边游泳时就能很明显地看到黝黑的皮肤和通常被短衬衫盖住的那相对白皙的一圈皮肤有多大的反差。我们把这叫做白癜风带。这给那些认为太阳足以把人晒成黑人的人以依据。然而猛烈持久的日晒并不可能使他们具有黑人一样的特征，如相对高加索人来说，他们四肢较长，骶骨突出，下颌突出，额头扁平，脸窄，头小，智力较低等等。

我们见到了一些残废的人，先天性脱位的瘸子，因烧伤手臂残疾的人，两个因坏疽而双腿残废、骨头突出的人。但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碰到截肢病人，因为中国人不会做这样的大手术。

在芝罘，我们想要和一些医生取得联系也是徒劳。这里只有一些卖草药或清洁用品的江湖医生，其中一个尽向我们抱怨。因为将一座房子改作临时医院时，我们向海里倾倒了大量的瓦砾残渣，其中有一些蝉壳。蝉为了变成成虫将退去这层壳，将它磨成粉后，中国人便把它作为很重要的一味内服药。

我们完全不知道效果如何，但在中国郎中看来药效极佳。从他满口的抱怨就能看得出来，他跟我们的翻译说，扔了这样珍贵奇效的药材简直是一大损失。

在众多动物中，我们要说到在芝罘极其显眼的公骡。这里有能跟最漂亮的西班牙母骡相媲美的母骡。耕地的牛块头中等；他们分别被用来犁地和驮东西。这里还有漂亮的羊群。野兔和鹌鹑在平原上跑着；在山丘高处石堆上我们找到了红山鹑和鸽子。很多乌鸦和喜鹊在田野上飞着；一户户人家跟屋顶上的麻雀，地上的狗一

样多。

在海岸边，除了海鸥，我们看到了在香港和新加坡也有的鸬鹚和小海鹰。

生长在芝罘的植物同法国南部的类似。

田野里遍地都是谷物、玉米、高粱，还种些大麻、白薯和薯蓣。

和我们一样，果园里满是果树：梨树、苹果树、杏树、葡萄树、桃树、石榴树。其中一株灌木长在宝塔上，这是我们见过最漂亮的树。

在田地间、小路边、花园里种着一排排柳树、杨树、榆树；松树生长在山上。我们光注意了这些相似之处，却没有留意中国北方沿海的植物中有哪些特别的种类。

1860年7月6日除了一小部分驻军外，远征军离开了芝罘。分两条航线，先采用蒸汽驱动，船队向北—西北方向行进。天气晴朗。气温25℃。

将近5点时，英军舰队从他们朝鲜沿岸的锚地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右侧平行航行，两列舰船分别有60艘。对于每个人来说，在离祖国7000多海里的地方，看着超过百艘战舰一齐向着同一个方向、为着同一个目的前行都异常兴奋。

7月27日。天气晴朗；上午气温24℃，夜晚29℃；气压75.9。北直隶的海水前一天还是靛蓝色，现在泛着淡绿色，这意味着此处海水并不深。阳光很好，蓝灰色的天空中飘着几丝云。海上几乎没有鸟。我们于晚上8点到达锚地，此处水深26米，距离大陆七八千米。英军在东—东北方向集合。

28日，英军租借的帆船陆续集结。天气多云，风向东—东南。气温28℃；气压76.5。我们向陆地靠近，以便最后抛锚。两只舰

队汇集在一起，就像一座漂浮着的大城市。

7月29日，大使们在旗舰上会面；在“信息女神”号上举办了宴会。

阴天，气温 27℃；上午气压 76.5，夜晚 75.5；西边有闪电，下着小雨。

7月30日，天气相同。鹤鹑、黄雀、蝴蝶还有很多蜻蜓在我们周围飞着。

近正午，英国舰队共集结蒸汽炮舰 17 艘，和其他所有舰船一样，每艘炮舰后面都牵引着两艘运输帆船。

晚上下起了暴雨：气压 75.5；气温 28℃。

7月31日。狂风闪电，无雨，海面波涛汹涌，风吹向北方。气温 27℃，气压 76。

近 7 点，太阳正落山，一场龙卷风在天边打旋，往西—西南方向刮去；东北风带着细沙扑面而来。在日轮落下海平面之时，倒影在水中就像两个圆，叠放在一起呈现出数字“8”。

8月的头五天多暴雨；气压表显示在 75.5 到 75.8 之间，气温在 25℃ 到 27℃ 之间。军队和卸下的军资被安排在炮艇和小艇上。

3 日，接到命令，1000 名士兵下船向北塘方向挺进。北塘河与白河平行，位于白河以北 8 公里。

在驶过蜿蜒的水道后，船不可避免地被搁浅了，官兵们下船登上满是淤泥的海滩。部队未经战斗，小城北塘已在眼前了。退潮时，人们能够很好地分辨出方向；然而，涨潮时，一切都被淹没了，我们不得不立上标杆。

北塘镇地处北塘河右岸，扼住河口。如果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来设防，筑起的双重防御工事足以护住入口；然而他们逃跑了，只剩下炮口，我们的工兵很快就挖出了被埋藏起来的炸弹。

涨潮时，北塘和周边的村镇看起来完全是浮在水面。海水上涨，这里成了有房子的小岛，退潮后被沼泽污泥所包围。

部队占领了这座被人们遗弃的城市。士兵们精神不错，在这些比淤泥高出一点的风子里我们还可以落脚。然而仍满是泥浆、垃圾、残骸和各种各样的碎屑，除了河流中浑浊发咸的河水再没有其他水，当我们需要用水时我们就用明矾来处理河水。

英法联军带着马匹、物资在这里登陆。许多死去、被杀的牲畜四处躺着，或在涨潮、退潮间被冲来冲去。尽管考虑过卫生状况，出于不可抗因素，我们不得不庆幸地将这散发出恶臭的地方作为第一作战基地。军队中从来不可能只有同一种族。英军将印度锡克骑兵作为辅助部队，法军有北非阿拉伯骑兵。另有运送或押送行李及物资的苦力和脚夫等，如印度黑人、非洲黑人、马来人和华人等；还有其他混血者，如马尼拉他加禄人、西班牙与马来人混血儿，其中多数被驻印支海军当作辅助水手。

北塘的居民被清军所抛弃，自然对于我们的到来感到恐惧：他们害怕毁灭性的侵略，在中国他们已见得够多。他们匆忙逃跑，把妇女藏在缸中，有两个或三个便淹死在里面；当那些幸存者给予我们信任，便被送进了医院，在那里得到照顾，恢复身体。我们不相信这些个可怜的女人是故意被留下的，更不要说是被中国人淹死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病人、孩子或老人便是证明。因我们的到来而受到惊吓，或变得迟钝、离群索居的妇女蜷缩着把自己藏起来。有几个在错乱中是本能地被绝望溺死的。这种形式的自尽在中国很普遍，常常是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更何况在被当成可怕蛮族的欧洲人那个夜晚登陆的恐惧情况下。

8月6日、7日天气还可以，接下去的四天下了暴雨，温度在29℃到31℃之间。城市成了蚊蝇叮咬、不宜居住的垃圾场，人们因

热气和恶臭而感到窒息。

刚登陆头几天的侦查中，清军只打了一场毫无威胁的枪战；之后，联军用 12 号双管枪袭击了在新河镇前的清军骑兵营。军队必须走过狭窄泥泞的河堤，穿过平坦的盐田，这里每天都会被潮水淹没两次，在污泥上有着许多墓冢坟堆。地势允许，联军便展开了攻击。清军骑兵在炮火下勇敢地出现在前线上，他们顽强地向我们冲锋。然而不多久便因两列枪炮的攻击损失惨重，连续的炮火成功地造成了清军的混乱。他们调转马头，炮火硝烟使他们放弃新河营地而溃逃，当天我们便攻克占领了这里。

我们在白河左岸扎营，距防御工事以北 1 海里，因巧妙的登陆策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然而，防御工事仍需要占领，在到达清骑兵有堡垒保护的大营前把这里作为缓冲区，新河营地只是前哨而已。

8 月 14 日，在猛烈战火下攻克了大营；所有清军向白河工事撤退，在那里他们的骑兵可以从左岸渡河到右岸，重新北上。

前期的战斗中受伤入院的人数很少，临时医院里将要进行几台手术。这一时期，疾病症状一般为胃功能障碍导致的严重腹泻；几乎没有人得痢疾，出现几例发烧、有伤寒症状的病人。

部队在新河驻扎下来。走出了北塘的淤泥，终于得到几日的安宁，我们撤离后，在北塘保留了临时医院和为负责部队军需的海军所用的一座物资装卸站。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为夺取大沽要塞炮台作着全面的准备。

8 月 21 日上午，联军混合式双管枪打响了攻占左岸炮台的战斗。法军和英军的炮兵比拼着火力和射击的准确度，火力持久、猛烈，令人恐惧；两支海军的炮艇也加入了战斗。清军以大口径、高准确率的大炮有力还击着，特别还有英军第一次进攻时留下的

大炮。

上午7点到8点，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炮台火药库被炸毁，爆炸声轰鸣。清军坚持着，然而他们的火力已变得软弱无力。不久，强攻队集结而成，逼近炮台，绕过或越过障碍物，跨过水沟、尖桩绊马陷阱、荆棘长矛篱桩。我军登上云梯，继续进攻，与清军进行了肉搏战。尽管他们顽强抗击，炮台最终失守。

当我们通过浮桥登陆右岸，受威胁的右岸炮台投降了，上有大炮600门。

这场出色的战事打垮了白河的屏障，彻底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里留给别人来详细地讲述。

21日白天有大约150名伤员被送进由我们的朋友热里埃(Gerrier)医生管理的设施完善的法军战时医院。英军其中一名医生和我说，他们也有超过200人负伤。我们提供这一数字，若有官方统计可加以更正。

清军伤亡惨重，另外在炮火、攻击战和军火库爆炸中幸存的俘虏超过3000人，爆炸使左岸炮台成了堆满死尸的大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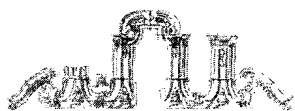
很多清军伤员被接受治疗，有一些同意了我们认为必要的截肢手术。

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自己的战场上亲见箭伤，伤在表面，并无大碍。清军拥有自己铸造或从其他国家缴获或购置的鸟枪、火枪、抬枪、短枪、石炮和大小口径不一的炮，却仍愚笨地使用着弓箭作战。当距离500米时，弓箭不可能将我们射下马，而弓箭兵手中的箭又怎么抵挡得了射向他们的子弹呢？

清军没有刺刀，他们两只手操着长矛、梭镖、戟和各种军刀，从短刀到高卢军刀、日本军刀。

忘了说了，除了弓箭和箭筒，他们还有一种用柳条或竹子编制

的盾牌，和中国大斗笠一样。看看清军骑兵们，他们肩背弓箭箭筒，左手持盾，右手举刀扬鞭，竟敢朝装备有步枪和膛线大炮的欧洲军队冲锋。正因此我军节节胜利！说实话，他们的大炮轰鸣，并不总是把这当儿戏的。



28

从白河到天津

我们已在好几处提及了北直隶 8 月上旬的气温情况。下面是本月中下旬天气观测结果：

8 月 13 日，天气晴朗；上午 23°C ，北风。

14 日，空气沉闷潮湿；夜晚 27°C ，西南风。

15 日，阴天； 25°C — 31°C ，北风。

16 日，天气晴朗；上午 25°C ，东北风。

17 日，天气晴朗； 24°C — 34°C ，西北风。

18 日，天气晴朗。

19 日，天气晴朗。

20 日，阴天；濛濛细雨， 31°C — 32°C 。

21 日，下午 2 点至 4 点大暴雨。

22 日，阴天；上午 23°C 。

23 日，阴天。

24 日，天气晴朗；上午 23°C ，东北风。

25 日，天气晴朗； 23°C — 26°C 。

26 日，濛濛细雨；24℃—27℃，西南风。

27 日，天气晴朗；24℃。

28 日，天气晴朗；夜晚 28℃。

29 日，天气晴朗。

30 日，天气晴朗；夜晚 30℃。

31 日，天气晴朗；33℃。

8 月阴雨天数：11 天。

最低温度……摄氏 23℃。

最高温度……摄氏 34℃。

在新河我们开始品尝胜利的果实。盐田附近常常有成千上万只可捕杀的水栖鸟类，如海鸥、杓鹬、鹭、红鹳、红脚鹬、滨鹬、沙锥、野鸭、鸭、鸬鹚、鹄、凤头麦鸡等等。

城市及园子的地势比北直隶近海的天然草场略高，随着离白河河滨越来越近，人们找到了大片绿色草地、蔬菜和果园。

空气不再弥漫着恶臭，不再沉闷潮湿；食物来源充足，有鲜肉、家禽、蔬菜、水果，特别是美味的桃子，加上数日的休息和晴好的天气都让卫生状况比在北塘时好了很多。

然而新河远不是驻足的乐园。1860 年 8 月 30 日，我们向天津进发，在那里我们将签署一份和平协议。

为了不沿河流弯道绕弯航行，我们重新登上了已经经过的左岸，眼前是一片片广阔的天然草场，中国人正戴着风帽用网袋收集着牧草种子。

第二日，人们开始种植高粱，这种作物同黍和玉米一样被更普遍地种植起来。我们离天津越来越近，并于 31 晚到达，此时天气沉闷，炎热难耐；正因如此，在路途上因曝晒出现了几例恶性病患者：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有癫痫症状。

在队伍中还有两人因意外受伤。一把忘了卸子弹的步枪被放在驮骡背上，落下时走火，一枚子弹打穿一名海上步兵的大腿后，又致使其旁的一位士兵大腿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

在天津，部队在河流南边守住入口的炮台扎营。那里有条件良好的宿营地，营地有堡垒保护。尽管四周有宝塔、果园和绿茵空地，我们仍身处高温之中。

这里有大批的菜农；士兵可以用上选的蔬菜来做浓汤。

凡是出征过的大兵，恐怕从未见过这么丰盛的食物：洋葱、胡萝卜、萝卜、大南瓜，它们的个头儿和味道能获法国农促会一等奖。这里大卷心菜—生菜，我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有两种做法，既可以做沙拉也可以做浓汤。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惊喜还是找到了许多大桃子，果肉厚实地附着在果核上，味甜多汁；还有白葡萄，简直和枫丹白露地区产的那种一样。

家禽、鸡蛋、鱼、肉、野味，食物充沛且十分便宜。

在芝罘，买五块肉、鸡、山鹑或野兔需要 5 法郎；在天津，一个皮阿斯特(5 法郎 37 分)有时可买十六块肉。同样的价钱，可以买 1000 只小鸟，一苏可买大约 12 只，一个铜钱就可买 1 只，价值相当于我们的古钱币。

所有这些补充了远征的食物供给，面包、葡萄酒、肉、调味品、白兰地、糖、咖啡、茶，人们毫无疑问地相信远征士兵的食品再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富足。正因如此，日常伙食充沛，士兵就如庞大固埃^①般享有口福，卫生状况非常好。

别忘了提及卖冰块的商业人，有时冰块厚度超过 50 公分。天气炎热，人们用以降暑，然而不能用得过多。

① 庞大固埃：16 世纪法国小说家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食量极大。——译者注

水性加冰的饮料一般对身体有害。虽然可口，然而到了晚上常常会出现腹泻的情况，这是痢疾的前兆，病情在天津发展得很快且严重。

想到这种冰块的厚度，它于我们来说有另一种不利之处。在这个国家，夏天高温酷暑，而冬天同样严寒难耐，白河结冰足有二三尺厚。从8月底至11月，温度将从零上33℃降到零下20℃—25℃，现在距这种巨幅气温变化为时不远了。

某些年份的温差很大。1858年7月平均气温为38℃，在背阴处上午显示28℃，气温表则升高到了42℃^①。

可以肯定的是，北直隶北部年温差在约70℃间变动，因为低温时，北京有零下30℃的记录。

不论是设有医疗中心的普通兵营，还是高级官员和护卫骑兵的营地，都转移到了一处岛上宿营地，位于运河和江流之间，其上的衙门和宝塔为我们呈现了漂亮的中式住宅。附近的军事医院也建了起来。

对面，右岸的城市呈狭长平行四边形，三面是筑有雉堞的厚重城墙，两侧有炮楼，第四面临河，可乘渡船或走浮桥过河，浮桥可移动，以便在天津抛锚的大型舰船顺利通行。

左岸河堤上大块的空地是用作海上贸易的码头：各种货物堆放在那里，有许多大米和大盐仓。

不算上海的欧洲租界，天津与其一样是座大城市，在天津仍没有欧洲人的痕迹。这里全是粗鲁、丑陋、平庸、肮脏的中国人。头癣患者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往往伴有疥疮的黄癣和脱发症，令人作呕。

① 我们参考了舰长多雍(Toyon)先生的观测结果。——原注

因慢性眼炎特别是天花后遗症而失明的人很多。

有患佝偻病、驼背、瘸脚的人。

很多老人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或支气管炎。还有很多人因过度抽烟、吸食鸦片而变得消瘦。终日沉迷于吸烟的中国人既吸他们的小烟斗，也吸我们的大鼻烟。

这些无可救药的人们在入夜前边抽烟边喝着掺进茶水的烧酒，最后烂醉的模样使人发笑，他们已经被鸦片所麻醉。

鸦片烟斗与烟草烟斗不同。它就像一个喷壶小篷篷头，只在中部有个小窟窿。烟管以木头、竹子或乌木制作，像一支笛子，在吹口处卡上烟斗的凸缘。所以说并不是烟管被装在烟斗上，而是烟斗被从侧边装在烟管上。这种设计有它存在的道理：烟斗的表面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或留有一个区域，以便将它置于小油灯的火焰之上，当填上鸦片膏时将其点燃。

填烟斗的方法包含一些细微的操作，不然会变得很难。先拨开装鸦片的小瓶，用带弯钩的针取约5毫克。如果鸦片膏不够柔软，就微微沾湿使其变软。待它变得柔软黏稠，用针将其放到烟斗凸起的表面。当它呈燕麦粒状时，进行搅拌，慢慢地向着中间的窟窿那儿碾压过去。费劲的时候到了：这时要轻轻地将这“糙石巨柱”挑起，极小心地将其重新放入始终保持垂直的烟斗中。

真正的嗜烟者，在吸鸦片时，会深吸一口，使鸦片烟一直进入到支气管。总之，他们吸口鸦片，将烟斗放下，又痴迷地玩起骰子、女人、棋或牌。随后再拿起烟斗吸一口，他们不断要求着在烟馆负责填烟的奴隶。这期间他们异常兴奋，疯狂地游戏着，话多又可笑。平常严肃的中国人以此来发泄情绪。接着他们变得沉默寡言、麻木不仁，最后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进入深度昏迷状态。

这种恶习吸引力巨大，沉湎于它的人将其快速地过度推广。抽鸦片的人很多，因此在中国，鸦片进口和消费的数量巨大。

更不要说从南部边境走私的鸦片，英国人贩卖鸦片所获之利比在法国销售烟草所获还多。

如果说昏迷之前是鸦片带来的愉悦，苏醒过来却需要很长时间，且醒后变得迟钝、愚笨。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在第二天醒过来，又继续抽起鸦片。

这种恶习，使人萎靡、冷漠、麻木。精神上的疲惫影响到吸食者的胃和消化道，食欲不振、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变得猥琐不堪。身体、精神和钱财都毁了。

染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被消耗。中国人很清楚这一点。出于欧洲人对于广东、香港商人的好奇，我们注意到一本纸质着色画册，其上描绘了一个烟民的生活。

这原是一位家世甚好的年轻人，衣着得体、高雅。他结了婚，妻子貌美，孩子聪颖，家庭安逸幸福。

后来，男人在外玩乐、抽鸦片，女人独自在家绣花，打着哈欠，倍感无聊。

画面对比鲜明：丈夫忽略了他的事业、家庭、责任，挥霍着钱财。虽是徒劳，他的妻子仍不断劝说；她若生气，他便打她，还在外找妓女。他的财富越来越少，将家中所有都典当变卖了。当他不再有钱，妓女们也不再搭理他。为了自我安抚，他抽鸦片抽得更凶了。可是烟馆不再让他赊账，他落魄到了以行乞为生。人们将他推开，他穿着一身破衣，神情呆滞，衰老使得他难以辨认。他饿昏过去，死在一张简陋的床上。因忧郁和这苦难，人们也已很难认出他那可怜的妻子，她凄惨地用仅有的几枚铜钱将他葬了。

这本画册是关于行事道德的。在中国，处处都有无所不为的

人，然而通情达理、长幼有序、节俭、公平的美德及道德（我们说的不是德行）深深扎根于中华帝国。道德上的恫吓告诫严格控制着这古老的文化，每个人却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对于违反之人无需怜悯。那些因不端行为陷入苦难、患上疾病的人，像狗一样被抛弃；人们任由他死在街角，这便是一例。行政官员拥有绝对权力，他们作出终审审判。法律过分严厉，刑法极其残酷，受刑之人被置于特殊的塔中示众，这只是其中一例。人们任其妄为，等待着犯人来偿罪，人们将其看做所谓公众的力量。

民众的因素对于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切，强制的军事因素几乎不值一提，显得多么逊色啊。在这有学识修养的古老帝国，人们是否也认为权力总是只以朴素儒家思想为纲呢？就如捕小蝇的蛛丝被大胡蜂打了眼儿。时代交错，鞑靼人、蒙古人、满族人都轮番统治过这里。久而久之，当征服的因素不再起作用，被当地的中国人所同化，变得非军事化，内部的反抗便爆发了。从前，一个海盗首领占领了台湾岛，骚扰破坏沿海地区，将了中国朝廷的军。而在今天，广东、南京、上海的叛乱分子正试图革命。中国应该感谢那些点燃导火线、为了国际交往和共同的利益要求开放口岸的人。我们远征中的所有波折更凸显出中国军队面对欧洲人的无能为力。古老的中国人确实有一种生命力，这来自于惯性力。老百姓在统治者们的旗帜前连连低头，看着他们经过，却好像在说着……“蠢货”！

不论好坏，这对他已足够。总是在暴风雨过后，最初的家庭因素重新焕发社会效力，在这古老的熙熙攘攘的地方，弥补着他们的损失。中国的皇帝是专横的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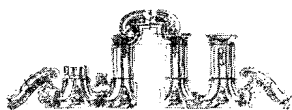
对于中国人的风俗我们持保留意见。在我们看来，中国女人是放荡的。我们已经说过一些，再说说天津。众所周知，在戏院后台

的常客都有他们的“小鼠”，这些“小鼠”即是维吉尔笔下的“亚历克西”^①，因为在中国的戏院里没有女演员。

民风的懈怠在外就表现为大街上的表演。下午，跟在上海一样，民众聚到广场喝个茶，市集上的音乐声从不间断。丑角们正吆喝着市集表演，类似于幻灯，或者说是透景画。八个十个弦月窗夸张地集中在一个小舞台上，代表着闺房。所有室内神秘的细节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令人厌恶。男人、女人、孩子都瞪大眼睛看着弦月窗，没有位置的人们张大着嘴看着表演，演员们正自豪地演着。他放荡的笑声、姿势、动作、跺脚的样子，把发生在屋里的事儿都表现了出来，一到感人时刻，锣声激荡，人群哀伤。

当全国的民众在大白天都沉迷于这拙劣的戏剧，你还能指望民风是怎样的呢？快转移目光，我们将前往北京。

① 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的《牧歌》第二篇《亚历克西》中，女主人公亚历克西被她的主人宠爱着，无视深爱她的羊倌。文中用“小鼠”来比喻受权贵宠爱的戏子。——译者注



29

从天津到北京

当联军在天津驻扎下来，中国朝廷不能再对这些野蛮人撒谎了。之前他们多少次对国民重复，他们已将我们驱逐到了海上。为此，他们该严肃地考虑考虑我们的意见了。外交磋商刻不容缓地展开，然而，八九天的谈判之后，我们认识到只是在和伪钦差大臣打交道，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议、签约，只是试图赢得时间，使清军在连续的打击惶恐中恢复过来，自从北塘登陆，特别是失去大沽炮台后，他们节节败退。

谈判被取消。我们再没有必要去北京为签订一个我们早以为已被讨论和接受的条约而欢庆，然而我们确实实要向天朝帝国的京城进发，向他们口述欧洲政府的意愿，并以武力强令他们执行。

虽有些冒失、鲁莽和轻率，但我们还是出发了。我们仍希望在通州重新拜会清朝大臣，然而我们已不太相信以和解的方式和平相处这种新承诺的诚意，一件件事情已很好地证明了这点。

9月10日，我们踏上了旅程。下午2点到8点的大暴雨过后，

天气变得炎热沉闷。我们在普口的宿营地过了糟糕的一夜，这里处于一片田野中，被水淹没，满是淤泥，甚至连火都生不起来。

11日，天气转好，我们稍作休息以恢复元气。

北直隶平原上，白河蜿蜒流淌，穿过几世纪来形成的广阔冲积层，单调地沿地平线绵延着。

这里处处平坦，种植着高粱、玉米、棉花、蓖麻、大麻、亚麻和各种蔬菜，唯独没有土豆，这令我们感到遗憾。

小村庄、乡镇、城市周围环绕着挺拔的大树：榆树、白杨树、柳树，还有结着大枣子的枣树，有少量桑树和几棵胡桃。花园中有石榴树和几棵夹竹桃，这些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参天大树，因为它们只是些小灌木。

许多鸟儿在绿洲上飞翔：燕子、鸽子、斑鸠、绿喜鹊、白颈乌鸦、白斑鸠、蜂虎、鹌鹑。沿着河流我们登上右岸，这儿有些水栖鸟禽：鹭、鸭、野鸭。

我们穿过一片田野，许多兔子在那里奔跑着；牛儿与夏洛来牛^①和佩尔什马^②相似。

9月12日，我们到达南蔡村，背阴处30℃。我们很高兴地找到了些冰块和葡萄；宁静晴朗的夜晚十分凉爽。

13日晚，气温表显示30℃，晚10点降至20℃，14日凌晨4点降至10℃，然而却几乎没有露水。土地处处被开垦。这里没有沼泽，仅在白河边有片沼泽，那里更多的水汽凝成露珠。

14日，天气晴朗，气温30℃，我们在小村河西务与英军汇合。

① 夏洛来牛(Charolaise)，是一种发源于法国夏洛来省的家牛品种，是一种著名的肉用牛类。——译者注

② 佩尔什马(Percheron)，是一种发源于法国佩尔什地区的著名马种，性格驯良。——译者注

15日，我们看到了延绵于北京东北方的山脉。距我们的前哨1古里处，我们还看到了清军的帐篷，几名骑哨被英军巡逻队俘虏。

16日，天气晴朗；上午气温12℃，夜晚30℃。

17日，我们向马头村推进；18日，向通州进发。

我们刚上路就遇到了清军，这一次他们在装配有大炮的防御工事后集结。毫无疑问，他们已攻击、杀害或囚禁了一些不幸在行进中落单的官员。这一天，英军走在前面开路，他们遭到了炮击并立即予以还击。炮声轰鸣，战争全线爆发，时间为上午10点。下午3点，我们在清军宿营地扎营。

总指挥的护卫骑兵团^①不得不发动进攻，以绕过位于我们右侧的由清军重兵把守的小镇。在这次进攻中，有几名士兵受枪伤，一名军官死亡。与我们一同战斗的锡克骑兵中也有几人从马上摔下，我为他们包扎了伤口。其中一位的腹部遭到了致命的一击。这一天，腹部的伤口使这位勇敢的司令部军官倒下了，我们为此感到惋惜。在三千多古里之外的法国，出于那疯狂的爱，一位可怜的妻子在远方关注着这场波折重重的战争，当她听到那夺去爱人生命的炮火的回声一定会痛不欲生！这残酷的游戏，命运无情的嘲弄！

19日与20日，我们在张家湾的营地停留。照料完伤员之后，医院主管热里埃先生要求我们为一些中国人进行手术。在他们看到有人被带上手术台之前，都以为我们是要对他们进行拷问。后来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治疗。可是一切都是徒劳，手术过后大多数人仍死于国人的遗弃和虐待。别忘了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是土耳其人对摩尔人一样。

21日，清军在通州城中守候我们。城市设有防御工事，由一

^① 由统帅莫葛尔(Mocquard)指挥。——原注

座十三层的大八角塔控制，我们绕过了设有大炮的堡垒。不久清军骑兵逼近，意欲向我们发动进攻，四排清兵将我们围在一块弧形地带，我们从侧翼逼迫他们折回以防再次集结。

这一天，面对这巨大的困难，膛线大炮的炮火攻势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法军三千人、英军四千人面对天朝军队四万多人。清军镇定迎战却连连失守阵地，他们撤退到八里桥，占据要道，大量炮组集中在这里。徒劳无益！下午2点，他们丢下武器和辎重向北京溃逃。

清军宿营地占地广，他们留下的各种军需物资也数量庞大，一堆堆火药被散乱丢弃，如果被埋入地下或点燃，它将爆炸、伤及我们。后一种情况是危险的，然而炮兵成功地将它们清除了。不幸的是预防并不总能排除意外。一位炮兵军官在营地悠闲地抽着烟，带火星的烟灰落到地上，散落的火药着起火来，他并没有注意到，爆炸灼伤了他的手和脸。

这种意外也同样发生在几名士兵身上，他们的腿部灼伤严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

他们用木头造箭，我们把箭当柴烧；数千个装得满满的箭袋被当作燃料点燃，宿营地的篝火燃了好些天。

清军帐篷为白色加衬棉布，将领的帐篷里衬为蓝色。它们的形制和大小与在非洲的官员使用的警用帐篷基本相同，由两根立柱和一根横梁支撑；立柱约高2米，同我们的一样用铁丝铰接，同时覆以白铁或铁皮罩子；缝线被缝合在系在小木桩上的绳索上，底部周围也同样拉紧与绳索缝合；前部顶端敞开，后部关闭，有三角形悬饰。有时两边都会打开。

在底部的一角常常有个圆形开口，像是为了递送圆锅。其实，这是用以放置地上挖出的窑炉的排烟管。清军挖出一个同一深度、

直径为 40 到 50 公分的圆形洞穴，紧密地在地上放置一口铜制大锅，更多是用生铁制的大锅。他们在前部挖出一个口子，斜面向下通至锅底，留下一小块拱形区域，其上放入燃料升起炉火。烟从另一边的相似开口中排出。

在夏天，炉灶常常设于帐篷或茅屋的入口旁。这些茅屋窝棚覆盖有两片倾斜屋顶，以高粱梗编制而成，靠在一起成尖角，这便是菱形屋顶。

奇特的东西！这些用高粱梗建的中国茅舍和在意大利伦巴第平原、奥地利人用柳树或杨树枝搭成的一模一样。

中国人还有一种席编的可携带茅舍，屋架由关节连接支撑。它被撑起后，用席子盖上作屋顶。

大多数汉人和少数满人并不追求奢华。他们个人的起居物品不值钱，制作简易或粗糙。

一般的餐具同茶壶、茶杯一样，用粗陶土做成。

有些陶匙或瓷匙的形状同我们山上用的木匙一样；然而，他们普遍还是喜欢用筷子吃饭。不过，他们用得得心应手，对于我们就不一定了。不管食物为何，试着用中指、食指和拇指指尖轻轻捏着两支“孔泰笔”^①来进食，你需要花几番力气，才能把食物送进嘴里。当菜肴为流质或太散碎时，就用左手拿碗靠在嘴边，把米饭、蔬菜汤送进张得老大的嘴中，快速咀嚼吞咽着，发出噪音，如同我们暴食的猎狗一样。

大米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洗过后就将它们倒入锅中。他们还做一种不用发面的饼，战争期间的某一天，下午 4 点时，我们吃到了这种饼，美味极了。

① 18 世纪末孔泰发明了现在通用的铅笔，这里指筷子。——译者注

说到肉类和家禽，他们将其切成块状，煮过后加以调味，再铺在米饭上，早晚两餐他们都吃得格外多。

我们注意到，他们不用胡椒粉来调味，而是用红辣椒和盐。

在八里桥的营地中，清军留下很多装满岩盐的小筐。

在中国，大兵十分粗俗，他们不用餐巾和手帕。而是擤了鼻子后……你们猜吧。

稍讲究些，日本人用小方纸擦了后，随手扔了。对于这点，我们感到奇怪，想起在我们那儿，它还有另一种用处……可他们反驳说他们用的和我们的手帕一样。

在必需品中，他们缺的不仅仅是手帕：中国人不穿衬衣，他们和衣睡下，内衣和所有衣服就这样被油脂浸透，再多的麝香也遮不住特殊的气味。因此，人们都说，一进门，即使是废弃了的房子，也可以感觉到中国人，不过是嗅到的。气味比贝督因人^①更甚。然而，最糟糕的是闻到住在赤道附近的交趾支那人的气味。嗅觉的灵敏度，过分的敏锐感，也许有些病态的嗅觉和气味的变化都直接跟气温的上升有关。

中国人的衣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简化，在南方，人们夏天只穿一条游泳短裤。在北方，冬天穿大长裤，盖住腿，通常是棉裤。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裤子前面都不开裆；裤带绳穿过夹层紧紧地系住；有任何生理需要都得把裤绳解开再脱下。

我们对衣服作了些研究和比较。其上的细节出于卫生考虑并不是无用的。在中国，女人们的短裤或长裤套在衣裙中极不方便。部分男人有时则将一边衣摆拉高以避免麻烦。

所有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外套都是一样的棉质大褂，大袖子肘部

① 贝督因人生活在北非和亚洲西部。——译者注

窄小、袖口宽大，下摆垂到膝盖左右。从他们蓝色的长裤，哑剧中丑角的大褂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服装极其朴素。他们也用棉布做短袜或长袜，穿进布鞋、拖鞋或长靴中，绳编的鞋底很耐磨。在上海和天津，我们看过钉了铁钉的皮靴，与1700年的驿站马车夫和捕岩羚羊的猎人穿的相似。

中国人的帽子以竹子、灯芯草、麦秆制成，形状像极了厨房用的菜盆罩。

清军戴着小圆帽，帽檐翘起，装饰有雉翎、孔雀羽毛或狐狸、石貂、松鼠的尾巴。还有一种半球形无边圆帽，其上金属或其他材质的扣子标志着戴帽人的身份。

中国人的服装随季节和纬度位置而变化。在北方，冬天的衣服都有羊皮或其他动物皮做的里衬。富裕的市民有漂亮上好的皮大衣、丝质衣服和长靴。汉族妇女的服装显出贵气：长裤、长裙、精致的皮袄，以白色或其他颜色的缎子制成，有漂亮的玫瑰色、朱红色、蓝色、黄色、绿色、淡紫色，以卷毛羔皮、长毛绒、灰鼠毛皮、貂皮镶边或做里衬。

她们的头发扎成发辫，以金质或银质饰针别住；其上装饰有七彩假花和色彩细腻的蝴蝶。

她们的小鞋用白色或黑色缎子制成，往往有镶边。鞋极小巧，却又合脚，天哪！这残废萎缩的双脚是受了怎样的罪啊！

所有中国男人都在腰间别着皮袋或布袋，装有烟草、火镰和卷好的火绒纸。

另一边挂着的套子中装有两根短棒和刀身笔直细长的大刀。

此外清军还在梨形或角形袋中装着火药，手臂上缠着用点火枪点火的火绳。士兵倒在战场上，身上点燃的火绳使衣服也烧了起来，大量死去或活着的人就这样在原地被慢慢焚烧着，有时焦得就

同八里桥上遍地躺着的士兵一样。接着，火药袋和子弹盒也着了火，死尸附近因可能发生的爆炸而仍很危险。

因为不可能将他们一起都葬了，一天后，士兵与战马的尸体就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清军战马配备的马具粗劣而简便。他们的马不受驯服，前身低矮，都一个模样，同我们的佩尔什马有些相像。

马背上的马鞍底托用木头制成，不加装饰，同非洲人的马鞍一样。除了一般的肚带，第三根绳子勒紧战马的肋部，还系有后韁和胸绳。

缰绳上仅有简单的嚼子，并无马衔索。

通常，马鞍上盖有棉质或羊皮的鞍褥。

他们的小马车上设备齐全，顶上有篷，常用于运输。

大量轮子包铁的四轮马车负责运输辎重、储备品和军需品。

大量火药被放在衬有隔膜의柳框中，因为中国人不制桶和箱。大炮的火药很大，步枪火药却很小，呈圆粒状，就像细小的铅沙。他们的子弹同枪一样，从手枪的小子弹到榴弹发射筒的子弹，任何口径的都有。

他们还有小型炮的弹炮盒，可以在下雨天向我们发射。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到处可听到炮声隆隆。

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在一顶帐篷里找到一个包，分成三格，折成皮夹子状。里面有几把尖头小剪刀、一把钳子，像我们的结扎钳，但钳口是平的(用来拔毛发)，钳柄靠一个滑钮相互接近；一把平刀，两端磨成斜面，很锋利；最后是一把锥子，用抛光的铁做的。这是妇女用的包，不是用来装包扎用品的。

顺便提一下，我们没有发现外科器具、包扎用品的痕迹，救护的车辆更少。不过，在战火中运送伤员和死者，清军是创造了奇迹。他们主要的动机与其说是救助伤者，不如说是给死者提供墓地。

我们大部分人在八里桥扎营，就在墓地或者墓地周围。但这没有任何不雅之处，因为墓地所在之处，有住房或者中国的乡村宅院，这像是我们的公园和花园。

首先说一下，在中国，土地上通常散布着孤坟或者公共墓地。在整个北直隶，四面八方都有坟墓，就是白河下游的一些土堆，堆成圆锥形，形成冢。

以前，人们在一些地方发现了更小的坟墓，就像穆斯林那样，田中的墓石置于坟墓之上。在北京周围，一些墓地很壮观。人们可以想像一下现在那种四面围绕着砖砌高墙的公园。主门是一道牌楼，就像寺庙里那样，上面画着奇异的动物来装饰。只有我们的哥特式建筑中繁琐的装饰可以让人们了解中国人装饰物的荒诞和怪异。第一处围起来的场地用作散步之地或接待之门，接着是第二道牌楼，单独立在中央，严格意义上讲，它指明了墓地的界线和入口。栽有松树、紫杉、白杨、侧柏、法桐松的小径圈出一个半圆形的场地，那里就是坟墓。这些圆锥形的冢，截去了直径4米、高4米的一部分，被涂成或画成红色。它们对称排列，冢前一处有三级宽台阶的石板空地，祭祷的人在那里跪拜。在中国，对祖先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在北方，宗教思想广泛传播，相对于南方，那里道德规范更好。一个中国人想让你们信奉神灵，就抬手指向天空，跟你们说：老天爷！天意！就像阿拉伯人的安拉。不管他们祈祷的方式如何，思想总是一样的。在我们搭帐篷的那片战场，在阵亡的死人堆里，一个垂死的清朝士兵就做了这样的手势。

在我们谈到的那些墓地的侧面或者门口，经常会找到一些纪念性建筑，是一些高大的长方形独石建筑，立在一个基座上。基座是一个想像中的神龟，头通常像非洲豹。

四边形柱子的柱身上方是一个方形的柱头，上面蜿蜒盘绕着两

条象征性的龙。远东地区的平底帆船上、纪念性建筑上、军旗上、皇袍上，到处都有这种龙，这是权力至高无上的象征。其中一座碑是用来纪念皇帝乳母的，汉语和满语两种碑文让天之子的这位慈母的美德永远流传。

在偏皇家运河桥上游的地方，最大的一座纪念碑立在四面镂空的中式楼亭里，来纪念这座宽阔的大理石桥的建成。在这座石桥上，五、六辆车可以迎面驶过，北京最重要的一条石板路与此桥相通。人们只有通过阿皮亚古道^①能对此路有个印象，不同之处在于铺路石板不是多角的拉丁姆玄武岩石板，这里的石板呈长方形，材料是长50—80厘米、厚度20厘米的大块砂岩板，把它抹上泥灰，黏合在60厘米的水泥—混凝土层里。

但好坏总相伴。这条壮阔的道路新建成时很平坦，骑在驴背上经过时特别舒服。但是久而久之，砂岩板不同程度地磨坏了，由此导致路面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运货车和马车经过时颠簸得厉害。这种颠簸第一次让不幸的通州囚犯尝到了肉体上的痛苦，这些囚犯被拖到二轮马车上一直拉到北京。

关于泥水工程，我们谈一下。中国人用某种黏合剂来建造他们精美的建筑，这种黏合剂可以和以前罗马的相媲美，因为他们还用它来给平地帆船捻缝。在芝罘，我们看到人家用下面的方式来调制这种黏合剂：人们用碾子把蓝灰色的黏土砖碾碎，把筛过的粉末掺和到石灰膏里，做成浆状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中加入一种油质物体（或桐油），还有像造纸厂那样从捣成浆状的缆绳和旧网中得到的木质纤维。把所有这些东西搅拌好，就成了一种黏合剂，表面上看

① 阿皮亚古道(La voie Appia)：史上第一条古罗马大道，堪称罗马筑路技术的典范，它将罗马和南意大利连接起来，是通往希腊和东方的主干道。阿皮亚古道全长350英里，部分道路保存至今，仍维持原貌。——译者注

就像我们那的玻璃装配工人用的东西似的。中国人用一把尖头的泥刀精细地把这种黏合剂抹在高墙墙基石头的接缝处，这种高墙是用多边形大石块建成的，人们在大石块的边角一圈堵上很多石头。这种方法别出心裁，而且极其坚固。

用记录下的 1860 年 9 月份的气象观测结果来结束这封信。

1 日，上午下了点毛毛雨。气温 20℃；随后气温有所升高。

2 日，天气晴朗，26℃。

3 日，阴天，26℃，夜晚濛濛细雨。

4 日，阴霾天，26℃。

5 日，天气晴朗，27℃。

6 日，天气晴朗，风向南—西南（西罗科风），下午 3 点时 37℃（有大量的燕子和蝉）。

7 日，天气晴朗，室内 29℃，室外背阴处 39℃，风向同上。

8 日，天气晴朗，室内上午 26℃，下午 3 点时 30°，院内背阴处 36°。

9 日，阴霾天，室内 26℃—28℃，湿热。

10 日，炎热，空气沉闷，下午 2 点至 8 点大暴雨。

11 日，天气晴朗。

12 日，天气晴朗，30℃。

13 日，天气晴朗。

14 日—17 日，天气晴朗。

19 日—20 日，天气晴朗，28℃。

21 日，天气晴朗。

9 月 22 日至 30 日，最高气温在 28℃至 30℃间上下波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气温很说明问题，我们感觉，地处中国北方沿海的北直隶同法国南部七八月份一样炎热。



30

北京

1860年10月4日，我们离开八里桥前往北京。当时是阴天，刮着东北风，天气颇冷。风越来越大，我们便到大砖窑里宿营，把砖窑高高的烟囱当作观测台。我们看到前方几千米处便是北京的主要建筑和城墙，在落日的余晖照耀下如一幅广阔绚丽的全景图般延展开来。它简直就是剧场里由豪华的图版和装饰作为古尼尼夫或巴比伦的场景来展现的最神奇的画面。

那些被我们比作巴黎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的四方形建筑比主城门还要高，一些宏伟建筑、宫殿或者公共建筑沿城市从近到远呈矩形分布开来。

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在北京，私人住宅都很低。我们还看到远处一些高些的建筑错落其中，那不像我们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也不是希腊拜占庭风格的圆顶，而是些顶部层叠着中国式顶盖的寺庙。尤其在人造山丘上，皇城巍峨地矗立在城市中心。

北京城周围种满了树木，尤其在别墅和墓地周围，树木更多，

并且还有大量围墙，占地广阔。据说在中国，由于人口过多，使得土地极其匮乏。好吧！要是能把这些地都归还给农业，或许中国的耕地能多上三分之一。这个社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可以借助古老的火葬法。就像在希腊和罗马那样，人们通过焚烧先人的遗体，将骨灰用骨灰盒保存起来，而坟墓则是半掩或者全露的，这同样深深表达了对先祖的虔诚。由于目前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森林和煤矿，人们还有待找到一个简单的火葬方法。

在私人府邸中，房屋往往围成四合院，通常环绕着些林阴小道，树木便成了天井的树篱。除了这些，田地毫无遮拦。在这样一个平坦的跟北直隶一样没有阻隔的地方，军队可以畅通无阻，一直到自东向西坐落的巨大山脉为止——天国的首都正是坐落于山脉之下。

第二天，我们绕过了骑兵队的大营房。往那边行进时我们还万分小心，以为会遇上抵抗，但那时清兵刚刚从我们附近撤离了，我们只看见了他们最后几个侦察兵。

这座营地周围围绕着十米高的土墙，但坡度并不大，好让人即便骑着马也能通过阶梯或者一些倾斜的小径登上墙去。这些建筑每条边长达四公里多，是个巨大的四方形。中国人钟爱矩形。

继续往东北方向前进，夜幕降临时，我们到达了城郊的皇宫。一条铺着石板的路自城中一直通到这里；再往前是一大片池塘，相当于凡尔赛宫的瑞士人水池的四倍大；池塘后有个很大的广场，四周都是榆树和拒马^①，我们到达了正门。

我们进入这座精美绝伦的宫殿。这时听到了几声枪响，从先前派出去查探情况的一队侦察兵那边传来。开始我们以为是遇到了突

① 拒马：一种木制的可移动的障碍物。——译者注

然袭击，引起了一阵恐慌，但后来发现其实只不过是几个愚忠的守门人^①。

最初的一阵惊慌过后，离我们不远处突然又着起了火。我们占据的是围墙之外，只能扑灭几处着火点，但从中一无所获。这可能是个计谋，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发现不了在园子的稍远处，中国人在围墙上有些缺口，我们可以从那进入抢劫宫殿。因为圆明园实在是园中之园，雄伟壮阔，无与伦比。

在另一封信中，我们曾提到广东一处极为秀美的别墅，但其与之相比，便只如同一座土伦人的城堡了。我们还是要试着稍微描述一下主要部分。

在广场上，有一座宏伟的正门，与边上两座侧门相接，门的两翼错落着众多建筑。跨过这座巨型的门，便看到两头青铜狮子^②；我们到了庭院中，对面是大殿或者说御殿。这座长长的矩形建筑上铺着大理石，并且饰有花纹，右边的内墙上刻有铭文；另一边则是宫殿以及清军凯旋巡视北京城时的全景图。在中间的正门之外，一侧有些巨大的落地窗；另一边是御座，可分三列登上，一列从中间，另两列从两侧。

御座由黑色硬木制成，上面雕着些云状的花纹，极为精美。在宝座的前面有一张同样由乌木制成的桌子，在桌子的两侧分别放着两个有底座的金球，一个置于地面，一个悬于空中。宝座上垫着精美的刺绣坐垫。座位空着，我们自己坐到这个位子上，感觉似乎很刺激：这个位子的主人曾傲慢地要求欧洲人必须面朝地上向其跪拜。悲哀啊！

① 受伤的人中有一位将军的副官，右胸被刺了一刀，伤势很重。——原注

② 中国人不认识狮子，而是想象创造了一种豹形的神话巨兽。——原注

御座的后方辟有一个出口供人通过，上方有座横廊正对着一片湖泊，另一边则是皇帝的寝宫。

这座人间仙邸精美绝伦、豪华奢侈到了极致，几乎难以言喻。万般事物，这里应有尽有，除了中国的艺术品，还有大量欧洲艺术品，特别是珠宝和首饰：有手表、挂钟，还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音乐钟等。但是，在这座中国宫殿里，我们没有找到类似欧洲画廊的地方。有不少纸质或者丝质的横幅，上面画了图或者题着字，也有些黑白或者上色的水墨画册，但这些都只属于中国艺术。他们有画，但是并没有油画。

主殿侧面的一座宫殿里是皇后的寓所，家具极其精美，富丽堂皇。但我想说的并非这个，而是想问，你们能相信么？在中国，床跟我们的截然不同：这些中国君主的床上竟然没有床单。这是一张矮矮的宽大的台子，铺着地毯，人们就和衣睡在上面。因为中国人身体被裹在宽松的长袍里，可以这么说，他们日夜都穿着睡袍。中国人的卧室有个特点：里面都有一个裸体小孩儿，一般是陶瓷做的，小孩儿趴着，两手托着大大的脑袋，笑逐颜开，这是他们这儿的的风俗。刚看到这个姿势奇怪、赤身裸体的瓷孩儿时，我们都很吃惊：这竟是个很光滑凉爽的枕头，人们把后颈枕在凹进去的地方，这样头就不会感觉太热。到了冬天，他们就换用软点的枕头，就是装满了谷粒的袋子。他们还有一种枕头介于这两种之间，是一个用竹子做成的圆柱体，样子就像我们的吊杆。

这两座宫殿外边（我走的是右边那条路线，而且在侧门这些错综复杂的小径里我倒一点都没有迷路）有一片很大的湖泊，四周围绕着很多座宫殿，非常壮观，那些宫殿也都是四方形的，外边交错着小径和水渠。

这些小径绝大部分都由无数假山构成。假山是用土和石头做

的，上面栽种着松榆柳杨等树木，坐落在那些纷繁交错、蜿蜒曲折并且彼此相通的湖泊、河流及水渠的沿岸，上面搭着无数座小桥供人通过。

走过这些地方后，我们根据之前看过的地图，继续向中心位置前进，接着我们到达了主池。如果说其他都是些池塘的话，那么这则是一片真正的湖泊。湖的周长约七八千米，中间坐落着三座小岛，如此舒适宜人，你真是难以想象。这些美丽的绿阴以及大理石和金子建成的小小宫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我们穿越这座一千零一夜的迷宫、奔向“天马座”的途中，既无导游，也无任何说明。不过，我们将其称作“夏夜寝宫”，因为这些美丽的绿色小窝看上去便如同漂浮在水面上的莲叶一般。

这时来了一群士兵，他们在检查刚刚撤离的清兵的岗哨。我们跟着他们，很快到达了湖的北岸，那里坐落着一座全部用大理石建成的宫殿，宫殿的列柱和柱廊上通身被雕琢出孔洞用来透光。毋庸置疑，海神尼普顿的寝宫也没有如此壮美。

我们本以为业已发现了一切奇迹，梦幻之旅已经结束了，一支小分队又进入了另一处由双层围墙围起来的地方：又是些公园、湖泊、水渠、宫殿，看上去就像是圣克劳德和凡尔赛宫的混合体。事实上，这是另一个系列的路易十四、十五风格的宫殿群。现在这里似乎已经被遗弃了，但皇帝曾经特别偏爱这里，建筑装饰完全按照法国的样式建造而成：装潢和家具，来自哥布林地毯厂^①的地毯，圣格本^②产的镜子，吊灯，烛台，座钟，油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是亨利四世在九桥上——这一切都是上个世纪的法国风格，我们甚至

① 哥布林地毯厂，于1601年在巴黎开办，其产品精美，很受欢迎。——译者注

② 圣格本(Sain-Gobain)：位于法国北部埃纳省。——译者注

感觉似乎已经身处巴黎。

梦幻还在继续：眼前是大水法：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铜像依次会合到一座半圆形的池塘里的喷泉处。这是一个传教士工程师的创想。每道喷泉持续两小时，从而根据号码顺序，人们可以知道时间。第一道从正午开始，当第五道喷泉喷出的时候正是晚上8点钟。

另一座喷泉的中央则是一头木质巨鹿。一群猎犬前扑状包围住巨鹿，每条狗的口中有一根枪筒般的粗长水管喷出水柱，汇集到巨鹿的头部。

我们得抓紧时间看完这些奇观，因为经过三天的火灾后，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些点重新燃起火灾。中国人无力阻止财富流失，只能救出点片瓦残垣，但这样只是在里面清除点瓦砾；建筑物只剩了个空架子，立在废墟之上。

除了各类珍宝，在储存东西的边房里，还有箱子装的干果，尤其是黄荔枝^①、燕窝、茶叶、药物等等，让我们大开眼界。还有著名的人参的标本，中国最保健和有药用价值的东西，也是最珍贵并且昂贵的，因为人们都是以物易物，用金子来进行买卖的。

它是中国一种小型植物的两分根。由根蒂相连，两条根约有两个小萝卜般长。人参干燥，略微枯皱，呈微白或浅黄色，半透明状，根部有时分裂为数条参须。

来自大自然的杰作，人参的两条根就像是两条剥了皮的干枯的蛙腿，又像是章鱼的触角。

人参味道似甜非甜，跟甘草的根差不多，经咀嚼后略微发苦。人参根裂部如同玻璃纤维或呈微黄色，看起来像劣质的大麦糖，有点煮得太过了呈褐色。我们虽还没有对人参进行分析，但可以断

① 黄荔枝，带核水果，果肉褐色，味甜，类似裹着薄壳的李子，易碎。——原注

言，其中一定含有很大比例的糖分。

人参没有气味，呈干枯状，体形同鸢尾花根一般轻巧。

人参应煎汤服用，切成极细小的小块，调和比例应为每杯几克至最多半盎司，用药剂量逐步累加。

应当注意，要在密闭器皿及开水中煎煮人参。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才能同时保持药汤的效用和芳香。必须早晨空腹服用，连服三四天，极少数人需服用超过八天。少数情况下，也可于晚间睡觉前服用。其残渣同咖啡或者茶的残渣一样，可二次使用。

服用人参时，饮食如常，但必须停止喝茶。在中国，人们往往饮茶过量。

人参的主要作用，一般被看做是其特性，在于可以滋补由于疾病、衰老、过量工作、血液流失以及性交过度等导致的虚弱身体。

人参的中文名字似乎是指出了其特点(人，即人类；参，即生命、精力)。它是药用植物，体衰之人服用后可以养精蓄锐、滋补身体。需要注意的是，孩童、老人不可服用人参。人参并非活性剂，高浓度及大剂量的煎剂不会引起其他不适，但会刺激味觉，正如过浓的茶那样。人参叶并非长生不老之药，其对于老年人没有任何效用。人参一般适用于身体虚弱或体力衰竭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一切都使我们相信，也正如我们的翻译所证实的那样，这副提神活体的药材还是一种春药。

满人将人参称作“药中之王”。它主要生长于满族地区，在高丽之北，约北纬 39°至 47°之间。

根据雅尔图^①所述(他曾在约 1711 年测绘清朝地图时得以研究

① 雅尔图(Jartoux)：法国多芬内省人，数年后逝世。我们于其北京的墓碑上获悉这一情况。——原注

并且描绘过人参)，人参茎干相连，呈淡红色，一般四个枝干以扇形散开。枝干由两支至七支不等。每根枝干有五片绿叶，叶狭长、披针形，呈锯齿状。据称人参开伞状花，花为淡黄绿色，但似乎满人并没有观测到人参的花期，因而他们声称此种植物并不开花。

人参的枝干中，高出的茎上密集生长着小红果实。这些果实有梗，类似樱桃，形如卵状(不可食用或使用)，只有一个坚硬的核，有两粒种子。播种后，种子不可或极难生长。根据满人的说法，唯有在鸟禽将果实吃下后，经过胃脘消化，排出体外后，才有条件发芽。

此植物生命力强，茎干干燥，每年都会掉落，但根还在生长，并且根据其长出的茎干的次数长出圆环状根蒂。由此我们也可得知人参的根龄，从1至15年不等。

还有另一种来自高丽的人参，根据其来源也被称作高丽参。这种参更为常见，较便宜，但很受欢迎。

此外，人参在加拿大也有生长，但似乎属性和中国的不同。

我们在圆明园里还找到一些小瓶子，内装北京著名的红色丸药，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万灵药。若化学分析可以揭示出其性质的话，我们很快就能了解这种成分神秘的神奇物质了。

进入圆明园进行敌对示威后，中国外交官又继续含糊其辞起来。联军部队在城墙下宿营，很快在主城门附近挖出了壕沟，大炮被架设起来，用以在护城墙上打开缺口。

最后通牒下达，将于1860年10月12日正午开火攻城。这一天北京投降了，我们成为了这座如传说般著名的首都的主人。

然而，经过谨慎考虑，部队被安排在市郊宿营，唯一的主城门堡垒由混合驻军镇守。

几日后，至21日，我们很高兴可以随负责察看天主教教堂和

墓地的小分队一起，亲自进入北京城。这次是为埋葬死去的法军人质作准备，我们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①

带着这样的动机出行，天气冰寒，路上的行人衣裳破旧，死气沉沉，对我们摆出狐疑的态度；道路宽阔却坑坑洼洼，满是尘土。走了一大段路，穿过一排排青砖矮房，一切都使我们对北京城的第一印象只剩悲凉。我们情愿站在远处，让金色余晖下模糊的北京城景象留在脑中。北京就如同君士坦丁堡：只可远观，不可入城，否则幻想就会破灭。

确切地说，我们尚未进入过汉人居住区，所以，至少满人居住区只是一个千篇一律、贫穷且满是尘土的小镇，健壮的骡子拉着有篷四轮小货车，就像在士麦那^②，双峰骆驼沙漠商队经过，留下道道印迹。

通常，武官骑马，文官坐轿。随处可见的驴子则为穷人所用。

比起中国首都的街道，巴黎最朴实的郊区就像是美丽的城市，法国最朴素的工匠也比眼前的八品官员来得干净整洁。更糟糕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轮换的可悲衙役们手挥鞭子驱赶着人群。

而他们的破衣烂衫只能和捡破烂的相比了。人们无视他们手中的鞭子，在我们看来，这幅惨样只能引来人们的蔑视。

先不说这些人扁平无线条的脸有多滑稽。中国人的脸给人一种呆滞的感觉：男人看着你，却面无表情；女人无惊无喜，只稍带有点好奇的神情，更多时候是一种迟钝的冷漠感觉。中国青少年很聪明，但成年人看起来却是一副蠢相。

说完这些令人不快的面孔，再来谈谈他们身体的残疾。我们指

① 17日，在耶稣教墓地，为英军遇难人质举行了葬礼。——原注

② 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译者注

的并不是大众，只是少部分例外。

我们看到些脚瘸、足部畸形、先天脱臼的人；还有佝偻病患者、致使脱发的头癣患者；麻子、独眼和盲人；眼部抽搐、眼睑外翻的人；还有一些人可根据眼神和眼球的凸起来判断他们患有斜眼和近视。

中国人拥有有色的简易眼镜，却没有为近视或远视准备的凹镜和凸镜。他们也模仿我们的望远镜，可制作出来后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还看到些兔唇患者，没有一人动过手术；有患颈部淋巴结炎、个别甲状腺肿大和淋巴腺结核的人；有几个面部狼疮、糠疹和白癜风患者。这些还只是我们骑马快速经过时看到的。

和阿拉伯妇女一样，这里的妇女比实际年龄更显老。站在门口最前排的满族妇女看着我们经过，她们都上了年纪，发髻花白，满脸皱纹，怡然地抽着铜制小烟斗。

这些妇女像篱笆一样挡在他们胆小的孩子面前，她们一定教育孩子说欧洲人是些妖怪。在她们身后，小女孩偷偷地向我们顶着鼻子做鬼脸。另一些更大胆的混入人群中，她们涂脂抹粉，厚厚的一层，就像是准备入窑的瓷器。可以说，她们通常都很丑。在人群中，我们的确没看到什么精英分子。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妇女大多数都裹着小脚；但很多满族女人则不裹，因为她们天生就长着一双金莲小脚。当她们把手从长袖子里伸出来，那手在我们看来极纤细，被藏在衣袖中时就像是无臂的人。

在寒冷的天气下，尤其在户外，我们观察到，中国人的衣服有些缺陷。

他们的衣服宽大，絮棉或加毛皮都是白费力气：寒气灌进衣服里，就像抽风的烟囱一样，从领口处灌出，因为中国人不系领带也

不带风帽。因此，老年人常患耳炎、支气管炎和卡他性炎。

男人的头发剃了，常常是光溜溜的；除了在正式场合，按身份戴上帽子外，平日里只戴个黑色无边圆帽，或只简单辮着发辮，从前顶辮起，用黑丝饰带延长至脚跟，就像巴登^①公国的小女孩那样。

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这种独特装饰的用途。几个小孩，没有牵着手，而是像扯着绳子一样拉着爸爸的辮子跟在其身后。

除了会使衣服沾上污渍，中国人的发辮最不利的一点是，只要随便一抓，行凶者便能轻易地死死抓住别人。

因此，不管有没有手铐，坏人也常常被发辮绑着带走。

我们听说中国女人从不剪头发，从不。这里指年轻女孩，而不是二三十岁的成年女人（中国女人在这个年纪就开始衰老，我们不予讨论），因为她们为了盘中式发髻，通常在常与梳齿接触的地方会过早地形成斑秃。

尤其在那些头顶中分、直接从发根梳发的欧洲女人身上，我们早就发现细齿梳会使头发脱落。在中国，发髻被梳得很高，在发髻处，梳子最容易刮到，伤及头发。

这个惊人的事实足以给我们教训：人们应该知道更多地使用粗齿梳，而不应像是使用铁齿刷一样，扯断了头发，使头皮受伤发炎，毛鳞片受损，致使局部脱发，脱落处的灼烧感同时会引起眼部不适。也要让那些同阿尔萨斯人一样光头的中国人养成习惯。这对那些过早脱发掉牙的人来说很有用。

说到打理头发，再补充说说那些满族女孩，她们将头发紧贴两鬓，这发型简直跟法国女人通常的发型一模一样。

① 巴登：历史地名，位于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译者注

大路边是低矮的单层房屋，几乎家家户户的内院里都种上几棵树（有垂柳、几棵白杨树或欧洲山杨、小榆树、松树、紫杉、悬铃木和洋槐）。走过七八公里的直路后，我们到达了第二道围墙，确切地说是汉人居住区的城墙。

于是我们向右行，前往俄国公使馆。公使馆入口处的哨兵就跟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①见过的一样。卡尔梅克人在汉人中很显眼，和满人有些相似，两族之间相成相继。

俄国大使们彬彬有礼，秘书长一口流利的法语就跟法国人一样纯正。我们还认识了一位亲切的同僚，科涅斯基医生。

借着应时的点心，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北京的水果。几串晶莹的白葡萄和夏斯拉地区产的一样；桃子很好看，却没有天津的好吃，果然是在水果生产的末期；夏季有新鲜的无花果，而在这个时节已没有了，因此我们便吃起干果来；从南部省份运过来的核桃放了至少一年，已经陈了；新鲜的核桃果肉紧密地嵌在果壳中不易剥出，这核桃肉让爱吃它的人失望了。

这里有许多十分漂亮的大枣，比核桃漂亮多了。可于新鲜时食之，也可将其去籽风干，与普罗旺斯无花果的做法一样，将无花果特有的籽除去，最小的那些可赏可尝。

有一种水果，我们仅在北京见过，这便是柿子。这种果树同苹果树相似，果实的大小和色泽与加拿大斑皮苹果相当；然而不同的是，水果上有着相同颜色的果肉质顶冠，其上三分之一处形成一圈凸起，由此挂在树枝上。这并不是如橡子一样的壳斗，而是像有乳状隆起的小南瓜，顶冠呈黄色半球形。外观上就像一个带有隆起顶

① 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克里米亚战争时英俄两国必争之地。——译者注

冠的苹果，但内部果肉更接近番茄。籽很小，吃时难以觉出。至于味道，没有任何一种水果与它相似；如果说和芒果还有一点相似，那也是相去甚远。

在同僚那里，我们找到几颗高丽金药丸。这是一种大丸药，直径超过一公分，外面裹有金纸。它的成分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切开一粒后，我们发现不论内部物质的性状还是味道都和用等量金鸡纳粉和甘草粉混成的药膏完全一致。不论怎样，据说这种高丽金药丸对预防疾病有奇效。

确切地说，这种制剂与北京的红色丸药不同，它不属于治疗药物，这种预防性的药丸只能是预防措施。

因此，服下高丽金药丸后可预防疾病；而北京的红色药丸却可以治愈百病，一旦疾病缠身或是因某种原因衰弱无力，神奇的人参更是可以唤回健康、精神和活力。

人们知道在这三种药面前，中国的大量特殊药物都显得毫无用武之地。求医时，那些江湖郎中只要拿出这三种所谓的万灵药便可，这样人人都能当郎中了。我们明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北京有教授医学的学校吗？”“没有，北京没有医校。”“那在北京把医学院叫做什么呢？”“我们有为皇帝治病的太医院。”

如果没有医校，也就是说，没有具有医生资格的人，何况外科医生；而那些江湖郎中却任意地给出些可疑的药方。我们手中有一份人体侧面纵向的解剖草图，根据中国医生们所认为的人体内部结构所画而成。我们说“认为”是因为这完全只是想象；关于解剖学，他们知道的远远没有伽里安^①多。在中国到处都有猪，如果他

① 伽里安(Galien, 129—200)的医学理论在其死后一千多年都对欧洲起着支配作用。——译者注

们仅仅研究过猪的器官，那他们知道的也肯定比现在多。

图上的大脑被画成只有一个大脑叶，形状也被拉长，像鱼一样。

没有小脑；微微的隆起，那应该是一个生命结；眼睛和耳朵被画了出来，却没有泪腺、耳咽管和额窦；没有鼻腔和上腭；没有咽喉部。气管和食道距离很开，就像两截瓶颈。

气管分成六环，通向六个肺叶。

没有心脏，至少我们没看出来。

横膈膜形成三个颠倒的穹窿或下部隆起。

肝和胃就像两个叠放的膀胱。

画出的肾脏不与膀胱相连，膀胱被单独画在骨盆处，像个尖头朝上的红桃 A。

也许他们想画的是子宫。

十二节椎骨下部画有骶骨。

从腹部看，这像是一位肥胖人士，至少叠着八层肉；中间的肚脐就像是牛眼。

从原作者处得到的这幅图，完全否定了现知精确的解剖学。

他们不懂解剖学，也不懂生理学；因此，也就没有外科学存在的可能。

那么在中国，看病时所用的医疗设备都有什么呢？简单地说，只有一个针灸划切的箱子：尽管他们也用针灸术，但同事给我们看的箱子里却没有针托。

他们连截肢手术箱都没有，更别说穿骨锥等特殊器械了。

我们在成千上万张中国人装饰着宅子的图画中，找到了一张人体图。其骨架畸形怪诞，并用汉字在旁加了些注解。翻译德拉马尔先生热心地为我们作了解释。

我不想对中国人的结构解析图进行描述。一连串的难题并不比我们难以理清的图中所指示的线条更加繁杂。

不管怎样，绘图者至少细心地指出了他所要表现的。比起他的画，我更喜欢他的文笔。

上书几个大字：光耀铜人图示说明。

先来说说中国的针灸铜人。铜人表面镂有上百个针孔，标示人体上的所有穴位。借助铜人，长期积累经验，便可以熟练地掌握针刺疗法。

熟记这种人体模型便可起到指导作用。要想成为专攻之人，闭上双眼，也要把铜人熟记于心，倘若扎准了穴位，针就如扎过了一张纸。

当你达到了这种境界，那已成为针法大师了。

给出说明后，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师之所写。

“古时高明的大夫常燃烧药材刺激烧灼人体的各个部位(灸)，并十分重视针刺疗法；许多痼疾都由此治愈。可惜的是，现在的大夫们已鲜有人运用此法。我担心这种传统会失传，于是编写了一部关于针法和灸法的书。”

“人体的体内、体外都有图示说明，标示出人体的管口或道口及所有病源。”

“大师宋天圣说过，针法与灸法两者缺一不可。”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利用铜人图，将从南京到北京的南北疗法准确统一起来，不论男女，都标示出道口、内脏或器官，以便一眼就能清晰地在这张一览表中辨认出人体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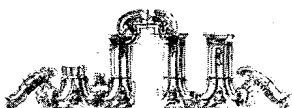
中医大师还说道：“运用针法和灸法，所有人体管道口疾病都可治愈，且对身体极有好处。”

“早在黄帝时期已有此法。”（也就是在公元前几世纪）

1860年10月25日，我们在凯旋进行曲中前往礼部签订合约，钦差大臣和已逃亡的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在此迎候。

26日，为在监禁期间被折磨处死的人质举行了葬礼。27日，人们在天主教堂中举行的感恩祝圣仪式上唱起颂歌。这座教堂已关闭了一个多世纪。

这几日着实令人难忘。我们参与其中，在远离法国的地球另一边感到无比自豪！



31

北京——签订条约——葬礼——感恩祝圣仪式——出发

如果仅仅是看完我们所谈到的满人居住区和汉人居住区之后就出发，那么很遗憾，我们就会对天朝大国的首都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可我们运气很好，在第三次时，得以进到皇城中，准确地说，是进入到了禁地，可以说是皇宫最神圣的地方。这是皇城，是处在北京城中心的紫禁城。尤其是在围墙的门上可以写下奥拉斯的感叹语：“我讨厌乌合之众，把他们赶走……”^①确实，市井百姓是不能穿过这些门的；而官员们，无论是骑在马上还是坐在轿上，都需要下到地面上来请求允许才能进入。而我们，以征服者和强者的特权经过这里，在看守官兵还没来得及阻拦时，我们就骑着马大步跨过这些门。

我们已经说过，满人区和汉人区一样，都呈长方形。中间一道城墙把它们分开。很好！在内城的中心，是另外一个四边形，双重的围墙包围着皇城的宫殿、花园住宅、塔、亭子、花园、湖和

^① 原文为拉丁语。——译者注

水渠。

一条长长的林阴大道把我们引向了有很多桥拱的大理石桥，这里和周边大约八公里处的湖相连接。凸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宫殿，这些宫殿筑有防御工事，被许多有上百年历史的树木包围着，有欧洲山杨、榆树、洋槐、松树、法国梧桐等等。内城的房子都很矮，通常只有简单的一层。尽管多数只有一层，这里的建筑也显得很雄伟。落日的余晖映照在檐角卷翘的琉璃瓦屋顶的棱脊上，就像映照在无数的棱镜上一般绚烂。在所有这些豪华住宅中，凸显出的是北京的两座假山。一座山上种有树木，有旋转坡道，被一座骨灰盒形状的巨大纪念性建筑物所覆盖。这是清朝皇帝们的墓群。

另一座山，更高，更怡人，也种有树木，斜坡上有层层排列的亭子，一座宫殿高踞于亭子之上，这就是皇家阁帘。

在假山的西面，绵延两公里，是一座宫殿。这座宫殿周围有城墙和壕沟，像我们中世纪的建筑。角落筑有棱堡的堡垒被长 30 米、深 10 米的护城河包围。

在第一座围墙后是第二座筑有雉堞的围墙。

围墙的正中心是四个宏伟的大门，四个角处有精致的亭子。

里面有花园、专门为皇族准备的房间和闺房。

没有哪个欧洲人进到这个皇族仅存的庇护地。当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皇太后和恭亲王就住在那。

皇城(黄城，紫禁城)非常宏伟壮丽、妙不可言、令人陶醉，但还是要说，在建造这宫殿时，一切都富丽堂皇，现在已经很破旧。可以看出维护得很不好，很快就会走向破败。

更不用说，内城既没商业又没工业，一副冷清和维护不善的样子。

没铺砌过的地面平时灰尘很大，尤其是下雨时泥泞不堪，有很

多车辙印。由于水流不畅，排水系统出故障或者堵塞，一直有泥浆和水洼。当然，无论如何，用大块石头建成的排水系统比罗马的污水处理系统要好。

顺着侧面出来，看到墙外是一片类似巴黎战神广场的宽敞空地，这实际上是清军的训练场。

中间是一个圆形山顶的小丘，当有重要阅兵时，就在此为皇帝搭起帐篷。皇帝陛下通过一个缓坡登上去，坡上仍留有地毯的印记，它直铺到天子脚下。天子从西面而上，面朝东方，眺望着朝阳。

这个战神广场似的宽广区域，一面由城市的高墙所包围，其他三面围绕着衙门、塔、寺庙，其中有一个是使馆公馆。

在郊区城门那边有一座当作司令部的武官官邸。1860年10月25日，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热烈隆重地去北京的礼部签订合约的。

北非骑兵和轻骑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做前锋，队伍前面还有第102团的军乐队。

随后是各种兵种的分队：工程兵、海军、轻骑兵、常规步兵、海军陆战队、火箭兵，奏着军乐的轻步兵营，两队炮兵骑兵，之后是参谋部的官员，穿着庄重制服的最高将领和两位准将，一队骑兵，第101团的军乐队。第101团、第102团和海军陆战队举着军旗，其后是抬着1858年的条约文本的四位佩戴着勋章的士官。特使坐在轿子里，穿着黑色的服装，后面是两队炮兵骑兵和101团的两个营。海军陆战队和第102团在礼部外的城门列队。

一声炮响宣告我们进了城门，官员们上前迎接。沿途密密匝匝的人群只有八月十五的巴黎可以与之相比。在礼部附近，人群更加密集。恭亲王在众官员簇拥下，在礼部大堂门口迎接法国的全权代表们。

我们进入礼部大堂，在分开的桌子旁就座。按照习俗，中国人

头上戴着帽子，出于中国的礼节，我们效仿他们，所有人都戴着帽子。

恭亲王是个高大俊朗的年轻人，二十五岁，脸部线条有蒙古鞑靼人的特征，但脸色暗沉。虽然他不动声色，但从面容上来看，机智精明，即使屈服了，还是一副骄傲自尊的姿态。他面部无须，头剃得光光的，下面是辫子。他的宠臣围着他，卑躬屈膝地献着殷勤，仔细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和细微的眼神。他身着一品官员的官服，但胸前绣着五爪龙，帽子上镶着祖母绿宝石，还戴着一串琥珀和珊瑚做的项链。

人们在桌子间来回走动，翻译交换着双方的很多意见和要求。他们对一些细节进行修改、删除、修正或表示赞同。这段时间，在场的人观察着别人的表情，尤其是好奇的人群的表情。他们不时地挨到鞭子，警告他们别把塌鼻子伸得太往前了。

最后双方交换签字，加盖印玺，彼此在一片“请、请”声中道别，北非骑兵把这称作谦恭的致礼。

昨天欢欣鼓舞。今天我们参加了一场葬礼，军号和鼓上缠着黑纱，哀伤在我们心中涌动。他们是在牢中受折磨而去世的法国囚犯，我们为他们送葬。

我们迈着平常的步子，沿着城墙走，只是路面高低不平，灵柩车放慢速度或停下来时，我们也一再停下脚步。

其中一次，我们停在一座有高高的城楼的新城门那，沿途空地上桑树成荫，树上挂着鸟笼，里面是刚刚被斩首的中国人的头颅，因为很多具体原因他们被处以斩首的极刑。这里是执行场，另一个圣雅克城门^①。

① 1832年起，囚犯在巴黎圣雅克城门前执行死刑。——译者注

我们沿着这没完没了的城墙走了很久，走过好像没有边际的郊区。一些中国人做着十字的手势向我们跑过来，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带我们去已经找不到路的墓地。一个多世纪以来，基督徒的脚步没有打破这里的宁静，但从这一刻起，我们毫不犹豫地进入了这片亡灵休息之地。分散的格子架上缠绕的葡萄藤蔓形成了一道难以进入的栅栏，它们还攀缠着老山杨树、干枯的垂柳、紫杉、矮小的老刺槐树的枯枝。

有许多排中式的墓碑，上面蜿蜒盘旋着龙或蛇，都刻着小小的十字。其中一块上面刻着修士皮埃尔·雅尔特鲁（来自昂布兰），1719年去世。

在每处拉丁语碑文旁有满—汉语的翻译。

这里主要的墓碑是1739年立的，为了纪念大名鼎鼎的圣方济·沙勿略^①。

在这座墓碑的下方，是一片宽广的公墓，受难者的棺槨埋在那。

北京和厦门的神职人员协助随军神甫，在这一痛苦的仪式上举行祭礼。

神甫特尔葛若先生，本茨曼上校和蒙托邦将军发表了很有分量又很诚恳的悼念演讲，告慰那些我们很遗憾要把他们留在异国土地上的亡灵，这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10月27日，阴雨天，天气寒冷。我们裹着厚呢大衣，在泥泞中成队地回到北京。我们将在天主教堂参加感恩祝圣仪式。教堂坐落在清军军事区的对面，在城墙附近，这堵城墙将军事区和汉人生

^① 圣方济·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 1506—1552)：耶稣会创始人之一，首先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译者注

活区、商业区分隔开。

这是一座 1600 年建造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采用托斯卡纳柱形，已经破败不堪。

教堂已没有窗户，阵阵狂风卷携着冷雨吹了进来。我们尤其担心孟振生^①主教，虽然年事已高，他还是愿意主持这种庄严的仪式。高龄、激动、寒冷，加之二十五年没有讲自己的语言，似乎这位可敬的传教士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然而这种情境给了他力量，他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成功地吸引住了听众。如果说他的措辞还需改进，但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已经足以保证演讲者取得成功。他的演讲词是：“所有一切都像奇迹一般，我们感觉到上帝的指引，‘这是主的意愿，在我们眼中被视为奇迹’。”

这场战争进展迅速，且战绩斐然。以前，宗教在中国受到迫害；现在，十字架高高挂在大教堂上方，俯瞰着亚洲最庞大、最遥远的首都，对上帝的崇拜盛况空前。一小部分人参加了这场光荣的远征，结局圆满。中国人的叛变让我们彻底击垮了他们，就是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万能的上帝的恩赐，和法国士兵的拼搏。

孟振生大人那一刻思绪繁杂，加上很久没有看到过欧洲人，无法区分他们的相貌和制服。

在他演讲最悲怆的时刻，他把俄国公使馆出席我们仪式的一位一等秘书当成了英国军官沃尔夫，那时大人正在“回顾英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打败强大俄军的光辉岁月……”，以向他表示亲切之情。

人总会犯错！为何还要偏离自己熟知的领域。还是让尘归尘，

① 孟振生 (Joseph Martial Mouly, 1807—1868)：法国遣使会教士，1835 年来华传教。——译者注

土归土吧。

季节变换，快到冬季了。该上路了，11月7日开始返程。大雨淹没过的土路坑坑洼洼，路面陷下去，出北京城变得艰难。

早些日子，结冰的路面变得坚硬，更适合通行，但是猛烈的西风把人马都冻坏了。

夜间露营很痛苦，几乎没有火取暖，零下4、5℃的严寒中，只有帐篷上的一层薄薄的帆布随风摇曳着庇护着我们。

我们来的时候徒步穿过这片国土，跟现在有天壤之别！那时候穿过欣欣向荣的田野，九月的天气酷热难耐。回去时，寒冷的北风能冻伤人的手指，大地一片萧条。在天津避一下寒对我们来说是项福利。

很快军队就分成很多分队去建冬季宿营地。海军陆战队去广东，在这个季节他们最有优势，因为他们向南前进了上千里。

第102团的常规军、炮兵、工程兵，官员队伍，救护车辆不得不留在天津。

第101团和司令部向上海行进。于是，1860年11月14日，我们和骑兵一起启程，一天内到了新河。

在北直隶下游寂寥的平原上，我们只碰到成群的沙鸡、云雀、几只迟飞的鹌鹑，还有几个中国人用一匹马或一头驴拉着犁在耕地。

从新河到白河的要塞，我们只是在第一战场上散了两个小时步。过了河左岸第一处要塞的废墟后，我们通过湿地中的一条窄路进入大港要塞，这座要塞已由海军陆战队的三个连修复并占据着。

堡垒周围的地面很低，因此海水涨潮时会被水淹没，以至于水进入内部水道，必须有堤道才能通行。不断涨潮让河水变咸，这是最主要的不便之处，因为要在低潮时去高的地方补给淡水，还要把

浑水清掉。我们采用的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法国也用，就是在水中加入明矾处理一下，然后让它变澄清。黏土或铝的氧化物被多余的酸吸附，产生的硫酸盐通过沉淀作用，使水变清，那么水就可以饮用了。

在我们的一位海军同事^①的指挥下，我们在一座临时医院的附属建筑中找到了一台非常精巧的净水器，还能用。这是一台大型的过滤器，根据相连的罐子原理制造的。第一个装浑水的容器是一个木桶，放在一个加高的支架上，上面的底部装有一根 40 厘米的管子，通过一个斜面伸到放在低处的另一个木桶的底部。下面的木桶底部三分之一装满一层层的石子、碳块和沙子。一块带有小孔洞的金属隔板把相互叠合在一起的这几层压紧，同时从一个位置更高、由低到高贯穿全部的过滤器中流出的水又能渗透进去。水装满这个木桶，通过装在木桶上面的一根管子流出的是澄清的水。

一个瓮接住不断流下来的净化过的水，人们把它倒入其他的瓮，这样每天能得到两三吨水。平时，那里有足够的水保证驻军的饮食需要。

我们在白河停留了漫长而寒冷的十多天，越来越难以把马匹和炮兵的装备装上船了。只是把所有这些东西用缆绳吊到运输炮舰上还不够，还要恰好抓住涨潮的有利时机，驶过几里处的白河上的沙洲。那时我们已试图这么做，但是还不到满月的时候，潮汐很弱，船又装得满满的，我们冒着会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吞没的危险，在海上搁浅了整整二十四小时。最终在我们船长^②的巧力操作下，加上海浪助行，我们终于能够前进，湿漉漉地回到白河下游泥泞的岸

① 杜波尔库瓦先生(M. Dubourquoy)：我们在广东已经见过面。——原注

② 加雷先生(M. Galey)：三桅战舰船长。——原注

边。我们真以为会在那里与世诀别。

龙骑兵团只是在那里短暂耽搁了一下，蒸汽机战舰拖引的一些小船只上还是继续在装船。

同时，英国人登上他们占领的右岸的堡垒，悠闲地看着印度锡克兵那长长的队伍。锡克兵走出堡垒，骑上高头大马，手中握着长矛，在运送他们的趸船和平地驳船前列队。我们的东征井然有序，在所有各方存有异议的目标中，已经实现了其中之一，我们对此感到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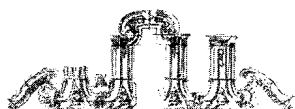
11月24日，天气寒冷，冰冷的西北风在呼啸。河水冲刷着岸边和船缘的冰块。那天，一里多宽的一层冰面把小船困在了沙洲那。

1860年11月25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河流的边缘处结了冰，大块冰块顺水冲走，温度计显示零下七度。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月份天气会很寒冷。

终于我们重整船队，于十二月初到达上海。这是一座低地城市，多沼泽，冬季天气阴冷，在融化的冰面周围，温度很少低于零度，但比北方的干冷气候更难受、更不利健康。

我们将会更详细地提供一些关于印度支那气候的资料，以及在十八天的延长逗留期间所观察到的气候的影响。

后几章资料将更加丰富，更具有医学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将通过展示前面已粗略描述过的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结束这次神奇远征的各个阶段。



32

我们两次经过中国沿海，从广东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交趾支那的西贡，航程 1000 至 1200 古里。

记录下的一年中两个不同季节(夏和冬)在各个站点的气温比较，使我们能够了解这里的气候和它们的影响。

首先，中国沿海通常每半年相继盛行两种影响气温的风，即季风。

从 4 月到 10 月，为西南季风。虽然气流来自热带地区，但受海洋表面降温作用，它从不像来自非洲沙漠、对地中海盆地影响甚大的西罗科风^①那么热。

11 月至次年 5 月吹东北季风，另外不时地刮起北风，这股亚细亚高原气流在炎热的夏天过后给中国带来了显著的降温效果。这里的冬天也相当寒冷，特别是在北部沿海，即上海和南京以北地区。

1860 年 4 月末，当我们来到西贡附近水域时，中午船上通风背阴处气温为摄氏 30℃。1861 年 2 月，我们回到同一地区时，船上气温 20℃，西贡气温 23℃。

在这座安南人的城市，观测到的最高气温为 43℃，年温差

① 为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源自撒哈拉，在北非、南欧地区变为飓风。西罗科风会导致干燥火热的天气。许多人会因此而患上疾病。——译者注

为 20℃。

这里的空气总是湿热得使人生厌。

由南重新北上，在香港岛，面对广东河口，尽管日照猛烈，我们已走出了热带的炎热，夜晚潮湿的冷空气强烈而可怕。在这里，真正的流行病如鼻炎、支气管炎、几种间歇热症状在松懈下来的部队中出现。

在香港，1860 年 5 月头几日的气温为 28℃，1851 年 2 月末气温为 15℃。

1860 年 5 月，在广东，距海岸 15 古里，低矮的广阔平原上，运河和河流穿过稻田纵横交错，雾蒙蒙的空气同新加坡一样，湿度高也很热。

广东的气温为 30℃，1861 年 2 月末回程时，广东水域的气温为 17℃。

在舟山群岛附近，近南京扬子江（被欧洲人叫做“蓝河”）河口处，5 月中旬气温为 20℃，1861 年 2 月初为 0℃。

在上海，河流分布与广东相似。距河口 4 古里、扬子江南面支流处，5 月底气温为 24℃，12 月末和 1861 年 2 月中上旬有时气温降到零下 5℃。

再往北的芝罘小城临海，为登陆港，背靠肥沃、干燥、多山的原野，6 月气温为 25.3℃，7 月中旬 33℃，12 月 7 日和 8 日下了大雪，温度降至零下。

满是淤泥的小镇北塘，靠北直隶湾，这里的盐田被潮汐所淹没，为第二个登陆点。1860 年第一次登陆时气温为 34℃；11 月中旬，这里的河水冲走了冰块。

同样，距离北塘不远的新河和大沽炮台，8 月气温 34℃，11 月下半月为零下 9℃，白河被大量的冰块堵塞。

这种现象在落潮时很引人注目：河流中所有的冰块被冲下，堆积起来；涨潮时所有冰块堆积在沙洲上，使河流水位上涨。这种来回的现象通常发生在 11 月上中旬。

一到 12 月，所有河流水道都结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将迟来的帆船冻结住，整个冬天人们乘雪橇穿行于河流之上。11 月末离开白河时，航路已中断了。

天津市距内陆 15 古里，连接着京杭大运河和白河，1860 年 8 月末、9 月初气温为 39°C ，11 月初河流便结上了冰。

不论直隶省如何，天津的气候就跟夏天炎热的所有中国南方地区一样，尽管上海和广东有时潮气困人。然而冬天却非常寒冷，当上海 5°C 时，天津只有零下 15°C — 18°C ，长期下雪结冰。

更何况往北 35 古里的北京，同一时期更为寒冷。

1860 年 11 月初，我们离开这座首都时，气温为零下 5°C 。

作为比较，可以说北京的冬天比 1844 年梅斯^①零下 21°C 的严冬更冷一点，那时摩泽尔河^②完全结了冰。在北京，气温表显示的温度更低，为零下 25°C — 30°C 。这里的气候正如我们所说：寒冷如斯德哥尔摩^③，酷热如开罗。

下面是我们记录的不同陆上气象站观测的气象结果。

地 点	月 份	摄氏温度表		阴雨天数	主导风向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广东	1860 年 5 月	+ 30°C	+ 17°C	—	西南
芝罘	6 月	+ 32°C	+ 16°C	7	同上

① 梅斯(Metz)：洛林地区首府，位于洛林大区摩泽尔省。——译者注

② 摩泽尔河(Moselle)：莱茵河支流，流经法国洛林。——译者注

③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瑞典首都，因其处于北半球高纬度，冬季寒冷。——译者注

(续表)

地 点	月 份	摄氏温度表		阴雨天数	主导风向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同上	7 月	+ 33℃	+ 24℃	5	同上
北塘、大沽、天津	8 月	+ 34℃	+ 23℃	11	同上
从天津到北京	9 月	+ 39℃	+ 13℃	4	同上
北京	10 月	+ 25℃	- 0℃	6	北—东北
从北京到天津	11 月	+ 12℃	- 12℃	2	同上
天津、大沽	12 月	+ 4℃	- 15℃	8(雪)	同上
天津、上海	1861 年 1 月	+ 12℃	- 18℃	13(雪)	同上
西贡	2 月	+ 34℃	+ 23℃	2(雨)	东北
同上	3 月	+ 35℃	+ 22℃	4	同上
同上	4 月	+ 36℃	+ 23℃	21	西南

数字比较之后很容易看出，中国沿海分别有两种气候。南方地区，从广东到上海夏天极热极潮，然而冬天温和。

上海以北地区，从芝罘到北京，气候极端：夏天炎热，但不潮湿，冬天干冷、严酷、持久，特别在白河航道，11 月末至来年 3 月，冰块阻断航运交通，导致冰凌。

说到上海，地处中部，不仅具有两者的好处，还兼具两者的坏处。热暑有害健康，使人难以忍受，多雨冬季的湿冷天气极不舒适又有害身体，比如 1861 年 1 月，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下雨。事实上，我们在前三周记录到的下雨天数为 9 天；如果算上江海上雨的 4 天，一月内有 13 天下雨，这大大超出了下面表格中 1855 年气象观测的结果^①。

中国沿海地区的医疗情况，根据季节和纬度有其一般特点。夏

① 由洛卡尔(Lockart)博士记录。——原注

1855 年	气 温		阴雨天数
	最 高	最 低	
1 月	11℃	- 7℃	4
2 月	14℃	- 7℃	5
3 月	22℃	- 1℃	11
4 月	27℃	+ 2℃	15
5 月	32℃	+ 10℃	18
6 月	32℃	+ 13℃	7
7 月	36℃	+ 22℃	8
8 月	37℃	+ 25℃	12
9 月	31℃	+ 14℃	8
10 月	26℃	+ 7℃	3
11 月	25℃	- 5/9℃	11
12 月	22℃	- 5/9℃	0
			共 102 天

季流行的疾病一开始为胃功能障碍、消化不良、胃痛，作为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呕吐或排泄蚯蚓状蛔虫的并发症突然发作的情况并不罕见。针对这类疾病，吐根和甘汞都收到了很好的疗效。

前兆腹泻后的痢疾，弛张热，间歇热和偶发性霍乱。这一年（1862），流行性霍乱在北方，尤其在北京肆虐。

作为痢疾和复发性高烧的后果，我们将提到各种不同情况的充血、肝肿大，甚至脓肿性肝炎；当然这些情况非常罕见。^①

在我们将要提及的疾病中，发热、痢疾及其并发症患者数量

① 我们的同事之一，富凯(Fouquet)医生，因支撑不了肝炎致命的折磨，1860年12月末于上海病逝。——原注

多，情况严重，随着北上逐渐减少。

我们可以说，炎热地区地方性流行疾病主要分布区域在西贡、广东至上海；情况相对良好的地区为芝罘至北京。除去南京不说，最可能的较其他更主要的原因是住所的选择。然而不同的是，特别在北方有更多寒冷地区的疾病：支气管炎、咽峡炎、发疹热、尤其是天花，还有各种炎症和风湿病。

另外，这里有一份天津上半年的疾病统计。^①

1861 年，所占领的最北据点法军驻军近 2000 人。^②

1861 年上半年天津法军军事医院收治病人概况

发热 间歇热	8
— 弛热	7
— 持续性	15
— 伤寒	13
— 轻症伤寒	6
— 天花	77
— 猩红热	3
— 轻症霍乱	2
白喉	2
胃功能障碍	8
口腔炎	1
腹泻	77
痢疾	24

① 由拉利维埃尔(Larivière)先生统计。——原注

② 英军有一支更强大的驻军。——原注

肝炎	1
腹膜炎	1
支气管炎	38
肺充血	1
胸膜肺炎	10
胸膜炎	5
咯血	1
胸膜痛	2
全身水肿	2
黄疸	3
静脉曲张	1
颈部淋巴结炎	1
右脚溃疡	1
肾炎	1
腹股沟疝	1
血尿	1
小便失禁	1
尿道狭窄	1
包茎	1
尿道炎	40
下疳	98
梅毒	21
神经痛	1
脑震荡	1
结膜炎	4
风湿病	14

关节痛	1
关节积水	3
脱臼	3
骨膜炎	1
创伤	5
—火器所伤	2
—利器所伤	1
烧伤	1
骨折	1
扭伤	2
皮肤病	8
脓肿	6
未确诊	1

总共 530

引起死亡的疾病有：

发热 持续性	1
—伤寒	3
—轻症伤寒	1
天花	5
猩红热	2
腹泻	36 ^①
痢疾	7
肝炎	1

① 由发热、贫血、痢疾引起的急性腹泻较慢性腹泻少。——原注

腹膜炎	1
支气管炎	5
胸膜肺炎	4
全身水肿	2
创伤	1
皮肤病	1

530 名患者中共死亡 70 人

以上是中国最北部据点 1861 年上半年疾病列表。我们将相对给出最南端交趾支那西贡的疾病列表，作一个医疗地域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受梅毒影响的地区很广阔。实际上，来到中国最受这种疾病的威胁。它不按纬度分布，到处都有，居民点密集及常与外国人往来是其频发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说后者是主要原因呢？当然不是！首先，有一些地区，如芝罘，欧洲舰船可能永远不会在这里停靠。在战时医院，我们不会拖延性病患者的病情。其次，欧洲人感染的性病有急性且严重的特点，同中国人遭受的疾病不同。他们的性病患者很少有脸色难看的，特别是妇女们的感染常常隐藏于健康的外表之下。

也许千百年来，中国人受一般性梅毒所折磨，患上疾病的人，其传染性逐渐减弱。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遭受着它的影响，也不是说疼痛感对身体无害。有很多梅毒病情被冠以麻风之名，传染性强，引人厌恶，并形成痼疾。

我们承认，在中国有一般性麻风、象皮病、淋巴腺结核、头癣等等；还有梅毒症、结核结节、脓疱病、深脓疱、梅毒狼疮、外生

骨疣、骨疡，所有这些都被归入所谓麻风病中。

可怜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看到你的发现被质疑，被冠以另一个名字是你的不幸；他们以监狱来回报你勇敢智慧的远航；敌意玷污了你的名字，连赛尔^①的书都看不懂的人做出的令人作呕的恶意中伤侮辱了你的船员。这里，他们自始至终治疗着同世界一样古老的疾病。

当部队的一支留守天津督促《北京条约》的实施，部队大部分回到了上海的冬季宿营地。

我们在上海继续同司令部保持联系，当被要求为出征交趾支那的海军提供一支辅助部队时，我们请求成了其中一员。

自荐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下交趾支那六省首府西贡的情况，我们将在下一封信中开始讲述那里的医疗病症分布情况。

① 赛尔(Jacques Martin Celse, 1743—1806)：法国植物学家。——译者注



33

下交趾支那地区的医疗病症分布情况——历史概况——地形——出产——风土习俗——安南人的医学

圣克卢 1862年11月1日

我们在进入印度支那半岛海域时，看到了暹罗湾的马六甲半岛。柬埔寨在这块土地上，东南部为下交趾支那地区六省。

安南国包括交趾支那和东京^①。

顺化为首都。

第一批进入这个对欧洲充满敌意的国家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随海盗船前往日本时，途经交趾支那，但并没有逗留。多米尼加人阿德瓦特，原籍西班牙，1596年在此登陆。18世纪下半叶，阿尔芒·弗朗索瓦·勒费弗尔是柬埔寨基督教主教。

在那个时期，普瓦弗尔先生开启了同交趾支那的联系，在那里为法国印度公司开了一家银行。

^① 东京，为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译者注

1779年，国王为嘉隆帝阮福映^①；为了反对他而爆发了动乱，他将儿子托付给主教百多禄^②。这名高级主教带着孩子逃跑，请求法国援救，为安南王和路易十六签订合约奠定了基础。1789年革命打断了这一计划。

不久，主教百多禄终于装备好了几艘船只。他带着二十名法国官员扬帆前往交趾支那，其中有戴由^③、夏涅^④、瓦尼埃和奥利维耶^⑤，都是授勋的大将。

他们给予安南王最大的帮助，为其训练军队，筑起堡垒，建造船只。

工程队上尉奥利维埃先生，命人建造起西贡的堡垒，后在里格勒·德·热努利^⑥先生的命令下被毁，没能将它保住。

国王拥有了训练有素的步枪兵军队，和一艘漂亮的战舰，由戴由先生和瓦尼埃先生指挥。

嘉隆帝就是以这艘战舰和奥利维埃上尉率领的军队在归仁桥将东京反叛大军消灭的。

由此，他占领上交趾支那首府顺化，成为整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于1802年结束了为期三十年的内战。

1820年，他的儿子明命继位，他将法国人的恩惠抛之脑后，与欧洲人为敌，驱逐法国官员，迫害基督教教徒。

他的儿子绍治于1841年继位，有所收敛。然而，1847年，他

① 嘉隆帝阮福映(Nguyen-Anh, 1762—1820)：越南阮朝的开国君主，1803年清朝嘉庆帝封其为“越南国王”，同法国政府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规定法国派兵援助阮福映，而获得越南的沱灌港（岬港）和昆仑岛。——译者注

② 百多禄(Pigneau de Béhaine, 1741—1799)：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译者注

③ 戴由(Jean Baptiste Marie Dayot, 1759—1809)：法国海军军官、冒险家。——译者注

④ 夏涅(Jean-Baptiste Chaigneau, 1769—1832)：法国海军领事。——译者注

⑤ 瓦尼埃(Vannier)、奥利维耶 Olivier：生卒年不详，法国海军军官。——译者注

⑥ 里格勒·德·热努利(Charles Rigault de Genouilly, 1807—1873)：法国海军司令。——译者注

一气之下下令伏击停靠在沱瀾湾的“荣誉”号和“胜利女神”号，杀害拉皮埃尔先生及船上的官员。

船长抢先行动，一小时内消灭交趾支那军队，包括大量帆船和几艘欧洲人造的漂亮舰船。交趾支那军队一千人死亡，我军仅一人被杀。

如今，嗣德掌权，杀害长兄后登上王位。他极其敌视欧洲人，不愿听到任何关于西方蛮夷的事。德·蒙蒂尼^①先生未能如愿接近他。

在西贡，基督教教徒遭迫害，欧洲人受威胁和制约。这便是我们决定进行最后一次远征时的状况。

地 理

安南国地处北纬 8°—23°，东经 102°—107°，呈不规则形，纵向分布。沿海的省份纵深不过 20 至 25 古里。北部与中国接壤，东面、南面邻中国海，西面为暹罗湾、柬埔寨、老挝和绵延山脉，野兽藏于其中，栖息树枝上。莫伊，或许叫卡莫伊，是个巴布亚人，被贩卖为奴隶。他的邻居佩纳斯或叫佩诺斯，为了不使自己看起来像猴子，弄断了尖牙。

安南国的领土分为两部分：东京位于北部，交趾支那在南部，总人口为 2500 万。

下交趾支那地区分六省，从东往西为：边和省，省会为边和；嘉定省，省会为西贡；定祥省，省会美托；安江省，省会昭笃；永隆省，省会龙湖；河仙省，省会河仙。河仙省邻暹罗湾。

① 德·蒙蒂尼(Charles de Montigny, 1805—1868)：法国外交官。——译者注

这些省份的大米产量极高，被喻为交趾支那的粮仓。

它们被无数通航水道划开。西贡河是最主要的航道，因为可通行最大型船只的河域长达9万里；另外，潮汐交替，使河流水位产生平均4米的涨落，人们甚至可以不用蒸汽在河流上航行。

但最大的河流，或者说支流最多的河流是柬埔寨河，流经七个主河口后注入海洋，无数小河流在其间纵横交错。这些是部落间方便交流的通道，比起陆地，他们更多是生活在独木舟上。

柬埔寨河发源于西藏东部山脉，在第一个拐弯后向东北方向流淌，润泽瓦科、同奈及西贡河的源头，流过那些未知的国度。

除了在边和有几处起伏，由河流冲积层形成的土壤疏松的三角洲平坦开阔。站在三角洲的中心，一眼望去，地平线处平直无山。

这平坦的土地略高于河面，以至涨潮时河水漫至小河两岸，漫过棕榈树、椰子树、槟榔、香蕉树和其他热带植物的根部，它们排列着，就像水道两边的篱笆。

其他土地上河流密布。堤坝的斜坡常常被淹没，将土地隔成一个个小方块。

整个交趾支那地区天然和人工的水文环境和持续的高温，使这里即使是在所谓的旱季和暑日，气候也极其潮湿，更别说这里的雨季将持续半年多。

确切地说，在这个位于北纬 8° 或 10° 、紧挨赤道的地区，季风控制着两个季节。11月份至次年4月，盛行的东北季风带来晴朗的天气，特别是在12月、1月、2月和3月，除了几场意外的短暂暴雨，都是晴天。六个月中阳光毫不吝啬地洒下来，水大量蒸发，热得就像待在蒸气浴室中，连夜晚也不得凉爽。这便是这块土地在晴朗季节的情况。

4月中旬开始的六个月中，西南季风控制这一地区。在这半年

中，日夜多为阴雨、阴霾天。阴雨不断，却不是持续性的；在 24 小时中，10 次、15 次、20 次，大雨下下停停。阳光长期被积聚起来的厚厚云层所遮蔽；雷雨频繁，或者说总是有雷雨天^①。环境总是闷热潮湿，卧具、鞋子、衣服、马具等等，一切都发霉、蛀蚀、腐烂了；人们也长期浸泡在这种环境中。

在太阳直射我们那半球的季节中，即使太阳被遮住，天气也和所谓的旱季时一样炎热。然而，对我们来说，雨季的气温要稍舒适些；大雨总会使天气凉爽一些，人们可以逃过另一个季节长期曝晒下的酷热炎暑了。

总之，不管天气是阴是晴，总是让人感觉到炎热。在这里，我们几乎难以呼吸，还不得不睡在蚊帐里。只有在 12 月和 1 月，上午的五六个小时才让人稍感凉爽。

酒总是温热的，想象一下，水和空气温度相同，有 27℃，那是我们在欧洲泡热水澡的温度。

下面这份气温数据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交趾支那不变的高温。

1861 年西贡的气温

月平均气温（摄氏温度）

1 月 26.48℃	7 月 27.48℃
2 月 28℃	8 月 27.63℃
3 月 29.91℃	9 月 26.78℃

① 1861 年，这座城市共 3 次遭雷电袭击，特别在市场码头，一名安南妇女被雷电击毙。——原注

4 月 28.8℃	10 月 27.09℃
5 月 27.89℃	11 月 27.93℃
6 月 27.62℃	12 月 26.59℃

从最高平均温和最低平均温可以看出温差大约相差 2.5℃。

3 月 29.91℃、

1 月 26.48℃

——
温差 3.43℃

年平均温为 27℃60。最高温度为 36℃，出现在 4 月 8 日；最低温度为 16℃75，出现在 12 月 3 日。

一年中温差不超过 20℃。

气压在 7627 毫巴(1 月份，干燥)和 7569 毫巴(10 月份，多雨)间波动。

阴 雨 天 数

1 月	4	7 月	24
2 月	2	8 月	23
3 月	4	9 月	26
4 月	21	10 月	20
5 月	23	11 月	10
6 月	25	12 月	2

东北和西南季风每半年交替控制着下交趾支那地区。季风很有

规律，10月中旬盛行东北季风，4月中旬盛行西南季风。

旱季和盛行东北季风的月份相一致；雨季和西南季风相符。

然而，要注意的是，后者较前者占主导，雨季大约长了一个月。事实上，在4月初，季风转换的时期，两股气流相互作用，带来海洋水汽的西南风占据上风，东北季风仍有影响，雨点却已落下来了。

10月份，两股气流又开始反向角力了，尽管这时东北风开始盛行，西南季风仍不退却，造成数日的阴雨。

总之，季风每6个月交替控制这片地区，旱季、雨季的时长却不相同，雨季持续7个月；剩下的5个月中，除了微不足道的几次短暂暴雨外，几乎不下雨。

这样，4月到10月(7个月)期间，阴雨天为162天，而另5个月只有22天，相差140天。

种植的植物和农产品：主要种植大米，有玉米、甘蔗、靛蓝植物、烟草、樟属植物、小豆蔻、棉花、咖啡、椰子树、橄榄、芒果树、橙树、柠檬树、棕榈树、石榴树、菠萝、香蕉树、番石榴树、木瓜、黑莓。

交趾支那出产沉香木、着色木材、乌木、经久不坏的木料，品相、质地、密度居橡树和铁树之间。

金合欢种植规模极大，生命力顽强，可将剪下的枝叶作为根茎或幼苗栽于土中。

中国树的形态、外表与我们的椴树相同，其果实却与在我们国家看到的不一样。这是一种白石榴，果肉细粒，香甜如蜜。

中国人为交趾支那人带来织物、铁器、绿茶；作为交换，他们带回大米、菜豆、花生油、熏鱼肉、象牙、生漆、白藤、蜡、藤黄、桂皮等等，东京，特别是昆斯的金属制品，其制作工艺还不为欧洲人所知。

说到动物，在交趾支那，我们见到了一种生活在热带繁茂矮树丛中的绿色小蛇，攀缘于树枝之上，咝咝作响。它一口咬下，将分泌出剧毒。

珊瑚眼镜蛇，短小光滑，淡红色就像条蚯蚓。它的叮咬也是致命的。

双头蛇也极使人害怕。它酷似蝰蛇，尾巴像是被截去一段，呈三角形，其上有两个似眼睛的花纹，乍看，我们还以为那是头部。双头蛇的命名不过是基于一种假象罢了：难免有人会以为这种蛇有两个头。五爪龙，中国人将它看做力量和权力的象征，他们的皇龙。

还有许多游蛇，在家中、水道中都能见到。千足蜈蚣，大量的黑蝎子，少量蝙蝠、狐蝠和数不胜数的库蚊从屋顶侵入。

蜥蜴能模仿人的声音发出叫声，使人惊异。在基胡河我们见到了鳄鱼，人们确信在矮树丛中有蟒蛇，这里大量生活着豺狗、山猫和体型巨大的老虎。我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吼叫声，在西贡附近，我们射杀了一只，中了 23 枪和几刺刀后，它才断气。我们将它吃了！

这里有老虎，也就有它的食物，鹿、麝、野猪。还有野水牛、大象、犀牛。

在柬埔寨，拥有很多大象、女人和奴隶的人是富裕的。

鸟类中，我们看到一只只秃鹫、秃鹳，一群群虎皮鹦鹉、鸽子、斑鸠、乌鸦、喜鹊、麻雀、沙锥、鸭子、鸬鹚、鹭、鹈鹕、鹤、犀鸟、白鹇、白鹭和色彩鲜艳的翠鸟。

在柬埔寨湖，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水栖生物。湖长 30 古里，宽 12 古里，通过一条天然引水渠将其与湄公河连接起来。在 12 月至次年 4 月的旱季，湖水流向河流；雨季时，湄公河或柬埔寨河的河

水漫出，流向湖泊。旱季水位较低时，潮汐便能影响到湖泊。

这里的水栖鸟类数不胜数，可以见到翠鸟、水乌鸦。

捕鱼的情景不可思议：这里有大量的鼠海豚和锯鳐；还有巨鱼、虎鱼等等；攀鲈常常会掠过水面，或蹿上河岸。

我们已经说过，安南分两大部分：北部的东京和南部的交趾支那。总人口为 2500 万。

安南人是属蒙古族黄种人的印度支那人的分支。他们的脑袋呈蛋形，和中国人相似。有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眼睛微微上斜，鼻子小而扁平，颧颊不高，嘴唇厚；少年皮肤暗白，成人皮肤呈棕色。在下交趾支那地区，有同马来人的混血者，他们通常身材高瘦、纤弱，四肢如赤道地区的黑人一样细长。

男人和女人都留着长发，用蓖麻油和椰子油洗后光滑发亮。

通常，他们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毛发；必要时使用脱毛膏将全身的汗毛脱去。男人将胡须剃去，直到老年才留起一点胡子。

男女穿着同样的衣服，大大的裤子用腰带系住，一件罩衫或长衣在上飘着。他们几乎总光着脚，穿上凉鞋或拖鞋是一种奢侈。

妇女不穿胸衣，但她们穿着紧紧的三角肚兜，一端系脖子，一端系背部，尽量将乳房压平。这样一来，区分男孩和女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女孩们戴的耳环。

与中国相同，这里的父母们有权租养或贩卖自己的孩子，就像牲口一样。一夫多妻是普遍现象，一纸休书足以将妻子打发。

除了 5 到 600 人的基督信徒外(何等基督徒!)，安南人信奉佛教。在柬埔寨和暹罗，人们将尸体火化。

安南人的葬礼同中国人相似。葬礼排场很大。柩车里点着蜡烛，摆放着尸体，耳边是悲伤的铃铛声。死者被套上华服，供奉着食物，再摆上酒席以纪念死者。人们穿白衣服丧。在出殡队伍里，

哭丧者有男有女。

在下交趾支那，长寿者不多，就连老人也很少见。

50 岁的男人已被岁月摧残得消瘦、皮肤起皱、佝偻弓背；妇女同样衰老得很快。

气候使人乏力、烦闷、虚弱，食物难以下咽、营养不足、匮乏：只有大米、水果和鱼，少量的禽畜肉、猪肉。另外，持续高温、潮湿的空气使人呼吸不顺畅。

懒散是这个国度的特点。他们习惯咀嚼萎叶，这对口腔造成不良的影响。唾液不断分泌，这也是他们消瘦的原因之一。

交趾支那人已受病痛折磨，鸦片更是缩短了他们的平均寿命。

在下交趾支那，发热、痢疾、霍乱是常见的流行疾病。

皮肤病也很普遍，尤其是疥疮，许多腿部溃疡常伴有水肿和象皮病。

梅毒影响广、病情重。

这里有大量的草药师和江湖郎中，其中有些专门做流产术，女孩们在婚前常求助于他们，因为无论如何民风已大不如前。

在很多富裕的家庭常能见到一位不修边幅的人，自称是神医。

在安南语翻译佩特律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查阅了一部交趾支那的医学专论。为避免错误，我们不作全文的翻译，仅作以下简要摘录。

这部安南著作题为：《医学学习入门》

前言：“考量身体反应和个人体质，就可能诊断出诸多病因。据先人的经验，人类为了抵御疾病已研制出许多药方。这便是为什么那些希望成为医生的人学习研究人体及各季节影响，以了解产生疾病的原因。”

“唉，可以引发疾病的现象太多了！”

第一章论述了各种病因。

第二章：从古老的天空说开去(原文如此)。

第三章认为天空、大地、所有生物、空气是相互关联、和谐统一的。

第四章对人体作了描述。

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交趾支那人并不比中国人先进。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出了他们的无知。

第五章标题为：治疗药物的有效使用。

第六章包含医学术语和药物说明。

第七章为研究和教授医学的著作列表。

第八章为一般概要。

第九章论述身体构造的内在现象。

第十章关于健康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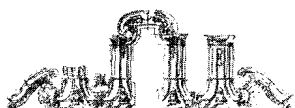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为大气的影响。

最后一章包括四季地球平面图和十二星相，据此产生的疾病，及处在大宇宙中的人体小宇宙。

接下来论述了宇宙现象和人体的关系。

人体对应于天体的影响有 365 个穴位。

总之，交趾支那人的医学理论是关于星相学的一派胡扯，他们的医术全凭个人粗浅的经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



34

西贡：1861 年 2 月至 1862 年 2 月内外科医疗

离开圣雅克^①湾，驶入西贡河流，在河口上游约三万米处，一条大支流在右岸与河道成直角，人们叫它中国河，中国河和主河道之间的这片土地便是西贡城。另外，沿通航的中国河水道向西航行七公里，左岸便是中国的小城。中国小城和西贡之间是一片郊区，有些居民的住房，恰当地说是安南人的茅屋，在美丽的热带植物之中，这里主要有槟榔、棕榈树、椰子树、木菠萝或面包树。

三角区域的两边和顶端，包括两条河道在内是生活区，以外是荒凉隔绝、满是陵墓的平原，我们像第一次作战一样穿过安南人的防线。1861 年 2 月 23 日起，强攻队驻扎在中国小城。

24 日，我们破坏了左面的防御工事，绕过这里，以便夜晚在主工事背面扎营。

敌人以炮击骚扰我们直至入夜。

25 日，上午 6 点，部队按作战线路出发，以猛烈的攻势夺取了

① 圣雅克(Saint-Jacque)，即今头顿市，位于西贡东北部。——译者注

堡垒。

下面我们将对两日来受伤及之后在军事医院对伤员的治疗情况进行简要概述，从部队到达至离开，即 1861 年 2 月至 1862 年 2 月，作为主任医生，我们负责对医院进行管理。

两日来受伤的伤员在战场上进行了简单包扎，共计 87 人。25 日，我们接到命令，集合并将伤员用车队送到军事医院，然而途遇困难。我们于 26 日 2 点到达。

火器和白刃所致创伤

头部：投掷物所致挫伤	4
投掷物所致创口	2
长矛所致创口	1
胸部：投掷物或碎片所致挫伤	6
枪击创口	4
腹部：穿通性创伤	4
挫伤	3
肩部：挫伤	1
创口	1
腋窝：挫伤	1
上臂：枪击创口	2
前臂：枪击创口	6
手部：枪击创口	3
胯部：挫伤	3
大腿：挫伤	4
枪击创口	12
长矛所致创口	1

膝盖：挫伤	1
枪击创口	1
小腿：挫伤	5
枪击创口	11
脚部：伴有并发症的骨折创口	2
截肢：肩部关节截肢	1 ^①
大腿	2
拇指	1
其他挫伤	5

我们将列举一些在出征美托(1861年4月)，边和(1861年12月)，巴阿利亚(1862年1月)后受伤的人员。

另外，我们将插入一些在这一年期间于医院^②进行治疗的非创伤性的外科疾病。

被圆炮弹击中，内脏脱出。4小时后死亡。

病历1——海军中尉拉尼埃尔先生是25日日间受伤的高级军官之一。一枚圆炮弹打中他的左胯部，致使内脏大量脱出。上午10点，当我们把他送进医院时，他仍喘着气。大量的绷带缠在这可怕的伤口上。我们给他打了一针强效阿片酞合剂，使其进入半睡眠状态。当我们握住他冰冷的、感觉不到脉搏的手时，他还认得出我们。他说：“啊！还没有结束！”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刚把他

① 一个半月后康复，返回法国。——原注

② 岬港(Cho-Koan)医院，以临近的安南镇名命名，距西贡5公里，位于中国河左岸，处在有槟榔、香蕉树、洋槐等植物的丛林中。十七座建筑、塔或茅屋作为附属建筑物相继归军事医院所有，法国政府为其选定地点。——原注

放到临时病床上，他便咽了气。

在弥留之际，这位勇敢的同志写下：至少跟我的兄弟说，我走时很安详！

头部中枪。48 小时后死亡。

病历 2——泰斯塔先生，海军第 3 陆战队中校，在对基和发动总攻时近距离遭到火枪射击。他的坐骑满身枪眼，倒地死亡。中校仅中一枪，然而正中左边太阳穴，子弹深入到大脑底层。

一切都让人相信，子弹在前中部脑叶下移动，撕裂了视神经，因为眼睛突然失明，智能也即刻变得混乱。当我们来到他身边喊着他的名字，他嘴里只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话语。妄想症越来越严重，不断地出现昏迷状态，27 日 2 点钟他突然死亡。

在同样情况下做穿颅手术来寻找大脑底部的子弹也是碰运气，并不是责备，在我看来只是无用、轻率的尝试。

右上臂中枪，子弹从前向后贯穿而过，无骨折。治疗两月。治愈。

病历 3——奥迪埃先生，第 2 轻步兵营副长官，被一粒大口径子弹击中，三角肌后缘及肱三头肌受伤。子弹射进及穿出的伤口大张着，但重要的神经和血管都没有受损。这种伤口不需其他治疗，只要进行简单的包扎，因为大量出脓，一天更换两次。自身良好的肉芽组织长了出来，但要完全愈合仍需时间。

没有意外、感官病变和情绪波动，两个月的治疗后，病人康复出院。按食欲制定的饮食量逐渐增加，以滋补恢复身体。

病历 4——将军瓦索涅先生，在 24 日指挥部队作战时，受了几

乎相同的伤，伤口包扎后，被送回家中，由我们的海军同事照料。

在第三个月，除了伤疤处有时抽痛外，也痊愈了。

前胸因霰弹受挫伤。14 天的治疗后痊愈。

病历 5——昂布鲁瓦兹先生，第 2 轻步兵营少尉。2 月 25 日，胸骨中部因冲击力减弱的霰弹受伤，他只受到重挫伤，使用消肿洗剂和几日的休息及饮食调理后伤肿足以消退。

3 月 11 日，伤愈出院。

左前臂中枪。尺骨中部粉碎性骨折。31 日后治愈。

病历 6——帝国海军的弗森，2 月 25 日他正在瞄准时遭子弹击中左前臂，尺骨中部粉碎性骨折，子弹射进穿出，造成两个大伤口。粉碎骨被粘附住，必须等待。不一会儿，前臂极度肿胀。因为他突然得了弥漫性蜂窝织炎，使用了消肿洗剂及缓和剂。使用医用水蛭，局部阵痛缓和液，含汞溶剂擦身及糊剂。

3 月 16 日，伤者剧烈哆嗦起来；这是化脓性窦道正在形成的前兆。医生从大伤口处取出一块粉碎骨(骨干)，这时起，前臂的血液流动加快，化脓减少，逐渐消失，伤口处的肉芽组织生长良好，3 月 28 日治愈出院。

股骨粉碎性骨折；股动脉损伤；截肢；死亡。

病历 7——莱奥纳多，西班牙第 3 步兵团^①士兵，2 月 24 日右大腿被击中，子弹使股骨中部三分之一处骨折。

① 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小队(他加禄人，步兵和骑兵)，由巴隆哥·伊·居迪埃(Palanca y Gutierrez)上校指挥，作为交趾支那远征军的辅助部队。——原注

子弹射进穿出的伤口很利落，无出血，无血液渗出。感觉不到易感知的粉碎骨。大腿无变形，保持正常线条。轻轻地活动后部，不使碎骨移动，以倾听骨擦音。我们认为在战场上将拖延治疗。

我们将他带回医院治疗，使用了消肿洗液。

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希望保住他的下肢。第六天，突然出血，令人担忧。一开始在股弓部扎上止血带足以止血，然而下肢的肿大越来越严重。

第七天，出血更多了。不用猜，除了粉碎性骨折，大腿发生了病变，肿得令人忧心。

所有坏事都冲着他来了：他可能失血过多而死；腿部的捆扎形成了肢体的坏疽，坏疽的突然发生使人担忧起静脉炎来，化脓后脓毒会进入血液。更何况无力症开始出现，随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截肢。

受伤的第八天进行了手术。浸透着几克氯仿的海绵在鼻子下放几秒，这种氯仿麻醉足以使伤者睡着。

两次环形的切割过程截肢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处。迪富尔先生负责截肢，弗利莱进行结扎，让先生为我们递送手术器材。

我们使用一段横向的大带子，做了六处结扎，三处缝合。

出血不多。

检查股骨后发现附着着三块碎骨片，其中较大的一块呈长形，在腿前部。

刚动完手术，伤者被转移到床上，一开始情况良好，但却没有多大反应，无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第二天突然死亡了。

这就是外科手术史上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每次遇到股骨粉碎性骨折就要立马进行必要的截肢手术。自发性痊愈几乎不可能，所以在同样情况下马上进行手术是惯常的做法。

当然，如果可以，保守的治疗很好，但股骨粉碎性骨折不是一

般的情况。

左臂中枪；肱骨粉碎性骨折；同一颗子弹造成胸部穿透性创伤，肋骨骨折；胸膜积水，脓胸；46日后死亡。

病历8——佩德罗，西班牙步兵，2月25日左臂上三分之一处被子弹击中。大口径子弹致使三角肌同一高度的肱骨粉碎性骨折，穿透胸部，使第五根肋骨碎裂。

肺受到损伤，患上创伤性胸膜肺炎，反应并不明显；伤者持续木僵。严重化脓后，手臂却渐渐愈合结疤；胸部创口也有愈合的趋势。

然而，3月21日，手臂突然患上丹毒性蜂窝织炎，肿胀剧烈。用含汞溶液擦拭及镇痛缓和剂克制住病情发展，使其消退。

这个信号令人担心。事实上，4月4日，伴随腹胀，伤者剧烈颤抖。

腹胀气主要来自胸膜积水。胸膜左侧满是积水，呼吸异常困难；我们给他做了胸腔穿刺术。从插管中流出1.5升，其中二分之一为脓水，接着是带脓水的血清。

饮食需适量，包括：原汁清汤和面包汤，各种汤药还有柠檬水；一些镇静药水，间歇性地喝一点金鸡纳酒。

好转是短暂迷惑人的。4月12日，他死亡了。

胸腔严重紊乱，肺部化脓，胸膜增厚，肋骨碎裂。

肋骨开始形成两个附着的半圆，一块长碎骨已粘连起来。如果没有胸部的创口，手臂的粉碎性骨折将治愈。我们有实物的证明：解剖学标本被放在瓦尔德格拉斯博物馆。

颈部中枪；上胸腔穿透性创伤；32日后治愈。

病历9——福萨尔，海军步兵中士。2月25日，一颗子弹从上

到下打入脖子左下部。

胸腔穿通性创伤，子弹陷在上胸部。颈部僵直，头向前倾，呼吸异常困难。

26 日，手臂严重出血。

饮食适量：鱼和柠檬水；头几天起开始用镇静药水。

对金鸡纳合剂起反应，突然出现发热症状，急需硫酸奎宁。

3 月 9 日，发疱药减轻了胸侧的疼痛，22 日需要重新换药。

再次使用硫酸奎宁、金鸡纳酒和镇痛剂，病情大有好转。

喝些甜葡萄酒、桂皮酒和金鸡纳酒来恢复虚弱的身体。

4 月初进入恢复期，29 日痊愈，但子弹可能要留在身体中了。

胸部创伤；中弹时枪口几乎顶住胸口；子弹于左乳房处贯穿胸部；化脓创伤性肺炎；80 天后确认治愈。

病历 10——中国苦力^①4 号，在 2 月 24 日的进攻中，搬云梯至城墙时被枪口几乎顶住胸口中枪。

子弹由左乳房处第三、第四根肋骨间穿入，背部同一高度射出。肺部被打穿，难以明白为何心脏安然无恙。仅有创伤性肺炎的症状。胸前创口处大量血液呈淡红色泡沫状喷出；大量出血，伤者失血过多，呼吸十分困难；发出嘶哑喘气声，有浊音。

食谱：树胶水、醇树胶柠檬水、含 5 分克过氯化铁的药水和 10 滴阿片酊。

之后，肺部有脓水，大量咯出；脓随持续难受的阵咳吐出；极

① 从中国带来 600—700 名苦力或辎重搬运工，劳役人员搬运粮食，运送伤员及工兵部队物资等等。特别是云梯搬运工需上战争前线；2 月 24 日，第一次攀登基和防御工事，两名搬运工其中之一在搬云梯至交趾支那城墙时受伤，成为医疗对象。——原注

度消瘦。

树胶水、原汁清汤、米糊、面包汤。

3月期间，时而好转，时而恶化。用于手臂的发疱药减轻了痛苦。

至月末，病人喜欢的饮食为：浓汤、油饭、清汤饭、树胶水、镇静药水、甜葡萄酒，金鸡纳酒和桂皮酒错开。

慢慢地，伤员控制住了病情；4月初，恢复顺利，15日完全康复。

这位伤员，18岁，年轻高大，身材匀称，却少有肌肉，有着广东市民苍白的脸色。没有出现大反应。几次间发性发热被硫酸奎宁合剂治愈。

自从呕吐使病人变得苍白后，甜葡萄酒、桂皮酒、金鸡纳酒几乎持续供给。

病人出乎意料地被治愈，除了不断的照料和饮食管理外，体质起了最大的作用。

左腿中枪；胫骨前部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百日后确认治愈。

病历11——另一个小个子中国人，敏捷活泼，苦力16号，子弹打中胫骨嵴三分之一处。碎骨片粘附，很难取出；子弹导致伤口外翻。

一开始使用消肿冷却合剂，无反应。

初期，柠檬水、油饭。

伤口处绑上浆绷带。

几日后，碎骨片引发蜂窝织炎。

换绷带。留下瘻管通道。

5月中旬取出第二块碎骨片。

第三次换上浆绷带，伤口愈合。

食谱为浓汤、油饭、牛肉、鱼和茶，逐渐增加四分之一块面包和四分之一杯酒，然后增加到二分之一。

5月末，伤员可拄拐杖行走。

6月初，可放下拐杖，自己行走。确认痊愈。

在我们的建议下，受到副军需官罗德先生的重视，两位中国人返回广东，海军上将夏尔内下令给予他们1000法郎的报酬，这种仁慈的举动在印度支那产生了很好的道德影响。

右膝盖下中枪；股骨末端粉碎性骨折；2月25日，在战场上即刻截肢；痊愈。

病历12——朗多，海军第3陆战队，中枪致股骨末端骨折。即刻截肢，采用圆形环切术。

截取下肢后反应不明显；创伤引起短时间发热，有少量脓水。在第十天结扎(股骨)脱落。

治疗期间，情况一直保持良好的，直至一个月后完全治愈。

前几日的饮食为：原汁清汤、醇柠檬水，晚上喝镇静药水。

为了补给营养，滋补身体，食量逐步增加。

3月28日伤者痊愈出院。

病历13——伯德莱克，中尉，2月25日右小腿中枪。膝盖上胫骨嵴轻度挫裂伤。

洗剂，消肿包扎。

3月5日康复出院。

病历 14——亨利克·法尔雅多，西班牙上尉，2 月 25 日炮弹击中左腿。

前外侧皮下创伤。

3 月 5 日治愈出院。

胸部中弹造成穿通性创伤；治愈。

病历 15——热拉尔，海军第 4 陆战队，2 月 25 日中枪。

胸廓右侧穿通性创伤。

子弹从后往前从第三根与第四根肋骨间射入，水平从胸骨左边穿出。

柠檬水，1 克过氧化氯化铁合剂；镇静药水。

引起胸膜肺炎。吐出的血和体内外出血一样多。体质虚弱，没有出现失血并发症。

3 月 4 日，他开始发热。

参入 1 克硫酸奎宁的药水；接下去每天喝金鸡纳酒。原汁清汤、汤，逐步增加清淡的食物；甜葡萄酒。

大剂量的发疱药足以帮助吸收胸膜炎积水。

3 月中旬，食谱为：猪肉、牛肉各半；半杯葡萄酒；树胶水，金鸡纳酒。

3 月 22 日痊愈出院。

病历 16——雷诺，西班牙步兵团，2 月 25 日受伤。子弹穿过右上臂，绕过肱骨；留下射入穿出的大创口；除了衣服碎片，没有其他异物。上臂神经丛损伤。

过了炎症和化脓期，伤口愈合非常快。然而，手臂半瘫痪了。

挥发性洗浴抹剂，干爽擦身。进行得越来越好的各种肢体运动练习。

4月6日伤口愈合出院，并希望半瘫痪的手臂也能好起来。

病历 17——勒戈夫，海军步枪兵。2月24日，霰弹使胯部挫伤。

消肿洗剂。

3月7日治愈出院。

病历 18——费伏尔，海军炮兵。2月24日，同一枚子弹造成胸右侧和左臂挫伤。

消肿洗剂。

27日出院。

指骨撕裂、粉碎性骨折；保住了手指及其功能。

病历 19——雷，海军第3陆战队中士，右手无名指中弹；同一枚子弹造成胸部挫伤。

无名指第二个关节碎裂，影响周边另两个关节；第一个关节只附有少量外表皮。

取出碎骨片，冷却洗剂，简单包扎。大量出脓，一段时间内必须每天包扎两次。

然而，指尖的颜色并没有变化，它的敏感度和正常的温度都是痊愈的迹象。

3月29日伤员出院，他的手指尚在，功能健全，他为我们保住了它而鼓掌。

当然，没有比一刀下去截掉手指更快速简便的了。还要说的

是，不存在没有危险的小手术或小伤口。下面的例子便是证明。

足底创伤(枪击)。死于恶性发病和脓水吸收。

病历 20——布尔纳里亚，海军第 4 陆战队。2 月 25 日右脚脚底中枪。创口张开变黑，在第一、第二根趾骨间形成一条 3 公分的沟，无出血，但有剧烈疼痛。一开始，伤口本身伤势轻微，没有出现并发症。

创口清洗剂加上简单的包扎。伤口不够清洁，边缘微微肿起。然而一般情况下，即使伤者的体质非常之差，也无需过于担心。

饮食适量且具营养：一开始吃些原汁清汤、汤水、清淡食物及金鸡纳酒，随后就有浓汤、猪肉、牛肉、鱼、葡萄酒和桂皮酒。

3 月 14 日，伤者突然腹泻起来，15 日剧烈颤抖，这说明脓毒已经进入血液了。

椴花茶；参入 1 克硫酸奎宁的药水，原汁清汤。

17 日，同样的药方；金鸡纳酒。

尽管用了金鸡纳药水和镇静剂，接下去的日子仍全身无力，运动失调。

口中有溃疡性口炎。

病人衰竭、呆滞，什么也唤不醒他。3 月 27 日他死了。

这便是对在热带国家脚底创伤性最好的证明。

在整个患病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破伤风的征兆。

左脚中弹。治愈。

病历 21——里昂，皇家海军，2 月 25 日左脚中弹。子弹穿过距骨关节上部，伸腱束下。子弹射进穿出形成两处创伤，距骨表皮剥落；取出几块碎骨片。

洗剂，简单包扎。

饮食适量，逐步增加营养，恢复元气。

4月6日，两处创伤完全愈合，关节半瘫痪；脚和脚趾运动功能不健全。

用含樟脑的镇静搽剂擦身，用温泉矿物水洗浴、淋浴使病情得到好转，最终痊愈。

4月10日，出院，返回法国。

这种情况下，截肢首先是有争议的，它应该被用于那些最可怕的意外，伤者良好的体质也使得伤病就像一个小伤口般渐渐痊愈了。

中枪。胸部穿通性创伤。肋骨骨折。脓水吸收。31天后死亡。

病历 22——阿梅尔，海军第3陆战队，2月25日，前胸中枪。子弹使左边第六根肋骨弯曲处骨折，从下至上斜向胸骨下穿出。

（这位英勇的士兵在向交趾支那防御掩体冲锋时受伤。）

治疗初期效果不明显，大量出脓。

伤者饮食适量，但在其一再要求下，3月初加量。

直到7日，病情得到良好控制。

8日，突然出现发热症状，我们将其餐食减少为汤和椴花茶。

含醚金鸡纳镇静剂控制不住发热病情。

3月22日，原汁清汤，含一克硫酸奎宁的药水；镇静药水、椴花茶。

脓毒血症引起的发热症状摧残着身体，24日死亡。

肋骨碎裂成粘连的两段。

胸膜积液不多，但撕碎的胸膜明显变厚。

病历 23——富利，第 2 轻步兵营，2 月 25 日受伤。子弹造成左大腿挫伤。

3 月 1 日，治愈出院。

病历 24——布律纳，皇家海军，2 月 25 日受伤。腹部中枪。子弹留在体内；积血、积粪；过急性腹膜炎。

2 月 27 日，死亡。

病历 25——巴治，第 3 工程兵连，2 月 25 日受伤。右前臂前中部中弹。皮下贯穿性创伤，无并发症。

简单包扎。

饮食营养丰富，帮助其恢复元气。

1861 年 3 月 23 日，痊愈。

病历 26——克雷斯，海军第 3 陆战队，1861 年 2 月 25 日，霰弹击中，贯穿右肺。

酒石柠檬水；含一克过氯化铁的药水；镇静药水。

27 日晚 6 点，死于肺出血。

病历 27——凯尔，皇家海军，2 月 25 日，左大腿中枪，小口径子弹陷入肌肉，于第 8 日取出。

3 月 16 日，治愈。

病历 28——穆安德罗，海军第 3 陆战队，2 月 25 日，子弹击碎左拇指。指骨关节间截肢术。

3 月 7 日，治愈。

病历 29——马蒂内，非洲第 2 轻骑兵团，2 月 25 日，一枚小子弹击中左大腿前部上三分之一处；子弹没有取出，也无继发病。

3 月 10 日，治愈。

病历 30——居斯，第 2 轻步兵营，2 月 25 日，被一枚流弹所伤，致使右锁骨处挫伤。

27 日，出院。

病历 31——吉尼埃，皇家海军，2 月 25 日，左胯处中枪；子弹被取出。

3 月 14 日，治愈。

病历 32——朱兰，海军第 3 陆战队，2 月 25 日，右大腿中枪，子弹从伤口取出。

农历一月十九，治愈出院。

病历 33——帕亚尔，第 2 轻步兵营，2 月 24 日，遭霰弹袭击，致左腿前部上三分之一处挫伤。

3 月 7 日，治愈出院。

病历 34——普拉，皇家海军，2 月 24 日受伤。左大腿前部三分之一处受枪击。

3 月 17 日，治愈。

病历 35——阿尔比凡，海军步枪兵，2 月 24 日，额头被流弹

所伤。轻微挫伤。

27 日，出院。

病历 36——图尔农，他加禄人，2 月 25 日头部遭枪击，子弹划破右顶骨上的头皮。

3 月 10 日，治愈出院。

病历 37——鲁库洛，第 3 工程兵连，2 月 25 日，被长枪所伤，刺穿左大腿。

3 月 9 日，治愈出院。

病历 38——苏西埃勒，海军第 4 陆战队，2 月 25 日，左大腿中枪，从伤口将子弹取出。

3 月 22 日，治愈出院。

病历 39——罗歇，非洲第 2 轻骑兵团，2 月 25 日，子弹穿过左大腿后部靠下近膝弯处。无并发症，中度肿胀，两处伤口持续大量化脓。

3 月 28 日，治愈出院。

病历 40——布雷图莱克斯，海军第 4 陆战队，左前臂二度灼伤（2 月 16 日）。

24 日出院。

病历 41——若阿纳，海军第 3 陆战队上士；被牛角所伤，造成大腿内部撕裂性创伤；3 月 10 日入院。

29 日，治愈出院。

病历 42——阿德里阿诺·伊尼亚休，他加禄人，3 月 21 日，左手食指中枪，指节切除。

4 月 15 日，治愈出院。

病历 43——旺达姆利，第 2 轻步兵团，左膝弯肿瘤，水囊瘤；使用发疱药，碘酒擦身，指压法使其在 5 月份消散。

病历 44——勒诺，第 2 轻步兵营，3 月 10 日右脚底中枪，子弹从第一、第二根趾骨间穿过。

4 月末治愈。

病历 45——热巴尔，医疗队上士，牛角^①攻击造成臀部、腰部深层撕裂性创伤。

5 月治愈出院，返回法国。

病历 46——加迪奥莱，第 14 炮兵团炮手，患病 5 天后于 5 月 20 日入院。初期肌肉类风湿性疼痛明显；继发性肌炎；右小腿及左大腿弥漫性蜂窝织炎；出脓，复合性脓肿。

治疗：1. 严格控制饮食，椴花茶；2. 水蛭治疗法^②；3. 镇静缓和糊剂，含汞水擦身。

4 月 6 日、7 日，出现脓肿；两肢进行穿刺术；大病灶，剥离；

① 交趾支那的水牛，对当地人极其温顺，面对军人，特别是着红色长裤的军人易暴怒。——原注

② 水蛭在西贡的沼泽地中非常多。——原注

含碘注射剂。

食谱：15 日前，浓汤、鸡蛋、鱼；碘化钾合剂、金鸡纳酒、镇静药水。椴花茶、绿茶、酒石柠檬水。

至 23 日：四分之一个面包，肉和蔬菜，后期半份肉和蔬菜；半杯酒、咖啡、金鸡纳酒。

5 月治愈出院；返回法国。

病历 47——克罗兹，第 14 炮兵团，腿部大量蚊虫叮咬引起发痒性红斑。

右大腿淋巴管持续肿胀，随后下肢内部大面积患蜂窝织炎。

含汞溶液擦身，消肿糊剂，阿片酊药剂。红斑渐渐消退。3 月 9 日入院。

28 日治愈出院。

病历 48——格鲁克斯，第 2 轻步兵营，受牛角攻击致左大腿后部两处挫裂伤。3 月 10 日入院。

4 月治愈。

内脏脱出——治愈。

病历 49——中国苦力 276 号，受牛角攻击致内脏脱出；右侧腹股沟上部 6 公分长的斜向伤口；三段小肠及一处大网膜患疝病。意外发生后十五分钟做复位术(由阿蒂特先生进行)；用线缝合。

含汞镇静溶液擦身。柠檬水。无腹膜炎症状。茶、米饭，饮食逐渐增加。4 月 13 日受伤。

这位年轻的中国入于 5 月末出院，完全治愈。

病历 50——雅梅，第 2 轻步兵营，患病六日后于 4 月 26 日送进医院，所得疾病与 46 号病历病人相同。

然而，他的疾病扩散，从右大腿到手臂及左肩患肌炎，所幸急性腹泻症状减轻。

5 月 12 日，将左肩侵入肩胛骨下的大脓肿割开；脓肿扩散至整条右腿。5 月 23 日因脓毒血症而死亡。

病历 51——富尔尼奥，第 101 步兵团上士，为刺刀所伤，造成左乳上方创伤（非穿通性）。

10 月 19 日入院。20 条医用水蛭帮助治疗；简单包扎；镇痉合剂；柠檬水、原汁清汤。无并发症。饮食逐步增加。

2 月 25 日治愈出院。

胸部穿通性创伤；治愈。

病历 52——夏特爾，行政工人：短刀斜向插入损伤心包及横膈膜，致胸部心脏区域穿通性创伤。肋腹部积血。（肋间出血。）创伤性发热；伴随胀气有腹膜炎症状。

10 月 7 日送进医院。——处方：禁食、水蛭 30 条、镇痉合剂、腹部阿片酞糊剂、插管、5 厘克麻醉丸剂。椴花茶和柠檬水。

8 日，水蛭 10 条，镇痉合剂，油状镇痛剂灌肠。柠檬水和原汁清汤。

9 日，含汞溶液擦身、含 1 克甘汞的药水、镇痉合剂、油状镇痛剂灌肠、阿片酞糊剂、树胶柠檬水、原汁清汤。

10 日，树胶水、镇痉合剂、原汁清汤、阿片酞糊剂。

11 日，同上，面包汤和带壳煮溏心蛋。

12 日，同上，同上，金鸡纳提取物合剂。

13 日—15 日，同上，葡萄酒。

炎症逐渐好转，积液被吸收，11 月 20 日，只在伤口处有小部瘻管产生大量脓水。

突然患间歇热，硫酸奎宁合剂将其控制住。

12 月，恢复健康，完全治愈。

腹部穿通性创伤。

病历 53——比亚尔，第 2 轻步兵营，12 月 22 日，在夺取边和的战场上负伤。

子弹从右至左穿入上腹部。子弹(大口径)陷进最末根肋骨处皮下，切开皮肤后取出。

伤者在受伤当日口吐深色血液。然而伤者微弱的疼痛感和不明显的反应让我们刚开始以为只是浅表伤。12 月 27 日，当他被带来，我们才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严重的症状出现，29 日下午 2 点死亡。

尸体解剖后发现肝脏和胃已穿孔。

病历 54——韦莱居埃，第 2 轻步兵营。普通急性关节风湿；患病两日后，于 1862 年 1 月 5 日入院。

6 日，椴花茶和柠檬水，含 8 分克硫酸奎宁的合剂，麻醉丸剂，镇痛樟脑搽剂，原汁清汤。

7 日，同上，油溶液灌肠。

8 日，同上，面包汤和鸡蛋。

9 日，浓汤、面包汤、鸡蛋、鱼、柠檬水、金鸡纳药水。

10 日，四分之一份肉和蔬菜、四分之一杯葡萄酒、树胶水、金鸡纳合剂、挥发性搽剂。

11 日—15 日，半份食物。

16 日，四分之三份食物。

19 日，同上加咖啡。

20 日，治愈出院。

交趾支那的溃疡病情

在当地人、中国人及一些负责冲洗船只甲板的水手中，我们常发现有腿部溃疡的情况，而军人中患者甚少，据樊松描述，这种溃疡同莫桑比克，特别是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溃疡病情相似。

所有表皮创伤主要发生在那些光腿行走、极易感染的人身上，即因浸泡于水中，与沙土、植物直接接触，特别是被蚊虫叮咬或难以忍受瘙痒而以指甲搔挠引起。

不论是什么原因，深脓疱形成的溃疡很快出现。溃疡以规则或不规则的圈形或椭圆形扩散，损伤深层皮肤组织，流出大量发臭的血液浆，倒不如说是脓血。溃疡沿着整条腿蔓延，有时呈浆状，变成医院坏疽。其边缘缺刻或笔直，苍白无血色，但它并非传染性疾病。这种病局部发作，溃疡伤口扩散快。然而，我们认为是劳累、穷困、苦难和虚弱的体质引发了疾病。

用习惯表达来说，我们有“极好的样本”，特别在那些中国苦力身上，我们将他们安排在岷港军事医院的一间特殊病房中治疗。下面是主要的病历。

病历 1——阿福，中国苦力，376 号，23 岁。

左腿中前部皮肤里外大面积溃疡：高 5 公分，宽 10 公分，深 1.5 公分。

病因：挠伤的蚊虫叮咬伤口，深脓疱引发溃疡，几日中呈浆状医院坏疽；无梅毒病史。

治疗：大面积使用反复烧制的明矾粉，几日中多次使用；过氯化铁，芳香酒。

营养滋补膳食：半份肉和米饭，半杯酒，茶，咖啡，鸡纳酒。

二十八日的治疗后，溃疡病情开始好转。第三十七日，逐渐恢复，表面长出肉色肉芽。

第五十日，完全愈合，确认治愈。

病历 2——邱科金，中国苦力，22 岁。

腿部及右脚两处溃疡。

溃疡中心在右脚外踝处，圆形，直径 3 公分；

右脚第二根脚趾下部及趾缝表面溃疡，4 公分长，3 公分宽。

以过氯化铁、碘酒、芳香酒治疗。

20 日的治疗后，两处溃疡痊愈。

病历 3——阿福，中国苦力，82 号，34 岁。

直径 4 公分的圆形溃疡，浅表，位于左脚内踝下靠前的位置。用明矾粉包扎 15 日后痊愈。

病历 4——中国苦力，13 号，28 岁。

大面积深度溃疡，中心在右脚外踝处，边缘撕裂，粘附有一层厚厚的猪肉皮状物质。9 公分高，8 公分宽。

治疗：初期用过氯化铁，当溃疡症状有所变化时，多次使用明矾粉、硝酸银，周边环状烧灼术。

包扎三星期后，病情有所好转。第六十三日痊愈。

病历 5——阿尚，中国苦力，926 号，25 岁。

左小腿中前部大面积溃疡，边缘呈不规则棱角，粘附有一层厚厚的浆状物质。

几处深层溃疡：深 1.5 公分，高 8 公分，宽 7 公分。

以过氯化铁、碘酒治疗，抹明矾粉使溃疡表面有所好转，伤处愈合得很快。35 日后，溃疡面积减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肉红色的肉芽组织以瘢痕为中心每日生长一圈，第 48 日痊愈。

病历 6——汤阿绥，中国苦力，622 号，32 岁。

脚背部深层溃疡至第二根脚趾，长 7 公分，宽 6 公分，呈猪肉皮状。

溃疡持续一个半月，使用以下局部药物治疗：氯化铁、碘酒、明矾；伤口愈合快速。62 日时几乎痊愈。

第七十五日，确认治愈。

病历 7——阿阳，中国苦力，439 号，24 岁。

右脚外踝处溃疡，3 公分高，2 公分宽。

以过氯化铁擦拭，敷以芳香酒。

十五日愈合。

我们没有发现除脚部外其他部位的溃疡，其他所有同样患脚部溃疡的苦力在军事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

就以下面这个例子来结束这个话题。

病历 8——阿富，中国苦力，322 号，32 岁。

右小腿后部下三分之一处大面积深度溃疡，边缘撕裂，向各个方向铺开。

周围皮肤在颜色性状上发生变化，形成一大圈无血色区域。

溃疡表面高 16 公分，宽 23 公分，有几处深 2 公分。

治疗：重复多次使用明矾粉；碘酒、过氯化铁、芳香酒。

运用硝酸银烧灼术遏制边缘肉芽生长。

15 日的治疗后，溃疡表面状况完全好转；第三十五日，表面三分之二患处愈合，两月内痊愈。

在交趾支那地区，因意外表皮创伤引发短期炎症之后，溃疡呈浆状且无张力。不可否认虚弱的体质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也属局部病情。在这一过程中，药物的使用和我们悉心良好的照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最后一份病历便是证据，患者同其他病患一样得到治愈。然而，最后这位病患情况特殊，我们来加以说明：之前，他患上了梅毒；阴囊和大腿内侧出现红斑（湿疹）；特别是躯干皮肤发出脓疱性丘疹，双手手掌长斑。

经过以上所提一般性疗程，腿部溃疡治愈。此后，我们对他进行了特殊治疗（体液、碘化钾、菝）使这位梅毒携带者的症状在 1862 年 1 月消失。

借这个例子，再来谈谈梅毒。

交趾支那的梅毒病情

性病在交趾支那地区很普遍。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与他们接触的欧洲人病情严重。

淋病患者并发睾丸炎，特别是腹股沟淋巴结炎几乎是惯常的事。

不管这类腹股沟淋巴结炎是淋病还是下疳的并发症，必然会形成脓肿和溃蚀性溃疡。

自发性裂口是灾难性的：以手术刀切开往往形成溃疡，使用苛

性钾便立马出现我们极力避免的伤口缺损的情况，同时也会形成溃疡，若不是这样，倒是比手术切开来得容易。因此对于开化脓性腹股沟淋巴结炎，用柳叶刀进行穿刺术是很好的方法，更好的是用带结扎线的缝合弯针做皮下穿线排脓。

在压迫绷带下，脓水逐渐溢出；当脓肿流空，出脓减少，待其完全干瘪，使用含碘注射液致其粘连，最后使用芳香酒。这样便快速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也就是治愈后，无伤口缺损，无苛性钾造成的永久性伤痕。

腹股沟淋巴结炎、下疳越是溃蚀性的，系带、包皮内表面及阴茎背面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因为疾病的加剧有时会损伤整个或部分器官。这就是下面的例子。

病历 10^①——非洲第二轻步兵团。患病 6 日后，于 1981 年 2 月 14 日入院。阴茎背面根部严重下疳，腹股沟淋巴结炎。含汞溶液擦身，腹股沟敷糊剂，溃疡处施以硝酸银烧灼术。浓汤、面包汤、鸡蛋；大麦、菥蓂汤剂。

25 日，使用过氧化铁治疗；溃疡加剧。

3 月 3 日病人转移到独立的性病病房。持续受溃蚀性溃疡折磨：严重的水肿性钳闭包茎；下疳坏疽病情使部分阴囊发生浆状坏疽。发热，严重的症状使人担心脓水吸收。

14 日，输液被替换成含 1 至 3 克碘化钾的溶液。鸡纳酒。芳香酒洗剂，以鸡纳和炭疽粉包扎。痂脱落。大量出脓，发出恶臭。最后正常的肉芽渐渐长出。

有望在 4 月初治愈，这位士官经过长期治疗，终于恢复了

① 原文缺病历 9。——译者注

健康。

在西贡，梅毒引发的意外时常发生。属脓疱性梅毒疹，赤褐色斑点，水性脓疱，等等。

交趾支那人常患骨疽、臭鼻症、梅毒狼疮。

我们和前内务传教翻译勒格朗先生见面。他略懂医学，同许多人一起，正试图以牛痘的推广来遏制天花带来的灾难。他向我们坦白，他的尝试令人失望，储存于试板或试管中的牛痘苗在高温潮湿的天气下已变质，另一方面，在几例罕见病例中得到的牛痘疱并不能提供可在手臂上接种的牛痘苗。据他的观察，他确信在交趾支那南部地区，针对天花，就算不否定疫苗接种，它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预防措施。

我们问他：“您对大天花有什么看法？”“啊！”他说，“你想说的是梅毒，这种疾病在交趾支那到处都有，甚至在那些原始部落中。我非常想进去看看。”

我们记录下这些，作为这种疾病无处不在的有力证据，它不仅存在于各色人种中，还波及偏远地区。

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广泛，且历史悠久。我们已提到过这个重要的问题，但由于大家对其历史并不十分了解，我们再来谈谈它。

中国耶稣会士富罗先生证实了阿斯特律克^①的说法，性病自远古以来就存在于大众之中。

斯韦迪尔也同样证实说，在印度斯坦梅毒被叫做波斯火，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汞剂的使用早就为人所知。

奥拉斯说，梅毒被罗马人叫做坎帕尼亚病，患病者常常口齿不清，翘着鼻子说话。谁都能看出这是软腭穿孔及梅毒性臭鼻症的溃

① 阿斯特律克(Jean Astruc, 1684—1766)：法国医学理论家。——译者注

疡所造成的。

朱韦纳尔^①说到那些无耻卖淫的人常患有肿胀的纤维性变痔核，医生会轻蔑一笑将其切除。

Sed podice loevi

Coedantur tumidae, medico ridente, mariscoe.

马夏尔，主治脓疱……

他因口腔的某种疾病斥责左伊勒：

Sidere percussa est tibi, Zoile, lingua,

Dum lingis certe !

他同样对马那略提出批评：

... Dum hoeret in vulva...

Partem gulosam solvil indecens morbus...

翻译过来就是性病。

马夏尔多次谈到肛门周边溃疡，这是朱韦纳尔提到的纤维性变痔核的同属疾病。

他甚至对塞西利纳斯玩弄起词句：

Dicemus ficus quas scimus in arbore nasci;

Dicemus ficos, Ceciliane, tuos.

他说：

Curandum penem commisit...

Rivali medico...

阴茎患病容易被察觉。

① 朱韦纳尔(Juvénal)：古罗马医学家。——译者注

在古罗马社会中，因放荡而患上传染病的情况很普遍，诗人的在写作中常进行讽喻，作品中甚至充斥着大量粗俗的语言。

赛尔斯对这个问题更加了解，关于性病，他毫无遗漏地写进书中，这一章是“De obscenarum partium vitiis et curationibus”。

在他第六卷书的第十八章中，一开始他便为自己将要探讨的失礼问题请求原谅，他说我们一定要治愈那些除了我以外，从没有人将其放上台面的疾病。他首先描述了包茎，他说，患有此病，会发现龟头表面，或干燥或潮湿化脓的包皮里层有溃疡的现象。

他同样提到阴茎的坏疽性、溃蚀性溃疡，睾丸炎，肛周炎。人们发现，在这一系列疾病中唯独缺少梅毒的名字，而梅毒一词的确来源于拉丁词“varius”，它影射了因斑疹、斑点、丘疹引起的肤色改变，而今我们将其叫做梅毒症。

而伽里安在其第六卷书第十四章“De sanitatē tuenda”中，对包茎、钳闭包茎、肛周炎、腹股沟淋巴结炎、湿疣等给出了定义。他还谈到阴茎、包皮和肛门的溃疡。他对淋病加以描述，并将其分为两种。

他说，有位病人前来咨询，他得的便是淋病，排尿时伴随有灼热刺痛感。男子说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们也都患上了此病。这是否就是接触传染？

埃提乌斯在此前最重要的希腊医学著作中集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阿雷泰^①在其第一卷书第九章“De signis morborum”中描述了损害扁桃体、软腭、小舌的溃疡病，据罗森博姆先生说，这种病是由口交引发的。

亨斯勒在讲述生殖器官局部疾病时，引述大量中世纪的著作，

① 阿雷泰(Aretée)：古希腊著名医学家。——译者注

以表明在 15 世纪末之前，人们已经认识两性生殖器官排液、生殖器溃疡、腹股沟淋巴结炎、睾丸肿大、赘生和其他性病并有所记述。

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生殖器官疾病开始蔓延，因此，中世纪的西方医生对其进行了详细记述，并确定其为接触传染病。

纪尧姆·德·萨利塞^①于 1270 年前后在维罗纳教授外科学，在他的外科学课中，他谈到，在同妓女或患病的交际花发生关系后，阴茎及包皮周围会出现脓疱、沟裂、腐烂的症状。在一系列阴茎疾病之后，他还谈到了腹股沟处的淋巴结炎。

兰弗朗克是纪尧姆·德·萨利塞的弟子，他明确地提出，当阴茎溃疡因不正当关系而起，它会引起腹股沟脓肿。

阿尔及勒塔(1410)同样证实说男性常突然患上脓疱。

最后让·勒·格戴苏丹在题为“De pustulis quae adveniunt virgae propter conversationem cum foeda muliere”的章节中给出了以下建议：Si quis vult membrum ab omni corruptione servare cum recedit à muliere quam habet suspectam immunditie, lavet illud cum aqua frigida cum aceto mixta vel de urina propria interius vel exterius intra praeputium.

为了预防性病而给出的告诫比 15 世纪末流行病的出现早了许多。

但在这个年代之前，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人们为了对抗性病而采取了公共卫生和预防措施。

阿斯特律提到克西西里女王、普罗旺斯伯爵乔万娜一世于 1347

① 纪尧姆·德·萨利塞(Guillaume de Salicet, 1210—1277)：伦巴第医学家，多明我会修士。——译者注

年针对阿维尼翁的淫秽场所颁布的法令，他说：“女王要求官员及指定外科医生每周六对那些高级妓女进行检查，若发现有因淫乱而染上病的，就会被隔离起来，以防年轻人得病。”

根据 1430 年关于对伦敦淫秽场所进行监管的法令，妓女必须接受检查，并关押患生殖器官疾病者。

在如此多证明梅毒自有两性关系以来就存在的证据面前，又怎么能将疾病的传播归咎于美洲人？我们已了解了疾病的病因、病名、影响、治疗，甚至在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出生之前，就有大量的古代、中世纪医者将预防疾病的措施记录下来。

尽管每年对梅毒下定论的新书出了不少，却从来找不到最初谈及梅毒的书。关于它的起源，在历史篇章中人们总是不断援引塔迪夫先生所说的从美洲传播过来的错误年月。

因金鱼中毒——安南人的药物与医疗，第二典型——感染性皮炎或热带苔癣——岷港医院的每月出入院更替

在给出单一的数据列表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一种小金鱼，这种鱼虽小却有毒。

在西贡，我们了解到这件事，但其实在中国这种情况也存在。热里埃医生于 1861 年 7 月 2 日在宁波耶稣圣堂，从修女那儿了解到一件事，他与我们作了交流，我们将其记录在这封信中。

……“我很遗憾，有一件事忘了问您：此事是关于那些常常接受我们治疗的中毒者……

“我和您说过，您在宁波停留时，我们常常救助那些鸦片中毒的人，以催吐药使其呕吐。但针对因一种鱼类中毒或是在吞食鸦片后再食这种鱼的人，我们却无法进行催吐，因此便无回天之术。

“这种鱼便是我们出于玩赏饲养在坛子或鱼缸中的小金鱼。鱼尚新鲜时便将其捣碎，捣碎的鱼掺水搅拌后喝下便有可能致死。然而往往是那些想置人于死地者处心积虑，待他人吞食鸦片后使其喝下这种液汁。通常是，借口治疗，让人将其喝下，并告知说此剂有催吐之效，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不混合他物，吃下这种鱼也会致使中毒，且无药可治。医生，如果您能够开出一剂引起剧烈呕吐的药方，从而治愈病患，那我们将不胜感激。我已从捎给您的鱼中拣出了一条。”

这条金鱼很小，仅有四五公分长，1.5 公分宽，看起来它属于中国鲤科鲫属。

这些鱼与法国的金鱼不同，也与常在中国看到的，特别是在北京圆明园中看到的不同，因为士兵们在砸破或打翻养有金鱼的浅口瓷盆后，赶忙将鱼抓起用油煎了，食后并无碍。

现在根据在天津所得的资料，给出一个解金鱼毒的煎药方子。

毒源：金鱼

解毒剂：芝，植物名。

山香圆，另一种草药。

黄连，2 钱。

决明子。

服下当归与半夏。

服 2 钱芝与山香圆煎剂。

薄荷。

使患者服下 2 钱薄荷煎剂。

橄榄，浅尝发涩，喝水后味变甜。病患饮其汁。

患者服浸剂：

水、当归、半夏

香附、纹党参

将以上药材捣碎浸泡，给患者服下。

这五味药剂能解金鱼毒。

我们对印度支那的秘术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附上安南人治疗发热和痢疾的方子；用大量根茎果皮混合熬成煎剂。

治疗发热：

核桃

槟榔片

蜀葵根

红树根

山参

柑皮

柠檬皮

狗牙根

鼠李干浆果

鸢尾根

甘草

将所有药材熬成退热药。

治疗痢疾：

椰肉

大黄根

黑块菰

干蘑菇

枣仁

刺山柑种子

再加入一些指定用于发热的药物和干石榴皮。

我们已经说过，安南人的医学理论是一种星相学、假说和个人经验的奇怪杂糅。1861年9月4日，于西贡，在药剂主管斯特劳勒先生、一位安南文人和江湖医生的帮助下，记录了一段翻译佩特律先生口述的资料，以此作为安南医学理论的补充。

翻译书籍名称：《安南医学入门》。

人体与万物、光阴息息相关。

人自成一个宇宙。

5日为一周期，3个周期为一轮回。

两个轮回为一月；60日为一大周期，3个月为一季。

四季为一年。

地球分360°。

一周期有5日，必有5种要素，即：

金、木、水、火、土。

五日中，五行变换。

秋属金，干燥。

春，生风，属木(植物)。

冬属水，寒冷。

夏，属火。

土置于四季之间。

相对应于人体，则有五个器官：心、肝、肺、胃、肾。^①

心为火：夏。

肝为木：春。

^① 若佩特律先生找不到相应的法语词，便将安南语译为拉丁语。——原注

胃为土，因胃居中。

肺属金：秋。

肾为水。

五种要素对应五种颜色：

火——红

土——黄

金——白

水——黑

木——绿

颜色表疾病。

例如：若心得病，则面显红色。

额连心属火，故发红。

左颊属金：发白；右颊属木：面色带绿。

鼻属土：泛黄；下巴属水：发黑；据安南人所说，若相应的器官得病则会出现以上症相。

五行相生相克：

木生火；

水克火，金生水；

金克木，木克土。

这一章根据时令运用于医疗。

接下来是以往所用的医疗术语集，其中有一段关于作者的简介。这本书编撰于 150 年前，研究空气、气候及保健。

书中有关于动脉、肠道、脉象的章节。

第一卷关于桡骨，此处可感知脉搏。

肘弯处有表层静脉。

在安南人的语言中也有“动脉”、“静脉”二词，但其意是否有

别于动静脉血循环，我们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的生理学研究尚在初步阶段。

本卷以灸术治疗结尾。

第三卷：植物与药物；外伤；内伤；特异病因。

第四卷：各种男性疾病。

第五卷：妇女及儿童疾病。

第六卷：外用药物治疗；警言。

第七卷：妇女及儿童外用药物治疗。

古药方及最有效药方。

缺陷及畸形。

因翻译原因，难以把握各种疾病名称。

性病在安南语中叫 tinn-la，中国人称其为花柳病。

中国人常患性病，是他们将性病带到了交趾支那。

总是如此。

感染性皮炎或热带苔癣

在内外病理学的疾病范围里，我们顺带说说无发热症状的皮肤发疹，这种疾病频发，甚至难以避免，特别是欧洲人对其极厌恶，并给它取了个特别的名字：热带苔癣。在阿尔及利亚人们将其叫做红色粟粒疹，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丘疹性红斑，使人有瘙痒和灼痛感。在印度支那，它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感染性皮炎。

我们来说说红色粟粒疹^①。

高温天气，加上大量出汗，皮肤长期浸泡于汗水中，许多人身

^① 参见《阿尔及利亚医学》第419页。——原注

上会常常突然发出一般性小丘疹，同非水疱性疥疮相似。

这种使皮肤起小红点的丘疹性发疹，奇痒无比，可叫做粟粒状发痒苔癣。

海水浸泡加剧病情，高温延续病情，温和淡水浴并不总能使其消退。只有在寒冷的季节，病症才短暂消失，因为那些第一次患病的人来年夏日不复发的概率非常小。此外，一般病症所引起的不适只或多或少地影响睡眠。

有些人常常挠痒，破皮的丘疹上结上一层血液凝固形成的痂盖，就同疥疮一样。这样的红色粟粒疹可以说是病症的第一阶段。

病情的初始症状完全与交趾支那的感染性皮炎相吻合，恶化之后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交趾支那的感染性皮炎患者，因居高不下的气温，长期受疾病困扰。

二、许多人由这种疾病引发丘疹性、湿疹性和脓疱病性红斑。有时脓疱病会恶化为带状疱疹，瘙痒及疼痛感使人最为难受。

持续撒些米粉、淀粉、甘汞，以麸皮水擦洗是最好的姑息疗法，但治标不治本。

难以忍受的瘙痒，加上蚊虫的叮咬和挠痒的习惯，尤其是那些如苦力及清洗船只、卸货的水手那样光腿的人，最易引发丘疹性、湿疹性红斑，之前所提到的交趾支那地区溃疡病情便由此而来。

岷港医院的每月出入院更替

为对在西贡观察到的医疗情况作总体一览，我们认为给出一个每月疾病分类表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有利于对一年中不同时期的病

患情况作一个比较。

在远征初期，地面部队包括：

第 2 轻步兵营；

第 14 炮兵连；

辎重队 1 排；

第 3 工兵连；

随军护士；

第 7 及第 15 勤务排；

几名非洲轻骑兵。

5 月，随着兵力约为 2000 人的 101 步兵团的到来，部队进一步得以壮大。

虽然偶尔有海员及海军陆战士兵被送至军事医院治疗，按照惯例，这两个单位的病人将被送至海军医院，以使我们每月从平均 2000 名地面部队士兵中接收病人，其中不包括千人的中国苦力和他加禄人辅助辎重队。接收病人情况如下：

1861 年 2 月伤病情况

先前伤病人数	87
发热病人：胃功能障碍	5
发热 间歇热	8
一弛张热	40
痢疾	2
腹泻	2
霍乱	17
天花	1
肺癆	1

总共 76 人

性病患者：尿道炎 5
 睾丸炎 2
 原发性和续发性梅毒 22

总共 29 人

入院总人数 192
 出院 32
 死亡 16
 留院治疗 144

总共 192 人

死亡原因：

中枪—头部 1
 —胸部穿通性创伤 2
 —腹部 1
 霍乱 11

（其中 7 人为中国苦力）

在中国染上的肺癆 1

总共 16 人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2 月份是暑热频发的月份之一。头部及谵妄性间歇热在疾病中占主导。3 月份也是同样的情况。

3 月伤病情况

上月留院人数	144
入院人数	331
胃功能障碍	15
发热间歇热	57
弛张热	85
恶性谵妄	2
恶性昏迷	2
弛张伤寒	5
天花	3
类天花	3
贫血	1
支气管炎	1
胸膜炎	1
胸痛	2
扁桃体炎	1
腮腺炎	1
腹泻	50
——慢性腹泻	3
下肢水肿	1
痢疾	20
慢性痢疾	2
轻症霍乱	12

霍乱	33
干泻	3
癫痫	1
间歇性头痛	1
中暑(发热红斑)	2
肌肉风湿病	4

总共 271 人

伤员：蜂窝织炎	5
溃疡	1
挫伤	2
挫裂伤	7

(其中 3 人为牛角所伤)

腿部中弹创伤	1
食指枪击创伤	1
腹部穿通性创伤	1

(为牛角所伤)

肿瘤：滑液囊	2
淋巴结	1
舌下囊肿	1
结膜炎	1

总共 23 人

性病患者：尿道炎 5

睾丸炎	2
下疳	14
—溃蚀性	3
—钳闭包茎	2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10
黏膜硬化	1

总共 37 人

死亡：弛张热谵妄性	2
—昏迷性	2
—伤寒	5
天花及谵妄	1
急性痢疾	1
慢性痢疾	1
霍乱	15
截肢	1
（枪击致粉碎性骨折）	
腹部穿通性创伤	1
（受牛角攻击致内脏脱出）	

总共 30 人

3 月份概况

1 日留院	144
入院	331

总共	475 人
出院	323
死亡	30
3 月 31 日 留院	122
总共	475 人

这个月是负担最重的月份之一，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之一，这也就意味着暑热盛行，在这一月中部队远征最感疲乏。

4 月伤病情况

入院：发热 间歇热	80
—弛张热	63
—恶性	4
—持续性	1
贫血	1
支气管炎	1
白喉	2
口炎	2
干泻	3
结肠炎	3
痢疾	30
腹泻	60
轻症霍乱	3

霍乱	82
黄疸	1
肠道寄生虫素质	2
癫痫	1

总共 340 人

伤员：颌下淋巴结炎	1
关节炎	1
脓肿	1
肌炎	2
创伤	2
—腹部	1
创伤性睾丸炎	2

总共 10 人

各类性病	85
死亡：发热 持续性	1
—恶性	1
—伤寒	1
天花	1
白喉	2
痢疾	4
霍乱	11
胸腔穿通性创伤	1

心脏动脉瘤	1
-------	---

总共	23 人
----	------

4 月份概况

4 月 1 日 留院	122
------------	-----

入院	350
----	-----

总共	472 人
----	-------

出院	246
----	-----

死亡	23
----	----

4 月 30 日 留院	203
-------------	-----

总共	472 人
----	-------

病人由于美托市的战乱而增多，使得 4 月份的伤病情况变得严峻。在这儿霍乱肆虐。

发热的人也很多，这个月雨季来临了，间歇热成为主导。

中暑不再频发，弛张性暑热有所减少。

5 月伤病情况

5 月 1 日 留院	203
------------	-----

入院：发热 间歇热	61
-----------	----

——弛张热	56
-------	----

——恶性	10
------	----

贫血	1
喉炎	3
支气管炎	2
胸膜肺炎	1
胃功能障碍	6
痢疾	20
—慢性	2
腹泻	20
肝炎	1
霍乱	10
全身水肿	2
关节风湿病	1
化脓性肌炎	2
角膜炎	1
口炎	1
蜂窝织炎	2
创伤	5
红斑	1
各种性病	27
<hr/>	
总共	235 人
死亡：恶性疟疾	2
霍乱	2
急性痢疾	5
慢性痢疾	1
化脓性肌炎	1

慢性肝炎	1
慢性腹泻	4
<hr/>	
总共	16 人

概况：上月留院与入院	438
出院	266
死亡	16
留院	156
<hr/>	
总共	438 人

整个5月都在下雨，间歇热和弛张热发病率相当，霍乱趋于减少。

6月伤病情况

6月1日留院	156
入院：发热 间歇热	35
—弛张热	15
—恶性	3
贫血	7
胃功能障碍	7
痢疾	8
腹泻	5
霍乱	5
全身水肿	1

各种性病	25
<hr/>	
总共	111 人
死亡：恶性疟疾	1
痢疾	2
慢性腹泻	1
<hr/>	
总共	4 人
概况：上月留院与入院	267
出院	85
死亡	4
留院	178
<hr/>	
总共	267 人

6 月的西贡正处于雨季，这对于卫生状况来说是相对有利的。

天花病人多了起来，霍乱几乎绝迹了。由中暑引起的弛张热减少许多，间歇热病人也减少了。

令人满意的卫生状况一直保持到年末。尽管痢疾所占比例不高，病情却仍是持久而严重的。

7 月伤病情况

7 月 1 日留院	178
入院：发热 间歇热	62

—恶性霍乱	2
—弛张热	15
—出血无力症	1
贫血	6
白喉	1
口炎	1
食道炎	1
寄生绦虫	1
痢疾	18
腹泻	8
霍乱	2
创伤	3
瘰疬	1
风湿性疼痛	4
结膜炎	1
骨痛	1
湿疹	1
尿道炎	6
下疳	15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8

总共 167 人

出院	265
死亡：发热 弛张热	1
—持续性	1

—出血无力症	1
痢疾	1
霍乱	1
<hr/>	
总共	5 人
住院	75
概况：上月住院和入院	345
出院	265
死亡	5
住院	75
<hr/>	
总共	345 人

8 月伤病情况

8 月 1 日住院	75
入院：发热 间歇热	45
—弛张热	20
—持续性	2
—恶性畏寒	2
贫血	1
霍乱	1
痢疾	24
腹泻	12
创伤	1
关节风湿病	4
水肿	2

蜂窝织炎	1
嵌甲	1
尿道炎	12
——伴有睾丸炎	2
睾丸炎	2
下疳	9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6
——伴有淋病	1
——骨痛	2
——外生骨疣	2
<hr/>	
总共	152 人

死亡：痢疾弛张热	1
霍乱	1
痢疾	3
致昏迷恶性疟疾	1
<hr/>	
总共	6 人

概况：上月留院和本月入院	227
死亡	6
出院	112
留院	109
<hr/>	
总共	227 人

9 月伤病情况

9 月 1 日留院	109
入院：发热 间歇热	69
—弛张热	17
谵妄性	2
昏迷性	2
痉挛性	2
出血性	1
贫血	3
霍乱	2
腹泻	9
痢疾	18
—慢性痢疾	6
黄疸	1
慢性腹泻	5
创伤	2
结膜炎	1
颌下淋巴结炎	1
创伤性睾丸炎	1
稀血关节病	1
湿疹	1
苔癣	1
甲床炎	1
腰痛	1
关节风湿病	2

尿道炎	12
—伴有睾丸炎	3
—伴有下疳	8
下疳	8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17
急性腹股沟淋巴结炎	1
骨膜炎	1
<hr/>	
总共	199 人

死亡：发热 恶性谵妄	1
—恶性痉挛	1
痢疾	2
—急性	1
<hr/>	
总共	5 人

概况：上月留院和本月入院	308
出院	184
死亡	5
留院	119
<hr/>	
总共	308 人

10 月伤病情况

10 月 1 日留院	119
入院：发热 间歇热	51

—弛张热	68
—谵妄性	2
贫血	18
痢疾	33
霍乱	9
腹泻	11
慢性肝炎	1
全身水肿	2
精神错乱	1
慢性支气管炎	2
肺癆	1
溃疡	10
创伤	6
—胸部	2
面部骨折	1
角膜炎	1
创伤性睾丸炎	1
蜂窝织炎	2
慢性关节风湿病	2
尿道炎	15
—伴有龟头炎	1
—伴有睾丸炎	3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1
—伴有下疳	2
下疳	12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11

急性腹股沟淋巴结炎	4
增生	1
<hr/>	
总共	274 人
死亡：痢疾	2
霍乱	1
疟疾或发烧恶病质	1
<hr/>	
总共	4 人
概况：上月留院和本月入院	393
死亡	4
出院	289
留院	100
<hr/>	
总共	393 人

11 月伤病情况

留院	100
入院：发热 间歇热	35
——弛张热	37
头痛	1
贫血	5
霍乱	3
腹泻	9
——慢性	1

痢疾	15
—慢性	5
扁扁桃体炎	1
胸膜炎	1
风湿病	2
脓肿	2
疳	1
脓疮	3
创伤	2
溃疡	9
创伤性睾丸炎	1
精索静脉曲张	1
疥疮	1
尿道炎	5
—伴有下疳	1
—伴有睾丸炎	3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2
—伴有膀胱炎	1
—伴有龟头炎	1
—伴有阴囊水肿	1
下疳	9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8
急性腹股沟淋巴结炎	2
梅毒甲床炎	1

死亡：痢疾	1
贫血	1
恶性出血疟疾	1
	——
总共	3 人

概况：上月留院及本月入院	266
死亡	3
出院	149
留院	114
	——
总共	266 人

12 月伤病情况

12 月 1 日留院	114
入院：发热 间歇热	34
—弛张热	36
—持续性	4
—谵妄性	1
—中风	1
贫血	4
腹膜炎	1
腹泻	7
霍乱	5

痢疾	25
支气管炎	1
胸膜炎	3
腹部创伤	1
腹股沟疝	1
直肠脱出	1
脓肿	2
创伤	6
结膜炎	2
角膜炎	1
疝疮	1
溃疡	1
慢性关节炎	1
尿道炎	8
—伴有包茎	1
—伴有睾丸炎	5
—伴有膀胱炎	1
—伴有下疳及腹股沟淋巴结炎	1
下疳	10
急性腹股沟淋巴结炎	1
骨膜炎	1
梅毒甲床炎	1

总共 168 人

死亡：急性痢疾	2
慢性痢疾	4
腹膜炎	1
腹部穿通性创伤	1
	——
总共	8 人

概况：上月留院及本月入院	282
死亡	8
出院	161
留院	113
	——
总共	282 人

1862 年 1 月伤病情况

1 日留院	113
入院：间歇热	10
弛张热	36
伤寒	1
痢疾	26
腹泻	12
霍乱	13
膝部关节炎	2
疖子	2
扁桃体炎	2
腮腺炎	2

腹股沟淋巴结炎	2
尿道炎	5
——伴有下疳	1
下疳	7
——伴有包茎	2
——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	4
腹股沟淋巴结炎	4
<hr/>	
总共	311 人
死亡：霍乱	3
概况：上月留院及本月入院	244
死亡	3
出院	184
留院	31
其余	26
<hr/>	
总共	244 人

总体来看，在西贡军事医院，我们共治疗病患 2474 人，其中 123 人死亡，死亡率低于百分之五（包括受伤者和霍乱患者）。不过，要注意的是，在病后获准休假，返回法国的出院者中，有一部分人死亡，他们从海外撤回，本应将其计入在内。

我们不指望西贡严酷的气候发生改变。来比较一下平时，即主要征战过后的半年中交趾支那的伤病情况和中国北部城市天津

半年内的情况吧，前者的部队人数和后者驻守人数都约为 2000 人。

1861 年上半年，天津军事医院入院病人	532 人
治疗中死亡	70 人
1861 年下半年，西贡入院病人	1304 人
死亡	31 人

为什么相对来说西贡的患病人数更多？

因为疾病中弛张热和间歇热占主导，而这些疾病易复发，就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医院的年入院人数常常比军队人数还多。

但另一方面，为什么西贡的死亡率相对更低呢？

因为，除了恶性疾病和严重的弛张热外，通常最易控制的疾病便是发热和那些可被金鸡纳碱硫酸盐和金鸡纳酒治愈的病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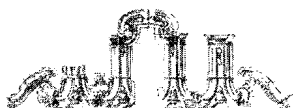
在热带国家，常常出现大量的病人，但医疗工作极易开展。一般来说，我们采用非周期性治疗，给病人安排强身复原之膳食，同时给予病人最好的疗养条件，特别在通风方面。

西贡的疗养环境不错。

我们已说过，军事医院临时安排有各自独立的 17 座建筑，位于中国河河畔，一片槟榔和香蕉树中。然而，这些建筑四面穿通，有的安排有 40 张床，有的安排有 80 张，更像是以坚硬木料做空心棱柱支撑住屋顶的大货棚。因为在交趾支那建屋四面并不筑墙，只在屋顶下防晒避雨。别忘了，在 12 月和 1 月间，即使是晚上，这里最低的气温也有 17℃。

在卫生预防措施的帮助下，医院环境良好，尽管在下交趾支那地区气候高温潮湿，但伤员中没有一人患上严重的腐烂坏疽性

并发症，而有时海军医院的护士们却连连抱怨并发症的出现。说真的，真想为他们建一座漂亮且高水平的法式医院，而非安南式的。



35

返回法国——马六甲海峡——印度海——锡兰——亚丁——红海——苏伊士——埃及——开罗——金字塔——尼罗河——亚历山大——埃及医疗概况——西西里岛——墨西拿海峡——埃特纳火山——热那亚海湾——法国阿尔卑斯省

1862年2月8日，距我们来到交趾支那已经整整一年了，此时接到命令，要我们和刚刚回到北京的那支部队一起返回法国，他们已执行解除对西贡封锁的命令以确保法国对交趾支那盆地的占领。

我们一千多名乘客，站在客货两用的“敢闯”号舰艇^①甲板上。舰艇在早上8点驶入了滚滚的波涛中，第2步兵团的军乐队演奏乐曲的节奏比平日快了两倍，我们的军舰在此时威严地下了水，那些受损舰艇上的人只好眼巴巴地让我们静静离开他们的视线。

眼睁睁看别人离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而能够回去的人的雀跃，又淡化了留下的人的沮丧。大家只用眼神和动作交流，没有一丝声响和欢呼。

^① 舰长为佩隆先生(Peyron)。——译者注

是的，大家都有份儿的。曾经，我们也是这样目送别人回家，而自己却不得不留下来，带着一种合乎情理的满足为他们起锚。

圣·雅克海角的峭壁上亮着灯塔，照亮了这片锚地和西贡河的人海口，绕过此处后，我们顺利地穿过了中国海的西南端。

为了补给一些煤炭和食物，我们在新加坡停留了片刻。航行继续，经过马六甲海峡，我们进入了印度海，与赤道平行，沿低纬度向西驶去，我们军舰经过的锡兰^①岬角，只有北纬6°。

在赤道线上的航行以蒸汽动力驱动，单调乏味，没多少变化，大部分的时间里，海面十分平静。只是有过一场暴雨，让我们见识到了被称为台风或飓风的旋转大气现象。

就在船所处的一大片海域上，只见一个漩涡掀起了一个极速旋转水圈，这个水圈十分醒目，半径就有2公里。海浪给这个水圈的边缘加上了泡沫四溅的卷边。但我们的船处在风暴中心却纹丝不动，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仅仅被当成是1862年2月19日清晨一场迷人的表演。

然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因为有时候会遇上真正的龙卷风，一些水文地理年鉴上有记录。旋风影响的范围时远时近，有时候在20公里之内，有时候能扩张到100公里以上。风咆哮而来，绕着一个中心或一个漩涡打转。风力也时大时小，有时候是稍微猛烈些的微风，有时候却会在突然之间变得暴戾无常。旋风的转圈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南半球方向一致，在北半球方向也一致，而南半球和北半球相反。方向和看到的太阳升落的方向相反，因此赤道以北是从左往右，南半球则是从右往左。

风暴还有另一种行进方式，就是一边前行一边旋转，我们可以

^①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这么说，它转过它所经由的每一处。有时候速度很快，有时候才几公里的时速。

在大海的海面上经常会吹这样的旋风，这也是凯勒说太平洋并不太平的原因之一。

2月20日，我们绕过了大尼克巴岛^①岬角。24日，又绕过了加勒岬角^②。我们看到了岛上的灯塔和海滩。从这里开始，在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群岛间的海域，“敢闯”号沿着“西—北—西”的航向航行。3月份，我们经过了索科特拉岛^③，也就是芦荟之岛。

最终，自西贡出发，经过一个月的航行，我们在紧邻着海湾，尖锐陡峭的锯齿边的岩石之下的也门锚地抛锚了。

也门到处都是岩石。在悬崖峭壁之下，在灼热的烂泥沙中，我们绕了个大弯子到了这里。因为干涸而裸露出来的沙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凹面镜，反射出热带的阳光。这里的英国哨所都是为对付酷热而设计的，房子建在平台上，掩体外面被涂成白色，隔板则是镂空花格的。这里的士兵和所有其他驻守在印度支那的士兵一样，带着涂树胶的头盔，头盔上加了双层的纸板做的遮阳罩。还有一个白色的护颈。太阳刚一升上地平线，他们就躲到了阴凉底下。

想稍作休息匆忙上岸的乘客，也没采取预防措施，一不小心就会被毒日所伤。欧洲来的人经常会大脑充血或者直接就中风，来自印度支那的人，稍微虚弱些的或者是处于恢复期的病人，会发高烧，尤其痢疾会复发，经过这个让人窒息的烤箱的炙烤之后，他们

① 位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之间。——译者注

② 位于斯里兰卡西南端。——译者注

③ 索科特拉岛(Socotra)，位于也门沿海的印度洋中，以其特产芦荟而闻名遐迩，故又称芦荟岛。——译者注

中很多人随后就一命呜呼。而这只烤箱正如同红海的一根长长的肠子。

在也门，我们补给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有一些波斯中介商急需卖出各种各样的食物，尤其是摩卡咖啡。

在这里居住的人十分繁杂：亚洲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非洲人，尤其是有着羊毛般卷发的阿比西尼亚人，他们游泳和潜水的功力堪比新加坡的马来人和马其他的渔民。几个黑鬼红棕色的卷发使我们感到惊奇，我还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头上戴了英国假发，就像混血儿一般。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其他人头上发现了褐色石灰，就像头癣患者那样，人们会等石灰自动脱落；这是他们染发的一种方法，只为模仿他们的国王。

我们从也门海湾进入了曼德海峡^①，也就是所谓的“泪之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岬角之间形成的风 and 海浪，会引起灾难性的飓风。

这个海峡的得名要追溯到人们还只是驾着木船沿海航行的时期。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搭乘蒸汽船毫无阻碍地经过丕宁岛^②了，岛上一座小小的圆堡上十分醒目地飘着英国国旗。

我们航行着，左边是忒拜伊特^③的陡峭山脉，右边是阿拉伯半岛上的摩卡^④和麦加^⑤。我们沿着红海形成的海峡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直到一个充当分水岭的海角出现在面前。一个大海湾深入到阿拉伯半岛，另一个则溯流而上到苏伊士运河。在这两个大海峡之间，有山脉隆起，西奈山则是其中的最高点，被火红炽热的阳光染

① 其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泪之门”。——译者注

② 曼德海峡最窄处被小岛丕林岛一分为二。——译者注

③ 位于埃及。——译者注

④ 位于也门红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城市。——译者注

⑤ 位于沙特阿拉伯西边，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译者注

成了金黄。我们凝视着这座金光熠熠的山峰，摩西^①就曾经带着刻有法律的铭文降临于此。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起源。正是在这片沙漠里，希伯来人靠着天赐的甘露生活了近40年，至今，博物学家和生理学家都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

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海峡狭窄，苏伊士位于末端，右海岸栽满了罗望子树，这里便是摩西的蓄水池。蓄水池中的水有些咸，但不管怎么样是可以转化成淡水的。

哦，怎么了？我们投出了锚，在已经远离苏伊士的地方抛了锚。舰长告诉我们，要想上岸，大家得划小船再走四五公里，而且必须赶在涨潮时，要不然就半途而废了，因为在低潮期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海滩便露出水面，高潮时，海水至多回涨1.5—2米。

事实毋庸置疑：海水一直在后退，为了让军舰能顺利抛锚，人们很早就想在海上造堤了。

潮一落下，沙滩便重见天日。这沙滩上的沙石和沙漠里沙石的构成是一样的：砂岩，石灰石，火石，碎屑，贝壳岩，略带粉末状，在很多地方都堆成了沙丘。开往开罗的火车穿过了一座沙漠，和退潮后苏伊士运河河滩上的那些沙一个模样。是呀，还真是这样！潮水越来越低了！从地质学上我们无法否认这里原是大海，但海水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却的呢？随着海平面升高，又或者随着潮水的持续退落，地中海便和红海分离了。

看一看苏伊士地峡的地图，你会发现从苏伊士到赛德港，运河连通了：

1. 苏伊士泻湖

① 摩西(Moïse)：纪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译者注

2. 大苦湖(盐水湖)，经由古老的法老运河同红海相连

3. 提姆萨赫湖

4. 巴拉湖，以及紧靠地中海的曼扎拉湖

在苏伊士地峡运河的开凿只不过是连接了所有的湖，分隔出其间的三四块狭长陆地。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摩西降生前，这些盐水湖就已经是海水退落的有力证明。因为，在埃及人俘虏希伯来人的时代里，埃及的地质情况和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苏伊士地峡谷地是一片牧场，雅各^①的后代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而摩西也曾用在这发生的奇闻轶事让它享有盛誉。靠近贝尔卑的台尔褚泰是犹太人的驻地，阿瓦里斯是喜克索斯人的首都。希伯来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的疆域上建造起哈瓦德、图姆和皮图姆。最终，泰和罗兰标出了艾罗波利的所在地，即现代雅各城。

但是那个时候，大苦湖还没有和红海分离，如今，大片水域将苏伊士和大苦湖分开。

传说中，摩西是从埃伯力斯，也就是哈姆塞出发的，到达了阿拉伯的依塔姆。随后，为了在提姆萨赫湖岸边的罗索湾定居，他又折回哈希罗兹。阿蒙霍特普三世^②和他的军队紧随摩西之后，进入了红海的污水湖，被大潮吞没，即便没被吞没也被拦了下来。

沙漠有一部分被大苦湖浸没了，苏伊士所在之处今天已经彻底干涸了。另外，这部分沙漠留下了享有盛名的摩西时代之后的人工运河遗迹。这条运河沟通了红海和几大湖。这条运河的开凿归功于一位法老，其最初的遗迹离冈比西斯遗址不远。

运河的平均宽度是 50 米，但在和红海相连的那部分有五六古

① 雅各：犹太人的祖先。——译者注

② 阿蒙霍特普三世：公元前 14 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译者注

里，在运河的尽头，是一个与海湾相连的波斯波利斯式纪念碑，有时候潮水会把它吞没。

沿着刚刚提到的这些路标航行，我们将可以画出位于大苦湖的苏伊士人工运河的大致轮廓。老运河也在之后投入使用，不断挖深，扩大，延长。最新的一个计划是使老运河穿越大苦湖，到达提姆萨赫湖，直到已经连通的艾尔吉塞湖缘，从那里开始，运河继续延伸，穿过巴拉河和门扎莱，到达淤泥之中的佩吕斯海湾，在赛德港处流入了地中海。在印象中，埃及总督同德·雷赛布^①齐心协力，创造了比任何一任法老都要卓越的功绩，使自己名垂青史。正是这条运河让印度支那进入了欧洲的视野，同样也让欧洲进入了印度支那的视野。

而法老们看重的是运河对下埃及的灌溉功能以及尼罗河肥沃的淤泥。

另外，在交接点上，也就是布巴斯特所在地，达尼斯和佩吕斯河支流补给了运河的淡水。河水一直流到提姆萨赫湖并冲刷出一片直抵吉森的狭长的绿洲。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可以让土地更加肥沃以外，运河主要的目的是让尼罗河与提姆萨赫湖相连。

提姆萨赫湖自塞拉皮雍和大苦湖相沟通，而大苦湖又是由运河同红海相连。因此在法老时代，从红海过来的纸草做帆的小船，若是顺着运河航行，则能到达尼罗河，最终北上到孟菲斯和底比斯。

海峡的南边也曾被打通，主要是为了埃及和印度的交流，尼阿库斯经过这里，把亚历山大大帝的舰队带到了尼罗河水域和地中海。

① 德·雷赛布(1805—1894)：法国外交官、实业家。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即由他主持开凿。——译者注

另外，艾尔吉塞入口的另一边，提姆萨赫湖的水同巴拉湖的水相连，也因此和曼扎拉湖的水相连。曼扎拉湖位于佩吕斯海湾，曾经是托勒密的军事港口。

尼克斯，也就是莎麦提卡斯的儿子(公元前 600)，曾经使用位于费古希亚，也就是今天的法古斯的一条佩吕斯河支流的水使尼罗河同各大湖相连。

如果你同意的话，所有这些水利工程，并不是为了打通海峡两岸。那些今天还能看到的水利设施的遗迹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完成这些工程，是为了让两海之间由一条长 29 古里的笔直的运河相连。

我们已经说过，尼罗河由一条淡水运河同提姆萨赫湖相连，运河的一条改道支流中的水灌溉了苏伊士这片土地。这里水资源本不富足，摩西蓄水池中的水又是咸的。

要补充的是，塞索斯特里斯曾经在开罗和苏伊士之间挖凿一条淡水运河，在阿达卡山脉我们也能找到这条河的遗迹。

从苏伊士到开罗，再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铁路轨道就铺在山脚之下。从苏伊士到开罗开始的那段路上尽是黄沙淤泥构成的荒漠。这片荒漠位于南部的杰贝尔·马贝山脉和东北部的热耐夫山脉之间。

我们开足马力，用了 7 个小时穿过这片荒漠，而沙漠上的旅队若想穿过去，则要七天七夜。到处都像是海水退潮后裸露出来的深海淤泥。

旋风在沙丘之上卷起了一个个移动的螺旋，这些粉尘聚集成团十分壮观，就好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但是沙漠中鲜有这些沙丘，我们脚下踩着的尽是一些紧实、顽固的沙地。

青翠的世界出现在了西边的地平线上，有树，小灌木丛，花园，尼罗河灌溉的大片农田。我们到开罗了，瞬间，我们便从死寂的荒原来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之地（1862 年的 3 月 21 日）。

尼罗河的河谷，用最大众的语言来描述就是沙漠中的绿洲。这个河谷，在三角洲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古里宽，而长则有 200 古里，这就是埃及。

尼罗河的源头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说它是自阿比西尼亚山脉的南部诞生的。

800 古里的航程之后，到达了落差为两米的第六个瀑布，埃及尼罗河处的入口便到了，靠近阿斯旺水库。从那里到开罗的尼罗河，是一片平均宽度为 20 公里的平坦河谷，河谷位于两条满是岩石的贫瘠山脉之间。一条山脉与红海平行，而另一条则在古利比亚的荒漠中消失。

尼罗河左岸离沙漠有一段距离，有两条农田带蜿蜒其中，其中一条农田带上坐落着米拉特神庙。

冈比西斯二世^①派 5000 个人修建这座沙漠中的神庙，这些人没被黄沙困住，却饱受希洛克风暴带来的酷热与干涸之苦。

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差点也要付出一样的代价，幸好当时他们改了道。

开罗的南边，尼罗河分成了两条支流，一条流向了罗塞塔，另一条流向达米埃塔，它们包围了现在的这个三角洲。这个大三角形，一边长 60 古里，靠着大海，另两边边长是 50 古里，这是埃及最肥沃的地带。

① 冈比西斯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公元前 525 年率波斯军队入侵埃及，成为埃及统治者。——译者注

从地理上来说，三角洲构成了下埃及。埃及的中部位于孟菲斯所在的河谷分叉处。而在河岸上则是金字塔和开罗，再往上走就是上埃及了，有底比斯的 100 道城门，以及卢克索和卡纳克宫殿的遗址。

尼罗河河谷最有意思的部分在开罗，它的对面就是金字塔了。筑有城堡的这座城市是近代埃及的要塞及首都。我们沿姆斯基路入城，那里有漂亮的穆罕默德·阿里^①清真寺和欧洲人建的东正教教堂。在这筑有雉堞的围城中，正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下，消灭了最后一批马木留克^②。阿曼·贝骑着马穿过射场栏杆，只身逃离。刚越出 50 法尺，战马中弹死去，骑兵倒地受伤，被阿拉伯人收留，几日后逃往叙利亚。清真寺的导游们讲述着这位马木留克逃跑的故事。清真寺由大理石筑成，这些大理石来自大金字塔，之后我们将会提及。

站在堡垒发射台高处，一眼望去，开罗风景如画，清真寺的白色圆顶和宣礼塔数不胜数。远处直至尼罗河右岸的平原上，坐落着开罗老城区，对面是罗达岛，岛上有米罗麦特城。就是在罗达岛上，在这繁花之地，摩西的摇篮漂流至此，他被法老的女儿发现并收养，这一感人难忘的情节幸运地在保罗·德拉罗什^③的画笔下再现，画中的公主救星美艳动人。

在罗达岛上，我们乘小船渡过尼罗河以穿过散布着金字塔的广阔平原，来到这宏伟的古迹脚下。

从开罗沿尼罗河溯源而上至北纬 30°，即亚热带地区，我们来

① 穆罕默德·阿里(约 1769—1849)：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总督，常被称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译者注

② 马木留克(Mameluk)：从公元 9 世纪到 16 世纪之间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奴隶兵。——译者注

③ 保罗·德拉罗什(1797—1859)：法国著名学院派画家之一。——译者注

到了上埃及底比斯的 100 道城门。受埃及王朝第一座首都所赐，这里所有被开垦或荒废的地区都被冠以底比德的名字。

第二十一王朝的国王离开了这里，定都孟菲斯。然而这座古城依然富足兴盛，比起圣彼得堡，就像莫斯科，比起北京，就像南京。

后来，底比斯被冈比西斯二世抢占掠夺，并又一次因叛乱被托勒密·拉迪尔洗劫。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该城又被埃及总督康奈利·加留劫掠。最终，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下，这座城市走向了毁灭。建造时原包括梅地奈·阿布等五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卢克索和卡纳克。埃及方尖碑来自于卢克索，卡纳克有世界上最宏伟的宫殿。底比斯还有 600 座狮身人面像，两座门农巨像守护着拉美西斯二世^①的墓冢，其中一座十分精美。

美尼斯^②将统治中心由底比斯改为孟菲斯，就如清政府离开南京，定都北京一样，后者出于政治因素，而前者则是由于贸易原因。

孟菲斯位于河流分岔处，因此是注入地中海的两条水道的货物集散点。这里的淡水运河直通大苦湖，沙漠商队以此为据点，前往红海迎接从印度运来的货物。

站在开罗城堡高处向尼罗河河谷望去，河流对面 4 海里处，吉萨金字塔坐落在左岸。同样在左岸，再往南 4 海里，萨卡拉金字塔赫然耸立。其对面，稍往南，哈鲁昂金字塔与开罗城同在右岸。在多哈采石山上，有着大量金字塔石料。这片边长大约 16 公里的四边形土地便是孟菲斯。

① 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 公元前 1303—公元前 1213): 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公元前 1279—公元前 1213 在位)，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译者注

② 美尼斯(Manès, 约公元前 3100): 埃及第一王朝的开国国王。他统一了埃及，开启了法老统治时代。——译者注

然而，孟菲斯同样逃不过动乱之后被冈比西斯二世破坏的命运。埃及的第二座首都在亚历山大叛乱中遭受致命的一击，随后亚历山大在克娄巴特时代^①成为埃及第三座都城。

在开罗，背倚阿达卡山脉分支俯瞰城下，从南到北便是广阔的尼罗河河谷。往西4海里以环形沙地与利比亚为界。这块沙地底下为石灰岩，长2公里，较尼罗河水位高出42米。沿峻峭多沙的海岸来到这里会发现有大量的贝壳化石，主要有货币虫属、箭石、牡蛎化石、石英碎片、火石、晶石、铁矿脉等等。

在这片高原上，三座吉萨金字塔耸立着，其中最大的一座为胡夫金字塔。

两座大金字塔周围的岩石中凿出的深壕沟，被沙石堆填满，有花岗岩、玄武岩碎石，表面覆盖有大理石碎石。尤其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它们曾用来修筑庙宇、宫殿、清真寺，这些建筑却在不同的年代中被损毁。难以想象，这些用以永远安放他们尸骨的奇迹般建筑的缔造者，当初天真地将它们层层垒砌，为的竟是让好奇者能在最高处看太阳升起。而今天，留下的只是这庞然大物的骨架。

从前，大金字塔四面墙体光滑平整，熠熠闪光，而今已剥落。

第二座金字塔，其下部五分之四同样被损坏。顶部附有白色大理石，其上好几处轻轻地描画有赭色胶画颜料。在东面墙体上，从顶端算起有超过40米的大理石覆盖层。

经过大量的考察，这个特点也被埃及研究院的考古学家们所掌握，然而那些谈论着金字塔的人却并没有注意到。

金字塔紧紧地吸引着参观者的眼球。我们却听说有一名游客仓促下了相反的论断，他叫道：“看！第二座金字塔的顶端刚刚修缮

^① 即托勒密王朝时代(公元前323—公元前30)。——译者注

过!”(原话)

假设世界上有人具有这般能力和财富进行这项工作,从顶端开始的复原修缮工作怎么可能完成呢!

人们将金字塔外层石块逐渐拆除,并使其沿倾斜表面滚下。这样,在北面形成了碎石堆,借此便可攀上大金字塔唯一入口所在的20多米高处。

金字塔基部建于岩石之上,墙体以大量方形巨石构成。这些石块采自多哈采石山,并以倾斜的堤道运送至此,现今仍留有凸起的遗迹。

层层缩进的墙面保持着金字塔的平衡,胡夫^①金字塔的底座面积超过协和广场,高度与斯特拉斯堡尖顶相当。

第二大金字塔齐夫伦^②金字塔稍低于最大的金字塔。

第三座为孟卡拉^③金字塔,规模更小,表面以花岗岩覆盖。

这些古迹,筑造于公元前二千多年,用作法老的陵墓。

通过狭窄倾斜的通道进入胡夫金字塔内部,金字塔的用途便确凿无疑了。其内部难以准确描述,我们只能进行极其细微的比较。

金字塔的入口位于北壁第十三石级的高度,整座建筑由203级组成,高166米,塔身斜度呈 $51^{\circ}50'$ 。这个小入口看起来就如邮箱的入信口。从入口进入,便滑进一条向下的甬道,就如信滑入信箱一样。这只是起始的甬道。

另一条甬道的倾斜度也为 26° ,以同一点为起始向上延伸,也

① 胡夫(Chéops):埃及第四王朝的第二位法老,他的统治期从大约公元前2589年—公元前2566年。——译者注

② 齐夫伦(Chéphron):又称哈夫拉(Khafra),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约公元前2589年—公元前2566年在位。——译者注

③ 孟卡拉(Menkaure):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大约在前26世纪间在位约18年。——译者注

就是反射角与入射角相等的情况。

在甬道里只能匍匐前进或是爬行，由阿拉伯领路者帮忙在前拉或是在后推着。他们以传统的蜡烛代替冒着烟，易使人窒息的火把，将人们领进边长为 1.11 米的四方通道。

垒成墙体的巨石呈淡灰色，就同法国南部的一样；巨石之间没有水泥浇固却契合紧密，缝隙中连刀片也难以插入。一位进行过勘探工作的前辈和埃及委员会的成员准确真实的描述对我们了解金字塔有很大帮助。

金字塔中心，即在其高度约二分之一处，人们进入一个阴森的长方形墓室。据沃尔内说，这个房间阴暗窄小，仅有 13 步长，11 步宽，高度也大致如此，只适用于存放尸体。金字塔，说到底就是死者陵墓。

放置在入口尽头的花岗岩石棺也充分证实了这一想法。以杠杆移动棺盖挖掘陵墓造成这口石棺边角处出现破损。

放置石棺不远处的同一平面上，有一个 50 公分的方形枯井，延伸至金字塔深处。关于它的用途，我们难以猜透，这也许是一扇气窗，使含碳酸等密度大于空气的气体得以流通。虽然当时的埃及人不了解现代化学揭示的气体相对密度，但他们凭借经验一定知道，尽管他们拥有防腐香料保存尸体的技术，将成千上万的人及动物的尸体制成密封的木乃伊堆在地道、墓穴、地下坟墓中逐渐风干，入口处仍有大量恶臭气体产出。想想吧，待这些保存着的尸体完全干化或木乃伊化，因液体蒸发将减少 75% 的重量，这必然会积聚大量的腐蚀性放射物，这些井便是为此而造的。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是对金字塔内或其他墓地中的井最可能的假设。

不管这用作什么，一想到失足落入这黑乎乎的深渊里就令人毛骨悚然。法老的墓室下是王后的墓室，然而要注意的是，当抬头观

赏法老阴暗墓室里漂亮的内壁斑岩砌面时，若对危险没有察觉，而向导又因一时疏忽未加提醒，那么这种事情就很可能发生。

尽管这里的斑岩如此吸引人，当人们一进入这里，还是急着想要逃离这空洞虚无的死亡之地。

我们相信在这里，过于敏感的形象便是最为可怕的噩梦。想象着蝙蝠翅膀映出的鬼影，那吓人的镰刀，跳着骷髅舞的法兰多拉舞群，法老、教皇直至最卑微的仆人的枯骨发出嗑嗑声……啊！

进入陵墓时可不能想着这些！

这里使人呼吸困难。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吓住了。一个拐角之后进入甬道的中部，尽管有向导的帮助，其中一名同伴却突然停住了，他坐在原地不愿再往下走。滑过凹凸不平的岩石，只下了2米的阶梯，他便以为已到了黑洞尽头，然而远远没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甬道中的斜道。就像他在《中国博物馆》的选段中写道的一样，他当时颤抖得同吸食鸦片的烟鬼一样剧烈。

细细想来，这些通道自然不是为了那些热衷新奇事物的渎神者而修建，而是为了运输棺材。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物提早为自己建造陵墓。尽管建起了这神秘的庞大建筑，他们的遗骸仍逃不过被弃置不顾的命运。

这便是世间历来的哲学训诫。骄傲的人们出于虚荣想将被亵渎的圣体庇护起来，愿在死后被生前所敛珍玩宝物所环绕：刀剑武器、金银珠宝、项链颈饰或王冠；活着的人的贪婪却驱使他们为之所动，亵渎了死者的陵寝。

有许多与金字塔形制相仿的建筑，如帕特罗克洛斯、阿喀琉斯、埃阿斯的古墓，我们仍可以在特洛阿德海滩看到它们。还有砖

砌金字塔，如位于乔萨发特河谷阿布沙龙和扎卡里的墓地。在罗马，阿文提诺山下有一座白色大理石金字塔嵌入城墙，那是塞斯提亚斯金字塔。

在阿尔及利亚，歇尔谢尔和科雷阿之间的萨赫勒山上，有一座基督教陵墓面对着大海。这是一座圆锥形金字塔，巨大花岗岩遭到破坏。天哪！这些都是拜阿尔及尔所谓的考古学家们所赐。

墨西哥的远征同僚们将向我们讲述位于普埃布拉高原上的丘鲁拉金字塔，这是阿兹特克文化神秘的遗迹。为了使我们对它有个概念，洪堡说，它的面积比旺多姆广场大四倍，比卢浮宫还高一倍，耗费了大量砖块。

根据沃尔内的计算，绕埃及大金字塔一圈，其底边周长为 684 法尺 9.6 法寸，正好相当于一个亚历山大体育场或地球圆周 1° 的五分之一，其高度约为 450 法尺。

经过首席执政官的统计，这座建筑体积为 10696147 立方米，足以筑成高 10 法尺，厚 1 法尺的墙绕法国一周。它由第五王朝的胡夫法老在公元前约两千多年下令建造。

第二、第三大金字塔的建造时间晚了半个世纪，由胡夫的弟弟齐夫伦及其儿子孟卡拉下令建造。在二三十年间，三分之一的埃及人被征召建塔。

主金字塔周围有许多小规模附属建筑及小金字塔，有单独或成群的陵墓、深井、洞穴、地下墓地、圈住古迹的矩形围墙和已毁坏的建筑物。

距大金字塔南面五六百步之遥，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向朝孟菲斯方向蹲坐着，对面是尼罗河。雕像长 47 米。它是在与金字塔基座同一块岩石上开凿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墓葬形式，因为人们在其内部发现了圣堂或墓室，可从前腿的阶梯处进入。单头部就有 9 米

高，面部轮廓为 24 米。耳甲上可坐一人。鼻子部分被损坏。

无论如何，我们能够辨认出：人们在这张巨大的面孔上，对埃及妇女的形象进行了夸张，漂亮的女像脸庞上显出印度波斯人同部分居住在开罗的阿比西尼亚人的混血特征，和我们在埃及古老建筑上看到的阿比西尼亚人脸孔极其相像。

拥有巨大乳房的狮身人面像是埃及的化身，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狮爪象征着埃及过去的辉煌。

一些占星家认为在狮身人面像前可以看到处女座和狮子座重合，在这两颗黄道带星座的影响下，尼罗河泛滥成灾。大家各抒己见来解释这一谜团。

不论究竟是怎样，在狮身人面像附近的沙地下人们发现了冥王欧西里斯的巨大雕像，像是守护着孟菲斯“死者之城”中所建的陵墓，至少是守护着主陵墓，因为在南部萨卡拉地区，另有一些金字塔或地道为埋葬动物而建。

过去覆有保护层的三座金字塔也严重损毁。其中两座由砖石垒成。南部最大的金字塔是左塞尔的陵墓，与吉萨第二大金字塔相当。

这些便是孟菲斯散乱的大规模古迹。城中心已消失在尼罗河的河泥之下。这条河流主宰着这一地区，我们便来谈谈它。

长久以来，寻找尼罗河源头就如寻找点金石一样毫无结果。对于尼罗河来说，若正如那些勇敢坚韧的旅行家所承诺的一样，在阿比西尼亚中部的勘探顺利进行^①，那么这种所谓的不可能性在今天将成为过去。

有一件奇事，在公元前 15 世纪，腓尼基人进行了一次绕过好

① 参见斯皮克(Speke)和波顿(Burdon)所著《非洲东部大湖游记》，1862。——原注

望角的环非洲航行，这件事沉寂了 3000 年，直到航海家迪亚士和瓦斯科·德·伽马对此加以证实。

托勒密在同东部黑人往来密切的埃及商人的确认下，指出在非洲中部赤道地区存在着紧紧相邻的一些大湖，几条水道从这里发源，并汇聚成尼罗河。然而，又过了 4000 年，两名英国旅行家才证实了这一地理大发现。

1857 年，斯皮克^①和波顿^②先生从东非出发，来到月亮山脉。山顶白雪皑皑，山峰高于地面 3000 米，高出海平面 4000 米。

（这片烈日炙烤的酷热地区，一年中 238 天下雨。）

据他们说，月亮山是真正的东非大花园。

1858 年 2 月 13 日，他们发现了托勒密所指的两大湖中的第一座湖——坦噶尼喀湖，位于南纬 3°到 8°，面积 13000 平方公里。

阿拉伯商人多次提及，在月亮山脉的东北部赤道地区有一座巨大湖泊。如果属实，那便会发源出一条大河。

7 月 9 日，斯皮克独自出发。8 月 3 日，他来到尼亚萨湖。

该湖南起南纬 3°，横跨赤道，宽约 150 公里，较红海海平面高出 1100 到 1200 米。

斯皮克先生尚未对湖泊北部进行探测便决定返回。

1861 年，他在格朗船长的陪同下返回。

在尼亚萨湖东部，4 米高的瀑布从湖中泄下，形成白尼罗河，这便是尼罗河的源头。

然而，探险者没能向河流下游去，绕了一大圈才重新找到河道。

① 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 1827—1864)：英国探险家。——译者注

② 波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英国军官、探险家、翻译家。——译者注

各国家部落间的战争状态使他们留下了遗憾。

从尼亚萨湖流出的水量是尼罗河其他支流水量的两倍，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在北部喀土穆汇聚成埃及尼罗河。

人们该为敢于独自探险的无畏旅行家们鼓掌——我们清楚他们所要克服的一切困难。然而，关于他们的发现却存在两大缺陷。

第一，没有给出大湖所在位置的赤道经度。

第二，没有继续航行以找到真正形成尼罗河的河流交汇点。

另外，承认了白尼罗河是尼罗河主要支流，那么白尼罗河是源于尼亚萨湖，还是像罗纳河穿越日内瓦湖一样，只是流经该湖呢？

在整个湖区还有很多水文研究要做：

一、确认补给尼罗河的支流的数量、流向和流域面积。

二、研究融雪及热带雨水对水位上涨的影响程度。

三、研究水位变化怎样引起下埃及每年的间歇性洪灾。

在喀土穆地区，对尼罗河流域长 300 公里的广阔沼泽地也要进行同样的研究。

了解这些情况后，还应沿青尼罗河和其他支流而上，以确定它们仅为小支流而并非主源头。

无论如何，如今已有大量的数据来基本确定世界上河流的神秘源头和涨水情况。

为了解释尼罗河涨水情况，我们要借用一些普通气象学语言。

我们对气候的研究不足以对自然界加以解释。

对于风学来说，同样要借助对赤道地区的观测研究，同时对赤道地区的雨水要有一个一般性的准确测定。

在赤道高温的作用下，大量气流受热上升，同时使蒸发活动剧烈。在这一地区的海域、河流、湖泊蒸发量极大。

这便是我们在一些地图上标出的持续降雨区雨水不断的原因。

赤道雨区降水相对适中，若用“持续”二字则显得过多，不贴切了。

在赤道地区并不总下雨。太阳不总位于赤道上方，它在南北回归线间来回移动。

冬至时，太阳直射南纬 20° ，这期间在北半球的赤道地区雨量相对少。

相反，太阳在春分越过赤道，直射在北半球，于是热带地区的雨季便来临了。

我们也曾留意远东地区的热带国家，先说说交趾支那。4月至10月，太阳越过赤道直射北半球，在安南南部，西南季风带来了雨水。

在印度半岛，雨季，也就是我们的夏季，也都伴随着西南季风。

非洲赤道附近，雨季始于4月。北纬 10° ，在塞内加尔附近，雨季始于6月，止于9月。

在美洲，巴拿马地区3月初开始下雨，而加利福尼亚的圣维拉斯则在6月中旬。

总之，每个热带国家的雨季总是与太阳直射点相重合。

这便解释了尼罗河每年间歇性涨水的情况。

太阳越过赤道，直射于北回归线，源头支流所在的热带地区便下起雨来。夏至时，水位过度上涨。上埃及的河岸较高，于是在中、下埃及洪水泛滥，溢出河道。

河水可上涨8米。在达米埃塔和罗塞塔通常上涨2米。若遇大洪峰将上涨十三四米，甚至更多。

秋分时，河流达到最高水位。持续数日后，水位缓慢下降。到冬至，水位已然很低，但大水渠中仍有流水。

这时，人们便在河泥覆盖的田地里耕作。

埃及的大气关系及天文现象使这个国家成为黄道十二宫的起源地。其实，当世界上的其他人群仍只是无知的蛮族时，埃及人便已了解了天文学。

然而，我们不论在与埃及有所交流的迦勒底人，还是在秘鲁人、墨西哥人，还有中国人面前都应有所保留，中国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已对天文学有所研究，以此作为宗教仪式的基础。

夏季的3个月中，尼罗河水几乎不流动，其中满是淤泥，必须在净化后才能饮用。河水上涨时呈绿色，有时呈深绿色；三四十天后，河水发红，带褐色。

尼罗河在奔流约1100古里后，分成两条支流入地中海。除一些支流外，尼罗河还有用以灌溉或航运的运河。

莫伊斯运河源头距开罗4公里。

马穆迪运河由穆罕默德·阿里下令修通，连接了亚历山大和尼罗河。通航河道全长100公里。运河由30万名工人在10个月内修成。

约瑟夫运河全长160公里。苏伊士运河正在修建中。

现在我们对埃及地形及尼罗河整体概况有所了解，再来谈谈其冲积平原。如果采用已有数据，尼罗河发源地尼亚萨湖海拔1100米，流程为1100古里，我们将得出平均100米/100古里，即1米/1古里的河流倾斜度。

然而，河流倾斜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分之四的高低起伏航段中，有湍急处和瀑布。而严格来说，埃及的地表倾斜度几乎无法感知。比如开罗，方圆60古里，只比海平面高出10米。

由于每年洪水带来冲积层沉积物，平坦的尼罗河河谷变宽变高。虽然难以察觉，但底比斯和孟菲斯的一部分古迹已被河水带来

的土层所掩埋。至于河口处积起的淤塞，地中海沿岸每年都因此产生约 4 米的冲积层。

埃及的海滩上有各种湖泊或泄湖。

在亚历山大南部，马雷奥蒂斯湖位于阿拉伯城楼和亚历山大之间。周围的土地曾经因它而肥沃，后因尼罗河运河阻塞而干涸了。1801 年 4 月，因英国—土耳其军队炸毁堤坝，海水倒灌入湖中，40 座村庄被淹没。今天，开罗至亚历山大的火车可载人从堤道上穿过湖区，宜人的东部风光出现在马雷奥蒂斯湖和大海之间的沙丘地带之上。

亚历山大省在被马其顿征服者冠以这个名字之前，早已以哈香达—哈肖迪斯的名字存在。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工程师对它的翻新作了规划。

两根古老的航标首先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一根是孤立着的华丽柱子，被错误地冠以“庞贝柱”的名字。其实立此柱是为了纪念戴克里先^①，柱基上部的希腊语碑文证实了这一点。并不光滑的花岗岩巨石放置于胡乱堆放的石块之上，其中有些可以分辨得出是埃及柱的柱身石鼓。

光滑的正长岩柱身高 29 米，由一整块岩石凿成。柱头未经打磨，而凿成考林辛式柱型。

考古学者破坏性的发掘，或者说受好奇所趋的渎神行为，使古迹曝露在外，遭受损害。

戴克里先柱露出的基座让我们为之一震。柱身倾斜约 20 公分。

埃及方尖碑也曝露在外，最后同横卧在沙地上的石碑一样倒下了。倘若那些充满智慧的双手能加固这些显赫遗迹，就不会出现这

① 戴克里先(Dioclétien, 245—312)：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种情况了。

一座通常被叫做圣亚他那修清真寺的古老教堂的南边，有三根无柱头的石柱。还有被叫做凯撒营的围墙，地下墓穴或大型公墓及萨拉皮雍神庙遗迹。

说起亚历山大古老的学校和图书馆，现今只剩下一座大理石清真寺了。

新城中有一个漂亮的矩形大广场，旁边有欧洲人街区。

1798年7月1日，法国军队在马拉布海滩登陆时，被迦法赫利和波拿巴的防御工事所遏制。

埃及尼罗河河谷的气候，利比亚沙漠中的简易沟渠，也许比它所处的纬度更能说明它地形上的特点，当然纬度也应考虑在内。

埃及位于北纬 24° — 31° ，东经 27° — 32° 。

这里气候炎热，但却不属于热带国家。

根据斯尼普先生的《埃及气候》记录，他观测到的4年内年平均气温为 21.34°C 。

最炎热的8月份，平均气温为 24.84°C 。

最寒冷的1月份，平均气温为 11.11°C 。

埃及气候潜在的危险在于每季气温的变化不定，尤其是在冬末和春天。南部吹来的西罗科风或坎辛风有时使气温24小时都保持在 20° 。

虽然埃及的天气晴朗是出了名的，但若是认为这里不下雨，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一年中平均有55天为阴雨天。有时持续密集的降雨甚至超过两个月。

1783年到1785年，沃尔内在埃及和叙利亚旅行期间记录下一段治疗埃及人疾病的感想。

开篇第一行，他谈到了在尼罗河河谷地区频发的眼疾。事实

上，从轻微的眼险病到失明，甚至眼球坏死，埃及人的眼疾各不相同，这种情况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好几位法老去世时已经失明。

在造成埃及人眼疾的原因中，人们也许过多地强调了灼热刺眼的阳光和沙漠沙尘的影响，而忽视了夜间的湿度对自身的影响。

穿行于沙漠之中牵着骆驼的阿拉伯人患有眼疾者不多，而更多的是居住在潮湿的尼罗河河谷的居民在洪灾前后患上该病。耕作于田地间，曝露在不利环境下的农民并没有因眼疾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是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不常出门，长期待在阴暗、低矮、潮湿、空气不流通处的居民易患此疾。

在东部城市，如开罗、亚历山大、士麦那、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尔，贪婪之人中最少出门的是谁？是那些不耕作的人，是他们。他们通常生活在阴暗、闭塞、潮湿的环境中，如商人、裁缝、绣工、旧货商，总是蹲坐在摊子前，他们中大部分患有角膜炎，也就是说角膜软化发炎。这就是在所有炎热的国家观察到的一般事实，夜晚的冷湿气和长期待在潮湿住所的影响比刺眼阳光来得大得多。

我们对埃及的各种眼疾不多加论述，只提一提化脓性眼疾，比利时的一些眼疾专家称他们国家的颗粒性眼疾源于此，是埃及军队带来了此病，这倒与梅毒的历史有些相似。

梅毒！在经历7次灾祸后，埃及成为了祸患的摇篮。理所当然地可以将性病算作这个国家的第八重灾难。这里历来人口混杂，不断地通婚加之环境的影响，人们又从不服从严酷法律的管束，致使梅毒肆虐。

这里的天花疫情也很严重，许多人因此而失明。在牛痘被欧洲医学院带入这里后，我们也道不清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效。我们没有说是法国医学院，这是相对于一个时期来说的，那时作为治标之法，人们只知道用浸染过病原体的线穿过肌肉或吸入痘痂磨成的干

粉来进行接种。

另一种发疹症状较轻微却使人极不适，尤其对欧洲人来说又难以避免，这便是红色粟粒疹。这种红斑性的，有时是化脓性的丘疹苔癣，已经在谈及交趾支那时提过了。总是高温在作祟，皮肤受汗水浸泡，蚊虫叮咬，加上人们休息时其他寄生虫的危害都是其病因。

痢疾，因高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在埃及人的病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该病死亡率高，常引起致命并发症肝病。正如严重的反复性发热，尤其是弛张热会对肝脏造成损害，痢疾也常引发慢性肝炎。如我们所知，这种疾病往往是致命的。相对于外伤性的情况，在埃及，同阿尔及利亚、印度或印度支那一样，肝炎并非特发性疾病。比如在巴黎，相对于胸膜炎来说，胸膜积液可以说是特发性疾病。

总之，在炎热的国家，肝脏不会患上原发性、特发性疾病。在我们国家，肺癆属于特发性疾病，因为大多数肝炎病例多是由发热，特别是痢疾所引发的。身处炎热气候环境受肝病折磨的患者便可证实这一点。

以上提到的病症在患病数量上少于在埃及肆虐的各种类型和症状的发热病。

通常在春秋季节多发间歇热，随着温度的上升，弛张热、胃病、肝病、头痛病患者越来越多。

特别在身处阿尔及利亚时，可以说，沃尔内给出了在今天仍得到认同的一些治疗上的良言。

他说：“夏天，发热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会使肌酸激酶偏高。”他补充道：“在叙利亚等国家，放血总是弊大于利，即使它像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更早前，沃尔内还提到过：“恶性发热有时肆虐一时，人们便误把它当成了瘟疫。”

正如我们所说的，在《阿尔及利亚医学》的段落中，我们很高兴地找到了同样的论述：正如轻微的间歇热可有畏寒症状，接着出现霍乱症状，最后确诊为霍乱，同样地，在炎热国家，特别是位于南纬的国家，间歇热可转变为弛张热，再可由弛张热转变回间歇热。

有时弛张热变得极其严重时，会出现所有黄热病的症状，如明显变得焦躁不安，出现黄疸，呕吐物呈暗绿带黑色。

好吧！这种弛张热并没有在阿尔及利亚、西班牙沿海或塞内加尔呈现出黄热病的特点，而是在非洲其他地区，如埃及，开始出现颤抖、疲劳、痉挛、胃痛、恶心、呕吐物呈黑色带血、腹泻、腹痛等症状。第一阶段过后，病人脉搏加快，高烧，头痛剧烈，头晕谵妄，盗汗且发汗臭，常常发出粟粒或皮肤淤斑，同时出现尿液泛红浑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多想是否因为这种疾病很可能会带来坏疽性腹股沟淋巴结炎，便不承认它是弛张热；是否根据附带症状，就能判定病人即将死亡，于是只将病人留下观察，即使不算消极对待，至少是毫无效果。配合医疗数据看，所有类似的情况都要求我们去尝试，去探索。

另外，皮内尔是否不认为瘟疫与发热相同？他是否不将其称为腺神经热？他是否并没说过使用金鸡纳酒和樟脑等来治疗发热？

佩里埃先生在他的保健书中写道，和阿尔及利亚发热病人严重的症状一样，黄热病在得病初始或治愈的过程中具有弛张性，甚至间歇性。与之相当，瘟疫的危害也极大。在北非地区瘟疫频发。

最后，米歇尔·莱维先生在他的《保健专论》中，谈到从北往南发热人数不断增多的问题时说：“在接近赤道的地区，到处是黄热

病、瘟疫、腐臭性痢疾、霍乱……可怕的伪装给同一种疾病带来了一些特殊的传播途径。”

这些观点不再隐藏在专论中无生命的文字里；面对一次次祸患，治疗常常显得很无力，使人们误以为金鸡纳，尤其是硫酸奎宁，只适合治疗轻微的三阶段病症明显的间歇热，人们应利用大量对抗祸患的方法来进行有益的治疗。

气候温和地区的医学被引入到气候炎热地区，盲目的信任带来的疏忽引起大量出血，使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幸运的是，在遥远的天边曙光开始出现！

1858年期间，我们写成了《克里米亚战争医学记录》的第二十四章和最后一章，没想到远征中国途中所要记叙的关于埃及的最后一部分也预先完成了。这部分标题为“瘟疫和检疫隔离”，我们将其完整誊写在这里。

当提到我们的工作，读者有权发问：“你们谈到了东方军队中的各种疾病，却对瘟疫只字未提。因为你们已去过那里，所以瘟疫在东方并不猖獗。它只是偶然发生吗？最后，瘟疫到底是种怎样的疾病？”

我们说，瘟疫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过去，人们把所有严重的发热流行病都叫做瘟疫，有黑色瘟疫、蓝瘟疫、炭瘟疫、腹股沟淋巴结炎瘟疫、胃瘟疫、神经瘟疫等。

今天，在我们的疾病分类卡中，每一种地方病或流行病都有自己特殊的名字。黑色瘟疫叫黑死病；伤寒瘟疫叫斑疹伤寒；产生瘀点的瘟疫叫淤斑恶性疟疾；坏血瘟疫叫坏血病；一般性黄疸瘟疫叫黄热病；伴有腹股沟淋巴结炎及炭疽的瘟疫叫东方斑疹伤寒，等等。因此，“黑死病”、“坏血病”、“斑疹伤寒”、“淤斑恶性疟疾”、“黄热病”、“东方斑疹伤寒”一经使用，我们便不再以“瘟疫”来

指称在东方国家所遇到的各种疾病。

然而，埃及的瘟疫，这里我们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瘟疫，它到底是怎样的疾病呢？著有《埃及瘟疫观察》^①的资深观察员克罗·贝伊先生将在这里给出答案：

克罗·贝伊说：“当我们在 1825 年以随军外科主治医师的身份前往埃及时，我只在古今书籍中看到过关于瘟疫的内容。我相信它是一种接触传染病，并非因为这是已经过证实的确凿事实，而是因为这是一种为大多数医生所接受的观点。除此之外，缺乏稳固的理论基础和专有系统，我等待着以事实来判断。

“……后来，在 1835 年，一场可怕的流行病席卷了亚历山大和开罗，并蔓延至远近省份，这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观察机会。作为健康委员会主席和常任观察员，我带头组织医疗队的工作，这对于研究可怕的瘟疫来说非常有利。事实上，在建立起的合法医院中，对待鼠疫病人就像普通患者一样，我们可以自由对尸体进行解剖。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便利条件，我便有了建立一个委员会的想法。这个委员会有双重目标：简化工作和进行研究。对于研究工作，仅一人有所不足，需要借助合作者的威望来赋予被批准的观测工作更多的价值。这个委员会包括加埃塔尼·贝、拉谢斯和我。布拉尔先生作为第四名成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在这里附上经过拟写的委员会记录：

“对这种古老疾病的科学研究滞后，直到现在医学界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存在着太多的争论、观点间的矛盾和理论上的排他主义。总之，目前已尝试的研究所得到的消极结果和希望取得不一

①《埃及瘟疫观察》于 1840 年在巴黎出版。——原注

样成果的愿望，是我们赞同克罗·贝伊先生提议的主要原因。我们所建立起的委员会旨在着手新的研究。

“如果说我们的委员会首先希望取得与前辈们不同的研究成果，是因为它已坚定不移地走上另一条道路；若想由此得益，或者说取得科学上的进步，全得倚仗各位的勇气和才能。我们同样认识到，如果怯懦不会放大危险，如果近几年来致力于与疾病斗争的医生们能完全按照病理科学所要求的方法进行研究，如果他们少一些恐惧心理，那么关于瘟疫的研究就会有新进展了。^①

“3月10日，委员会成员在埃斯贝奇军事医院第一次共同观察鼠疫患者的病情，对疾病的性质、症状、病理类型及药物选择作出判断，并对死尸进行了研究。

“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之下，为了体现对病患的观察的可靠性及其价值，委员会的建立是尤为必要的，但孤立的观察者得到的只能是冰山一角。对某些疾病症状的夸大使人不能进行全面的观察，那么这项工作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为了避免这种严重的失误，委员会将在医院里每天两次定时开会。我们鼓励临床观察，不论是临床，还是在解剖室，任何方式的分析研究都是可取的。委员会成员们不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而停止工作。在从事这项艰难的工作时，起支配作用的是他们的牺牲精神。病情的每个阶段都被当作常规疾病一样来对待。从不求助于预防措施，对于鼠疫病情的汇报也很及时全面。护理医疗中克服了恐惧和诸多阻碍。疾病殃及医生、欧洲人、阿拉伯人、药剂师、各种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与病患接触密切的人，然而负责治疗的医

^① 我们承认委员会的成员们勇气可嘉，但也不应忽视了在这条道路上，德热内特、拉雷及出征埃及的司令官本人在之前所作的努力。——原注

生们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解剖室中，尸体解剖过程冷静、细心，要求准确的判断力。经过五十多例解剖手术，为了弄清病灶及其性质，每次都需极其审慎地对病变作出判断。在研究过程中，委员会成员就像对待一般性尸体解剖那样，并无预防措施。

“根据疾病的发展，按瘟疫在各地相继出现的时间顺序，委员会掌握了它的症状、病变及用药方法，接着对个人及动物的实验结果作出报告。

“连续7个月间，我们坚持不懈地继续着我们的工作。瘟疫流行期间，我们总会集合在医院或解剖室进行会诊和观察。正因如此，我们才收集起了大量的材料。克罗·贝伊说，这便是我们今天所公布的观察结果。”

从来没有一种疾病有如瘟疫一样有如此多的称呼。西伯来人称之为 *dever*，希腊人称之为 *λοίμωξ*，拉丁人称之为 *lues*, *pestis*，阿拉伯人称之为 *kobbah*，英国人称之为 *plague*，而我们法国人称之为瘟疫热、东方伤寒、非洲伤寒。这是一种流行性热病，其特点是会引起腹股沟淋巴结炎、炭疽和淤斑。克罗·贝伊说，流行于东方国家的这种疾病不会通过接触感染而散布开来，它只在气候条件的影响下肆虐横行。

由于职业因素，那些工作繁重，过度操劳，处在温度变化显著的恶劣季节环境中的人较其他人更易患上瘟疫。

1834年至1835年在开罗观察到的瘟疫症状

第一种：轻微发热，头痛，面部进一步损坏，恶心，有时伴有呕吐。在各个淋巴结部位同时或分别出现腹股沟淋巴结炎和炭疽，

初期症状会最终消退，或者化脓并结成硬块。在第一种类型中，部分患者的伤口会化脓，结成硬块，但都是表面性的。病人很少卧床，排汗容易，结果不会是致命的。

第二种：颤抖，头晕，头痛，虚弱程度稍微有些严重，全身乏力，像醉酒一般步履蹒跚；腰痛，举止呆滞，目光浑浊，眼部感染，言语表达吃力；呼吸急促，恶心，有时呕吐物中有黏液—胆汁类物质，后变成黑色物质，伴有或者无皮肤发热症状；脉搏频率增快，动脉收缩；有时出现平静型或烦躁型谵妄，多梦，上腹部稍有感觉或无感觉；舌头潮润，舌尖或舌头边缘呈白色甚至粉红色。第二天或第三天之后，舌头开裂，舌中间发干、变红并稍发黑，牙齿呈烟黑色。在初期呕吐症状之后，偶尔会有腹泻发作；尿液发红，有时尿血，末期尿量减少，甚至无尿。从第二天到第四天，腋窝、腹股沟、脖子处出现腹股沟淋巴结炎，出现在膝弯处属于极为罕见的症状，并且出现炭疽和出血点；持续性谵妄，昏迷。第四天到第五天出现死亡病例，或者症状减轻；舌头潮润，皮肤微湿，脉搏跳动强度减弱，腹股沟淋巴结炎发展，最终会消退、化脓或结成硬块。要是还有炭疽症状，其破坏力有限。出血点变成淤斑消退掉。从第六天到第八天，病人进入恢复期。有时候，病症会持续，舌头仍是发干、发红、开裂；舌中央有一层发黑的舌苔，牙齿越发呈烟黑色；腹部鼓胀，腹泻持续发生，大便气味恶臭；出汗和皮肤干燥交替出现，脉搏跳动频繁，且无规律；有时出现谵妄；腹股沟淋巴结炎慢慢发展到化脓，化脓出现时，症状严重，且发出恶臭。第十五天到第二十天，病人开始恢复，或者症状加重，结果是致命的。

第三种：前面各种类型的所有症状加重，通常以死亡结束。

克罗·贝伊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总结所有关于鼠疫病原学的说法，我们已经证明不卫生和感染这些原因不足以解释鼠疫的发

展。我们承认存在一些流行病的普遍原因，和导致霍乱、黄热病、流感等病的原因相似。我们也说过，这些原因只能来解释鼠疫的蔓延，如果说不卫生这类原因加重了这种病的症状，这些原因本身也不能导致疾病的产生。

“这些原因取决于某些可能出现的气象状况，取决于某些空气状况，可以把这叫做瘟疫性环境，这些原因适宜于某些国家，某些气候。在这种环境中，会导致散发性鼠疫的出现，并且发生在一个地方。这很普遍，也会更严重，会引发一些流行病。可看作唯一合理解释的，只剩下鼠疫具有流行性这一说法，还有气象条件的影响，它能够解释一些事实。就像对霍乱、黄热病、流感等疾病那样，这些是用来解释鼠疫蔓延的唯一合理且必须的原因。”

克罗·贝伊的书中第八章的标题是：其他证明鼠疫不会通过接触传染的事实。

“在前面几个段落里，无数事实已经很容易地证实了一些事情，通过这些，我们已确定鼠疫经常不是通过直接和间接接触传染。现在我们来证实，即使有接触，鼠疫经常也不会传播。对于认为鼠疫通过接触传染的那些人，这两种论证会推翻他们的基本观点，让他们注意到我们指出的传染病的原因必需代替这唯一的、想象出来的原因。

“在 1835—1836 年那场伤亡惨重的大灾难之后，死者的所有旧衣服和家具都在集市上出售，人们也没有事先消毒就用了，500 个死者的日常用品并没有把病传染给任何一个人。

“在上一次流行病之后，开罗有 600 多家房屋一直空着，在灾难结束后几个月才打开，负责盘点房中所藏之物的官员及其部下和苦力工，50 多人进入到房屋的各个角落，触碰到一些日常物品，他们中没人感染。

“我们看到过很多染病的女人在给孩子喂奶，没把鼠疫传染给孩子，自己倒是很多次被病痛打垮。反之也是，很多小孩吃奶的时候死去，死在母亲的怀里，并没有把病传染给她们。”

克罗·贝伊说：“我们做了 100 多次解剖，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在刚刚咽气的尸体旁研究病理变化，在我们之前人们很少留意这一方面。”

“最后做了些实验，在动物身上，在无法治愈的病人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布拉尔先生让人脱掉一位鼠疫病人的衬衫，立刻穿在自己身上，穿了 48 个小时。我自己也是，” 克罗·贝伊说，“我两次接触一位鼠疫病人的血和一个腹股沟淋巴结炎的脓包。”

根据我们说到的鼠疫的特征，它广泛蔓延但不通过接触感染，很明显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传染病隔离站等方法能较为有效地阻止这种病的传播，因为，在多种原因作用下出现的流行病，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法制服它，所有人们愿意使用的阻隔方法都拦截不了，传染病隔离站、划出隔离线、隔离传染病人这些方法也无力阻止它的蔓延。

如果说鼠疫造成的灾难和随后而来的不计其数的损失是一出令人悲痛的演出，那么还要考虑到更加令人痛心的原因：这场大灾大难因人们相信接触感染而起。

这一错误造成了不公平的判决、可笑的判断、难以忍受的苦痛。一些残忍的方法由此出现，并一直流传到我们这里。

听到一座爆发鼠疫的城市中出现了最初的病例时，第一次听到接触感染这个词时，每个人都想逃走，每个人都避开他人。突然，商业活动停止，工作中断，正义的课堂终止，处处都遭破坏。

可耻的自私自利低垂着头出现，扼杀了一切家庭、友谊、责任关系，一切博爱之情。那边是病人，令人嫌恶和恐惧的东西，被他

们的父母或朋友拖到公共场所。这边，儿子推开他的母亲，丈夫躲开他的妻子，女人抛弃她的孩子。这些恐怖的场景中，要是某个勇敢的男人、某个热情的灵魂作出牺牲，人们还是对他作出的榜样表现冷淡、无动于衷。牺牲精神不再有人效仿，因为恐惧杀死了所有高尚的情感。

在勒旺，由欧洲人宣扬的接触感染学说至今只会带来相似的灾难，让这种恐怖和破坏的场景再次出现。

克罗·贝伊说，恐惧不仅在法兰克社会的各个基层蔓延，也控制了医生，让很多医生不承认他们的责任和誓言。他们和宗教使者串通，这些仁慈的使徒忘了他们牺牲和奉献的天职，就像胆小的士兵似的临阵逃脱了。他们裹在涂了蜡的布斗篷里，不幸的人向他们请求安慰和鼓励之词，他们对其祈祷充耳不闻。直到垂死的人等在门口，他们才哆哆嗦嗦地跨出门，用银光闪闪的长钳子夹圣体给他。

他们没看到夏尔·普罗米一家、弗朗索瓦·德·波勒一家，及贝尔赞斯一家做出的奉献吗？但他们不去效仿，而是违背了宗教信仰。穆斯林冒着一切危险，给他们树立了勇敢和美德的楷模，但基督徒和神甫，他们表现得懦弱、冷漠且残忍。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另一面，在对相信接触感染的基督徒进行了一番观察之后，我们把他们和不相信接触感染的穆斯林进行一下比较。

鼠疫爆发时，穆罕默德的子孙听从天意，感激真主赐福，保持缄默。他们忙自己的事情，继续和父母、朋友保持联系，母亲不抛弃孩子，妻子不在床上为奄奄一息的丈夫哭泣，儿子也不躲避父亲最后的拥抱。没有我们上面所描述的恐怖画面，在这里，一切平静而美好，一切都表现出忠诚和关爱。友情让人宽慰，关怀高唱凯

歌，处处都是这样。我们没看到尸体被扔到路上，没看到堆满尸体和垂死之人的街道和广场，也没在那里看到争夺人肉食物的狗。

尽管每天有六七百人死去，而且鼠疫病人的数目更多，开罗也没有成为荒城，它根本没有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威尼斯鼠疫时的恐怖画面。在东方，人们不着丧服，对鼠疫带来的破坏也置之不理。不过我们随处可见送葬的队伍，根据习俗，女人挥着手帕一路随从，她们恸哭的样子让人记忆深刻。

面对鼠疫，穆斯林毫不畏惧，和欧洲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他们相信相互接触不会感染这一事实，而不是像有些人错误宣称的那样，认为他们是受了狂热的宗教宿命论的影响。每一个人都会本能地转变观点，人们不愿相信整个民族一直缺少这种本能，因为就像东方人留给我们的文字资料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历来都持有相同的看法，认为鼠疫不会通过接触感染。要是他们意识到这种流行病可通过接触感染，他们会像面对决堤的大河或即将蔓延而至的火灾一样逃掉了。

一些穆斯林说：“我们接触过一些鼠疫病人，我们照料过我们的父亲、孩子和兄弟，和他们同睡一张床，我们没有染病。如果鼠疫真的可通过接触传染，为什么法兰克人把病人隔离了还是那么多人死去？”

我们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理性的智慧都出自西方国家，文明还不发达的民族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偏见。

现在，我们要问一问，最有才能的人，我们满怀敬意地把法国医生克罗·贝伊也列入其中，在他们看来，用设置传染病隔离站、划出防疫线、隔离病人、远离人群、隔离病畜这些方法来预防鼠疫是不合理的，没有效果。它们作用有限，花费巨大，通常还会带来很多麻烦。更何况在所有和霍乱、黄热病、伤寒有关的资料里，同

样的方法并没有拿来讨论过。

另外，我们重复一下，就算所有的疾病毋庸置疑都可通过接触感染，那处理时也绝对要把它们看成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宣称疾病通过接触不会感染来让人们放心，处处维持安宁和秩序，尤其是所有民事部门和军事部门都要正常办公，教士和政府官员也一样，高层人员在各个方面树立好的榜样，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不久以前，里斯本在一位勇敢又有威严的人物的带领下经受住了考验。反之，要是恐慌出现，人们普遍逃离，里斯本会一片混乱，可能会跟 1720 年马赛发生鼠疫时一样，一派凄惨的荒凉景象，那时候，落后和恐惧使得很多人逃离家园，马赛只是被抛弃之人的乱葬岗。

相信接触感染就是违背事实，这本身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

宣布接触不会感染是有益的，而其他做法是不利的。实际上，在瘟疫期间，如果让人们的精神保持安宁并恢复镇静，在家中和医院里增加救助和治疗，保证政府正常提供所有的服务，不管灾难多严重，造成的破坏都会比较少。所有人齐心努力，灾难甚至会很快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些个人会因其勇敢的奉献精神牺牲。他们履行助人的职责，越是经受公共致病因素的威胁，越是全力付出。这是社会法则，一直如此，集体利益高于任何个人利益，有时可以说：这是艰难的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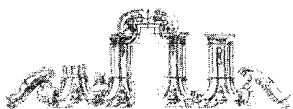
此外，从军事和商业的观点来看，事情的影响力，及时联系的必要性，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总体需要还是会打破一些阻碍，更何况实验得出的事实证明了鼠疫的总体发展趋势。

征服阿尔及利亚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检疫隔离制度的执行，而众

所周知，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军队感染了伤寒病，他们回来时则破坏了这一制度。

把病人逐步分散到很多确定的场所、医院或临时医疗站，对症下药，他们大部分很快就能康复，不会危及医院的人员。

相反，严格遵守以前的制度，把军队隔离在耶尔群岛和其他的小岛上，毫无疑问全军都会覆没，而不是凯旋回归巴黎，在法国民众的欢呼声中接受皇帝的检阅。



36

地中海——西西里岛——墨西拿海峡——埃特纳火山——热那亚海湾——法国阿尔卑斯省——噩梦(检疫站)

当我们在亚历山大短暂停留时，便打算对埃及的医疗概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可突然收到命令，要求尽快上船。

再见了，埃及！再见了，所有的回忆！我们站在“乐园”号上，准备穿过“地中海湖”：

美丽小船，
掠过波涛，
载着水手，
驶向祖国！

地中海是个湖？啊！是的……

地中海是个湖？没错！拿破仑这样称呼时，我们还斥其夸张，如今倒觉得他说得极恰当。

好好算算吧：乘油轮快速穿过地中海最宽处只需 8 天，而横穿

大西洋一片平静的海域，从直布罗陀至开普敦需航行 63 天，穿越印度洋直径最小处，从好望角至巽他海峡还需两个月。

中国海在我们的地图上如此之小，北上至北直隶仍需一个月。

是的，地中海只是个湖，但是个充满惊涛骇浪的湖，这里频发海难，在历史上常常留下骇人的大事件。

原始部落的独木舟第一次在这里尝试划行之后，腓尼基人的商贸船队就在海面上来去纵横。

奥德修斯^①去见卡吕普索^②时，希腊人的三层桨战船正统治地中海，埃涅阿斯^③从特洛伊的废墟中逃出，他的苦难触动着蒂朵^④，终于在拉丁平原的台伯河河口找到了避难所。

罗马和迦太基帝国^⑤在这里以喙状舰首上装备有冲角的双桅战船争夺世界霸权。

双桅战船的时代已经过去，凭借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航海、贸易天赋，他们的舰船开始主宰地中海。

我们便是租用这种舰船，同丹多洛人一起进行了十字军东征。

接着，土耳其人来了，这可怕的基督教的敌人，在科林斯湾惨败。

中世纪，马耳他、罗得岛骑兵骁勇善战，是拉丁国家航海发展的新时期。

在西班牙海岸，腓力二世派出的无敌舰队横行一时，却毁于一阵强风。以往，傲慢的柏柏尔人受到路易九世和查理五世的威胁，

① 奥德修斯(Ulysses)：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是希腊西部伊塔卡岛之王，被卡吕普索困在她的俄吉吉亚岛上七年。——译者注

② 卡吕普索(Calypso)：希腊神话中的海之女神，被自己的父亲囚禁在岛上。——译者注

③ 埃涅阿斯(Enée)：特洛伊英雄。——译者注

④ 蒂朵(Didon)：迦太基帝国第一位女王。——译者注

⑤ 迦太基帝国(Carthage)：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盛极一时。——译者注

如今，阿尔及尔被攻克，得到了惩罚。

这个世纪初，我们的舰队威风八面：

向这不屈的勇气致敬！……

接着，凶猛的敌人结成同盟将去消灭土耳其人。这真是个未知数！

同一支联盟舰队袭击了经过的土耳其人，将我们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

人类的兴衰啊！

我们面对着干地亚，横穿过航道向半岛驶去，这里有勇士们浴血沙场的回忆。

天黑了，右舷边是卡拉布里亚的土地，左舷侧突现一团黑色，那是西西里岛；我们正位于墨西拿海峡。

沉睡中的墨西拿静卧在水边，其上的路灯就像西西里梦中人的一盏盏小夜灯。

在甲板上，我们抽着马尼拉雪茄烟，任自己遐想起来……

“看！左舷杆那边！”值班军官喊道。

“如此美丽的大海让你想起谁，想到什么？”我问他。

“嘘！我们正航行在卡律布狄和斯库拉^①之间，两个饥饿的海妖在这夜间闲谈着，”水手们说，“听！”

① 斯库拉(Scylla)：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她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这个海峡的另一侧有名为卡律布狄(Charybde)的漩涡。船只经过该海峡时只能选择经过卡律布狄漩涡或者是她的领地。而当船只经过时她便要吃掉船上的六名船员。——译者注

“听她们的对话真让人浑身难受。”

“嘘，别吵！”

事实上，我们正听着波涛中传出的沉闷声音，她们说道：

“嘿！邻居？”

另一个回答道：“你是我的邻居？”

“又偷了一次。”卡律布狄对斯库拉说，“我们入不敷出。啊！那些小船倾覆于你我之手的日子哪儿去了？我们将他们咬得嘎吱嘎吱的。那时候多美好啊……可现在，不得不勒紧裤带……胃啊！空的，空的，是空的！就和那些给我们带来不幸的人常说的一样。大轮船吐出火焰和烟雾，无耻的人类啊……甚至毫无礼貌……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

“你说说这是怎么了？”

“是啊，”斯库拉说，“一定是冥王普路托给了海神尼普顿一脚。”

“谁能相信，火竟主宰起波浪来？啊！这是安菲特里忒^①王国的灾难……过去的好日子不再有了……该把所有的水手都监禁起来。”

“聊个没完！”听着往日为敌的两个海妖的私语，一名水手嚼着嚼烟嘀咕道。

然而，即使我们的蒸汽舰船再强大，面对暗礁也无能为力。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舰队在风雨中从土伦港出发。“快活”号上载满了物资和800名士兵，撞上拉夫兹岛暗礁后船体破裂，在博尼法乔海口沉没。这是航海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海难。

曙光初现，我们向斯特龙博利岛驶去，倚在左舷，看着积雪的

① 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希腊神话中大海的女神，海神的妻子。——译者注

埃特纳火山口下的西西里岛，沃尔泰说：“……火山那边雷声大作！”

我们位于埃奥利群岛海域。啊，纯真的古老神话中，风源自于这里……本应在周围掀起狂烈的风暴……然而，风神埃俄罗斯还未醒来，海面风平浪静。

右舷边，维苏威火山也曾将那不勒斯湾照亮。

远处，索哈克特山锥形山巅出现在台伯河河谷高处。

第二日，我们已至热那亚海湾……不久，吉尔东山白皑皑的山顶映入眼帘，它俯瞰着尼斯全景。

向重归法国的阿尔卑斯问好！

热那亚海湾的夜空美丽非凡。尽管海浪汹涌，大海依然美好。星星闪烁，新月映照在泡沫之上，反射出银光。

船上洋溢着喜悦，特别在甲板上。每个人都期待着踏上法国国土的那一刻。

欢快的歌唱与交谈过后，困意袭来，渐渐安静了。午夜时，大家最后一次躺上了吊床。

和巴里于尔^①道晚安之后，我们下到船舱里，值班军官祝我们好梦。

睡意使我们垂下双眼，却斩不断憧憬着登陆的思绪。

啊！在梦中，我们已驶过耶尔群岛。塞佩角在我们左侧，其上有海军上将拉图什的墓地。

大城楼出现在右侧，不久前这里关押着阿卜杜-卡迪尔^②。

天蒙蒙亮时，我们面前是通向锚地的狭窄入口。锚地上停满了

① 巴里于尔(Palinure)：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前往意大利时的领航者。——译者注

② 阿卜杜-卡迪尔(Abdel-Kader, 1807—1883)：阿尔及利亚的英雄，长期与法国作斗争。——译者注

舰船，土伦的景色在薄雾下变得模糊。一切都在山峦和法宏要塞的簇拥之下，第一缕阳光洒下后，四处熠熠闪光。

当巡逻舰上的炮声响起，我们准备进港靠岸。

然而，热情迎接我们的不是摇晃着的小型舰船，而是海军装备有 120 门大炮的老式三层甲板舰船。

“嘿！”一名士兵喊道，“一声炮响！这是港口开放的信号，我们可以抛锚了！”

很随意的“嘿”、“喂”，是法军士兵最常说的。他们一开口，总是先蹦出“嘿”，也必然会用“喂”来招呼别人。因此，阿拉伯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安南人、马来人也都学着音，用“喂”同我们打招呼。

当巡逻舰上传来第二声炮响，我们继续向前行驶着。然而炮弹穿过舷墙，击中甲板，致使两名水手和三名士兵死亡。

舰长惊愕极了，他瞄着望远镜，下令信号员发电报，值班船员准备抛锚。

他先看到一面黄色旗子。

“啊！”士兵说道，“瞧！那是清王朝的军旗。我见过它！我见过！”

“可笑，”舰长说，“这是检疫隔离旗。停航！抛锚！”

巡逻舰舰长用喇叭筒喊话：“你们快越过防疫线了，如果再往前一链的距离，我只能将你们击沉了。升起黄旗，进行检疫。”

我们的舰长问：“在哪儿检疫？”

“舰船停在原地，士兵们前往圣曼德利埃检疫站，派一名医生前往港口检疫所。”

多桨小快艇上备四名水手。医生坐在后部，抓住舵绳对桨手说：“快！划到前面去！”

接近巡逻艇时，有人向他喊话：“停下！听着，鉴于新的卫生条例，在通过检疫前不允许越过防疫线登陆，任何水手、士兵违者处死！”

医生说：“但我们这里既无人死亡，也无人患病！”

“倒霉，也许有瘟疫呢！”

“隔离期多久？”

“在拥有无上荣光的医学院和联合研究所的建议下，最高政府非常关切，下令隔离 40 天。40 天才能确保疫病有效隔离。”

“然后呢？”医生问。

“然后！船上人员数？”

“我们有士兵 1200 人，船员 200 人，共 1400 人。”

“好！若在 40 天时间里 1400 人中有一人患病或死亡，将继续隔离 40 天，即 80 天。若仍有病患出现，甚至死亡，则隔离时间加倍，如此类推。”

“希望一切顺利。阿门！”医生说，他带着这信息回到船上。

虽令人失望，但不至于沮丧。

舰长下达了命令，大家准备起来。

部队军官同士兵们说道：“战友们，经过遥远但光荣的远征之后，我们将鹰旗插在了北京的城楼上，插在了被我们攻下的交趾支那的堡垒上。我们怀着重回祖国的愿望，我们太久没有听到含着喜悦泪水的同胞、家人们为我们欢呼。之前如此眷顾我们的命运却意外地赌气起来。克制住冲动，面对落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没有益处、没有荣誉、一味干等的严酷考验要保持冷静和耐心。”

“前方是港口，你们不能登陆。这里是检疫站，我们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死在这里。但这是命令，要遵从法令。背上背包，带上武器和行李，坐小船前往圣曼德利埃检疫站！”

“见鬼！”一名士兵喊道，“把那么多谷子给了家禽吃简直太可惜了，应该留着撒在检疫站的田地里。没人知道那里是否有足够的饼干，撒谷子总比撒我们的骨头好！”

另一个说：“唔！渡洋途中死去的人被扔进海里，要是现在我们死了一定是人叠着人。”

不管遇到什么事，法军士兵总是以嘲弄开场，不知接下来谁会承担后果。

然而我们该为他们平反。在进攻罗马和塞瓦斯托波尔时，在马真塔战役和苏法利诺之役中，临时医院中总是住满了伤员，至少在伤员有意识时，他们忍住疼痛与呻吟，是那么的坚忍。

一个月过去了，士兵们被圈禁在圣曼德利埃的围墙中，住在帐篷下，这里专门留作行政主管和服役人员所用。尽管露天的艰苦环境令人不快，我们终于开心地迎来了隔离期的最后十天。可一名战士忍无可忍，一枪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

可以说，致命的对自杀的偏执具有传染性，竟被竞相模仿。我们所在的第三十六团有 11 例。1839 年在斯特拉斯堡，自杀人数同样达到 11 例，其中炮兵居多。在一段时间里，第二轻骑兵团有 17 例；所有部队，其中包括残疾士兵，都发生了许多自杀事件，这种情况甚至流行一时。

按规定需要对在检疫站中死亡的人作死前健康报告。我们在一艘小船尾端汇报对死亡者，而非病人的检查情况。

威望极高的站长说道：“依照卫生相关条例，为了民众的健康，我们对你们进行检疫隔离，对此我们相当关切。我们的职责是检测检疫站中发生的一切情况，特别要及时掌握在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死亡。形式不重要，我们只要结果。因此，每次你们中有人死亡，根据规定，隔离时间就会渐次翻倍，规定虽然严苛，但绝对是遵从检

疫隔离的法律法规的。”

这些话荒唐、自私、残忍，使至今顺从于此规定的人愤怒起来，只剩下咒骂和反抗的声浪。盛怒的士兵密谋在当晚翻过围墙，逃离此地，回到故乡去。这是如此地疯狂。最为果敢的 50 名士兵下着必死的决心，聚在一起商榷着应该集体逃走，还是各自行动。最后为了避免引人警觉，决定采用后者。

可怜的人们试图穿过狭窄的防疫线。整个夜晚，伴随着枪声，人们都在喊着：“有人活着逃走吗？快逃啊！”

这一夜，加之暴风雨来袭，是那么可怕。狂暴的大海将好几艘舰船甩向岸边。在破晓时分，一首三桅舰船难以操控，发出了求救信号。它示意船底的漏水洞很快会使船只沉没，请求穿过防疫线靠岸搁浅。

但巡逻舰给出的答复是这样的：“你们尚未通过检疫，不准进港。如试图进港，我们会将你们击沉！”

通过望远镜，我们看到在拉马勒格要塞旁，一群人发出信号，他们把双臂举向天空，从这一动作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绝望。这是那位不幸的船长的家人，在岸上也看得出舰船危险的境遇。在他最后一次恳求时，回应他的却是一声炮响。

我们看在眼里，无比心痛，这位勇敢而不幸的船长紧握仍操着舵柄的驾驶员的手，将他快速带入中舱。第二声炮响后，舰船被击中，弹药舱着起火来。^①

只有一名水手逃过此劫，他在艏斜桅紧裹着一张海豹皮，躲过了爆炸，跳入海中，向穆里雍岸边游去。他已游过大炮塔进入港

① 在马塞港，为了纪念这次悲剧事件，在防疫线处立有一块牌子，上书：“主啊，是时候了！”——原注

口，陆地上的人们向他大喊着快逃！他潜入水中又浮出水面，离岸边越来越近。然而他的努力、勇气和机智，一切都是徒劳。他刚一上岸，便被海岸警卫打得满身是孔，就这样被杀了。一位年轻的姑娘看到这情景，在母亲的怀中晕了过去：她是这可怜水手的未婚妻！

这便是防疫条例，可怕的屏障，无法逾越也毫不留情，任何试图越过防疫线的人最终得到的只有一颗夺命的子弹。

在圣曼德利埃岸边搁浅的其他舰船上的遇险船员，沿着海边被领至面对着巴拉盖和塞讷的平民检疫站或是停靠在圣曼德利埃和两兄弟湾之间的商船上。

一道简易墙将圣曼德利埃和检疫站分隔开来。若有船经过，我们可以看到船顶部，透过禁止使用的栅栏门，可以看到墨丘利^①手杖上的蛇或是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蛇形标志。

我们在那儿同隔壁的人交谈着。

有一人向我们喊道：“这里太糟糕了！”

“我们和你们一样被监禁，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推测我们可能传染瘟疫，用这借口怀疑我们患有黄热病！”

有些人说：“倒霉，真让人懊恼！在海外得来的全没了，要照这样下去，不用说钱财，不久我们连命都得丢了。这里的管理制度简直糟糕透了，他们不是管理人员，根本就是狱卒。狗窝都比我们住的地方强，食物令人难以下咽。”

“幸好我在腰带上别了几块金条，”另一个人说，“靠着它偷偷地改善了些伙食，但要是我再没有钱可以给那些剥削我们贪得要命

① 墨丘利(Mercure)：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西方药店常用他缠绕有两条蛇的手杖作为标志。——译者注

的人，我会变成什么呢？”

一位长相睿智的男人，显得十分冷静，他开口对我们说道：“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服务人员、看管或狱卒，不管怎么称呼他们吧，其中一个给我带来一封家书，信中因我被隔离在这儿而连连叹苦。”

我立刻给了个简短的答复，概括起来就两个词：耐心和顺从。

我把回信交给了同一个看管，他说怕信上留有病毒，并不愿意拿着。

我立马在信封里悄悄塞进一枚 20 法郎的硬币，他便欣然接受了，丝毫不怕被传染。

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却证明了每天都有人违反检疫隔离的规定。这些职员和我们接触的机会成百上千，接着又去接触他们的家人和城市中的其他人群。

这些为钱做事的人在所谓的传染病控制中心来来去去行动自由。我们呢，在这儿受苦受难，烦闷而死。

接着说这事，当这贪财的家伙接过我的信，我那忠实的朋友，一只小西班牙种猎犬以为他抢了我的东西，穿过栏杆吠着扑向了他。

“啊！狗东西！”他嚷道：“您的狗违反了检疫隔离条例，它违抗了法令。”他冷冷地将它打死了。

“太粗暴了！竟然说我的狗违抗了法令！混蛋，你的猫来来去去，舔完病人的呕吐物又回到你家，那又算什么？”

“啊！按照规定，猫不算在内。”

“好吧！你们那些所谓的卫生检疫主管所定的规定合理极了，他们甚至对医学一窍不通。”

他转身走了，捏着拳头的手举在空中。

“嘿，隔壁的，”我们对隔壁的人说道，“你说他借着所谓的检疫预防措施滥用职权，轻率鲁莽。那么你是谁呢？”

“我叫谢尔樊，从美洲回来。在那儿我已经证明了黄热病并非接触传染，我要将这一点告知我的同胞们。而现在，我的辛苦工作换来的却是这野蛮的监禁。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心没肺。

“有谁知道呢？孩子们患上麻疹、猩红热、白喉、哮喘，我们在他们家中为其治疗；医院里，我们护理疥疮、头癣患者时不带手套；还要护理伤寒，甚至是斑疹伤寒患者；我们同样对有晚期结核性脓肿需要不断更换包扎的天花病人进行治疗；患有炭疽、鼻疽的病人也要照顾；我们也不会放弃那些在麻风病院中的性病患者。

“对被认为有传染性的疾病的治疗为患者驱走了灾难，却因为一些家伙无法形容的草率行为，我们被当作疯狗一样关在检疫站里。那些在埃及，在美洲患上热病的可怜水手、士兵、旅行者、商人们呐！”

谢尔樊接着说道：“哎，先撇开恶劣的条件不说，你们一定会为我们感到可怜。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独自接受巡查。必须进行所谓的消毒，要么是烟雾状的，要么是硫酸或氯，那浓度简直要使你窒息。

“但这里的情况更严酷。在暴风雨那夜，我们一位勇敢的水手竭其所能，救起了好几个必死无疑的人，这本应得到嘉奖，可他却因缺少替换衣物和应有的照顾患上了胸部炎症。

“他需要一位医生，我主动为他诊断，确认了他的发热症状。他有捻发音和血痰，呼吸极困难。但由于没有任何治疗药物，我只能去请值班医生。

“耽搁了好一会儿，医生终于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想象一下吧，那人的打扮就像预言家诺斯特拉达姆士一样怪异。也

许是为了避免自己搞错黄热病的颜色，他穿了一身黄色漆布长袍，穿长筒靴，戴柏油手套，面罩呈长长的中空圆锥状，就像一个喇叭。是的，像极了喇叭，因为它在圆锥顶部开口，封上一层纱布，以便呼吸。听说在喇叭内部放有浸过香精或消毒香水的小块海绵，以净化吸入的空气。^①

“他走向前，手上拿着长条棍子，站在这可怜患者的单间栏杆旁，他最多只敢借着这条被人们叫做‘长尾巴工具’的棍子来接触病人。他的声音从漏斗状喇叭筒下发出：‘从什么时候起有黄热病症状的？’

“我大着胆子说道：‘医生先生，我想请您注意，我已对这位病人做了仔细检查，他有急性肺炎所有的症状。’

“‘大胆！闭上你的嘴。检疫站里也可能出现其他的瘟疫病症！在这里我说了算！而你，看门的，你只要帮你的伙伴关好他的门就够了！’

“他的医学报告上写着：经过著名医生帕维迪斯(Pavidus)先生仔细专业的检查，检疫站中出现了一例明显的黄热病病患，且无法医治；高明的医术已无法挽救这可怜人，只能求助于主了。

“我默不作声，透过单间的缝隙，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看见有人走了过来，打扮跟前一个一样滑稽，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他的漆布长袍下边是黑色，背部是白色的，这是一件宽袖白色法衣。他戴了一顶方顶帽，戴着手套的双手捧着一个圣体盒。

“他身边跟着两个小教徒，他们是一路货色：木鞋、手套、罩

^① 见鼠疫患者条例，马赛 1720 年到 1819 年的装束。——原注

衫、漆帽，全副武装，一个手里捧着圣水缸，一支长芦竹的末端绑着十字形毛笔；另一个手里拿着超长的火钳。

“看门人打开喘着粗气的垂死者的门，神甫唱起了弥赛亚神曲……随后，神甫站得远远的，大声说道：‘忏悔者，您要为您想做的，做了的，未做的罪过忏悔吗？’

“‘……是的，神甫。’垂死者低声说。

“于是，他用长毛笔沾了圣水远远地洒向他以示宽恕。

“接着，他双手拿着长长的银质火钳，夹起一块圣体饼，放到垂死之人的嘴中，并用一句圣语‘愿灵安眠’结束了整个仪式。

“现在，我想要问问，魔鬼会希望把人关押在这样一个用火钳来对待上帝的国家吗？

“哦！地狱中少了一个场景，这就是在检疫站中被隔离的情景！”

“该死！”我大喊一声，“难道我们仍处在 1725 年的马赛吗？”

这高声一喝蓦地惊醒了所有人，一旁的医生继续说道：“不，亲爱的同事，现在是 1862 年，我们在土伦，戴着检疫证。但赶快离开这儿吧，照听到的这嘈杂声来判断，我们正要回到 1725 年去！”

太令人震惊了！